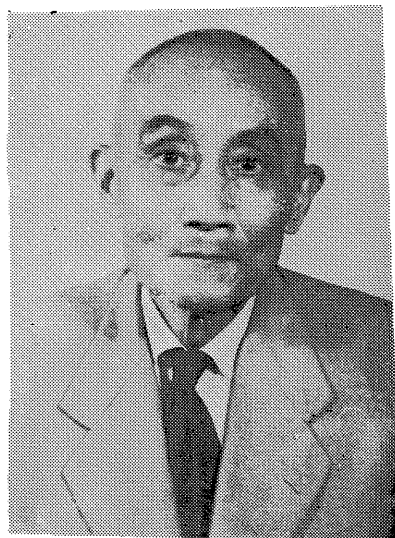


何魯之先生文集

青城出版社發行



何魯之先生遺像



民國五十五年三月攝於港



影合港在儷伉生先之魯何

何魯之先生遺墨

危言危事列子御危向壁而如花繁  
 此身非危投蛛網中我持牙杖按之玄  
 也思公為公現吾言相對身言空相觀  
 逐我詩卷重字字詞轉亦因人身他語  
 眉目依舊憂蕭公是而外而心枕蓀  
 雞聲入耳夢魂醒惟見寒苔天欲曙  
 欣周九雅存 二十一年作是周夢  
 丙申書於香港 魯之

何魯之先生國畫遺作



## 何魯之先生文存 目錄

### 序

### 史論

智慧之路·····	一
二希思想之關係·····	九
西洋文化之精神的基礎·····	一七
史力·····	二一
人類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	二五
歷史事實的活用·····	三〇
國家主義概論·····	三八
羅馬社會·····	四七
統一民族意識·····	五〇

個 性……………五五  
奧拉之法國革命觀……………五九

## 政論

歷史上的憲政運動……………六五  
希臘的民主政治……………七一  
古希臘人之表決法……………七七  
培養政治信念……………八〇  
人類戰爭意義的演進……………八五  
健康政治與病態政治……………八九  
中國是中國人的……………九二  
偉大的時代……………九五  
英國外交與中日戰爭……………九五  
東北事件在此次世界戰爭中之重要性……………一〇五  
歐戰究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一〇八  
算盤政策的檢討……………一一一

莫斯科之火……………一一四  
坐大的妙諦……………一一六  
羅馬概念中的毒素……………一一八  
德意志稱霸乎？意大利稱霸乎？……………一二一  
但澤究應誰屬？……………一二三  
歐洲大戰從此展開歟？……………一二五  
歐戰在將來……………一二八  
歐戰責任問題……………一三九  
歐戰現勢……………一四六  
哀法國……………一五三  
從歷史上來觀察歐戰的轉變……………一五七  
希特勒春季海上攻勢與歷史之回顧……………一六五  
俄土舊債尙待結算耶？……………一七〇  
小協約國最後一個之命運……………一七三  
惡 夢……………一七五  
歐戰現在與將來……………一七八  
新六國論……………一八七

德蘇戰爭·····	一八八
希特勒的勝利？·····	一九四
納粹死期臨頭·····	一九九
何謂八月革命？·····	二〇一
雙十節與七一四·····	二〇四
舊金山會議與中國之另一面·····	二〇九
血汗淚的收穫·····	二一五

## 雜文

青年秘訣·····	二一七
深山何處鐘·····	二二一
人類精神上的病象·····	二二五
五四追求的是心的自由·····	二三四
知識是唯一救星·····	二三七
法蘭西國際社會學者若赫斯·····	二四一
現代大學溯源·····	二四五

死    路·····	二五〇
流水第一天·····	二五三
有    感·····	二五六
神聖的六月一日·····	二五七
理想與現實·····	二五九
自    殺·····	二六一
雙十節是我生命中一個深刻的紀念·····	二六三
旅歐雜憶·····	二六五
王后節中的鎗聲·····	二七三
遙遠的公主·····	二七六
金頂歸來·····	二七八
時    代·····	二八五
繼    珊·····	二九三
地理比歷史重要·····	二九五
一頁歷史·····	二九七
人類文化歷史科學·····	二九九
鼓起勇氣去愛你的國家·····	三〇一

### 譯述

自命不凡的青年……………三〇三  
 南京一週……………三〇六  
 一個答覆……………三〇九  
 斷想……………三一—

林中……………三二五  
 失路之兒……………三二〇  
 家賊……………三二六  
 多馬先生……………三三〇  
 衣袖海底鐵道……………三三五

### 詩聯

詩……………三四—  
 聯……………三五五

### 附錄

何魯之先生事略……………三六三

## 序

華陽何魯之先生，是國內史學界的前輩，也是獻身革命救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偉大鬥士。先生在青年時期，就曾在成都參加過辛亥護路風潮，響應過五四學生運動；稍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意在結交海內有志青年，把這個衰老疲癯的國家改造成一個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民八先生抱着這個理想負笈西歐，入巴黎大學專治史學，探求歐洲各國富強立國的淵源；經數年的筆讀，深感要建設中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對於歐洲近代的三大運動——國家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必須斟酌國情，作一審慎的抉擇。他本着歷史的經驗與智慧，終於選擇了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認爲這是建設現代國家的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同時對於反國家、反民主的馬克思主義新潮，則斷然加以拒絕，認爲那是否定歷史文化並破壞全民團結的邪說。

先生於民十五學成歸國，不久即受聘國立成都大學任教，從此他的興趣與精力就完全集中在學問方面，白天到校上課，晚間則在家中燃燭（其時成都的電燈尙未普遍）撰寫講義。不到十年，他就完成了四部著作：（一）希臘史，（二）歐洲中古史，（三）歐洲近古史，（四）西洋歷史地理圖解，寄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幸希臘史與西洋歷史地理圖解二書原稿，竟燬於上海一二八之役。後來他在給蒙文通教授的信中說：「著書誤人，或者不見容於上帝耶！」（見「希臘史」序）其悲憤之情可以想見。先生常有感於國人學習西史，缺乏歷史地圖的參考，極爲不便，乃根據一本法國名著編成西洋歷史地理圖解，耗費的時間精力最多，不幸被燬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之下。後來又託人購到法文原文，從頭再編造起來，於民國三十八年冬成都告急的前夕，連同其他六部業已完成的著作：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史、希臘文化史、羅馬帝國史、法國史，託人帶來臺灣，不幸



中途又告失落！從此，先生畢生心血結晶的十大著作，除抗戰前已由商務出版的希臘史、歐洲中古史、歐洲近古史三種外，其餘就不能再見於人間，這真是國家學術文化的大損失！

大概在抗戰以前的十年中，先生是埋頭於歷史專著的編撰；而在抗戰以後的十年中，他才撰寫各種史論、政論、及雜文，刊登於當時在成都出版的新中國日報、國論半月刊、華文月刊（華西大學文學院所辦）等報刊上，而以餘力繼續從事編寫、補充、修訂、完成幾部史學專著的工作。現在本書所搜集的文章，除極少數幾篇外，都是他這後十年中的作品。

先生的史學思想，散見於其十大著作及各論文中，例如在西洋通史的總論裏，他曾概括地敘述他的史學思想，從宇宙觀、空時觀、生命起源、進化觀、歷史定律、到各種歷史觀，都有簡明的述評，可惜原稿已失，我們無從窺其全豹。這裏且就他的幾篇講稿及論文中抽繹出幾點來略作介紹：（一）歷史是整個的：先生認為史家不僅要注意局部的歷史事實，還應注意歷史的全貌；即不僅要注意過去，還應注意現在與將來；明白的說，就是不要把時間斬斷了，也不要把空間割碎了，以致將整個的歷史弄得破碎不堪。這也可以說是治史的方法。我們如能從整個歷史着眼，便可把握到歷史的真意義，了解人類在歷史上的地位，因而我們自身就是歷史過程中人，和整個歷史打成一片，這樣人生也就有意義了。（二）歷史的理想目的：所謂歷史的理想目的，就是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勢。先生說，歷史完全是人類努力創造的結果，人類努力的目的，在克服困難，打破四周障礙，衝開拘囿現狀，以爭取其心目中所希冀的自由；由受環境支配到控制環境，由漁獵、畜牧、農業到工業；由石器、銅器到鐵器；由魔術、祖先崇拜到一神教；由迷信到科學；由被奴役到獨立自主；由本能的反應到理性的發展；都是向着這個目的進展的。（三）智慧之路：先生根據柏格森的生源動力說，謂生物（包括人類）最初都受生源動力的不斷衝迫而向前進化，而結果之所以殊途者，因為其他低等動物是隨本能之途以進行，而人類則是循智慧之路以發展。本能是盲目的、機械的，專致力於感覺的肉體的快樂；智慧則是創造的、更新的，如

科學的研討，哲理的探求，乃是精神上幸福的追求。人類應盡量擴展智慧，化除若干萬年祖先遺留下來的非理性的性格，這樣就不難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標。（四）史力：先生所謂史力，就是指歷史的作用或影響力而言。歷史的影響力極為深遠，任憑我們用盡種種方法，終不能與歷史脫離關係。今天的社會是以往悠久歷史發展的結果，因此要完全理解我們所居的世界及將來歷史進化的途徑，必須先理解過去的一切。但是，我們不是為理解過去而研究過去，而是為了解今天、創造將來而研究過去。歷史知識可以糾正以往的錯誤，指出今後努力的方向，因為它的影響力是永無止境的。（五）歷史觀：先生在其西洋通史總論中，曾檢討各派史觀，指出其利弊得失，但並未提出他自己的歷史觀。不過他說：『我們讀歷史，絕不應該把它當作族譜或帳簿去看，而是要去追求人類社會的根源、演變，尤其是要去認識歷史的主流，以便解答歷來以至今日所有一切的歷史現象，並去端正歷史的進化途程，而使我們人類大家循着新的趨向而努力。』（見「史力」文）足見先生並不同情那些鉅釘成語死氣滿紙的考據派，他主張去追求人類社會的根源、演變，認識歷史的主流，顯然是要我們去追求歷史發展的動力，演變的法則，和進化的趨向，這就進入了歷史觀的領域。他接受柏格森的生源動力說，認為這是生物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而人類的進步則又靠意志、理性和智慧的推動。這種看法無疑地要比以某種單獨的因素（如種族或經濟）去解釋歷史更為接近事實。（六）積極的人生觀：先生認為我們如能把把握歷史的真意義，即可確定我們的人生觀。他說，對於一種可怖的環境，如果我們只採取消極悲觀的態度，結果必為這種可怖的環境所征服或消滅。我們應把可怖的環境看作一種刺激，再從這種刺激中另外發現一條人生之路，把生命中的潛力一發而為表見的、進展的、陽性的形態，這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使人樂觀奮鬥，盡量發展智慧，消除一切障礙，擴大生命創造，完成自我實現。以上六點，所據資料有限，自難窺見先生史學思想之堂奧。

先生一生以弘揚學術文化為職志，從未稍懈其努力。雖然在抗戰期間，他曾被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勝利後又一度出任國府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及國策顧問，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可有可無，絲毫不足以動其心。他唯一關心的，只是國運的盛衰、憲政的實現、和文化的創新而已。大陸變色，先生遠難抵港，與志友高揚自由的旗幟，同申討共的大義。晚年罹哮喘，病發時極感痛苦，於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廿五日逝世。今年適逢先生逝世的十週年，我們特別把他的論文及詩稿，整理付梓，出版本書，來紀念他一生對國家民族、民主憲政、及學術文化所作的貢獻。（編者）

## 史論

### 智慧之路

——西洋通史緒論講稿——

現代哲學家羅素對於人生有這樣一段話：『銀河在天體中不過一小片，在這一小片裏面，太陽系真是極微細的一黑點，在這極微細的黑點當中，地球這顆行星，真要用顯微鏡才能照見的一小點。在這一小點上，有許多炭氣和水構成的東西，在那裏跑來跑去，忙個不了，想在這短時間中延長他的生命，努力殺害人家的生命。』他又說：『人類在生活的歷程上，髣髴在作長夜的旅行，四周都是看不見的仇敵，途中不知受了多少辛苦，向着一個目的走去，希望是很少的，即使能達到目的，也不能長久安息。』

照着羅素這樣說法，人生是毫無價值的，毫無意義的，似乎我們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盲目的，都應該停止，或者只能順天應命，靜待最後裁判。我們現在姑無論在過去這一大段歷史當中，人類的活動如何，活動的成績如何，試問我們一個人既生在這個有人羣的地球上，我們應當如何生活下去，是否靜止不動或聽天安命可以

生活下去，利己害人固然不成一種生活，而楚囚相對也是不成一種生活。因此我們人類在這個繼續的時間當中，個人在這個短促的時間當中，似乎應該標立一個趨向了。

在人類生活歷程當中，既是前途茫茫，既是仇敵環伺，倘我們只擇取消極悲觀態度，結果我們必為此種可怖的環境所征服，所消滅，如此人生，那真是無意義無價值了。我們應該把這個可怖的環境看作一種刺激，我們可以從這個刺激當中另外發現一條人生之路，使那種消極悲觀態度中的潛力一發而為表見的，進展的，陽性的形態，這樣生活下去，無論希望多少與否，無論能否長久安息，我們的心境至少是有寄託的，有把握的，是寧靜快樂的。譬如我們渡海，坐帆船可以發生危險，而坐輪船亦可以發生危險，但是我們的心境，在帆船上則是緊張的，而在輪船上則是安定的。我們若在消極悲觀態度下，我們的人生觀是愁苦的；若我們擇取積極生活，則我們的精神是大無畏的。神經衰弱的人，每每疑懼橫生，其實並無可疑懼之事。病人每每悲觀，此殆由於其生活力微弱自己催眠之所致。疑懼的人每每不寬容，不寬容常是羣衆自衛本能的一種表見。其不寬容之原因，厥為恐怖。故一切虐殺，無論其形式如何，總是起因於恐怖。尼采反對道德、慈讓、博愛，我們雖不敢贊同，而他能立定自我意志與環境搏鬥，的確值得我們佩服，他說：『病魔是人生最有力的刺激，我在病榻之中，纔發見了人生的光輝，新生命的源泉，我於生活力最弱弱的時候，決不至為厭世家的呼號所轉移，而有悲不自勝之概。』尼采這一段話，恰是人生的表見的，進展的，陽性的形態的流露，正是針對着消極悲觀態度的人生一種糾正，一種挽救，一種超拔。尼采還有幾句話也值得我們注意，他說：『我不反對命運，不逃避命運，我必抖擻精神與命運搏鬥。……人生決不是無意義的，如其無意義，我必予以意義，自造有希望的人生，自造人所希望其永遠輪迴的人生。』他這幾句話尤其有力，真可使這些「炭氣和水構成的東西」立刻真體內充，浩氣磅礴，昂首天外，惟我為大，獨立而無所恐懼了。

就上面說來，我們應該不為環境所屈服，應該與環境搏鬥，應該不斷努力與環境搏鬥，甚至要使環境為我們所控制，於此便發生了努力的方向問題，這即是說，我們應該從那條路去努力？

就柏格森的說法，生物皆出自一源，最初皆為亞米巴微蟲，後因生源動力之衝迫，乃各分途以進行。當其進行之際，有無量之艱險，因求防衛之故，常生堅殼以資蔽護。其他如節足類魚類，在古代時亦多有甲殼或硬鱗。但甲殼雖能保身，亦足妨其活潑，終至使生源動力陷於麻木不仁之境。節足類與脊骨類之動物，雖經此境，卒能自脫，終至達於最高之域，前者為蟻，而後者為人。此兩者皆由生源動力不斷衝迫，趨向前行，而結果所以殊途者，蓋一則隨本能之路以進行，一則循智慧之途以發展也。柏格森這種說法，是根據生物研究，看出生物從最低階段遵循一條途徑向前發展達於最高階段的情形。我們現在可以概括一句，凡是高級動物如人類皆是從智慧方面發展而來的，其他低等動物皆是從本能方面經營生活而存在的。但是我們人類雖然達到這個人的階段，我們的形態雖大體脫離了獸類，而我們現在身上仍有發育不完全的器官，如盲腸、耳翼、乳峯、脊椎下端尖骨等等；不僅身體構造未臻至善，即天性上仍保存着若干萬年我們祖先的性格，所以我們常常發出很多非理性的行為。因此，我們人類雖然達到人的階段，但不一定人人都去繼續發展其智慧，於是我們的人生之路便分歧了。概括的說，擺在我們眼前的，也只有兩條道路，即本能之路與智慧之路。所謂智慧之路，即精神之路，即精神上幸福的追求，如科學的研討，哲理的探求皆是。至於本能之路，即專力於感覺的肉體的快樂，諸如終日孳孳於求田問舍，養子抱孫，皆是服從本能的命令，皆是走的本能之路。本能之路雖比智慧之路較低較狹，但本能的發達，亦殊莫可方擬，譬如蝴蝶之取生物以為餌，常先以尾針刺其物之神經中樞，使之麻痺而不至於死，因得逐漸享用，不至腐爛。於此可見本能的發達亦殊可驚，然此究為本能而非智慧。蓋本能為盲目的，機械的，而智慧為創造的，更新的。在這個不斷變遷的大宇宙中，若僅憑本能實不足以資應付，必擴展我們的智慧以與大宇宙相抗衡。柏格森說：『存在便是變遷，變遷便是長進成熟，長進成熟便是永遠不斷的創造自己。』我們人類既由最低階段不斷努力達到最高之域，此後更應如何不斷努力以免陷於昏沉之境而達於彼岸耶？

或者有人以為本能之路與智慧之路並無差別，與其終日辛勤於智慧途中，毋寧畢生安定於本能路上，吾於此惟有重述約翰穆勒之言：『與其做豬子滿足，不如做蘇格拉底而不滿足。』

杜威主張『努力於智慧之創造，以發展思想，控御環境，使生活之容積永遠增加，能力日趨自由，意義日臻豐富。』雖為羅素所短而貽智慧資本主義之譏，但處此各民族爭先恐後力爭上游之時，實非如此不足以並駕齊驅，否則惟有自甘落伍，退出歷史舞臺。總之消極悲觀是病態的，是墮落的，是可憐的；本能生活是低級的，是粗糙的，是俗惡的。我們必須盡量發展智慧，培養積極人生觀，使精神獨立，使生命無限發展，使自我實現，這是古代希臘人的精神，這是現代歐美人的精神，這是人生正當之路，殊無徘徊觀望之餘地。

試從人類文化方面看，所謂人類文化，即人類知識、能力、習慣、以及物質精神之進步之成績，即人類所有努力的結果，即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即人類努力創造的一切總合。這就是說，這一部人類的歷史，完全是人類努力的結果，完全是人類努力創造的結果。他這些努力的惟一目的，端在克服困難，打破四周障礙，衝開拘囿現狀，以爭取其心目中所希冀的自由。如果我們囿於環境的惡劣，屈於四周的恐怖，或則聽天安命，或則俯首聽命，如此則這一部人類的歷史是不會有的，我們所希冀的自由也是不會實現的。所以我們對於這一部人類歷史的認識，應當明確，應當知道，它是我們人類抗爭精神的成績品。

再從歷史事實方面看，膠質物體單細胞，由水裏進為海藻、貝介、而魚類，而為陸上生物，為哺乳動物，而人類，都在本能的不停的蛻化前進。既成人類，由漁獵而畜牧，而進為農業，經過粗陋的石器，光滑的石器，而銅器，而青銅，而鐵器；由魔術，鬼魂，祖先信仰而至一神；由迷信而科學，我們人類從最初起即終日都在不斷的與不利的環境相抗爭，至於附庸要脫離宗主的束縛，被壓迫者要反對壓迫者的奴辱，那更是十足的抗爭精神了。

人之所以超於一切動物之上，即在能利用其觀察與經驗，能模倣，迎受，並改進一切動物所各具的不同的本能活動，然後再將這些活動，鑄於一爐，而鑄出一種較豐富的生活與文化。假定我們人類不思前進，安於本能生活，則我們便辜負了我們祖先的努力，便對沒有光明的前途，甚至連低級動物也不如了。譬如蜘蛛遠在嚙人類發明網罟之前即能織網，至今澳洲新幾內亞土人尚曲竹為架，令蜘蛛張網，直徑六呎，能網一磅重之魚。美洲之猿，試盛糖於囊中與之，啟視為糖，則欣然色喜；繼盛以蜂，啟視愕然；此後再與以囊，必傾耳聽之，有聲弗啟，無聲乃啟之。又如猿食鷄卵，初任意敲破，卵黃四溢，後知從頂開口，且剝且吸。德國名馬漢駟，如置黑板於其前，揭以算式，譬如五加三等於若干，馬即以前蹄叩地八次，此等算式，無論如何變換，無論何人演試，無不應題而解。有德商克拉爾教以右足叩個位，左足叩十位，譬如總數之和為三十三，則右三叩，左三叩，馬亦感快；再進而教以千百等數，譬如總數為二三四一，則左右二足先示四一，後示二三，亦無不應題而解。又某律師妻之犬能綴字，能辨認普通物名，如以平常動物圖譜示之，則犬用字報其名。某次以鼠、花、象三圖示之，犬順次閱後，按圖綴字，惟於象不綴象字而綴克拉爾加馬等字，蓋犬於數日前曾見一繪有象圖之卡片，此象為克拉爾所飼養，象名加馬也，尤令人驚奇不置。英國陸軍以象御砲車，某次途中遇雨，輪車因泥濘而不轉，象回顧審視，旋以鼻吸水洗輪去泥，碾車乃獲繼續前進。就上述這幾段故事觀之，下等動物猶能運用其智力，而自號為高等動物之人類反而安於本能生活不思前進耶？

再看我們人類最早的生活，他們用一塊石打破一個有殼果，用一根棍子舉起一塊重石，這是不容易的，這算是他們發明了我們最初的工具，這是他們對於人類的大貢獻，使人類在地球上勝過其他動物的本領，這是後人所不及的。我們後人的生活逐漸舒適，這都是在他們所樹立的基礎上逐漸前進纔獲實現的。所以有人說，在數萬年前，一個人用一根老樹做圓盤使其成為輪子，當時一定引起社會的驚異，就像不久以前飛機引起我們的驚異一樣。因為輪子的作用甚大，由獨輪車、馬車、火車、電車、汽車、飛機、坦克以及其他一切機械，小而鐘錶，大而工程，莫有不需要它的。所以在十九世紀初葉，據說美國華盛頓的特許權註冊局局長曾提議主張

取消特許權註冊局，他的理由是「凡是可以發明的東西，都已經發明過了。」以後我們祖先因厭倦骨石製作，遂開始土器使用的想像，從此我們人類的生活不如此以往那樣困難，從此我們開始製造我們自己的運命，從此我們放下破壞的工作而挑起建設的擔子。以後埃及人，蘇末人，由類似文字的符號所謂圖畫製成圖形文字，或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遂能保存他們所說的話和他們的觀念以便利我們後代的人，這是一件驚人的發明，這是一件重要事蹟，蓋以前若干萬年之人進步甚緩，即缺文字記載之故，有了文字，則我們可以應用我們人類累代的經驗了。以前人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時間觀念，僅有晝夜。及牧畜時代，家畜長成期較長，鵝鴨二三月，鷄五六月，犬七八月，豕一年，牛馬二三年，以日計較難，因此計時觀念進步。月之運行盈虧有顯著現象，時間觀念遂由日漸進為月。耕種更助長四時觀念，乃依寒暑往來而知有年。最初埃及人，也與其他民族一樣，視月之圓缺以為計時標準，旋發見每年輪迴，乃應用陽曆，並且計時知用太陽盤與滴漏器。但此種陽曆，仍不足用，為便利計，乃以是年重大事件為年號，如大火之年，咳嗽之年等等。埃及人為保存屍體而製木乃伊，為保護木乃伊而建金字塔，因此發明解剖術，發見碳酸鈉液，發明正方形直角及四大方位，所謂一年四季，四大原素，四等分，等等觀念，似皆起源於此。他們為尊禮他們的神靈與國王，遂大建宏大莊嚴之廟宇，及獨立端正之方尖碑，所有石柱殘跡，不啻向人表示在希臘古典藝術二千年以前，各種柱式已發明了。雕刻繪畫，亦知使用方格及比例法。所謂幾何學即丈量地皮之意，即發端於埃及。對於病理，認識極精確，在孟非斯地方曾發見前二千五百年的「外科手術圖」，他們關於腦筋亦曾研究及之，他們對於人身由腦筋指揮之理已能明白。巴比倫人的階梯式金字塔，雖以禮拜空氣或光明之神而著名，其塔頂或為觀察天空星象之地。他們勤於觀察新月及其他天體之運動，所以巴比倫有天文學之母的尊號。他們發明一年所見太陽經行之線的黃道，圓周三百六十度，日月五星七日的周期，一年十二月，月三十日，一日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六十分，分六十秒。埃及人與巴比倫人的科學趣味與自然觀察雖與神話、宗教、咒語、魔術結不解緣，但我們的基本科學知識，皆是源於他們

的。至於他們的灌溉、運河、學校、藏書，在古代世界中皆極其有名。漢謨拉比法典算是古代最早而最完備的成文法；伊他拿故事，亞達巴故事，及吉爾加邁西故事，雖人稱之曰宗教史詩，其實算是在森羅萬象中描寫人類命運的畫圖，不僅為文學作品，且有哲學意味。侵入巴比倫之亞述人與迦勒底人，雖非偉大文化創造者，但他們也從事建設，如重建巴比倫城，建立圖書館等等；至於亞述人之攻城塔與破城槌，雖似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軍事方面也算一種進步。腓尼基人雖然腦中充滿貿易獲利思想，所謂「生活為的致富，致富為的享受」，但他們心思精密，能合採楔形文字與象形文字而製成真正字母二十二個，這個創作對於後世確是一個偉大貢獻，因為字母減輕書寫與誦讀的工夫，因而促進學術及人類的進步，他的重要性實非政治戰爭所可同日而語。法國史家列諾曼謂：「埃及亞述啓文化之鎖鑰，腓尼基為文化之通郵。」腓尼基人雖非本意，卒於無意中廣事傳播這種難以估價的文化，其功殊未可磨滅。希伯來人遭遇極惡，但終不為環境所屈服，卒賴摩西之力養成偉大、剛強、堅潔、仁愛四大民族特性。既被囚於巴比倫，民族生命不絕如縷，然仍能與環境相抗，竟養成一種極強烈的民族情緒，而從事編纂民族歷史，所謂舊約雖不少浮誇偏激之處，然一神觀念實為人類思想上之一大進步。波斯人的聖經阿外斯陀，他說生死、善惡、光明的不斷鬭爭之中，人應該做一個活動的積極的角色，不應立於靜止消極地位，因為到了最後審判時，人對此要負責的。這幾句話可以表見古代波斯人的精神，也很可以使一般抱消極人生觀者深自猛省。以後希臘人、羅馬人繼起，繼續努力，以至於近代，卒使遍地荆棘、充滿恐怖之地球蔚然成爲大地祥和、前途光明之世界。

就上述種種看來，今日之世界皆由我們以前的人不斷努力始獲致此。誠然今日之人類社會尚未臻於完善，距離吾人理想尚遠，然此須視吾人今後努力何如，決不應望洋興嗟，因噎廢食。譬如羅馬帝國崩壞時，各新興民族欲宣洩其少年之力而表出一種擾攘現象，此實智慧衰微本能猖獗之時，苟當時無人因勢利導，加以紀律，則當時社會必沉淪於洪水之中而無絲毫希望，而時人之悲觀更不知伊於胡底。幸有耶穌教會中人，不避艱險，

不畏強暴，專力與各新興民族相週旋，卒使各新興民族之暴力一轉而成活潑新機，結果造成今日之世界。

凡受歷史訓練的人，應對一切過去事實作健全的歷史的概觀，須知向空描寫，毫無用處，努力一分，終有結果；我們應以過去經驗為武器，以沉靜頭腦為明燈，努力排除悲觀，盡量發展智慧，繼續不斷，百折不回，終不難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標。

智慧之路，不僅是人生的坦途，並且是我們人生中的一種享受。

載民國廿九年一月五日成都國論復刊第一期

## 二希思想之關係

『盛行歐洲及世界各地之基督教，即由希伯來之一神教蛻變而出，而基督教思想（即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支配歐洲垂二千年之久，其勢至今未衰。蓋希臘思想為世間法之代表，重在人類現世之享樂；基督教思想為出世法之代表，重在天國未來之幸福。而此二種思潮，遞相推移，互為表裏，遂成歐洲文明之精神物質之二重關係。故論者謂歐洲文明，本於二希（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誠篤論也。』（周作人歐洲文學史六五頁）

### （一）希伯來之思想

希伯來原住希萊（Shinar）平原之吾珥（Ur），紀元前二千年頃，其酋長亞伯拉罕（Abraham）因具一種觀念，而四鄰民族皆為多神信仰，遂欲另求理想境界，乃率全族移居迦南（Canaan）。

『希伯來原住地方為平原大漠，氣象簡單，偉大生物稀少，希伯來人受其影響，遂以為統治世界者為一神。』（見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二五頁及鄭振鐸文學大綱聖經的故事）

『希伯來人最初實奉一民族之神，其宗教意義殆與他國無異，雖信多神之存在，而所崇奉者唯一。然希伯來之神，妬心甚熾，凡崇希伯來之神者，不得再信他神，因此希伯來宗教之形式遂逐漸蛻變而成純粹之一神教，以為世界除耶和華（Jehovah）一神外，更無他神之存在。』（邁爾通史 Myers General

## History)

『從聖經的傳說觀察，希伯來的英雄摩西，有熱烈豐富的宗教感情，有特創的獨立的宗教思想，有嚴肅的性格，故從摩西傳來一神的上帝教。』（鄭振鐸文學大綱聖經的故事）

希伯來人入居巴勒斯坦（即迦南）後，曾爲饑饉所迫，遷居埃及。初至頗受優待，迨以後子孫蕃衍，經濟力強，埃及法老慮其強大不可制，遂開始虐待之。希伯來族人摩西（Moses）痛其族之被奴辱，乃努力解放運動，導其族人退出埃及，至西奈山（Sinai）宣布約法十章：①專奉耶和華；②不拜偶像；③不妄稱神名；④遵守安息日；⑤孝父母；⑥戒妄殺；⑦戒姦邪；⑧戒竊盜；⑨戒妄爲證人；⑩戒貪婪。摩西此舉，蓋在堅其族人之團結而固一神教之基礎也。

韋爾斯（Wells）謂希伯來人在埃及居留及爲奴之故事甚難考證，鄭振鐸亦謂希伯來古代歷史不大真實。但被視作希伯來歷史之舊約，確出自希伯來人之手，此固不容懷疑。吾人就舊約觀之，可以看出其主要之觀念有四：（一）反對其他一切人類爲亞伯拉罕之子孫；（二）希伯來族爲上帝精選民族，在其他民族上；（三）耶和華爲唯一眞神，支配全世界及人類歷史整個過程；（四）將來上帝必降救世主領導希伯來人征服世界。

舊約本爲希伯來人之歷史，同時又爲文學、法律、教義、詩歌，但此爲被虜以後之作品。蓋在紀元前七二二年，亞敘利亞人攻其都城撒馬利亞，並虜其十二族中之十族以去。迨後巴比倫崛起，至紀元前五八六年，巴比倫王尼布加尼撒（Nebuchadnezzar）又破希伯來人之都城耶路撒冷，火其神殿，再虜其遺黎送之巴比倫。希伯來人在巴比倫既不能從事政治之活動，而當時巴比倫之學術又極隆盛，因受環境之刺激，乃從事編纂其民族之歷史，即所謂舊約也。考其編纂之本意，殆亦如以前摩西之宣布約法，亦在堅其族人之團結而鞏固一神教之基礎也。

在希伯來社會中，甚早即有一種苦行僧稱先知（Prophet）。此輩於宗教之儀節及祭祀之外，別於人類生活中引入一種社會指導之勢力；此輩常恃內心之光明，顯示上帝之意旨，並指斥社會之罪惡；此輩常在通衢公開指責希伯來富人之奢華，及虐待貧民之不當，因此史家多視此輩爲古代之社會改造者。但此輩先知之思想亦隨社會之環境而改變，以前或視上帝爲戰神，或視爲賞善罰惡之法官，自希伯來人被虜以後，眼界開濶，觀念更新，始視上帝耶和華爲主持正義之上帝，爲仁慈博愛之神靈。

## （二） 耶教思想

耶穌之誕生，其同時之人無知之者。吾人所知耶穌之歷史，此完全根據於耶教中之傳說，即聖經之第二部，所謂新約。按新約之敘述，吾人對於耶穌之思想可分數點言之：①出世精神。耶穌以此世非人生之究竟，必皈依天國乃獲永生。吾人之要務，當離此虛偽之現世，繫心天國，以求長久之棲息。彼以靈魂之獲救爲人生無上之目的，因此重靈魂，輕肉體。肉體不惟無助於靈魂，且爲靈魂之障礙。爲求靈魂之完整，雖毀損肉體亦不惜爲之。②博愛精神。耶穌以智慧爲詬病，認此世之所謂智慧適愚拙耳，而其用以代此智慧者，是曰博愛。彼常謂汝當愛汝之鄰人如愛自身；又謂汝曹須互愛，須如吾愛汝曹。在新約中，類此之言甚多，具見其博愛之精神。彼以信仰爲歸，認智慧之有無，殊無關係，而無智慧者，其靈魂之完整或較有智慧者爲高。從此可知在彼博愛精神之中，彼實兼具平等之精神。③尚貧精神。有少年欲作完人，耶穌謂之曰：汝必盡捨所有，分給窮人而從余；彼又謂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針孔爲尤難。蓋彼以此世積資財爲至愚，當集資財於天上也。④謙抑精神。按新約之訓示，謂人之生，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又謂凡能謙卑如嬰兒者，在天國卽爲最偉大者。人縱加以非禮，亦須逆來順受，以德報怨。故謂有擊汝之右頰者，再以左頰承之；有控汝欲取汝之內衣者，外衣亦俱予之可也。

以上四種精神，即耶教之主要精神，即原始耶教之根本思想。

耶教本希伯來教之一，與希伯來教並無衝突，顯其精神比希伯來教尤為廣大宏博。蓋希伯來教端在培養民族自尊之信心，而耶教則在發展悲天憫人之情懷。故耶穌謂，我並非來此廢棄法律（指希伯來教旨），乃為完成之也。祇以耶穌自稱彌賽亞，竟為當時希伯來人所誤會而卒陷之於死地。此自表面觀之，似為耶穌之不幸，其實此正耶穌之究竟目的也。

### (三) 希臘精神

研究西洋之思想，須溯源於希臘，而研究希臘之思想，又當探源於希臘人之民族特質，以下分數點言之：(一)入世精神。希臘位東部地中海之北，眼前有蔚藍色波濤，天氣清朗，寒暑適度，居其間者，常覺自然之可愛，故其精神常外向而向外發展。希臘人覺有生可樂，以為宇宙之間，惟人為大，人力可以克服自然，故力求生活之豐富，而有樂天之態度。(二)明確精神。希臘人之地理環境，形勢斬截，水陸分明，故其觀念極為明確清晰。無論希臘人之哲學或科學，其中無不充分表現此種精神；在美術方面，此種精神之表見尤為顯明，所謂七頭半、四等分，前面律等等一定之比例，即此種精神之具體註釋也。(三)自由精神。希臘人之精神，既入世而樂天，既向外而積極，故為公共服務之外，常宣洩其賡餘精力於批評與討論。在希臘社會之中，既無權威之壓抑，復無宗教之束縛，故一般人皆可放言高論，毫無忌諱。柏拉圖謂，讓吾人隨理性之所之。亞里士多德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此即希臘人自由真精神充分流露之代表語也。(四)諧和精神。諧和為希臘人生活之基理，即在日常生活之中，任何方面，皆重諧和，無論神與人，知與行，美與善，肉體與心靈，城邦與個人，皆以諧和為衡量之標準。希臘人雖以入世樂天為懷，雖亦主物質之享受，但常以「毋太過」三字為座右之箴，決不流於

恣情縱慾，蓋太過則有害於諧和，故希臘人對於一切必以理性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此希臘人之人生觀，此希臘民族之真精神。

### (四) 耶教思想之又一解

耶教初興，即宗教即生活，純為宗教情懷之自然流露，其間毫無所謂哲學思想，即信仰亦甚簡單，初無繁複之教條，純以耶穌一人為中心，初無嚴密之組織。蓋耶穌之宣教也，因憤當時希伯來社會專尚虛文，不事實際，乃以彌賽亞自命，思有以普渡眾生。彼於世俗之繁文縟節，詆為粉飾的墳墓，躬行實踐，以身作則，殆欲舉舊社會之腐惡一掃而廓清之。彼之言行之動向，本屬於宗教範圍，倘一排除其神秘部分，則彼之崇偉之人格立即呈現於吾人之眼前，而其精神適又為入世的，而非單純絕對的出世精神；即耶穌所欲建立合於正義之王國，亦不必一定建之於天上，在天上固佳，即建之於地上亦無不可也。就此一點觀之，耶穌之思想殆為腐惡專制社會之反映，此殆時代精神之代表，故直稱之為社會改造家，或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固無不可；即進一步稱之為社會革命派鉅子，亦無不可。彼自稱彌賽亞而不能決然脫去宗教之範圍，此或為當時時代與社會環境所限歟？

自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出，著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一書，其主旨在如欲永生，惟有升入上帝之城之一途，此為吾人惟一之究竟目的，教會以之為護符，勢力益臻鞏固，雖入侵羅馬帝國之新興民族為帝國之政治法律所無可奈何者，教會亦能籠絡控制之。至於一般人民更視教會為安身立命之所矣。由此言之，是奧古斯丁所謂之上帝之城，不必求之天上，實已見諸於人世矣。



### (五) 希臘精神之另一面

希臘民族之特質，前已言之。顧希臘人之人生觀雖曰入世樂天，然在此種入世樂天精神之中，亦有一種神秘之趨勢。在希臘哲學發祥之前，希臘人已有一種熱烈參加之供奉薛烏斯(Naus)的奧林比亞大會，此外尚有一種奧非斯教(Orphic)。奧非斯教主禁食、祈禱、與凝視，尊靈斥肉，信仰輪迴。此教在紀元前七世紀時極盛行。自泰里斯(Thales)出，首先以自然之原理說明宇宙，此為理性發達之表現，希臘人似已由信仰轉到理智，由宗教轉到哲學。乃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竟主輪迴與靈魂不死之說，並組一宗教集會，以制欲以求真理為目的，今人有謂其大旨窺見印度哲人之理論，此亦或然。埃及亞學派(Eleatics)之說，尤為神秘奇妙，似亦有背希臘之民族性。蘇格拉底深信靈魂不滅，以神聲為善去惡之標準，或在烈日下竟日不動，或在雪裏信步漫遊，或恍然禱告一聲，或出神以練習死趣，此皆蘇氏對宗教與神秘之傾向。柏拉圖好冥想，創理相說，認人之靈魂來自理相界，主重歸理相界為人生目的，此亦濃厚之神秘色彩。亞里士多德認星球為理性之物，比人類聰明，生活幸福，主人生究竟在超現世而入恆星世界。似此雖欲避去宗教與神秘之名，亦不可能。

### (六) 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之關係

在耶穌未誕生以前，新畢達哥拉斯派之神秘思想已成爲耶教之先驅。蓋畢達哥拉斯派在紀元前四世紀中葉已非獨立之學派，至紀元前一世紀時，遂有所謂新畢達哥拉斯派出現。此派以亞歷山大利亞爲中心，大抵專取

畢達哥拉斯派之神秘部分，加以推闡而已。此派認畢達哥拉斯爲宗教之模範，側重避世超脫，亞波龍牛司(Apollonius)允爲此派之代表人。

蘇格拉底赤足步行，不恥惡衣惡食，可稱希臘制欲派之鼻祖。小蘇派中之犬儒派(Cynics)極推崇蘇格拉底獨立之人格，認蘇氏之生活即道德之生活，甚且盡量張揚，竟蔑視藝術與學問。至亞里士多德以後，又有所謂斯多噶派(Stoics)，此派認情慾爲智慧之敵，適足以戕賊理性，主張滅絕情慾，人生須求靈魂之完整，致之法，恃自力不借他力，求諸己而不求諸人，索於內而不索於外。此派主任天安命，隨自然以生，稍不循自然時，即須自殺，所謂頭可斷而心不可動也。此派自稱世界公民，從此城邦思想消失，而世界思想產生。此派極盛行於羅馬，最爲羅馬人所歡迎，此又爲耶教勃興之先驅現象。

羅馬帝國之人酷愛粗俗娛樂與血腥表演，而奧古斯都以後之諸帝又極力提倡種種娛樂，藉以宣洩人民之精力於酣歌恒舞，以減除其政治慾，於是羅馬人以前所具之公民意識與優良品德悉消失於無形之中。但一般人追求快樂之餘，往往嗒然若喪，無以自解，而羅馬固有之宗教又極冷酷乾燥，並不能解答種種良心上之問題，因此羣起服膺斯多噶派理論，而視之爲生命狂潮中之避難港。故耶教尚未風行於羅馬帝國時，斯多噶派理論早已代之開闢一新園地矣。

紀元一世紀前後，有猶太人非羅(Philo)住亞歷山大利亞。彼認舊約爲最神聖之書，同時研究希臘學問最深，但舊約顯示最完全，希臘哲學中所有偉大成分皆淵源於希伯來，並相信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皆摩西之信徒，因此非羅擬將希伯來神學與希臘哲學治爲一爐。彼認上帝爲絕對無限，不可思議，欲接近之，不能依賴思想，須靠一種神秘內在之領悟，此爲東方神秘主義，早已越出思想、理性、與哲學之領域矣。至於紀元後之新柏拉圖派，其根本精神完全來自古代哲學，完全由希臘思想與文化而產生，但非柏拉圖思想之復活，實爲耶教時代中異教精神之殘照。蓋新柏拉圖主義建於真理的失望之上，適足代表希臘精神最後之掙扎，因認清醒、鎮

靜已不中用，惟盡量發揮狂暴迷醉之精神耳。此後勢力迷漫，於是哲學竟一降而為宗教之附庸，為神學之僕婢，經過煩瑣哲學之寂寞荒野以後，直至文藝復興，哲學始再獲得新生機。

### (七) 耶教思想與外來思想

在耶教出現以前，即有所謂清修主義 (Monasticism)。此種觀念流行於佛陀降生前之印度無論矣，即在希伯來社會中亦有所謂以斯尼派 (Essenes)，此派相信人類平等，極反對專制，管集合同志度清靜生活於死海 (Dead Sea) 之側，至耶穌出世時，此派人數已達四千人。新約敘述耶穌生於奧古斯都時代，度其青年生活於拿撒勒 (Nazareth)，約當三十歲時，乃由聖約翰 (John the Baptist) 為之舉行洗禮，彼始開始宣道。耶穌本為希伯來教徒，此事甚明，其受以斯尼派之影響，此亦不容懷疑。至其是否曾受遠東思想之影響，此實最有價值而又最有興趣之問題。若就東西交通而言，中國及印度與西方之交通，在甚古之時已有線索可尋。在埃及古墓中，曾發見紀元前二千年時之木乃伊，其所用之裹屍布為印度最佳絨布。因印度之產品，竟使印度之名在希伯來聖經之中尚可查見。關於中西之交通，德國蘭柯克教授 (Albert Von Lecoq) 曾謂中國與伊蘭及南歐之接觸，甚至在新石器時代以前，就此觀之，中國思想之影響西亞與歐洲，當為無可訾議之問題；至其影響耶穌之思想如何，殊亦值得深切研究之也。

載民國三十年二月東北大學志林

## 西洋文化之精神的基礎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華西大學文化講座講——

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西洋文化之精神的基礎，最好是請哲學專家來講，或許更來得深刻，扼要。至於我的講法，總不免只是一些歷史事實的堆砌。但是，雖然不如哲學專家觀察那樣深刻，解說那樣扼要，雖然只是一些歷史事實的堆砌，我想，也能看出一個輪廓，至少也可以當作一篇西洋通史的概論。

在講到本題以前，還得先談一下文化的含義。我們知道，在西洋字裏，有 Culture 和 Civilization 兩個字。按照一般的用法，這兩個字原無甚分別。假如一定要分開的話，那末 Culture 一字含有陶冶、培植之義，可譯作文化；Civilization 一字含有具體物象的概念，可譯作文明。又如宗教、哲學、藝術等等可列入文化範圍之內；而社會生活的衣、食、住等等則列入文明範圍之內。這就是說，文化是偏於精神方面，文明則偏於物質方面。

其實謂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是物質的，這是多事。因為所謂文化，乃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所有吾人一切的生活，無論宗教、哲學、藝術、政治，以至於飲食男女，都包含在內，用不着多加區別。

現在說到本題。近代西洋文化實由五大因素構成。所謂五大因素，即（一）古代的近東文化；（二）希伯來文化；（三）希臘文化；（四）羅馬文化；（五）日耳曼文化。即由此五種文化因素構成整個的西洋文化。

我們最好提前先概括的將西洋人的生活 and 人生觀念考量一下，我們不難發見他們的幾種精神，即(一)創造精神；(二)現實精神；(三)科學精神；(四)責任精神；(五)人道精神；(六)正義精神；(七)實踐精神；(八)積極精神。以上這種種精神，不妨統名之曰人的精神。這即是說，人類既生存於此大地之上，凡人便應該具備以上這些精神。

以上所述這些精神，決非得之偶然，這是由遺傳、教育、環境慢慢養成漸次累積而來的。

我們知道，文化為民族生命之表見，我們現在試從歷史上來看西洋人精神的淵源。

剛纔說過，西洋整個文化為五種文化所構成，我們先來看一看古代的近東文化。埃及和巴比倫皆被人認為人類脫離野蠻生活狀態最早出現地方之一。他們赤手空拳，毫無憑藉，所有現代文化的基礎，皆由他們憑空創造而來。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也是創造精神的產物。這種文字雖然脫胎於象形文字與楔形文字，但是它另自開闢了一條新路，竟自作了近代文化迅速傳播和促進進步的工具。希伯來的文化，完全表現於信仰方面。最初所標出的耶和華，與其謂為慈悲之神，毋寧稱為正義之神，所謂賞善罰惡之神。耶穌教亦希伯來的宗教，其精髓為制欲與博愛，其精神為入世而積極，注意躬行實踐，以身作則，意在舉當時社會之虛偽腐惡一掃而空之。雖說它的究竟目的是厭世，是否定現實，但它是從實踐着手的。無論猶太教或耶穌教，都是一神觀念，這點對於西洋文化思想非常重要。所以有人說，敘利亞對於人類的貢獻是二十二個字母和一神觀念。至於希臘人的精神，那更是入世的，現實的，積極的，實踐的，科學的，理智的，自由的，諧和的。這樣精神，在西洋人精神當中尤占一重要地位。羅馬人注重實際，不尚空談，推崇責任，富於正義。他們對於人類的大貢獻的法律，其根據的原則，即是「人之權利義務，皆起於自然正義，天道無私，自然平等。」

以上一段敘述，係就古代東方、希伯來、希臘和羅馬的精神概括扼要言之。至於新興的日耳曼民族，在他尚未達到自己努力發展獨立文化的時候，中間一段時期（即自羅馬以後直至文藝復興），傳統見解皆認為黑暗混亂，空無所有，似乎無可紀述。其實羅馬滅亡以後這一大段時期，所謂中古時期，其主要思想，仍有兩種

力量支配其間，即羅馬民族的與耶穌教的。不僅如此，即在這段歷史當中，除開羅馬思想與耶教思想而外，吾人尚須注意一件為人忽視的東西，即現代流行的觀念，所謂民族愛國心，此即忠之觀念，此在封建社會當中稱為誓忠，此為封建社會必要條件之一，它有凝聚作用，有團結力量，它對於近代國家的形成具有無限價值。

就西洋文化歷史的順序看來，希臘時代對於以往的文化，算是融合時期，就像蜜蜂釀蜜一樣，它把各種外來的東西融合成爲新事物。所謂希臘文化，即綜合古代一切文化而集其大成，並且深深影響了羅馬，同時又影響了耶教思想。明瞭了這個重要關鍵，我們便可以說，自希臘以至文藝復興，其間自成一貫歷史，歷史並未中斷。不過直到文藝復興，乃擴大其活動範圍，即全歐民族乃本其自我表現精神一齊湧上歷史舞臺。所以就近代文化考察起來，希臘思想，耶教思想，中古文化，皆在培育近代西洋民族的思想；換句話說，到了文藝復興，歐洲新興民族始達成成熟時期，始能自動發展其獨立的文化。所以文藝復興運動，算是日耳曼民族的運動，而近代文化又直接承襲文藝復興，因此文藝復興算是近代文化的曙光或淵源。

文藝復興運動的根本精神是甚麼？——這即是自然主義與現實精神；即相信自然中含有無限真理，要從自然界探求真理；即羅吉培根所謂「經驗可以使人信吾之言」，要破除迷信，要從正面去注重經驗，即佛蘭西斯培根所主張要排除傀儡觀念，要認清現實，要從現實生活中去建立正確的觀念。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另一形態的運動，所謂宗教改革，它的根本精神即自由精神。但所謂自由，並非生命或財產的自由，而是內在生命的信仰自由。近代西洋人不惜犧牲為自由獨立而作戰，即是此種精神。在近代歷史中，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的革命，都是受了這種精神的鼓盪。就是現代世界一再發動的戰爭，你拚我死，也是為的這種精神。總括一句，所謂現代文化，即是自由的文化。

在改革社會思想方面，也值得談一談。就在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時候，也有不少柏拉圖式的理想社會的擬想，譬如摩爾的烏托邦，康八拉的日之國，培根的新大西洋，都在這個自然主義和現實精神瀰漫的大運動當中，

而另有一種社會改革的超然想像。文藝復興本是復興希臘羅馬的精神，而這種改革思想也似乎並未越出柏拉圖思想的圈子，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總之，改革社會思想也是西洋近代文化的特徵。

文藝復興是一個承上啓下的蟬蛻時期，他一方面要以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爲手段而謀解放，另一方面又要改造社會。這個運動的主要力量即人之自覺，所謂人之自覺，即個性的復活。現在可以明瞭了，所謂個性的復活，它是文藝復興的酵母，也是近代一切運動的原動力。

前面所提到的佛蘭西斯培根，他算是使文藝復興與精神具體化的一個人。他主張排除傀儡觀念，建立四大新的觀念，即所謂征服自然、宇宙進化、實利和責任四大觀念。他的學說精髓，即「知識即權力」。他的這種思想，可以說透入西洋人的血管，他一直影響現代的西洋人。

在歐洲大陸上的康德、哥德、費希特諸人，他們的思想，概括起來不外兩點：即自我實現與義務觀念。這種思想對於現代西洋人的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進化論方面，雖有新舊之不同，雖有環境限制與生活意志之論爭，而皆成了現代思想的根源，所有現代思想無不受其影響，莫不以進化觀念爲根本原則。

今天平鋪直敘說了一大篇，雖不深刻扼要，至少我們總算說出了一個輪廓。總之，文化決不是放在象牙塔裏或圖書館裏便算完事，而是要它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西洋文化的精神，便是活的、動的、人性的、有生命的，它確是影響了西洋人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而西洋人也孳孳不倦的努力發展他們的文化。

記得在九一八後，李頓調查團中有人說過大約這樣幾句話：『你們中國人以爲把歐洲的物理化學搬過來就算有了科學麼？須知近代歐洲文化是肇始於文藝復興的，科學但爲其結果而非原因。』這幾句話頗值得我們的深思。

## 史力

我們每一提起歷史，普通便有這樣兩種觀念：第一種觀念，即認歷史是舊聞，非新聞，即歷史是今日以前的事，是已經過去的事，它對於我們今日的生活毫無補益，等於所謂陳死人；第二種觀念，歷史譬如戲劇，它在舞臺上一幕一幕的演出，我們只是觀眾，只好旁觀，它與我們看客毫無關係。

以上兩種觀念，就表面看來，却似乎大旨不差。譬如愛迪生 (Edison) 即這樣說過：『我不去回想已經過去的一切，只有今日纔能產生明日的利益。』這正是第一種觀念的思想。又如李太白的『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種說法，也便是一種歷史戲劇觀的態度。

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這是事實；歷史在空時中展開與戲劇在舞臺上排演無異，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絕不是孤立的東西，它不是化石，它不是僵屍。它與我們人類是息息相關的，除了我們人類絕滅，它的生命是絕不會停止的。歷史展開雖然像戲劇一樣，但它不是爲的欣賞，不是機械的排演，它是以我們人類爲中心，它是依據我們人類的努力而進展的，除了我們人類絕滅，它也決不會宣告閉幕的。

我們人類是人類歷史的中心，我們的生命，便是人類歷史的生命，我們與歷史是分不開的。我們既與歷史分不開，則我們一息尚存，歷史便伴着我們，任憑我們用盡種種方法，我們終不能與歷史脫離關係。

最明顯的，我們的身軀便是我們遠古的祖先遺傳下來的，我們的天性也並未能與我們遠古的祖先完全隔離。在物質文化方面，我們今日的交通工具，有火車、輪船、汽車、飛機；我們的作戰器具，有戰艦、潛艇、大

砲、坦克；我們的家常用具，有鐘錶、電燈、電扇、電話；我們似乎已經進化到人類生活之最高境界了。但是，倘若不是若干世紀前我們的祖先取了枯樹一片作為車輪，以上這些東西，都是無從發明的。我們的祖先用一塊石頭敲破一個有殼的果實，這是發明了釘錘；他們用一根木棍舉起一塊重石，這便是發明了槓桿；這些在當時都是驚人的發明，這些也就是我們今日長足進步的工業的基礎的基礎。

在精神文化方面，最主要而最基本的，莫如文字之發明，否則一切思想皆不易保留傳遞。我們今日能够根據古代的思想在哲學上或科學上益發擴展，這便完全有賴於文字的記錄。歷史也靠着文字的記載，文字的發明却早是歷史上的事實了。說到這裏，便發生一個問題：如果始終沒有文字的發明，而我們還是能敲這樣生活，自然我們不會知道已往的事，那我們豈不是與歷史脫節嗎？——不，文字不過是記載詳盡而已；即使始終沒有文字，啞口證人也會告訴我們的。不僅如此，即使燒盡一切已有的書籍，伏生父女也是會告訴我們。不過一定要學焚燒以弗所（Ephesus）月神祠的伊洛司塔提（Erostrate）一樣瘋狂，那是無辦法的，但這與歷史毫無關係。史前的人進步遲緩，即是因為缺乏文字的緣故，但是歷史並不因此而中止。

不過我們讀歷史，絕不應該把它當作族譜或帳簿去看待，而是要去追求人類社會的根源、演變，尤其是要去認識歷史的主流，以便解答歷來以至今日所有一切的歷史現象，並去端正歷史的進化途程，而使我們人類大家循着新的趨向而努力。

使東西兩方發生大接觸的十字軍，這本是教皇烏爾班第二（Urban II）所提倡，和遁世之彼得（Peter the Hermit）及不名一錢之瓦爾特（Walter the Penniless）所領導的。其目的本在從回人手中恢復聖地，其參加之分子本極複雜，自始即混有卑下之原質。但人類學家所注意的，是他的遠征意志，是他的新生羣力。使人生觀改變的文藝復興運動，如果說這是但丁（Dante）、彼脫拉克（Petrarch）、及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喀爾文（Calvin）諸人之功，這未免昧於歷史的力量了。使人權回復的法國革命，如果

認定這是米拉波（Mirabeau）、巴依（Bailly）、段敦（Danton）、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之事業，這只算是不了解法國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至於工業革命，如果說這是因為約翰凱（John Kay）發明了飛梭，哈格里佛斯（Hargreaves）發明了靜宜紡紗機，這個工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價值也就有限極了。又如變更制度的俄國革命，我們如只承認它是列寧（Lenin）的傑作品，這亦未免小視了這次革命的意義。

再回溯歷史上一些過去很遠的事件：你能說白律苛司（Pericles）世紀是白律苛司造出的嗎？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的事業，與腓力普第二（Philip II）毫無關係嗎？羅馬混一地中海，這是羅馬民族的事業。查理曼（Charlemagne）與鄂多（Otto）算是代表日耳曼民族牛刀小試的動作。拿破崙更是法國革命的產兒。

歷史家杭波（Rambaud）說，波塔華（Poltawa）之役在世界歷史中開一新的紀元。瓦爾米（Valmy）之役，大詩人哥德（Goethe）竟筆之於書云：『有詢予對此作何感想，予答曰，自此日此地起，世界歷史將開一新紀元，並可寄語他人，予曾身親其境。』至於一八一三年的民族之戰，那更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事實了。

不過在此地發生一個問題，我們人類是應從事破壞乎，抑是從事建設乎？或始終從事於建設，抑由破壞而達於建設乎？建設道路，於交通有利，於人之生活尤有利，但覆車之禍，罷工之事，皆有可能，皆可逆料。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皆從事於破壞，皆歷史中之大轉變，皆劃時代之行動，然則歷史上之重要階段，不一定是建設，而有時是破壞，並且可以說正為建設而破壞。我們對於第一假定，仍主積極為人類增加利便，至於覆車罷工，皆可用另一種方法消弭之，不能因噎廢食，混為一談。第二問題，我們不否認其價值，並且應盡力闡明之，但是此為過去之事實，而其爆發之因實由於以往之積弊與錯誤，並非革命為不可避免之事。總之歷史職責應擯去戰禍與人禍，應迴避彎曲之路徑，不使人類長期陷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地，此實為第一要務。

吾人由匍匐而行進爲挺胸直立之人類，不能謂非一大進步，決不能謂此爲上帝之意，此實爲吾人意志使然，吾人自有自主性，歷史上之錯誤，並非不可一掃而空。

歷史知識可以糾正以往錯誤，而今日之社會實爲以往悠久歷史發展之結果，如欲求能完全理解自身所居之世界及將來歷史之進化途程，實有追溯過去一切的必要。

最後我們還應該把愛迪生的兩句話重行討論一次。他的語意似乎是看重目前，輕視過去，這似乎是毫無討論之餘地了。如果詳細加以推敲，即知道他對於過去的一切已經瞭然於胸中，不然他何必說回想呢？他是一位實用科學家，他認定只須了解過去自然科學範圍中之思想遲緩的進展已足，不必常時去回想，應把精力集中在目前的發明，創造。倘從知識歷程上加以推索，凡幼稚步驟皆進步必經之階段，愛迪生的說法，就等於是我們已經能讀較爲深奧之書籍，而不屑再去重溫小學之書籍一樣。但我們的今日知識基礎是建在以前那些低級知識上的。明瞭了這個意思，就可以這樣說，我們要創造將來，自然應從今日努力起去；但爲了解今日及努力的方向，我們實在不能不研究過去的一切，研究過去，正是爲今日努力，正是爲的將來。

況且，歷史的生命力決不能這樣便算解答。

總之，在被動的環境中，我們人類是自動的。

史力是永無止境的。

載民國三十一年成都華文月刊創刊號

## 人類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

——在華西協合大學史地研究會講演——

歷史學的歷史，已經有數千年了；至於地質學的歷史，至少已有數十萬年；而我們現在纔來討論他是一個甚麼東西，豈不可笑。

不過，我們試執任何一個人而問之：「人類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彼必答曰：「凡是過去的一切，皆是歷史。」我們驟然聽來，髣髴大旨不差。如果我們把這句話仔細加以推敲，就可發見他這個觀念是似是而非的，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謬的。因爲答者不免具有這樣一個意思，即把歷史看做是一本過時的日曆，或者是一本已經結算過的流水帳簿。因爲以前有一位大學校長，他對歷史會這樣說過一句話：「歷史不過常識而已。」其意若曰，這不過等於一大家族中的族譜，只須約略翻閱一過，知道以前有這一些過去的人物和事跡便够了。大仲馬的小說，曾談到一個教士在一個星期五的這天跑到一家飯店裏去，但那裏除了新鮮鬪雞而外，別無可吃之物。這個教士於是異想天開，硬把鬪雞叫做鯉魚，安然大嚼，無疚於心。如果一定要把歷史看做是一本日曆，一本帳簿，一本族譜，那我們也就莫有辦法。如果歷史真是一本日曆，一本帳簿，一本族譜，則歷史的價值也就不足了，也就可憐極了。

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說到這裏，便有一個先決的問題：歷史究竟是眞的，抑是假的？因爲以前有一人類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

位歷史教授，他說：「歷史是假的。」他這句話並不算錯，因為他是從考訂着手去研究歷史的人。他覺得從考訂上的經驗看來，人人可以根據一些歷史上的片段材料，加以考訂，最後依着自己的主觀加以斷定。如果十個人同時從事考訂一個史實，很可能的可以得到十種不同的解答。至於歷史事實的真象，或者即在十種解答之中，甚至在十種解答之外，亦未可知。考訂本在「求真」，結果只是各人求得一種自以為是的結論而已。這就是說，要揭開歷史事實的真象，所謂歷史的真面目，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我們既不能把湮沒的人類歷史依照電影樣的重行展演一回，也無法使埃及的法老起死回生當面叩問一次，因此他這種「歷史是假的」說法，也就有了相當的成立的理由。

不過他這種說法，始終是莫有把人類歷史認識清楚的緣故。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歷史」這一個名詞是指着兩種歷史而言：一種是自然的，另一種是造作的。所謂自然的歷史，即人類活動的表見；所謂造作的歷史，即此種活動的表見的描述。舉例而言：自然的歷史譬如大自然的風景，造作的歷史譬如此種風景的照片或電影。我們看見此種照片或電影，只能說這是大自然界某部分風景的照片或電影，我們決不能說這個照片或電影便是大自然界。這個自然的歷史與造作的歷史的區別，即是一個是活的、動的、變的、成長的、創造的、有生命的；另一個是死的、靜的、不變的、死板的、停滯的、無生命的。電影雖然能動，這只是電影片在動，並非是大自然界在動，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人類活動的歷史，這完全是人的自力造成的。要說明這點，柏格森說得最好。他說生物向前發展，這是由於生源動力的衝迫，人類由此走向智慧之路，由此創造，由此進化。他的意思就是說，人類發展的歷程是動的、變的、創新的、進化的，所以他說：「存在便是變遷，變遷便是長進成熟，長進成熟便是永遠不斷的創造自己。」他這種說法，完全是自我實現精神的說法。我們覺得我們本身的發展是如此，大自然的過程也是如此，我們在大自然界之中，我們便應該如此。其實，我們也未嘗可以不管這些說法，不管甚麼生源動力，甚麼

智慧之路，甚麼創造，甚麼進化，儘可縱情逍遙，聽天安命。不過我們真要這樣的話，那我們只好自甘落伍，我們只好脫離進化線。在日內瓦勞工事務局裏面，有一個石雕，是若干精強力壯的人挽着一輛大車前進，這是人類努力的象徵。譬如一個人伴着若干人挽車前進，大家邁步向前，車輪不停旋轉，而這個人或因力量不濟，或因不堪其苦，結果只有鬆手，只好退下，只有落後。

如其我們不願意埋沒我們的生源動力，我們要盡量發揮我們的生源動力，我們要盡量發展我們的智慧，我們要向前創造，進化，使自我實現，那麼，我們就應該對於歷史事實作整個的觀察，這即是不僅注意局部的歷史，並且應該注意整個的歷史。所謂整個的歷史，即不僅注意局部的歷史事實，還應該注意歷史的全貌；即不僅注意過去，還應該注意現在與將來；即以前的一切，今日的一切，和將來的一切，都應該放在我們的思維、考慮、和觀察之中。再明白的說，所謂整個的歷史，即不要把時間斬斷了，不要把空間割碎了，換句話說，即不要把整個的歷史弄得破碎不堪。如果我們從整個歷史着眼，我們便可以捉住歷史的真意義，可以把歷史的過程，可以了解人類在歷史上的地位，可以確定我們的人生觀。因為我們即是歷史過程中人，我們自身必須和整個歷史打成一片。如其不然，人與歷史便要脫離關係，人生也就陷於無意義的境地，一個人便成了人類歷史過程當中的一鷄一犬了。說到這裏，尼采說得最好：「人生決不是無意義的，如其無意義，我必予以意義，自造有希望的人生。」他說「人生決不是無意義的」，即是說人在歷史之中，而非在歷史之外，即是把人與歷史打成一片。他這幾句話，在人類繼續活動的歷程當中何等有力！

我們對於所謂自然的歷史，即人類活動的歷史，人與歷史的關係，已經說得很多了。至於我們對於造作的歷史，我們又怎樣說呢？說到這個問題，我們便應該再把前面所提出的「歷史究竟是真的抑是假的」那個問題重行申論一回。我們知道歷史是事實的科學，我們治史的方法，不外分析與綜合。所謂分析，即是從事實材料的批判與事實的批判；所謂綜合，即是把已在關係裏面表見出來的一些事實綜合起來建造歷史。在這樣建造的一

人類歷史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

部歷史當中，自然有些材料或事實雖然經過分析的批判，仍免不了有不確定的性質的部分。譬如古史，如荷馬詩歌，如愛琴文化，雖然經過考訂，其中之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不特古史如此，就是近代史亦何嘗不如此。譬如在上次歐戰中，常把敵人殘酷的舉動用照片印出來，並且照片上寫着「照相機不能說謊」字樣，其實這個照片正是捏造的，正是假的。如其一個歷史家認識不清，一定會把這種捏造的照片當作真實材料。就是目前的戰爭，消息來源極其複雜，如路透社也，如哈瓦斯也，如海通社也，如塔斯社也，稍一不慎，也會弄錯事實的真相。但是，在一部歷史當中，雖不免常有部分的不確定性，而大部分的證據確是真實不易的。譬如我們研究埃及古史，尼羅河至今存在，地質學家很可以直接去考察它的地層，去考察它的沖積層，並且可以在沖積層中發見往古的陶器。此外所謂啞口證人，如金字塔，如木乃伊，如方尖碑，如司芬克司像，如廟宇殘柱，我們都可以實地去做直接的研究，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有甚麼分別？你能說以上這些東西是假的麼？就是石里曼所發見的特類城基，你只能說這不一定即是荷馬詩歌中所說的特類城，而那個經過火燒過的城基總是事實，總是真的。伊文斯所發見的邁諾宮殿遺址，你可以說這不一定即是希臘神話中所說的迷宮，而那個曲折迷離的遺址總是事實，總是真的。你可以說亞歷山大王並無其人，而亞歷山大利亞城總是真的。你可以說拿破崙並無其人，而凱旋坊總是真的。你甚至可以否認希特勒，說他是德國人捏造的，而他使用的嘯聲彈、警報機、噴火坦克、俯衝轟炸機，總是真的，他征服這樣多的民族總是事實，總是真的。況且在歷史的進化過程當中，有一種關係和一種邏輯能引導我們去估定歷史的事實，因為歷史是多種東西的綜合，是風俗、法律、生活、思想、感覺等等狀態的綜合，很可以使我們從這種綜合中看出歷史的大線索來。此地我們可以舉出法國歷史家摩羅的兩句話來說一說，他說：『有人說歷史幫助我們去了解現在；確實說來，或者是現在幫助我們去了解歷史。再進一步言之，或者是由於二者比較的結果而使我們了解歷史與現在。』因為人類活動的歷史，是由人類的思想與行動構成的，我們即是人類，我們很可以從我們的自身與時代回溯研究起去，必可求得一種很平準的結果。譬如

到美洲去的英國人，大可在新世界裏面創造一種純新的制度，但是結果『美國政府和憲法乃以喀爾文的神學和霍布士的哲學為根據。』又譬如蘇聯，也很可以樹立一種純新的制度，但是一九三六年所宣布的新憲法，還是民主議會政治那一套。因為人類生活是有歷史性的，我們很可以從中理出脈絡來。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歷史的理想目的。歷史的理想目的，是要在持續的時間當中，把人類的全部生活重新構成起來，是要在歷史材料裏面去認清歷史事實與時代，以求得最真確最完善的知識，是要從歷史事實中與經驗中去追求人生的究竟，是要加強與增進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認識及能力。我們切不可因為造作的歷史當中有一點局部的不確實性，遂悍然的抹殺一切，抹殺整個的歷史，遂武斷的否定一切，否定真正的歷史。我們應該認清歷史的主要目的，主要使命，切不可偏廢全，尤不可使人與歷史脫節分離，更不可把人的精神埋葬於金字塔下而使之不能望見整個歷史的天日。

載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六日成都國論復刊二卷九期



## 歷史事實的活用

### (一) 歷史是有用的東西

『自歐亞交通，西力東漸，國人震於異域學者紀述之豐，科條之密，考證之確，鞏譯之精，統計之明，圖繪之周，測驗之審，發掘之廣，乃皇然歎昭龔之不相侔，亟思所以復振吾邦學術衰落。於是校設史地之科，人知圖表之目，其學似宜蒸蒸日上矣。然而師不善教，弟勿悅學，庠序所授，依年積分，雖號貫通，要僅厓略；青年學子，除按例所受一二小冊之歷史講義外，大都不肯埋頭研讀前賢自著之史，惟奉近人重纂約編之書以爲鴻寶，展轉稗販，用節口耳，其能耐心讀畢御批通鑑方輿紀要者，已爲不可多得之人才。矍雅之士，驚於金石目錄，掌故考據，東鱗西爪，瑣事末節，搬弄古籍，斷斷爭辯，其於吾國家構成民族演進之命脈，非所屑考，考之亦不賅不備。一般人士，提及歷史二字，往往視爲前事之堆積，與社會效率鮮有直接關係，故所喜談，多偏於現代之政局法制經濟等，而於過去史事，則不復措意，以爲此爲專學，無與常識。……夫治學要以求真，非所以言用；研討史實，無非欲明瞭因果關係，因明而果可推見，則史之事畢矣，尙何用之足言？然雖不言用，而其用依然隨之而至……』(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五號八一頁貝琪著：歷史之功用及其研究方法)

章太炎先生平居語人，亦謂『承平之世，儒家爲要，一至亂世，則史家最爲有用；如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樹立民族主義，嗣後我國雖數亡於胡，卒能光復舊物，卽收效於夷夏之閑也。』(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

十六號貝琪著：章太炎先生之史學)

章太炎先生這種嚴夷夏之防的說法，這是因爲他所處的時代不同，故盛倡種族革命之說。不過史家之有用，初不在僅據自尊觀念以分別夷夏而已。

### (二) 歷史究竟是甚麼東西

『歷史由史料構成。史料乃往時人類思想與行爲所留遺之陳跡。』『過去之事實，吾人僅由保存之遺跡上而推知，此遺跡，卽人所稱爲史料者，歷史家於其上施以直接觀察……。彼所有者，乃理智推度之結果，彼能由此推定其遺跡而確鑿無訛。蓋史料乃赴的之起點，過去之事實，乃歸宿之標的，於此起點與歸宿二方向之間，必須以合理之繁複節絡，彼此連鎖印合之。於此等處，錯誤之機會實無數，每有至微之錯誤，無論於工作之始業、中段或結束時，偶然陷之，卽足以毀壞其一切之結論。……對於事實之知識，由史料之實材考核，而本理想以爲細密分析，乃歷史方法中一主要之部分。』(見李思純譯：史學原論一頁、三十三頁與三十四頁)

『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爲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五十四頁)

### (三) 歷史對於人的影響

要談歷史對於人的影響，須先說讀歷史的方法。『如何讀歷史，纔能變死爲活，纔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經

驗，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鳥瞰式，一種是解剖式。(一)鳥瞰式，這種方法在知大概，令讀者於全部書或全盤事能得一個明瞭簡單的概念，好像乘飛機飛空騰躍，在半天中俯視一切，看物攝影，都極其清楚不過，又可以叫做飛機式的讀史方法。(二)解剖式，這種方法在知底細，令讀者於一章書或一件事能得一個徹始徹終的了解，好像用顯微鏡細察蒼蠅，把蒼蠅的五臟六腑看得絲絲見骨，這種方法又可以叫做顯微鏡的讀史方法。……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細研究，一面做顯微鏡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飛機式的工作；一面做飛機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顯微鏡式的工作。實際上單有鳥瞰，沒有解剖，不能有圓滿的結果；單有解剖，沒有鳥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徑。二者不可偏廢。」(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四頁及一五頁)

法國史家摩羅 (Yahvel Monod) 亦有一種說法：『一般人常言歷史幫助吾人了解現代，可以說現代幫助吾人了解歷史，這或者更加確切，或者尤其是有方法的比較歷史與現代使吾人了解彼此。』

歷代因讀歷史而成就偉業的人非常之多，這裏試舉出幾個人來談一談。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他自幼即愛讀荷馬的伊里亞特與奧德賽，而把自己比着阿且里斯，以後他出征波斯上了亞洲的海岸，他便到阿且里斯的墓上去祭奠一回，並且大聲叫道：『你真是有幸福的阿且里斯，居然有一個荷馬來歌詠你的光榮！』這部荷馬史詩在他的腦裏不斷盤旋着，結果他在歷史上創造了一頁燦爛的事實。羅馬的凱撒亦喜讀歷史，並且他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家。他讀亞歷山大的傳記，嘗喟然歎曰：『在我這樣年齡的時候，他已征服了世界，而我則尚無絲毫之建樹也。』凱撒最後雖然被刺而死，而他所造的事業，比之亞歷山大實無愧色。近代的拿破崙，他雖然是從陸軍學校出身，而他對於歷史尤為精透，他嘗有這樣一段話：『現在舞臺之門已開，時機已至，誠英雄千載一時之會，誰為俊傑，誰即出人頭地也。』他能認清時代，捉住機會，這些都是他讀歷史得來的。

#### (四) 從歷史說到現在我們的抗戰方式

自我們抗日戰爭展開以後，我們在每次「英勇的退却」之下，總是說這是在「誘敵深入」；而一般愛國之士，亦常引用英法百年之戰及拿破崙進攻莫斯科為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歷史例證。

以上這兩個例證都是依稀彷彿的，並不十分切合於我們現在的抗戰。我們先來談一談百年之戰罷。英法百年之戰距今已五百年，時間距離既這樣的長久，當時作戰方式自然和現在迥不相侔。概括說來，當時的作戰方式多憑士卒的勇氣，所以一經農家女安達克奮臂一呼，立刻便能轉敗為勝，使安達克處於優勢的飛機重砲坦克之前，雖有神語，雖有勇氣，恐亦祇能作一次壯烈犧牲而已。至於拿破崙進攻莫斯科失敗的原因，俄人堅壁清野固不利於拿氏的行軍，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但俄人這種對付拿氏的方法，祇算是拿氏失敗的原因之一，並非主要的原因。他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因為他這次舉動遲緩，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拿氏陷維爾納 (Vilna) 後，他便應該積極壓迫俄軍使其一敗塗地；可惜他不跟蹤追擊，致令俄軍得向他路安然遁去。而拿氏又逗留於維爾納，直至七月十六日始離該城前進，八月十六日拿氏軍隊抵斯摩棱斯克 (Smolensk)，如拿氏即刻攻城，俄國援軍未到，拔城易如反掌，乃僅令砲隊略攻，遲疑不進。十七日上午又不進攻，直至午後三時始進攻，守城之兵業已增加，而大軍亦至。此時拿氏一方須分兵攻城，一方又須應付主力，十九日正追擊退走的俄軍，傷亡不少，形勢危迫，乃拿氏忽轉回斯摩棱斯克，致追擊的軍隊半途而廢，又縱俄軍安然退却。九月十七日拿氏攻陷保羅迪諾 (Borodino)，當俄軍退走時，如拿氏聽信其將領之言，出其衛軍二萬前往抄襲，則俄軍必全部覆沒。拿氏這次攻俄，舉措遲緩，坐失無數機會，所以直到九月十四日進入莫斯科，並且使俄人獲得保全及補充其實力的充分時間。九月十五日莫斯科城中四處起火，延至十八

日始熄，全城四分之三化為灰燼。如拿氏能知難而退，為時尚早，乃遲遲復遲遲，直延至十月十九日始下令班師。就以上這些事實看來，拿氏征俄失敗，確實是犯了兵家的大忌，違反了他平時熟知的所謂「兵貴神速」的原則了。拿氏失敗的第二個主要原因，這便是天氣嚴寒。拿氏出征俄國始於六月下旬，中間如不逗留遲延，不僅早已攻陷莫斯科，或且直搗聖彼得堡，若干上好機會如不縱逝，俄軍主力早被摧毀，俄將之頭早致墜下，雖遇嚴寒天氣，亦無大傷。我們可以說這個第二主要原因與第一主要原因實在是一而二的原因。我們試再作進一步的推論：即使拿氏舉措遲緩，即使俄軍主力未毀，倘不遭遇嚴寒天氣，拿氏亦可率軍安然退出俄境。所以說拿氏征俄失敗的主因，不在俄人之堅壁清野，而在拿氏之舉措遲緩與天氣嚴寒。

比較切合我們現在的抗戰可以作為我們師法的，恐怕要算土耳其的復興戰爭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土耳其與協商各國訂立休戰條約，協商各國隨即派兵入駐土京君士坦丁堡，並且陸續佔據土耳其各要隘與鐵路。英法意三國軍艦皆停泊於博斯福魯海峽。在小亞細亞方面，土耳其周圍如高加索、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古的斯坦、敘利亞、及黑海軍港，皆有英軍駐守。亞洲土耳其好像被困在鐵桶中一樣。還有希臘的軍隊，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佔領士麥拿。至於土耳其的實力，海軍早被封鎖在君士坦丁堡港內，而陸軍大半解除武裝。此時土耳其的命運，除了聽任上帝的支配，幾乎沒有生路。迨凱末爾起兵於小亞細亞東部，便漸和希臘軍隊接觸，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土希臘兩軍戰於阿克喜薩（Ak Hissor）與阿拉瑟耳（Alashehr）之間，此時凱氏之軍訓練未久，器械不足，結果被驅出烏沙克（Ushak）以外，同時希軍另一支隊又由馬摩拉海登陸，於七月七日佔領重鎮布魯撒（Brousa）。此時凱末爾就厄斯基瑟耳（Eski Shehir）至阿飛溫卡那喜薩（Afium Karahissar）一帶佈防，但一經希臘軍隊進攻，這道陣線又被衝破，凱末爾不得已於距安哥拉四十哩之地，沿薩卡里阿河（Sakaria）重新造起南北陣線，又在距安哥拉西南五十哩之地造成東西戰線。一九二二年七月，希臘軍以安哥拉為最後目標，盡力進攻，酣戰甚久，土軍陣線如故，至一九二三年八月，土軍反

攻，希軍不支，土軍遂奪回阿飛溫卡那喜薩。此是通布魯撒與士麥拿的要道；佔有此地，即可以控制南北兩處的希軍。先是凱末爾因為此地異常重要，特暗中派遣軍隊埋伏在為飛機所不能偵見的附近山林之中，與正面軍隊合力夾擊希軍，結果希軍大潰。到了九月，希臘軍隊更被迫退出了最後根據地的士麥拿。

把土耳其這段復興戰爭的經過看了，我們覺得很可以作為我們抗戰的借鑑：第一、土耳其抗戰與我們現在的抗戰時期相近，距今僅僅十餘年，當時所用的作戰器具，與今日大同小異；第二、當時土耳其的處境比我們艱困若干倍，我們知道土耳其是世界的戰敗者，在凱末爾崛起的時候，土耳其的國力已到山窮水盡，況內有蘇丹，外有列強，其艱難困窘之狀，我們決不能比其什一；第三、土耳其抗戰前後三年，這點與我們現在抗戰的趨勢並不兩樣；第四、當時土耳其敵軍亦攻入腹地，這種情形尤與現在我們的情形相同。

土耳其能在敵人大軍迫近新京的時候給予一大打擊，卒獲扭轉全部局面，這是值得我們三思的。我們對於保衛大武漢的計劃，軍事當局自然已有詳密佈署，無煩妄揣。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試把我們所想到的說一說。就最近我們放棄九江、太湖、宿松、黃梅等地來看，一方固然是我們的預定計劃，但一方恐怕還是以上諸地的攻防力量不強的緣故。我想我們保衛大武漢的外線大圈，一定在這條線上的各點都配以相當的兵力，這種辦法是大體不差的，是最謹慎不過的；但這種辦法是正常的，殊不合於我們連戰連敗的今日情勢。我們不必諱言，我們的重武器不算很多，我們的精兵不算很衆，若把這些有限量的重武器和精兵分配到各點上去，其作戰力量一定不強，並且有被敵人來更番消滅的危險。我們從抗戰以來到了今天所處的環境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決不能採用規行矩步的正常戰略，必須拿出膽大冒險的精神。我的意思，我們應該翔實調查敵軍主力的行徑，然後把我們所有的主要武器和精兵完全配備在敵軍主力前進的線上，給他一個出其不意的打擊，這樣當可收取如同土耳其人奪回阿飛溫卡那喜薩的效果。其次，軍隊應該用熟手，據說我們守土的軍隊，每遇不得已必須放棄某地時，只許從兩側退去，嚴禁後退。考這種計劃的用意，不在在使這些軍隊可以在敵

軍側面或後方游擊，以擾亂或襲擊敵人。這種意思並非不佳，不過訓練一個士兵需要長久時間，一旦把他放棄在輔助正面戰爭的游擊隊中，而正面又須補上新練之兵，這個似乎不經濟，並且恐怕新兵不如老兵好，游擊戰爭畢竟是次要的。我們守土的軍隊必須轉移陣地時，只要有長官的命令，應該令其安全後退，給予補充，以備調遣，我想這樣比較要合算些。這兩點意思甚淺顯，這不過是因為談到土耳其復與戰爭的經過順便提供一點意思而已。如其另有更巧妙神奇而能使敵軍遭一嚴重打擊的戰略，那更是我們馨香禱祝之不暇了。總之在現階段作戰中，我們應出以非常拚命的手段，不應該徘徊瞻顧或把孤注一擲可操左券的整個的力量裂為無數弱小單位，弄得東不成西不就，那是一件最可悲不過的事情。譬如說我們用一百架飛機去集中轟炸敵艦或敵軍陣地，這無論如何是能收到顯著效果的。如其我們今日出發三架，明日出發五架，最後合計所消耗的炸彈與汽油仍然等於大批集中轟炸的消耗，而所收到的效果却是等於零了。轟轟烈烈死猶健，宛轉呻吟最可哀！

### (五) 結 論

說到我們現在的抗日戰爭，也容易聯想到末的亞戰爭，所謂希臘和波斯的戰爭。波斯是侵略的，希臘是抗禦的，結果這個小小的希臘竟戰勝了那個龐大的波斯。這裏我們不禁要問何以希臘會戰勝波斯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希臘人皆是有希臘精神，最主要的便是諧和精神，尤其是個人與國家的諧和。希臘的城邦國家能够把各個希臘人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一切希望包羅無遺，因此這個城邦國家做了一般生而自由的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所，這般公民在這個城邦國家裏面，他們除了這個城邦國家以外，幾乎沒有個人的中心生活。他們的城邦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極其密切，國家的目的即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前途即國家的前途，國家與個人，只不過是一件東西的兩面而已。他們的城邦國家與個人既是這樣，所以他們個人可以向國家要

求所有一切，而他們的城邦國家便可以向他個人要求一切犧牲。他們的城邦國家與個人既如此緊貼，所以他們的力量最集中，他們的個性才最能盡量發展，他們的自我實現精神最能徹底表現。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國家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國家，可以說他們簡直是十足的「朕即國家」。

近代的萊比錫民族之戰，也在我們聯想之中。我們要知道，普魯士的民族觀念，愛國熱忱，雖然有非希特(Fichte)在那裏大聲疾呼，我們却不要忘了斯太因(Stein)和哈爾登堡(Hardenberg)。斯、哈兩人是普魯士的復仇準備者，他們的改革是從實際方面下手的。普魯士一方面把實際的權利給予人民，一方面又把種種責任與義務加諸其身，所以一到戰爭開始的時候，一個普魯士人便是一個普魯士，這個效果完全是因為權利與義務打成一片的緣故。

無論希臘精神也好，普魯士精神也好，總之在對外抗爭的時候，內政總是應該不可忽視的。說到內政，頭緒紛繁，但最主要而急切的首在除弊，除弊首在肅清貪污。法國革命，財政紊亂即為重要原因之一，後來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能把革命稍稍結束一下而為一部份人所擁戴，這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最怕金錢的人，所以都叫他為「不腐化者」。拿破崙所成就的事業更多，而他本人的廉潔尤為當時所重，彼嘗有這樣的一段話：『予從未留意儲積金錢，亦從未受人賄賂，亦並未給人位置與權利而賄賂一選舉票者。予之行政機關極其廉潔，此吾敢正告於人者；即國務會議、元老院、與平民議會等，亦皆清廉無私，無可指摘。』威爾斯(Wells)謂其廉潔為當世之冠。即今日一般有名人物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達林等，亦都注意廉潔。墨索里尼之妻更住於鄉間而不能過問政治。法將霞飛竟弄得無錢搬家。英相麥克唐納深夜猶搭乘地道電車。照這樣看來，廉潔是使政治日益光明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也是政治家的私人品德。

歷史事實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一經我們觀察體會之後，他會對我們發生影響，並且會透入現在的政治、社會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這就是歷史事實的活用。

載民國廿七年八月廿一日成都新新聞旬刊

## 國家主義概論

普通對於國家主義之思想，每每誤認爲落伍、狹隘、反動、或開倒車。其實國家主義爲近代產物，比之共產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皆較爲遲晚，並且他是自所謂大一統觀念進至國際主義中間必需經過的一個重要階段，而且他是國際主義的一個必要的基礎。

就中國人的立場說，在中國所盛行的國家主義是舶來品，這在中國歷史中是尋不出來的。因爲中國「文化發源，起自黃河流域，次及長江流域。此兩流域之下游平原毗連，殆無復天然境界可以析劃，與歐陸形勢絕異。我民族既以此地爲樞紐，則所謂大一統主義自然發生。故幅員雖大於歐陸，而歐陸以分立爲原則，以統一爲例外，吾土正反是。」『中國地大物博，古代華族僅散布於黃河流域。此外東西南北所有之異民族，種類實繁，華族唯以其所居方域概括名之，東方曰夷，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南方曰蠻。爾雅以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海之爲言晦也，謂其荒遠晦昧不可知也。』『以全勢論之，則凡一片大地最不宜於國家主義之發育，故吾人向不認國家爲人類最高團體，而常以修身爲出發，以平天下爲究竟義，全部文化皆含此精神。』以上三段論述爲中國歷史專家之言。確實，在中國文字中雖有國家之國字，如中國、治國、列國、戰國、軍國、帝國等，但在中國人的過去觀念中，確無國家思想。中國自開關以至商末爲傳疑時代，當時社會，不過部落而已。自周初以至列國爲宗法時代，即由家而衍爲小宗，爲大宗，大宗爲君主，爲世族，其統御家族之權至重，此爲家國之一致，爲王者專制之先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當時社會之混亂

，概可想見。但在春秋時，諸侯中之霸者，猶以尊王攘夷號召，猶以復興王室爲職志，嗣見霸者迭起，而周室之衰弱愈甚，於是天下絕望於王室之恢復，霸者亟欲以武力謀統一，戰爭日繁，兼併日甚，卒由百七十餘國變爲十餘國，故戰國時期算是自宗法入於軍國，自封建入於郡縣之過渡時代。在春秋時，上則羣侯分立，下則宗法束縛，庶民困於貴族階級之壓制，孔子認清時代，起而主張集權而大一統，以剷除貴族之專橫。孔子致力改進之道，一曰小康，天下爲家；一曰大同，天下爲公；即用小康之道以致昇平。孔子之學說，在中國學術界與社會上發生影響甚大，而孔子在政治方面的最高理想，即是大一統，即是天下。強秦崛起，兼併六國，於是歷代相傳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爲大一統之天下。自始皇以至民國，所有中國之政治社會，大抵皆爲秦所造成。自秦以後，中國人之思想，即爲天下大一統之思想。直至鴉片戰爭，中國人對於歐美各國，仍本其數千年來之舊觀念，不承認其爲天下大一統範圍內之人，而視之爲天下大一統化外之人，故江寧條約要求明白載出：『將來兩國文書用平等款式，不可稱英人爲夷狄野蠻之人。』因爲中國人的觀念，只有天下，只有大一統，故對於各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承認其有存在的理由，至多只把他看做春秋時代的列國和春秋以後的戰國而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的歷史哲學，認爲這是顛撲不破的「一治一亂」的絕對真理。中國歷史專家昧於人類歷史的演進，囿於中國固陋的觀念，不知國家思想的歷程，不明國家主義的意義，徒然放言高論標榜天下大一統，結果中國歷史停滯不前，而國家思想亦湮沒不彰了。

上面已經說過，國家主義是舶來品，這是從歐洲孕育滋長而來的。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一詞，譯名各異，或譯爲邦國主義，或譯爲民族主義，即以國家 (Nation) 一詞而論，在國際聯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 詞中爲國家意義，在不列顛民族共和國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詞中爲民族意義。其他譯名可置勿論，單就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二名詞而言：民族係指同一種族，同一語言，同一文字，同一歷史，同一習慣的人羣而言；至於國家，則每包括若干不同

之民族而成一國家，甚至可以說，任何國家無不由於一種以上之民族構成之。了解了民族與國家之含義，故吾人寧捨棄民族主義一詞而採用國家主義一詞。根據百科辭典，國家主義的定義爲：對於所隸屬的國家所有的一切有一種明確的依戀心（*Preference déterminée par ce qui est propre à la nation à laquelle on appartient*）。

國家主義，國家思想，或民族愛國心，本是近代產物，但其中有一原素溯源甚古，即「忠」的觀念。這本是人類的特性，或忠於家庭，或忠於尊長，或忠於地域。如古代的雅典、斯巴達、迦太基與羅馬，忠於他們的城邦；此外如忠於思想，如宗教信仰與實踐，最顯著的爲猶太人；又如中古的歐洲人共同忠於耶穌教。總之古昔人類的忠心和近代的民族愛國心，算是一種混合品。但是在近代以前，民族愛國心甚少發展，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這是因爲受了種種條件限制的緣故。

第一個問題便是語言。在近代以前，一般受教育的人皆用同一的語言，所謂拉丁語。因爲彼此所用的語言一樣，彼此遂不復注意彼此的民族特異之點。一直到文藝復興，拉丁語言衰落，各地方言興起，這樣便促進民族性的發展。到了十六世紀末期，更深受民族文學的激盪，皆努力注重各民族的特性，於是各民族的意識乃漸漸顯著起來。

其次便是交通。在近代以前，極缺乏安全便易的交通方法，因此同一民族彼此很少認識的機會，同時對於異民族亦無法判別，其忠心只適用於教堂，城市，地方或行會，對於同族和異族毫無所謂，自然民族意識無從發展。自十字軍興，商業交通增加，同時使用各種各不相同的語言的商人，彼此互相競爭，且隨時感覺同族的互助與異族的敵對，這尤其是使民族意識發展的一個有力因素。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即是觀念之改變。在近代以前，羅馬的統一觀念，仍舊流行。以前的人，只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觀念，而面對着的事實，也無民族發展其自己單獨的政治組織，凡若干異族共同隸屬於一個元首，皆認爲當然，並不追問彼此是否同族，如耶穌教國家，如神聖羅馬帝國，皆是如此。以後英、法、西班牙的國王積極努力，一方排斥羅馬教會與羅馬帝國的權威，同時削弱封建諸侯，鞏固王國，竭力增大個人的權力，並且因用兵的結果，竟將使用同一語言的人民完全包括於領土範圍以內，英法百年之戰的結果，即是最好的例證。

還有一個因素即是宗教。在近代以前，所有歐洲的人民皆同隸於羅馬教會，皆自稱爲耶教民族。到了馬路德起而倡導宗教改革，此舉除在復興原始的宗教意義之外，同時也在排斥羅馬教會，增加財富與權力，於是民族意識隱然成了一种推進的動力。所有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皆在鼓動民族鬭爭，以取得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如尼柔蘭之對於西班牙；如丹麥、瑞典、蘇格蘭之皈依於長老會派；至於英國，自始即採取民族方式以建立國教。在另一方面，舊教信仰又使比利時脫離了荷蘭，舊教教義又成爲法國與西班牙民族愛國心的象徵，愛爾蘭因爲英國改從新教，遂在民族感情方面不能不與英國決然分途。

總括起來說，在近代以前的社會重心，爲大一統觀念的羅馬帝國和大一統觀念的羅馬教會。到了中古末季，這兩個重心同時沒落，代之而興者，一爲民族國家，一爲國家宗教，這便是近代國家主義根據事實演變最早的淵源。

在政治思想方面，亦可以看出國家主義的傾向。在民族國家形成以前爲封建政治，此盡人皆知之事。所謂封建政治，即封建諸侯如何與教會携手以統治人民，別無何種政治。自文藝復興以來，多數政治學者皆主張中央集權，欲使四分五裂的封建統一於一個政治領袖。此時總括耶教歐洲建一帝國的觀念亦漸消失，因此首先必須推翻宗教勢力，而後建立民族君主的國家。此時的政思想漸合科學精神，且以理性爲基礎，惟其傾向不免偏於絕對君主政體，但擁護民族國家。爲中古殿軍，爲近代先導的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他看見西班牙正統治南部意大利及西西里島，各地爲西軍蹂躪，盜賊遍地，土地荒蕪，黑色西班牙制服，觸目皆是，無論

社會上、政治上，充滿西班牙民族精神，乃寄託希望於佛羅倫斯的美地奇族，主張建立並擴張政治權力；同時目擊當時政府附屬於教會，深為痛恨，極想團結意大利成一主權集中的國家。以後加富爾以薩丁為政治重心卒告成功，馬氏雖未達成目的，實已先加富爾而為之，近代史家桑戴克謂馬氏『對當時實際政治確有洞微燭隱之見』，這是最恰當而正確的評判。馬氏以擴張領土為目的，極力推崇羅馬，仍為復古思想的產兒。馬氏注重政治生活問題，無暇顧及內部組織，故其學說為國家保存論，而非國家論，其注重點非政治學說，乃政策，為統治者所用之方術，而非國家精髓之種種基本關係。馬氏注重經驗，以後普魯士的佛勒德勒大王實為其主義的最大實行者。法國的波丹（Bodin），因為目擊亨利第三及亨利第四時代的宗教戰爭，遂起而奔走呼號，反對各宗教黨派之立異互訐，主張信教自由，竭力擁護法國所實行的絕對君主政體，承認君主有無可置疑之最高權。波氏認為此種絕對君主政體為最好政府形式，其權力須位於國會、階級、行會、及各種團體之上，君主可制定法律，而不受法律之制裁。波氏思想為時代反映，霍布士、孟德斯鳩皆受其影響。這些思想在歐洲激盪之後，歐人乃漸有國家觀念，而國家主義也纔漸漸滋長起來。

初期的國家主義之特色，是君主與國家聯合成一整體。因為自十五世紀末季起，始而葡、西，繼而荷蘭，再次英、法，皆獎勵探險，努力殖民，竟使航海家成為民族之英雄，因此宗教戰爭漸與殖民商業爭霸之鬭爭混合，因此民族愛國心遂受到一種新的刺激，而同時民族君主又鼓勵國家商業，故殖民地成功對於民族愛國心與專制政治之發展影響甚大。初期國家主義之發展既有賴於君主之向外擴張，於是君主成為民族統一之象徵，並成為國家主權之中心，由此繼續推演，結果造成「朕即國家」之政治。初期國家主義之主要目的在盡量向外擴展，在對外國作戰，因此努力鼓勵貿易，充裕收入，以增強實力，結果在經濟方面造成重商主義，從此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互相提携邁進，遂造成統一國家的政治單位。

民族國家與民族愛國心的動力是君主，是專制政治，因此國家主義與專制政治的結合異常緊貼，無法分開

。但是國家對外愈發展，民族意識愈進步，反使專制政治之命運無法維持，這是因為一般人民對於國家愈覺可愛，因而對於政治愈感興趣，其希望分享政權，參加政治之心情，亦愈濃烈而迫切。因此對於君主凡不能發展本國經濟利益或軍事榮譽者，則視之為庸弱而不能忍受，遂藉民治運動為工具以推翻之，使政權移於多數人之手中。這種事實早在十七世紀的英國、荷蘭兩國中已露其端倪，到了十八世紀，美國與法國相繼宣佈主權在民，遂使以前的願望正式實現。初期國家主義本與專制政治相混合，至此民族愛國心與民治運動融合為一，遠離專制，而另闢一新世界矣。

這種變遷，影響甚大，蓋此後國家彼此間的關係，不決定於王室的利害野心或個人的喜怒衝動，而決定於國家整體的利害與感情。吾人不應盲目譏評國家主義，須知中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已經遠離專制政治而富於民主色彩，這是初期所無的，這是一種進步。在文化的歷程上，浪漫運動的國家主義是由啓蒙時代的世界主義轉變而來的；在政治方面，普魯士王佛勒德勒大帝所代表的是家天下國家主義的觀念，而法國的拿破崙，則是代表衆望所歸的國家主義獨裁者的精神。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這便是這期的國家主義既標榜自由民主主義，於是自由民主主義成了全世界努力追求的目標，同時發生了維持國際團結的作用，他算是在近代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秩序，而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也便調和起來。

在另一方面，因為城市人口的增加，因為勞工意識的發展，因為勞工參加國際，因為國際份子增多，因為普及教育之推行，因為選舉權利之擴張，以及政治及經濟力量之統一，凡此種種，皆大影響國家之政策，於是國家機構由民主化而進入社會化，而國家政策的重心乃在改善大眾的生活，並使大眾的經濟要求居於主要之地位。所以國家社會化的結果，即是社會主義國家化。

最顯著的事實，自從成立國際聯盟以後，這個國際機構曾給予中歐南歐各窮乏國家以有價值的經濟援助；如預防醫學，流行病學，國際法之編纂，販賣婦女兒童與鴉片麻醉劑之禁止，及對奴隸制及強迫勞動制之反抗

，凡此種種皆有利於世界各國，而努力從事並完成這些工作的即是國聯；此外如增進國際的文化合作，便利國際的運輸與交通，調整全世界各種衛生組織與科學團體的事業，這種種也都是國聯主持領導而推行的；至於保障國家安全和裁減軍備，國聯雖未達到預期目的，但他對於這種運動確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對於國聯雖有不滿意的地方，但傳佈國際合作的觀念，這確是他的最偉大的貢獻。譬如今天人類注意世界狀況和世界問題，打消舊日的國家孤立的觀念，皆是國聯努力的證明。單是定期集會，聚世界各國代表於一堂，使各國彼此了解各別的價值與前途之希望，這就是一個顯著的進步。所以說，國際聯盟的概念是舊的，但國際聯合的事實是新的，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機構雖然不存在了，但新起的「聯合國」組織，仍是在企圖發揮維持國際團結的作用，仍是在促進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調和。

國際聯盟的一個附屬機關國際勞工局，這是根據凡爾賽條約第十三章規定，和國聯盟約第二十三條規定而成立的。凡爾賽條約第十三章，載有勞工法全文，世人稱之為勞工大憲章，蓋其中之九個原則皆在為勞工謀福利也。國際勞工組織的目的，即在規定國際勞工最低限度之保障，希望世界各國所訂之勞工法規，皆能合乎此種標準，這樣勞資方能合作，階級鬭爭乃能避免，而工業的和平可以實現。我們可以說，國際聯盟在謀國際政治的和平，而國際勞工組織在謀國際經濟的和平，兩者工作不同，而努力和平則一。就這樣看來，不僅各國國家機構由民主化而進入社會化，即國際機構亦極着重此點，並不忽視大眾的生活與經濟的要求，是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而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更是相得益彰。

但現在的問題是：國家主義係以國家為本位，國家為達到人民福利的手段，為工具，現在時代改變了，譬如第一次大戰後有國聯之組織，第二次大戰後有聯合國之成立，這即在表明以後應趨向國際，趨向世界，這即在表明為工具的國家已不適宜，基於經濟關係而形成的階級集團已不必要，不妨加以廢棄，應直捷了當以國際主義代替國家主義，應建立大同社會，世界國家。況且國家主義容易造成各國彼此之對立，因此容易釀成戰爭

，如以國際主義代替國家主義，則戰爭可以消弭於無形。

以上這種論斷似乎合於情理，其實仍是似是而非。我們知道國家之形成遠在國家主義流行以前，國家之存在是很早的事實，他是歷史的客觀的產物，並非理論的實現。廣泛的說，古昔的部落，城邦，皆可視作具體而微的國家，這是因需要而產生的，因趨勢而形成的，並非由理論製造出來的。明瞭了所謂需要，所謂趨勢，則吾人所稱的國家，即是由無組織集團到有組織集團，由小組織集團到大組織集團，這即是由家族而宗族，而部落，而達於政治單位的國家。至於所謂國家主義，這是近代產物，這是在發揮人民對於國家的意識，這是在發展人民對於國家愛護的情緒，這即是法國人所稱的愛鄉情緒 (Patriotisme)。一個人愛護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要仇視別人的國家，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維持一種友誼的關係，可以促進共通的合作，於是國際主義產生。所以說，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為一氣相承，國際主義對國家主義為發展，為擴大，國家主義對國際主義為階段，非消滅；這即是說，先有國而後有際，如果否定國家，際從何來？所謂國際，即是各個獨立國家彼此聯合，共同合作，並不必一定要消滅各個獨立國家所具有之國性。我們承認世界各國可以聯合，甚至可以統一，但不必否定國家。國際主義是國家主義的究竟理想的實現，國家主義誓死反對家族主義，部落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階級主義，自私主義，世界主義，極權主義，並不反對國際主義。

現在再重言申明，國家主義即對所隸屬的國家所有的一切有一種明確的依戀心，這種態度並不必一定要去攻打別人的國家而後纔能保持這種依戀心。世人每每責難國家主義應負戰爭責任，每每把十九世紀惡化的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八紘一宇的觀念，和素樸的國家主義混為一談，更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九世紀惡化的國家主義結不解之緣，於是振振有詞硬誣戰爭與國家主義為不可分的一件事實。我們知道在人類歷史中，戰爭早已存在，這是生物現象中的一種事實，遠在國家主義產生若干時代以前，那裏是有了國家主義纔有戰爭？一定



要把這筆戰爭債帳寫在國家主義名下，國家主義決不承認。進一步說，國家主義倒是減少了許多戰爭，譬如以前的封建鬭爭，宗教鬭爭，皆靠了國家主義之努力使戰爭機會減少；譬如英國即二百餘年沒有戰爭，美國八十餘年沒有戰爭，中國遠的不談，自民國以來，戰爭即未停止過，至今更爲激烈，這即是缺乏國家主義，這即是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的緣故。真正要使中國安靜，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國家，要使中國有資格去參加國際，去和世界各國聯合努力人類福利，實非充分發揚國家主義不可。至於說到國際間的戰爭，與其說這是國家主義作祟，毋寧說這正是國家主義尚未普遍於世界各國之故，譬如弱小國家或大而無當的國家因爲未具備近代國家條件致受人欺侮，而強大國家不明國家主義真義，只一味發展統一世界野心，造成弱肉強食之局，這明明是大國家不了解國家主義意義而引起之糾紛，決非國家主義本身之咎，所有國際戰爭，應由世界主義負之。老實說，戰爭這一問題，乃是人類的根本問題，是否能夠消滅，此地姑不具論。不過努力國際合作，或可消滅，至少總可使其漸漸減少。總之，國家主義者不惟不鼓動戰爭，而且極端希望促進國際合作，並憧憬一個世界：

『戰旗長捲，戰鼓寂靜，人類大同，世界聯盟。』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於成都

## 羅馬社會

——在四川大學西洋文化演講會講——

羅馬社會，我們把它分做兩部分來談，一部分說明它的結構，另一部分敘述它的風習。

在第一部分當中，我們又可分做兩部，一部爲宗族團，另一部爲平民。

先談宗族團。宗族團稱演司(Gens)，或稱克蘭(Clan)。也有認爲演司爲明確知道其祖先血統系統者，克蘭僅模糊知道其祖先，即同屬一祖先之後裔而不精確知道其血統系統者。我以爲用宗族團名稱可以概括兩說。所謂宗族團，不管他明確知道血統系統與否，總之是皆由共同祖先而來者，皆是本家；換言之，宗族團卽家族之擴大發展。

但一提及宗族團，却又不是很簡單的，他是由大宗、餘支、食客、奴隸合組而成。所謂大宗、餘支，卽嫡庶之分，無論如何，總是一家人。至於食客，則是外人加入宗族團共同生活，等於寄生，但戴宗族團之姓以爲姓，且與大宗、餘支同享權利，並且比女系親屬尤爲親切。奴隸地位雖卑下，但爲宗族團之一分子，不能與宗族團相分離。

宗族團雖由各種人合組而成，但全憑信仰以維持其統一，所謂信仰，卽祖先與神火。

祖先信仰，由儀節表達，卽祀祖。所謂神火，卽於祭臺上燃起熊熊之火，認此爲光明純潔之表徵，也有認此爲祖先靈魂之象徵者，羅馬人稱之爲味斯達(Vesta)。神火祭臺在牆垣之中，在院落之中，羅馬人稱此地

爲味斯的比洛門 (Vestibulum)，今歐人稱入門之處爲味斯的比爾 (Vestibule)，即此種紀念之殘餘。

就宗族團的信仰看來，而宗族團又全憑信仰以爲維繫，因此宗族團儼然一宗教團體，不啻以信仰統治一切，此所謂宗教團體以外無政治組織，教職以外無官吏，神性咒語以外無法律也。

宗族團最大困難，即不能自給自足。欲擴而大之，又礙於祖宗信仰，最後乃合若干宗族團而成一區團 (Curia)，另建公共信仰與神火。各宗族團之祀祖與神火仍保存其獨立。宗族團既可擴大成爲區團，則區團又何嘗不可擴大成爲部落 (Trihus)，部落又何嘗不可再擴大成爲城邦。由宗族團漸次擴大成爲城邦，於是形成羅馬民族社會。但此種擴大，非圓圈式漸次擴大，乃由若干早已成立之小團體互相結合而成，皆由前一種結合而產生後一種也。

羅馬有四大國家神靈，其中之一即神火，守護神火之定期女尼稱味斯達禮司 (Vestalis)，其地位極尊榮，於此可見羅馬人對於神火之重視。

其次說到平民，這却是羅馬社會中一個永未解決的問題，也是羅馬歷史中發生滅弱力量的一個因素。羅馬人說平民無家族，無祖先，無信仰，無法律，既非食客，又非奴隸，故最初數世紀平民並不包括於羅馬人民之中。自羅馬人視之，平民爲化外之人，爲法外之人。平民地位如此，因此思想激進，認爲羅馬人之祖國，殊無留戀之價值，所謂何處尋得自由，即是祖國。於是連次發生軍事罷工之行動。但最初的平民問題得到解決，而後起的平民問題仍無法解決，結果竟造成羅馬軍閥之內爭。

現在來談第二部分羅馬的風習。

普通談起羅馬，每喜與希臘作一對比，即說希臘是尚文的民族，羅馬是重質的民族，其實這只能作相對的看法，而不可作絕對的判斷。但羅馬人在初期確是質樸無文，譬如當時已經被選爲狄克推多的時候，其本人尚與奴隸並耕同食，或尚在爐邊煨蘿蔔。以後征服地中海東部流域後，其風習遂爲之大變，衣服飲食，無不力求華美，甚至用餐銀器有重至萬磅以上者，其奢侈可想而知矣。

羅馬人大量使用奴隸，這也是使羅馬人道德淪墮的一個原因。羅馬人對於奴隸，氣指頭使無論矣，每因奴隸驅蠅稍遲，或因鑰匙墮地，動輒斷臂折齒。如奴隸破碎花瓶，則投諸池中以飼魚。羅馬人此種殘酷結果，奴隸遂時思報復，每於主人入浴時乘機刺之，故羅馬人亦常感覺恐怖，嘗謂：『若干奴隸即若干敵人』，又謂：『吾人日處於恐怖之中。』奴隸之反動最可怕者，即意大利南部一帶。南部牧業甚盛，奴隸因守護牛羊必須武裝，每起叛變，則勢極猖獗，羅馬爲之震動。其實奴隸之影響於羅馬人最可悲者，厥爲品德，因多數奴隸常善伺主人之意，力承色笑，諂媚備至，竟於無形之中養成羅馬人暴戾恣睢之習氣。

羅馬人之娛樂亦極粗野，如競賽場，如角鬪場，如浴園，亦皆在發揮其强悍之性，積久竟使其神智昏沉，醉生夢死，民性日靡，風俗日偷。

羅馬人本具良好士兵本質，至末世時竟不願當兵，即在軍隊之中，亦嫌操練太苦，軍械太重，雖作戰時亦不願背負行李，因此必須另備運輸之車以裝運一切，至此士氣不堪問矣。

羅馬經濟處前期資本主義時代，政府加以剝削，非生產剝削，乃財政剝削。所謂生產剝削，雖剝削而猶能生產，而財政剝削則徒使社會所有之儲蓄力量被榨以盡。又況政府初本設官以治事，後又設官以治官，而官官相護，朋比爲奸，於是滿眼所見者，惟有貧民哭訴，元老潛逃，孤兒落淚，寡婦呻吟而已。

羅馬由一小部落，漸次發展，卒造成一偉大之帝國，然腐化因素亦於同時潛伏其中，結果精疲力竭，卒底於亡。

然羅馬人之歷史，究爲西洋古代史上最後起而最偉大之一種人羣活動。以上所談者，僅爲其社會之結構與風習之轉變，此不過羅馬整部歷史之一面而已。至於羅馬人的真正偉大處，須求之於其超絕時空的法理，交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及其無種族界限的公民權之普及。

## 統一民族意識

——并答鄭鶴聲先生——

二十五年三月前即收到鄭鶴聲先生寄我之「歷史教學旨趣之改造」一冊，並附函徵意。原函遺失，其大意略謂：『……擬以現行行政區域名詞，代替漢、滿、蒙、回、藏等名詞，並減叙歷史上各族間之戰爭事蹟……如多數贊同，決將中小學教科書加以修改……』

此稿成於二十五年三月中，原用以登載川大季刊，因季刊愆期，爰移登於此。

統一民族意識，國人言之久矣。或則大聲疾呼以徵同調，或則長篇宏論以警國人。至今民族意識究竟已否統一？此為事實問題，毋庸贅言。

民族意識之統一，就史實考之，不外兩途：其一為感動的，其二為方法的。

法國當百年戰爭（一三三三——一四五三）時，不僅領土破碎分裂，思想尤極荒謬，不良地（Burgundy）人之勾結英人，巴黎大學且附和之。然法國經過戰爭之後卒獲統一者，其間曾有兩事可視為法國之起死回生聖藥。其一為加萊斯（Calais）之圍。一三四七年，英王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圍攻加萊斯，守將約翰（Jeanne d'Arc）縱婦孺一萬七千人出城，而督勇丁抵抗至十一月之久。最後因糧盡援絕不得已而請降。但愛德華要求必紳士六人赤足囚首奉獻城門管鑰以代全城犧牲。猶思達時（Eustache de Saint Pierre）

為顧全全城生命，罔計本身危險，慨然前往。近代法國雕刻大師羅丹（Auguste Rodin 一八四〇——一九一七）特為猶思達時等雕一奉獻管鑰之像以旌其事。其二為安達克（Jeanne d'Arc）之被焚。一四二九年多門勒米（Domrémy）一青年女子名安達克，自謂聽受神命當佐查理第七（Charles VII）以拯法國。雖其父厲聲責備於前，駐軍長官嚴詞拒絕於後，而彼之誠意終能感動駐軍長官及附近居民，卒獲成行。彼曾經過敵人流寇之地，卒解奧爾良城（Orléans）之圍；並挾查理第七赴理姆斯（Reims）舉行聖油典禮。不幸赴康邊尼（Compiègne）解圍時，竟為不良地人所執而轉售於英人，英人旋處以焚刑而拋其屍灰於塞納河（Seine）中。以上兩事刺激法人良知不淺，卒使分裂仇視之法人轉而團結一致以抗外族而達到復興。故法國史家常謂，在百年戰爭中，物質損失雖重，究獲得一無價之寶，即愛國心是也。

我國自九一八以後，長城之役，一二八之抗戰，及義軍之苦鬪等等，均足以使人感奮，而國人之感動程度究竟如何耶？蓋感動事蹟僅能刺激情懷，倘羣衆麻木，則失其效。耶穌所貢獻者，只怵惕痛悔之心耳。自耶教教會成立後，耶教雖不復保持其原始狀態，但能在混亂中抵抗一切。法國史家介索（Guizot 一七八七——一八七四）對於此點曾明白言曰：『在四世紀末及五世紀初，確是耶穌教會保護了耶穌教義。』因情懷、信念、信仰，每不可恃，可靠者仍惟方法。

古代希伯來人（Hebrews）一散漫之民族也。摩西（Moses）標出耶和華（Jehovah）以統一其意識，卒獲戰勝迦南（Canaan）人而據有其地。阿拉伯人（Arabian）亦不團結之民族也。摩罕默德（Mohammed）提出伊斯蘭（Islam）推而行之，分裂散漫之阿拉伯人竟能團聚而成一種無殘暴凌虐之風之社會。以上二民族之意識，純賴宗教以為維繫之具，此以宗教為統一民族意識之著例也。此外如英女王伊利沙白（Elisabeth）胤英吉利教（Anglican）以調和英人感情，終能抵抗不可一世之西班牙而造成國家之隆盛；法王亨利第四（Henry IV）頒布南第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卒使新舊兩派之民族歸於協調。斯二者皆以宗教

爲着手而達到民族意識之統一也。

德意志分裂最久，受禍最深，法人嘗謂之爲諸德（Germanys）。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發起組織關稅同盟（Zollverein），至一八五四年，全德聯邦皆立於同盟之下，德意志之基實肇端於此。愛大利歷史上久爲地理上之名辭，自經加富爾（Cavour）、加里波的（Garibaldi）等之努力，遂由意大利各地議員組成之意大利國會完成其統一事業。德意兩國皆由政治途徑入手，結果兩國國人之情懷漸臻融合。

宗教方式已成過去；政治方式之基礎有時亦覺不甚堅實，愛爾蘭之併於英吉利而不能久，卽此之故。統一民族意識之方法，其最合理而又能持久者，其爲教育方式乎？蓋教育之力，其能深入人心不讓宗教，而所收之效果又與政治無殊。德國柏林大學創於一八一〇年，佛勒德威廉曾謂：『國家可用智識之力以補物質之損失。』韓波爾德（Humboldt）亦謂：『雖德國一部分爲戰爭所蹂躪，另一部分爲敵人所占據，而大學則將爲德國文化貢獻一安身之所。』德人之民族意識，果賴此而增進，卒獲戰勝敵人並進而達到政治之統一。意大利之學者，如巴爾波（Balbo）、康都（Cantu）、基約伯底（Goberti）、若西（Rossi）等，皆能一面鼓吹意大利之聯合與獨立，一面參加實際運動，意大利之政治統一頗利賴之。波蘭自被俄、普、奧瓜分後，世人忘之已久，當歐洲大戰時，波蘭人爲俄、德、奧三國服兵役者奚止百四十萬人；此輩波蘭人究爲誰捍衛土地，爲誰祈禱勝利，此實當時波蘭人懸於內心之嚴重問題。波蘭人雖爲交戰國家作戰而自相殘殺，然彼輩究未忘却其理想中之波蘭國家也。波蘭人此種共同意識之凝結，完全有賴於學校之力：計一九一三年，波蘭有私立中等學校二四七所，小學八二七所，此皆爲波蘭民族意識陶冶之中心。此外一般文學家與藝術家之作品，亦莫不以統一民族意識爲職志，結果波蘭人對於集體情懷之發展，對於過去之整個國家之嚮往，卒能使其理想歸於實現。斯達西克（Staszyc）對於波蘭共和國之遺跡嘗作以下之言曰：『偉大民族可以衰敗。惟卑劣民族可以消滅。』讀此可知波蘭之復國，非偶然也。

鄭鶴聲先生擬從教育方法促進「大中華民族」意識之統一，理由極其正當（見正中書局印行之歷史教學旨趣之改造），用意亦至爲佳善。惟此地略有商榷之點，試一述之。

歷史與沿革地圖，本在顯示歷史事實與疆域之變遷及古今使用名詞之互異。察知過去事實或名詞之不當，益足使人明白今日所採行者爲合理，爲正確。因此，舉凡歷史上所有不合理而有歷史性之名詞仍可保留，改造之用意須有明確劃界之表示耳。就中國歷史與沿革地圖而論，自民國起，一律屏去中國本部及滿、蒙、回、藏等名詞，而代以現行行政區域名詞，此實無可非議。倘將民國以前之歷史及沿革地圖一概攆去外蒙古、內蒙古、回部、西藏等名詞，似將予讀歷史者以多少不便，且亦無須乎如此。英國歷史並不諱言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s）、丹人（Danes）及諾爾曼人（Normans）、法國歷史並不諱言高盧人（Gaulois）、佛蘭克人（Francs）、不來地人（Burgundes）及亞奎丹人（Aquitains）、德國歷史亦不諱言普魯士人（Prussians）、薩克遜人（Saxons）、與佛蘭哥民亞人（Francomians）、俄國歷史更不諱言羅斯人（Russ）、蒙古人（Mongols）、與猶太人（Jewish）。矧中國民族，雖有滿、蒙、回、藏之稱呼，而其淵源仍皆出於古帝王之裔（如魏書稱拓跋氏出於黃帝之裔，周書稱宇文氏出於炎帝之裔，史記稱匈奴出於夏后氏之裔等）。史實既明明告訴吾人彼此皆爲神明華胄，比之法國之佛蘭克人與亞奎丹人，英國之盎格魯薩克遜人與諾爾曼人，豈不更有真正親切之血統關係耶！法國歷史中有云：『百年戰爭以前，只有法國省分，並無法國民族。卽在苦痛與外患之中，法人始感覺彼此皆爲兄弟。』吾「大中國民族」之歷史，倘以民國爲分界限，卽以前「大中國民族」有漢、滿、蒙、回、藏之分，此後則只有在「大中國民族」名義下之各省人民；以前皆各自視爲獨立民族，此後則覺彼此皆爲昆季。由敵視而協調，由分裂而團結，全族一心，共禦外侮，豈不懿歟！至於滅敘歷史上各族間之戰爭事跡，亦可不必，蓋各族既皆立於「大中國民族」名義之下，則所有過去之衝突與侵略僅爲室內操戈，兄弟鬩牆之爭而已，僅爲過去彼此間之誤會而已，庸何傷於「大中國民族」？此外如

一般歷史教科書所習用之「胡元」、「清朝雖亦是異族」一類語句，此則確有絕對修改之必要，特附帶提出於此。

除書本上名詞之部分修改及語句之絕對修改而外，如鄭先生所提出之旅行團、文化調查團、擴大祭典等，私心均極贊同。如再從有繼續實效之交通、婚姻、語言、文字上積極着手，則「大中國民族」意識之具體統一，當可立待。四川北碚縉雲寺漢藏教理院曾於民國二十二年創辦僧生班，專究漢藏文與佛學，於今已屆三年。聞有部份僧生已到康、藏擔任教育工作，其主要目的在溝通漢、藏文化與兩方感情。此種耶教徒宣教方式之行動，其收效當非坐地空言所能比擬。如國人能以此種組織為模範，積極向各方推進，尤為至統一民族意識之道上之絕好方式。

載民國廿五年四川大學教育半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 個 性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人類社會之所以有今日，此殆由於生物之生源動力之衝迫而來；易言之，即由於生物各個盡量發展其個性而來。

在古代世界中，其文化優於其他文化，而其影響又能廣被於世界及後世者，此實當推希臘文化。此種認識，想無人加以否認而躊躇懷疑。

希臘人與其國家之關係極密切而重要。蓋希臘人認個人為國家唯一最大之基礎，凡屬公民，皆生存於國家之中，而個人自身，即為國家構成之本體，為國家組織之惟一要素；易詞言之，國家之於個人實為一體，個人除國家外即無所謂中心生活，而國家除個人外則成為烏有子虛。國家可向個人要求一切犧牲，而個人因愛國心強烈，同時自身即為國家之故，又可向國家要求所有一切。所以希臘人的國家，實可稱為『朕即國家』。

希臘人的國家既對於個人有一種特殊利益，故個人皆能奮其最大努力以與鄰國相競爭，同時又能力謀其自國公民生活之自由、舒適、快樂、與隆盛。各個人既如此不遺餘力，故其文化卒能作前無先例之盡量發展。此種發展雖尚有其他種種原因，而個人與國家之關係密切，實不能不認為種種原因中最主要之一點。

希臘文化，普通稱為城邦文化，毋寧稱為個性文化。蓋希臘社會極自由，偶爾相值，即可相互談論，或批評時政，或指陳得失，或臧否人物，或衡定文藝，所有體國經野之猷，正義公道之學，無不於此自由闡發。人

之思想，如鳶飛於天，魚躍於淵，無可軌範，且亦不能軌範也。試從希臘諸大哲家中，任取二人，其學說實無絕對相同者。譬如蘇格拉底不言形而上學，而其弟子柏拉圖則以形而上學為主旨。柏拉圖分現象、實體世界爲二，而其弟子亞里斯多德則合二者而爲一。柏拉圖謂「讓吾人隨理性之所之」，亞里斯多德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此則希臘人依其個性自由探究與批判之眞精神，而亦希臘各種學術之所由盛也。

中古尊靈斥肉，個性湮沒，無論宗教方面之教會或政治方面之封建，個性皆附屬於團體。自市民權擴張以後，個性漸強，即團體生活亦必以個人生活爲依據，於是前此之勉強拘束終失效能。以前全歐民族，大有除宗教以外不知其他之概，至此始謳歌自然現實生活，恍如方自朦朧睡夢中一旦覺醒。心底伏流一經刺激則湧，於是個性大張，卒使文藝運動造成歐洲民族之花。孟臺尼 (Montaigne 1533—1592) 謂：「凡違背自然或自然之教，皆導人類生活於邪路之源。返於自然而不受自然之指導，亦非完善生活。尤以人類之個性爲大自然之發現，必使其自由發展，自由伸張，順自然而發育，此爲人生最要之事。」蒲魯諾 (Bruno 1544—1600) 謂：「個性必使其自由圓滿發展，此實爲美的神性之開展。」米格安治 (Michelangelo 1475—1564) 謂：「自己須先使其偉大，而後乃能創作偉大的藝術。」尤能抉出個性之眞價。

但古人能一旦拋棄其出世觀念而對自然發展其愛好本能，此實有賴於人之自覺心理。所謂自覺心理，即心之自由，即人之個性之復活，即自己表現，此爲文藝復興之酵母，爲近代一切史蹟之動力。

文藝復興之中心思想爲解放，就中尤以個性解放爲最重要，而個性解放之精神表現最具體而最顯著之實例，當首推馬丁路德所倡導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決非單純之宗教事變，實爲最熱烈而深刻之個人解放精神之表現。蓋自我的中心生命之宗教信仰爲羅馬教皇所摧殘，因而妨害人類之獨立性，一般個人的先覺者如路德等，認此爲滅絕人之內在生命，人類生活將失其意義，認此爲不可忍耐之屈辱，人類精神將淪爲奴隸。於是熱烈的個人意識一發而不可遏，竟不顧一切起而與不可一世之羅馬教皇抗，結果遂演爲造成歷史新頁之宗教改革。宗

教改革所主張之自由，非僅關於生命財產外形之自由，乃爲具有內在生命之根基，所謂關於個性的信仰的最內在的而又最深刻的意味之自由。爲求得此種生命深處之自由，即犧牲一切亦所不惜，而所以敢於毅然爲此種自由而作戰，此實內在生命之動力有以迫促之。爲自由獨立而戰，此即近代歐人之根本生活，無論以後政治上或經濟上之革命，若探求其本源，無不基於此種自由之精神。摩瓦特 (Mowat) 謂：「文藝復興曾將中古拘囿之民智加以解放，其效力之大，至可驚異；而宗教改革，尤爲至自由道上有力之長足進步。」其意義可概見矣。或稱近代文化爲自由之文化，吾以爲不如簡捷稱之爲個性之文化。

個性之所以爲個性，以其與其他個性相異也，惟其如此，所以最有價值。個人爲社會一分子，個性發展，其社會乃能發展，要使社會完全發展，必先讓個性充分發展。

個性盡量發展之結果，必產生明哲之思想，偉大之才智，卓越之識見，與宏毅之魄力。吾人但觀自文藝復興以迄今茲之思想蔚然興起，如大江之東瀉，可以證明此說之不謬。

倘全部社會未能健全發展，而其中個性有充分發展者，則此充分發展之個性必有特異之表現。所謂特異表現，概括言之，必其爲明哲的，偉大的，卓越的；易詞言之，必其爲中正的，健康的，陽性的。世固有奴役而有特異之表現者，然其表現必爲昏庸的，狹隘的，低下的，或者竟爲病態的，陰柔的，彎曲的。魚目不能混珠，螢光敢敵日月，智者固早已判定其眞僞矣。

在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互爲消長之時，尤其在小人道長之時，是非常不易明，眞理最難發現。然一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小人之禍漸消，君子之理漸明，於是是非立判，眞理大白。譬如蘇格拉底，其被罪也爲誘惑青年；又如亞里斯多德，時人皆目之爲奸細。蘇、亞二氏，皆不爲時人所諒，一則蒙判死刑，一則被迫逃去，然而時過境遷，蘇、亞二氏固終爲蘇、亞二氏也，時人所加以污穢之罪名，固於二氏本身毫無毀傷也。哥伯尼之學說，不曾被神學家視爲違反聖經乎？然其學說，至今不易。伽利略之學理，不曾爲教會所禁止乎？然其被人奉

爲近代物理學之鼻祖，氏固可當之而無愧也。事實勝於雄辯，真理終服邪說，箠鼓之言，只能在小人道長之時徒亂觀聽於一時，其於不磨之真理固不能毀傷其毫髮也。

我國當拳匪橫行時，清廷下詔褒之爲義民，車夫小工，棄業從之，流氓無賴，紛趨都下，此輩什百成羣，呼嘯周衢，焚符誦咒，黑霧彌天。而一般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不知利害，罔顧廉恥，爭爲拳匪張目；如御史徐道焜、陳嘉言、劉家模、編修王龍文、蕭榮爵、知府曾廉，皆謂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殲之，時不可失。清廷下詔各省，令焚教堂，殺教民，獨粵督李鴻章謂此爲亂命，拒不奉詔，乃與東南各省決定劃保之策。又八國聯軍陷北京後，清廷命李鴻章爲議和大臣，而行在政府屢傳電諭，授意辯駁，李以樞臣不明敵情，徒亂人意，每於批覽之後，悉以毀之，結果成立北京和約。當此太后干政，親王昏亂，疆臣失措，士夫無恥之時，獨李鴻章特具隻眼，力排衆議，卒使匪禍不至蔓延，外患因而終止，此非具有過人之識見、魄力、與才智者，曷克至此！

真理之火不熄，明哲之光不滅，然欲發揚此種真理之火與明哲之光，必自盡量發展個性始。個性充分發展之後，其力足以撼天地而泣鬼神，此生物之奧秘，亦人類之靈蹟。

爲帝王之師友者，皆有個性，且個性甚強，但非具有帝王之器識者，每認此種個性與己不睦而遠之。爲霸君之臣下者，其個性已難言。至於奴役，除一意脅肩諂笑，唯唯聽命而外無他能，所希冀者惟恩寵，自不知個性爲何物，因其無個性也；奴使之者每喜其輕軟而狎之，狎之既久，奴役漸自感其能力，因而從中舞弄，擅作威福，日臻月漸，國事不堪問矣。

爲帝王者，當與師友共處。欲爲帝王之師友者，須盡量發展其個性，蓋思想、才智、識見、魄力，皆由此而生焉。

奴役無個性，與之共處者，適足以亡其國而已矣。

載民國三十年三月史學季刊

## 奧拉之法國革命觀

奧拉 (A. AuIard) 爲現代法國革命史專家，計從事繼續考覈法國革命史料，費時約歷二十餘年。

所著法國革命政治史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能將紛紜繁複之法國革命現象，納入有系統之地位，其功實不可沒。

氏之目的專在說明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〇四年人權宣言之原理如何應用於各種制度中，如何普及於各種演詞與報紙中，及各黨派之行爲中，與夫輿論之各種表現中。所謂人權宣言之原理，即權利平等與民權之原理，此在歷史方面，實爲革命之重要原理。惟對此兩種原理之實施，則因時期之轉變而互異。氏之主要目的，則在說明此種互異之變遷與夫民主主義及共和之根源與發展。

所謂平等原理之邏輯的影響，即民主主義；所謂民權原理之邏輯的影響，即共和。但此兩種影響，並非表現於立刻。蓋一七八九年之人，並不建立民主主義而代之以納稅選舉制，即以中產階級爲基礎；不組織共和而代之以限制君主制，所謂立憲君主制。直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法人始行普選制以建立民主主義；直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始廢棄君主制而建立共和。

共和之形式，計繼續延至一八〇四年始行終止，即共和政府託命於一皇帝之時。至於民主主義，則已於一七九五年因共和三年之憲法而消失，竟使全國人民讓其權利以授於一階級，所謂中產階級，此即指揮官 (Directoire) 時期；既而全國人民又讓其權利於一人，即波拉巴特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此爲

平民共和，此即執政官 (Consulat) 時期。

在革命時期中，此種民主主義與共和之歷史，竟自然的分爲四部：

- (1)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二年爲民主主義與共和之發端，此即所謂納稅制度與立憲君主制度；
- (2) 自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五年爲民主共和；
- (3) 自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九年爲中產階級共和；
- (4) 自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爲平民共和。

以上變遷，頗能在最複雜之環境中演出大批之事實。蓋舊制不能和平的或從容的自動改善，於是發生激烈而急驟之革命，竟於倉卒之間完成破壞、變更、與建設。向使出之以秩序的步驟，務使合於歷來之先例及外國之模範，所有破壞、變更、與建設，自必需要最長之時間無疑。

革命期中之狀況雖然紛擾，分判事實雖感不易，但究可尋出其歷史之承續，各脚接之偉大時期，及一般之步驟。吾人今日對於法國革命之觀察，比之當代之人究竟較爲明晰。蓋時人無異動作於昏夜之中，罔識事物之結果及事變之將來；且時人（與吾人處今相同）常視無影響之事實爲重要，而轉視足以發生影響之事實爲無足重輕。吾人對於革命結果之認識，自非即爲選擇事實之確定標準，蓋結果尙未完全呈露，而革命又在另一形態之下及他種條件之中繼續未已，但吾人至少窺見其部分之結果，及已有之成就，與夫事物之發展，於此吾人已能於綿延之中判出頃暫之事，於毫無影響之事實中察出在吾人歷史中發生影響之事實。

凡對政治進化發生明顯而直接的勢力之事實，即須選出而光明之：如納稅制度、君主制度、普選制度、一七九三年之憲法、共和三年之憲法、共和八年之憲法、以及預備建立變更以上制度之思想運動、各黨派及其傾向與衝突、輿論之勢力、世俗精神反抗僧侶精神、自由思想之合理的原理反抗專制之舊教的原理。以上種種，皆法國政治生命託寄之所也。

其他事實，亦有一種勢力，但比較爲非直接之勢力：如戰爭、外交、契約、財政等，然仍不能置之不理，不過涉獵一度，明瞭其結果已足。如瓦爾米 (Valmy) 之勝利，頗有功於共和之建立，因此次勝利迫令普魯士軍隊退走也。如了解此砲擊之效果，則當時之政治史部分，不啻瞭如指掌，至於締姆海 (Dumouriez) 之軍事運動程序，殊不必爲之津津樂道也。一七九五年之巴爾 (Bale) 和約，能促進法國內部之秩序，明瞭此種效果已足，實無須及於談判或條款之瑣事。紙幣與滙票之低落曾影響及於物質生活與精神狀態，且因此發生兩度變亂（共和三年），欲明瞭此種影響之政治效果，亦殊不必深究革命時財政之細節。

如謂法國革命爲數特異之人或數英雄所造成，實爲一大錯誤，不過最後爲一才智之軍人破壞革命之政治事業而已。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之間，並無一人領導事變，既非路易十六，亦非米爾拉波 (Mirabeau)，並非段敦 (Danton)，也非羅伯士比爾 (Robespierre)。所謂法國革命之真正英雄，其爲法國民族乎？惟所謂法國民族，非用以代表羣衆，乃各有組織之團體。譬如確有效力之事實，即曾發生影響者，如巴士的獄 (Bastille) 之陷落及市府之革命，於時固有人任此組織之中堅，然僅引證此等人之姓名，則說明當時情形，必將陷於支絀之境。蓋一七八九年七八月間，正新與法蘭西組織之時，徒見法人組成團體而集爲自治區，再聯合而成國家，此即基於友愛與理性之自動運動，而產生之新祖國。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之變，曾改易法國之命運，如推翻累世王統，建立民主主義，此變之性質爲公變，爲國變，此非段敦等之事業，而應歸功於馬賽及布勒斯特 (Brest) 之聯合會員與巴黎之國軍。厥後拯救法國於危難，鞏固法國之統一，雖段敦、羅伯士比爾輩誠然致力不少，夷考其實，統一之所以得維繫，獨立之所以獲保證，實皆由於法人能團結爲自治區與平民會社之所致耳。能使歐洲聯軍退却者，此自治區與雅各賓 (Jacobins) 之組織之力也。然進而察之，每一團體皆有三精幹之士，執行決案，且具領袖神情，而人亦呼之爲領袖，其實此輩之力量，取自團體者較多於其本身也。迨波拉巴特拿破崙出，爲停止革命，竟解散一般團體，從此遂爲無公民，僅有個人。



革命之展開，並非全部，且僅及於一時，至少自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四年，革命不啻爲之停止。考其原因，蓋由於當時法國人民尚無充分知識，尙乏能力以運用主權也。矧共和黨之政治與社會之主張本在教導人民，至於拿破崙第一專政時，其政治與社會之主張之重要條款，乃在阻止人民之求知與推理。

或以爲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間之人，能作如許可驚可駭之事，必爲偉人無疑；易詞言之，即當時之人比之以前與以後之人皆較爲特異也。此種言論，純爲一種回顧之幻想。蓋當時組織各團體之公民，其才智，並不優於路易十五時代或路易腓力普時代之法人。所有歷史記載之人名，不因其現身於巴黎之革命舞臺，則因其大放厥詞於各種革命之議場，究竟比輩果具特異之天才否耶？米爾拉波固爲英雋之平民議員，至於其他，如羅伯士比爾，如段敦，其才其智，果勝於今之雄辯家耶？億一七九三年羅蘭(Roland)之筆記云：『法國其無人乎？在革命中而有人荒，確爲一件可驚之事，所有者僅侏儒而已。』此又爲相反之幻想，所謂悲觀的幻想，而當時之人又常爲此種幻想之玩具。或者一般英俊之士，既被斷頭或放逐之後，人才稍覺發生問題，且因此拿破崙得起而控制之，奴使之，並摧毀既已瀕於解紐之各團體。

通常習慣，喜以同一之名詞表明構成法國革命之原理。此種混淆，既有害於事實，復資主張在政治上倒行逆施者以便利，蓋可以最荒唐與最反革命之論斷加於革命之本身也。其實反革命之行爲，尙有較甚於屠殺黑伯爾(Hobbes)黨人及段敦黨人者乎？或更甚於共和三年取銷普選制乎？但仍可以勇決言曰，革命曾致黑伯爾與段敦之死，革命曾取銷民主主義，革命曾作某事或未作某事。此種過苛之談論，可以使人共見在革命中常有一種不相連續之偏私、激烈、嗜殺之勢力。有人欲毀損革命之原理久矣，尤其是視此種原理爲魔神，及欲以相反之原理統治社會者。甚至十九世紀之各政黨，常將一七八九年及一七九九年間猝然發生之事實取爲證據，以作辯護之資，並將此類偶爾取來之任何事實認爲法國革命。所謂法國革命，即在一七八九年所編纂，而在一七九三年所補充之人權宣言中，並在規畫實現此種宣言之意向中。所謂反革命，即迷亂法人使其不能依據人權宣

言之原理（即歷史指導之理性）而行動之一切詭謀也。

法國革命，不啻爲一種政治與社會之理想，爲一種合理之理想，而爲法人擬想部分實現者。每有歷史家擬議錯混之，蒙蔽之，或有意推翻之，此書或能消散此種危險之含混。

皇帝專制，曾阻止革命，曾暫時廢除自由，並部分廢除平等。然此種種，與其謂爲社會結果，毋寧謂爲革命之政治結果。試看國有財產之保存，民法纂爲法典（雖不如國民公會所擬議之法典爲平等，然比諸舊制時代之民法，則較爲人道而合理，並且對於法國則有全國一致之便利），遺產法之通行，法典幾通用於全歐，如此種種皆足窺見革命如何在社會結果中維持其地位，並且在拿破崙失敗以後，當一般返國王黨皆否認此種結果時，前此盡力摧殘革命政治事業之拿破崙儼然革命中人，且可自稱爲革命中人。

載民國三十一年華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 政論

### 歷史上的憲政運動

『英倫，英倫，一憲法耳，此外吾無見也。』『英倫者，自由之鼻祖，憲政之楷模。』這是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將爆發時一個著名演說家米爾拉巴的聲音。

『在憲法未成立前決不離散。』這是全級會議議員聚於凡爾賽球廳中的一個莊嚴的誓詞。『這是因為法國無憲法的緣故』，這是塔哥向着路易十六說的。因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並非是制度不好的問題，當時簡直是沒有甚麼制度。所以當時的人都說：『我們一定要立憲，若不立憲，無論甚麼重稅，甚麼特權，都不會廢除。』於是一般人都拿定主意要立憲，所以立憲成了一七八九年一般人的一致的目的。

『深信不識、疏忽、或藐視人之權利，為國家災禍及政府腐敗之原因。因此爰將人之天然的、國民的、與神聖的權利，在盛大宣言中逐條列出。』這是人權宣言開端一個小引的大意。

『（一）人生而自由，且有平等之權利；（二）人民有自由、財產、安全、及反抗壓迫之權利；（三）法律為民意之表見；（四）凡公民皆有躬親參與立法之權，或選代表為之。』這是人權宣言的精髓。

『英倫者，自由之鼻祖，憲政之楷模。』現在我們且回頭來看一看英國的憲政運動。英王失地約翰，為英國君主中最昏暴者，常斂英國之錢從事大陸上之戰爭，結果不能抗禦法國方興之咭白朝諸王。迨布維倫一戰而敗之後，英人遂在大主教梯芬南登領導之下起而反抗。失地約翰初猶倔強，最後乃不能不氣吞聲宣誓承認所提出之大憲章（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大憲章有兩個根本原則：（一）無論君主或政府必定要遵守國家的法律；（二）倘如君主不遵守的話，人民可以強迫他遵守，甚而至於推翻政府，亦所不惜。這就是大憲章留給英國人的教訓，也就是大憲章的大價值。

不久，英人又不堪英王亨利第三之苦，遂在西門孟福伯爵領導之下，強迫亨利第三訂立牛津條約（一二五八）。但亨利第三並不遵守此約，於是西門孟福乃集中兵力大敗之於留埃斯而強其再度承認（一二六五）。所謂牛津條約，即把國王的權給予一個行政委員會，這個行政機關對於議會完全負責，儼然樹立內閣對於國會負責的根源，這算是牛津條約比大憲章又更進一步了。

到了十七世紀，英王查理第一又一意孤行，專制自為，國會曾向之提出權利請願書，請其尊重大憲章，承認人民之自由，乃查理第一竟解散國會。不久濫徵船稅，而英人韓蒲敦起而主張尊重大憲章與權利請願書，而拒繳船稅。其實船稅不過十二先令，而韓蒲敦竟耗訟費達三千餘鎊。韓蒲敦本身雖然失敗，但英人對此則大為感憤。查理第一專制性成，怙惡不悛，結果被斬於威提哈爾宮門之前（一六四九）。據當時國會所設之特別法庭所宣布之查理第一罪狀有云：『查理為人惡劣，厲行專制，以個人私意為法律，置人民權利自由於不顧……保障人民之權利者為國會，載在憲法，但查理專制心切，為欲達到其目的，竟敢與代表人民之國會宣戰，此實不啻叛國。』云云。英人這種運動，本英國歷史上之創舉，並且繼起的克林威爾政府，亦不能脫武人專政之嫌，但憲政的尊嚴、精神、與生命，確在這篇罪狀當中能够維持於不墜了。

詹姆士第二本可好好的做一個英國的君主，因為在他即位的時候，憲法上並未給他甚麼限制，關於他父親的罪惡，及國會在二六〇年所擁護的原則（國會超於國王之原則），也未提及。乃他不知因勢利用，激起全國反抗，並在倫敦附近集中軍隊，意在抵抗人民。結果促進各派合作，羣起反抗，甚至主張王權神授的一派也一致加入，主張廢棄詹姆士第二。等到國會迎來他的女兒瑪利和女婿威廉至英國的時候，這位專制魔王也就倉皇出走了（一六八八）。

威廉宣誓承認國會所提出之權利宣言後（一六八九年），從此英國的憲法纔算正式確定。

權利宣言最主要的是：（一）國王不得國會同意，不得變更或廢止法律及徵財養兵；（二）國會議員之言論、選舉、及手續須完全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三）人民有請求權。這個權利宣言雖未確定人民的主權或國會的主權，雖未限定國王及政府各機關的權限，但它防止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專制的危險，它在英國憲法史上最為重要，儼然成了真正的成文憲法了。

在權利宣言序文當中，首述詹姆士第二如何專制，其一切行為皆違背國法，反抗公意，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就是說國王無權可以違背國家的根本法。這個權利宣言算是英國憲法發展到了最高峯，他的基本觀念，已經認定法律為至高無上了。一六八九年是英國民權確定的時期，是英國憲政確立的一個新紀元。

洛克謂：『君主非神聖不可侵犯，憲法乃神聖不可侵犯。』尤能抉出憲法的真地位、真意義與真精神。看了以上這一段英國憲政運動的經過，便不難知道他以後的政治情形，並可預知他將來的政治情形。英國近代民主政治的進展，這決不是無因而至的。

『那個小島國的國民自從五百年以來所做的事情改變了世界各處的歷史。假使你對於英國歷史的背景沒有相當的知識，那末，你每天在新聞紙上所讀的新聞都不能明白了。所以你應該知道，當歐洲大陸上其餘的國家還是受專制君主統治的時候，英國已如何發展了一種國會的政治。』（房龍語）

「在政治上說起來，英國向以國會之母著稱於世。政府本不易兼有行政的效能，民衆的管束，及個人的自由；普通國家，恒患顧此失彼。然而英國竟能依據他的民風民氣，逐步改善，隨時變化，而蔚成一種兼有三長的政制。此亦不容世人不加注意。……封建制度陵夷以後，繼之而起者爲君主專制；拉丁各國統視君主專制爲新時代應有的政制，而馬基雅弗利的君權主義竟能風靡全歐，無一新興國家得獲倖免。只有英國獨能藉國會的宿威，抵禦狂瀾，更從而樹立民選議會統轄帝國的盛治。自一六八九以迄一八一五，各大國間的商戰兵戰，此仆彼起，不可勝數，而我國的貨品、戰艦、軍隊，無一落人之後。工業革命而後，各國間的競爭視前益烈，然我國的地位仍不稍墜。於此，益見國會自由國比君主專制國尤能順人民的意志，得人民的歡心，而效能益大了。」（屈勒味林語）

憲法並非虎烈拉，並非噴火山，並非多頭怪物。憲法對於政府與人民是兩利的東西，這就是「打開窗戶說亮話」的一個辦法。掉個話頭來說，就是有了憲法以後，人民不必懷疑政府的葫蘆裏賣些甚麼藥，而政府也不必疑懼人民的偶語中間藏着些甚麼意思了。

英國一家週刊國外通信的匿名記者，撰了一篇漫遊世界一席談，內中有這樣一段話：「據總統貝奈斯博士最近曾說過：『寧願站着死，也不願跪着求生。』歐洲許多角落都在跪着求生了，而倫敦城的人還依舊屹立着不動。假如你們稍爲表示看不起哈立法克斯爵士，兩個鐘頭就有警察逮捕了你，把你的全家送進多特慕爾的監牢裏，抄了你的家，更進而設法去調查誰是你的戚屬，甚至你的第六位表弟也給撤了職的話，那我恐怕倫敦不久便暴動起來。可是這以上的一切是會加於任何一個德國人的。如果他敢這樣地批評一下里賓特洛甫——希特勒的外交部長；或許任何一個西班牙人講一些弗朗哥內部的人物的事。我已習慣於這種空氣了，所以我到倫敦來以後，當我正在想說我不喜歡邱吉爾溫斯敦的帽子的時候，我竟四圍張望一下有沒有警察密探偷聽着，逮捕了去，把我鞭到死去活來，然後關進集中營裏。或許英倫最值得人讚頌的，是像那位德國記者所感覺的罷。他

是來採訪新聞的，那天晚上，我和他散步，那是一個很美麗的晚間，當我們踏進海德公園的時候，自由演說的人正在演講得起勁，也像平時一樣，聽講的人們圍攏得水洩不通。那位德國記者是懂英語的，所以他完全懂得所講的是甚麼。他愈聽愈懷疑起來，一個愛爾蘭人正在抨擊政府當局，別一個演講的人在勸人不要聽牧師們的話，第三個則大罵張伯倫的無能。德國記者終於忍不住了，回過頭來向我問：「可是，警察們對於這班人絕不理會的嗎？」我搖着頭，他也很傷心地搖着頭。我曉得他正在幻想着，英國應也來幾個大規模的集中營。」

以上這一段話，就是表明「打開窗戶說亮話」的最好例證。不過在十八世紀時，曾經發生過一次維爾克事件。因爲下院議員維爾克，於一七六三年在報端肆意批評英王喬治第三之演說，內閣遂命人逮捕之，裁判官以逮捕手續不合法，不惟釋放了維爾克，並課閣員及執行者以最重之罰金。倫敦市民對此極其歡欣，蓋正感覺人民之批評權與言論自由遭遇壓迫，而又賴裁判官之公正使正義伸張也。但政府旋用合法手續下令逮捕維爾克，因維爾克已離英國，遂以缺席裁判方式完結之。不久（一七六八），維爾克當選爲下院議員，下院竟循國王之要求拒絕維爾克爲議員，維爾克遂遭監禁。但一般選舉人極抱不平，皆起而與下院爲難，並於一七六九年三次選舉維爾克。英人以下院屢次排斥維爾克，極其憤怒，遂在各地組織露天大會，宣言擁護維爾克。上院議員比特謂下院越權，不能代表人民，並主張革新選舉。至於倫敦市民，則竟選維爾克爲市區顧問，並於一七七四年舉之爲市長。次年維爾克終入下院爲議員。

當維爾克事件正哄動倫敦的時候，下院又因報紙披露議案而逮捕一印刷工人（一七七一一）。司法官起而干涉，卒令釋放工人而反懲治執行下院命令之人。倫敦市民又大表示其熱烈歡欣之情，下院以民意不可侮，竟於無形之間擱置登載議案之禁令而不談。從此以後，英人對於政務，遂無所顧忌，放言批評，以發揮其意見矣。

以上所談的一切，都是事實。但一詳加追溯，又非再提一提大憲章及其他律例不可。因爲在大憲章裏面有這樣一條，即任何自由人非經裁判官正式判決者，不得監禁，流放，或剝奪其財產。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

，也有這樣一條，即不得無故逮捕人民。以後的人身保障律，又禁止無故逮捕人民或監禁人民；被逮的人民須於二十四小時內送法庭審判（一六七九）。這次的條文對於保障人民更加周至，即逮捕人民必定要出示被捕者之罪狀，僅僅是法庭或國王的命令是不敷的。

『英倫者，自由之鼻祖，憲政之楷模。』

還有一點我們也應該注意，這就是現代英人的品格、態度、與精神，都是因為受了數百年來憲政的陶冶與培養始有今日的，並不是先把英人訓練好了纔去實施所謂大憲章，牛津條約，權利請願書，人身保障律，權利宣言……。

載民國廿九年一月廿日成都國論復刊第二期

## 希臘的民主政治

——在中英、中美文化協會講——

在這個軸心氣餒猖獗、法西斯勢力橫行的時代，正是民主政治遭逢厄運的時代，而我們反來講述民主政治，這真是不識時務。況且我們要講述的民主政治，又是二千年前的民主政治，所謂過期作廢的民主政治，這尤其是不識時務。

最好不談。何以我們今天又要來講述呢？這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一）因為我們對於民主政治有一種這念，相信民主政治是適合人類的政治；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無此信念，則我們便置之不理，當然不會來講述了。（二）我們不相信法西斯政治，我們認為法西斯政治是違反人類天性的政治，是與人類天性為敵的政治，我們要消滅法西斯政治，要救護正在遭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用民主政治以與法西斯政治相對抗。（三）不談民主政治則已，如要談民主政治，必須從希臘談起。因為希臘是民主政治的搖籃，希臘人是民主政治的創建者，如其沒有他們已經作過這種的試驗，我們對於這種政治理想還不知要經過若干摸索前進的工作。自然希臘的民主政治與現代的民主政治略有不同之處，而各國所表現的形態亦互不相同，這是因為民族的性質與習慣互異的緣故，因為性質與習慣是歷史的一部分，這是使它難於一致的。但是民主政治的觀念，民主政治的原則，都是從希臘傳襲下來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所謂民主政治，即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 的譯語。德謨克拉西一詞，即源於希臘語德謨斯 (Demos) 與克拉多斯 (Kratos) 二字，前者義譯為人民，後者義譯為權力；簡捷言之，即主權在民。

普通使用德謨克拉西二字，意義異常廣泛；或指社會現象，凡充滿自由而無壓迫性質的社會，皆稱之為德謨克拉西的社會；或指心理狀態或精神態度，凡具樸素友愛精神，和易近人，態度誠懇，而無僞驕氣習者，多為之加上德謨克拉西的徽號；同時一般人又常將共和與民主政治混為一談，意謂共和必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決不適用於君主國家。在理論上，共和在原則上應為民主政治，而在事實上共和未必即為民主政治，而君主國家反有實行民主政治者。英國為世襲君主國，而其政治確為民主政治。反之，共和國家反不一定即是民主政治；譬如古代羅馬共和的奧古斯都時代，近代的拿破崙第一與拿破崙第三的執政初期，和現今的許多共和國，最顯著的如葡萄牙，皆是共和而非民主。

民主政治的真正意義，是指政府的形式 (Form of Government)，即是指用投票表示主權意志的全民政治；換言之，即國家最高權力屬於投票的人民。計從希羅多德 (Herodotus) 以來即專用以指定政府的體制，即在此種制度之下，國家統治權在法律上不屬於一個或數個特殊階級，而是屬於全團體 (Community) 的分子。這個意思，即是說在一個行使投票方法的團體內，統治權屬於多數 (majority)，故希臘人稱民主政治為多數人政治。這個多數人政治，蓋一方用以對抗一人統治，所謂君主或專制獨裁；另一方用以對抗少數統治，即倚靠門閥或財產的貴族。多數人皆為平民，故又稱平民政治。

明瞭了希臘民主政治的真意義，則希臘政治歷史的演化似有回溯之必要。歐洲最初開化的時候，即沒有產生像非洲的埃及和亞洲的亞敘利亞與波斯這一大君主國家，各地人民皆團結成無數部落，由多數部落團結成爲國家，承受一個君主的統治。希臘自然不能例外，也是如此。不過希臘在文化方面頗受東方的影響，而在政治進程上，則與東方大異，而與一般歐洲的政治狀態相同，也是由無數部落團結成爲最小的政治單位，而

由一個君主統治之，這種君主也就是一個有勢力的家族領袖或這個部落的領袖。不久其他大家族的領袖自視勢力充實，聯合一致與所謂君主相爭，結果政權移轉於幾個大家族手中，此即由王政 (Kinship) 轉入貴族政治 (Aristocracy) 之經過痕跡。在紀元前第六世紀時，希臘多數城市已成爲貴族共和國。但此種世襲統治家族殊不鞏固，有趨於鬆弛傾向，同時因其驕傲，壓迫，以至時常發生反動，騷擾與紛爭。而在當時，又正是海上商業與殖民地事業發展之時，當時適有一種新興階級崛起，所謂新富人階級，此輩憑其金錢勢力起而推翻舊家族之統治，於是政權入於新興中產階級之手，而建立所謂少數政治 (Oligarchy)。但君主政治，一般人多視之爲奉天承運，受命於天，儼然一種神意政治，故人多尊之。貴族政治雖乏宗教潛力，而有門閥之權威可資號召。至於少數政治則併此二者皆無之，純以金錢爲其奪取政權之依據，而人之對之也，非尊仰，非帖服，乃艷羨而嫉妬，於是欲推翻之而起而代之者，比比皆是。在多數城市中，特異之人崛起，遂建立所謂僭主政治 (Tyranny)。僭主之興起，純恃武力，自然無法長期維持其政權。於是另一形態之政制風行於希臘，即政權操於一切自由人之手，即全體公民之政治，此即所謂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

就希臘政治演變看來，可見民主政治之進展初步，並非根據一種思想，一種主義，乃完全出於感情，出於不滿於壓迫的心理，即對於特權階級的不法行爲與壓迫手段，認定必須推翻之。無論推翻的形式如何，或用暴力手段，或用和平手段，其口號總是在爭求法律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即在民主政治之下，一般公民在議會中皆有列席、發言、與投票權。此種爭求，完全基於正義，蓋認法律平等與政治平等爲正義所確定也。

在希臘政治發展過程中，尚有一點民主政治之痕跡，似乎不容忽視。最初皆爲君主政治或酋長制度，前已言之。惟在此種君主政體之下，皆有意意調劑於其間，此即全城或全部落之公共會議。舉凡一切自由人皆可在會議中自由發表意見也。既而君主消滅，貴族代興，最後一切自由人皆起而要求以法律限制政府權力，並要求全體公民參與政治，此即真正民主政治之起點。就其時代而論，計自克利司登 (Cleisthenes) 變法 (五〇八

）直至德慕斯登 (Demosthenes) 時代止 (三三八)，此為希臘民主政治十分成熟時期。

但普通有以希臘民主政治為非全民政治，因奴隸與僑居之外國人皆無公民權也。據白律苛司 (Pericles) 於前四五一年所規定之法律，即謂必父母皆為雅典公民方合公民資格，是雅典所有居民非盡為公民也。不過此為民族問題，國籍問題，種族界限，這是不必加以討論，不能混為一談的。直到現在，那一個國家中的外國人可以參與那個國家的政治呢？我們居留在倫敦、巴黎，可以參與英國、法國的政治麼？我們家中的女傭男僕，總比古代奴隸的地位高得多，如其我們分析家產，此輩女傭男僕也能合法的取得我們家產的一部分嗎？希臘限制奴隸與外國人，這是種族問題，決不能因此遂謂非民主政治，非全民政治。況且希臘的奴隸可以解放，外國人可以入籍，這類的事例非常之多，所謂限制也不過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另有一個問題倒很重要，這便是同種族的女子和未成年的男子俱無參政權。女子無參政權，這是當時的人權觀念不明確，這是時代問題，以我們去責難二千年前的希臘人，這不是希臘人的錯誤，這是我們的不聰明。至於未成年的男子，這是時間問題，這是知識問題，我們現在尚未打破這種限制，當然更不能去質問希臘人。希臘行的是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決不能因這類牽強的問題遂謂希臘非全民，無民治。

究竟希臘的民主政治的精髓是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說，分析言之，即（一）一切主權屬於人民；（二）人以投票方式表示意見。概括來說，即前面已經說過的，就是用投票表示主權意志的全民政治。老實說，這種投票方式，並不算十分精確，因為各個人的意見，只算點過數目，並未稱過重量。但投票是不可缺少的的方法，它是積極的行為，它是負責任的表示，它是表現無疑問的結果。

希臘人的投票方式極多，有舉手法，有投石法，有銅盤法，有蚌殼法，有蠶豆法，有聽聲法種種，足見希臘人重視投票，悉心研究，惟恐不能臻於完善，惟恐不能達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把種種方式綜括起來，只算兩種方式：（一）推選，即由各個人自動表示意見；（二）拈鬮或抽籤。前者係基於人的認識及意志，後者只

有聽天安排，似以神意為根據。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似乎前者比後者合理，後者似為盲目的信仰。其實在民主政治的國家之中，在全體公民皆有參政權的國家之中，後者比前者尤為公允，尤有意義。寇蒂斯 (Curtius) 即這樣說過：『抽籤法為唯一摧毀黨派思想之方法。』海士 (Hayes) 也說：『推選常有一種傾向，即長於才智、雄於資產、富於訓練的人，比較容易獲得優先權利，而抽籤制度則能給予萬千平民以實際政治之機會。』蓋推選易為狡黠之士所操縱，易為有組織之黨派所把持，此則等於先天注定，非箇中人決無獲選之機會。至於抽籤制度，任何才智之士皆無從預知，所知者惟參與與政治之全體公民耳。抽籤可以刺激各個公民使之自動努力擴大其知識與能力，先事準備以應幸運之來臨。

自然，民主政治也有陷於病態的時候，譬如希臘的民主政治到了後來也頗為一般人士所不滿，試讀亞里士多芬 (Aristophanes) 所著的「騎士」(Knight) 和蘇格拉底 (Socrates) 的嘲弄語詞，可以概見一切。但這不是民主政治本身之過，這是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下的人昧於民主政治的真義而自甘墮落而已。

總之，希臘民主政治的優點，實在未可湮滅。它使希臘人個己與邦國諧和起來，所謂國家的目的即個人的目的，個人的理想即國家的理想；個人可向國家要求一切，而國家可向個人要求犧牲。小小一個希臘能够抵抗龐大的波斯帝國，即是這種諧和精神的具體表現。波斯軍隊的數目雖多，只可算是大羣奴隸的集合；希臘軍隊的人數雖少，然而個個皆是公民，公民為他的桑梓而奮鬥，其忠貞精誠可以貫乎日月，這豈是烏合的奴隸所能抗禦的嗎？希臘人在他們的民主政治的邦國之中，政治毫無壓迫之弊，因此人人的精神極其自由，可以隨便批評政府，臧否人物，由是可以盡量宣洩神智，發展才能，所謂讓吾人隨理性之所之，即是這種精神。人人力爭上游，努力上進，結果促進文藝、思想普遍的發展，竟造成歷史上光榮燦爛之黃金時代，這豈是偶然的事嗎？

總起來說，希臘民主政治的社會，算是有史以來最靈活、最生動、最富於創造力的社會。他們希臘人在人類政治發展的最早期，最初作政治試驗，即能達到如此最高的境界，使主權屬於人民，使一般人民執政，實在

令人驚羨之至。他們首先建立為人民力謀幸福利益的政府，其熱心、毅力、才具，實人類歷史上所罕見，並且其間不斷遇着戰爭，紛擾，仍能發展文藝、思想之生活，尤令人驚歎不置。終因他們所建立的民主政治有優點，有價值，故終為近代的人所認識，所了解，而將其觀念、原則、特質復活起來，這是民主政治的幸運，這是我們人類的聰明，只要我們繼續努力，行見它還要發揚光大。

載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華西大學文學院出版之華文月刊

## 古希臘人之表決法

『希臘人永遠不死！』

近代之「民主主義」，蓋譯自「德謨克拉西」一語，而「德謨克拉西」(Democratic)一字却源於希臘文之「民」(Demos)與「權」(Kratos)二字結合而來。

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一語，希臘人居然甚早已自然實行。希臘人最民主之處，厥為普選，為抽籤法。惟此制究成立於何時？殊不易言。據普魯達克(Plutarch 紀元一世紀羅馬時希臘歷史家)謂，此制甚古，確實在梭倫(Solon)、克利司登(Cleisthenes)、與亞里士低德(Aristides)時代已經成為問題矣。斯巴達人之元老院(Senate)，所謂老人會議，其成立時期當亦甚古。而元老議員之選舉法却甚奇特：每當選舉時，一般公民則先時集於一處，然後候選人乃次第從前面經過，每經過一人，所有集會之公民則高聲歡呼。會場附近有小屋一間，此為一般資高望重之老人集會之所，此地與會場完全隔絕，但能聽見一般公民之歡呼聲音。此輩老人每一聽見歡呼聲音最強烈時，即向會眾報告一次，凡受強烈歡呼之候選人，即為當選。

就一般之研究，最早之表決法，當用舉手方式。如斯巴達之元老選舉法及其他抽籤法，或已為比較進步之一種方式矣。

雅典初為世襲王制，繼改執政官制，但僅設執政官一人，且仍為哥德諾族(Codrus)。最後執政官人數增為九人，每年改選一次。在梭倫時代，選於富室之中，所謂雅典貴族(Eupatrides)、迨亞里士低德時，



則由公民大會選於各階級之中。此種選舉，只限前三執政官，其他六執政官，則在德色廟 (Theseus) 中用蠶豆法選舉。所謂蠶豆法，即於德色廟中置二甌，一盛白色蠶豆與有色蠶豆，另一盛候選者之名票，如某人之票與白色蠶豆同時出甌時，即爲當選。

克利可登曾擴大雅典元老院，由四百人增爲五百人，或稱之爲五百人會議。雅典元老議員與斯巴達不同：斯巴達須年滿六十，爲終身制；雅典則限於三十歲，一年一任。就此種條件觀之，雅典元老議員，既非老人，且又爲各族各選五十人而來，毋寧稱之爲國民代表。此輩議員即用黑白蠶豆選出，故人稱之爲蠶豆議員。

克利可登曾創一種貝殼表決制 (Ostracism)：即認定某公民有危及國家之安全時，則適用此制，即由一般公民於數蠟之貝殼上書明有危險性之某公民之姓名，如總額滿六千票時，則宣布某公民離境十年。克氏之創此制，蓋在防止某公民勢力過於強大，使一般公民生活失其平衡，此亦維護德謨克拉西精神之一種先事預防之辦法也。

此外尚有投石與銅盤兩種表決方式，此殆專用於司法方面者。雅典古司法院，或稱最高法院，司法官人數無定額，王政時代嘗徵於貴族之中，以後多爲卸任執政官，普通皆年老而諳於事務者。此院專司裁判重罪，頗似今之大理院。開庭於戰神山，在露天之下集會，蓋司法官不能與或不純潔之手之人共屋頂也。嘗於夜間開庭，審判儀式極鄭重，由第二執政官主席。原被告皆不能用律師，只能宣誓「只說真話」及敘述事實經過。迨判斷決定時，司法官則於祭臺上各取一石靜肅投於鉛質之矜憐甌中或木質之死亡甌中。如矜憐甌中之票數超過死亡甌中之票數，被告即宣告無罪，反之則被處死刑。倘兩甌之票數相等，則禮官 (heraut) 特投一石於矜憐甌中，此殆所謂「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之意也。希臘人稱此種投票爲巴拉司 (Pallas or Athena) 投票法，意即俄勒司提 (Oreste) 爲雅典神所拯拔也。

所謂銅盤，即銅製圓盤，中有長筒之莖，一種爲空莖，另一種爲實莖。空莖表示懲罰，實莖表示釋放。司法官每人各有空莖與實莖之銅盤兩具，迨裁判決定時，各司法官則各投一具以代表決，但須執其兩端，勿使人知。

希臘人之表決方式，雖有種種，概而言之，不外選舉職官與判決訴訟而已。在選舉職官之方式中，亦可析之爲推選與抽籤兩種，而兩種之利害固大不相同。寇蒂斯 (Curtius) 盛讚抽籤法，謂「抽籤法爲惟一摧毀黨派思想之方法」。海士 (Hayes) 與摩恩 (Moon) 二氏亦謂「推選常有一種傾向，即長於才具，雄於資產，富於訓練之人，比較容易獲得優先權利。而抽籤制度則能給予萬千公民以參加實際政治之機會。從無一國，其公民團體受過比雅典更完備透切之政治教育。」

載民國三十年三月史學季刊

## 培養政治信念

中國抗戰已快到兩年了，這是令人何等奮興的一件事。但我們的抗戰，不僅是在排除侵略，其究竟目的還是由抗戰而建國。抗戰所以建國，建國必須抗戰，這兩件事是二而一而二的，這只算是一件事的兩方面而已。但這個偉大的事業不是很容易的，決非空言所能完成，必須定心寧志隨時探求所以完成之道。

法國歷史家都伊說得最好：『有一個力量能够醫治很多的錯誤，即愛鄉心。』所謂愛鄉心即在共同利害下營共同生活的民族把他們合組起來的國家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但愛鄉心在行為前，在未表現出來時，是不可捉摸的，並且他很容易為苦痛及憂懼所斷喪而陷入愉快模糊之境。古代的希臘人，他們對於他們的城邦愛護備至，卒能以小小一個希臘以少數的公民軍隊戰勝龐大的波斯軍。但到了希臘衰微的時候，他們不但不能捍衛他們的桑梓，他們並且循着蘇撒路線去接受波斯的金錢，甚至不顧一切揮起利劍去屠殺他們的同胞。以前的希臘人何以那樣忠勇，以後的希臘人又何以如此卑劣，這其中的原因並不秘奧，這完全繫於他們的政治信念。

我們要完成我們的抗戰建國偉業，途徑自然很多，但是，無論遵循那條途徑，其最基本的必須條件，便是培養政治信念。但這個培養工作，決非空言所能達到，必須從實際着手，以事實來作結論。

我總以為中國的困難，應從內部去覓求解決方法，並且應從上層做起，果能如此，我們所提示的目標是不難達到的。

第一應化公為私——按照西文的「共和」字義來講，這是由「銳利」及「比不里克」兩字合成的；「銳利」義為「東西」，「比不里克」義為「公共的」；換言之，所謂共和，即公共的東西的意思。共和是公共的東西，即國家為全體國民所公有，即各個國民對於這個公共的東西都各有一部分的主權。雖然為事實上的便利，只有一部分人主持公共事務，但各個國民的那一部分主權始終是存在的。主持公共事務的人本來可以在事實上否認各個國民的那一部分主權，並且可以更進一步的強制他們履行種種義務，甚至可以壓迫他們「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只為配合領土、主權、人民，把他們當做聊備一格的東西，這自然是可以的。如果要使他們盡量發揮他們的能力，使那個公共的東西發生特殊效用，這却不能不喚醒他們，促使他們認清他們各個的應有的那一部分主權了。如其各個國民都認清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主權，他去主持公共事務的時候，他自會發揮他那極大的努力；如其他不在其位的時候，他也不會漠然無動於中，而可以在位者的後盾。古代希臘人的城邦能將希臘人在政治、經濟、信仰、道德、各方面一切希望包羅無遺，使這個城邦成為自由的公民的國家，所以各個公民都能盡量發展個性，運用才能，他們的觀念，除了國家以外，別無所謂個人中心生活。他們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極密切，個人可向國家要求一切，而國家可向個人要求犧牲；他們國家與個人幾乎不能分開，可以說他們簡直是真正的「朕即國家」。他們那種自我實現的精神，在對外戰爭方面曾戰勝龐大的波斯，在文化方面曾造成西洋文化的源泉。近代的薩丁能够使意大利統一獨立，普魯士能够使德意志統一獨立，都是因為他們能够使國家與人民的利害打成一片的緣故。因為人人都把那個公共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私有的東西，於是他們去愛護和擁戴的心情，自非勸誘或強迫所可同日而語了。歷史家推研波希戰爭，希臘能够以小勝大，以少勝衆的原因，謂為公民對奴隸的勝利，自由對專制的勝利，這實在是值得我們三思的。

其次應化險為夷——在一個國家裏面，最危險的事是上下隔閡。因為上下不通，從中舞弊的人便可大弄鬼域，貪污中飽遂成政治上的暗礁或結核。羅馬衰亡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但財政上的黑暗要為其滅亡的主因。

『在資本主義發達之社會，其流弊爲生產剝削。在前期資本主義社會，其末路爲財政剝削。生產剝削，雖剝削而尚能生產。……至於財政剝削則不然。……國家財富愈集中，則階級愈富有。自表面觀之，以爲國家財富流入公庫，而自裏面觀之，乃流入統治者的私人的存摺。……一國財富，既集於少數階級之手，不得不驅農民集中都市，形成惰貧的大羣。……都市的財富愈積累，則投機竊騙的大羣愈膨脹。……大抵此類時代，國家收入之大部分，用諸發展生產者極少，而用諸享樂觀瞻鋪張揚厲各方面者乃甚多。同時因爲都市化的結果，民生無論如何憔悴，而都會之最新式的鋪道建屋，則不可不講。……都會愈豪華，愈偉大，愈增加，則其吮吸國家之富源亦愈甚，而生產分子所應負擔之租稅亦愈重。……此種官僚制度，既無民主的力量以爲之監督，極易走入腐化的途程，於是種種黑暗，緣之而起。賄賂與非法收入，遂成爲當時公認的常道。最初係設官以治事，以後復設官以治官，而官官相護，朋比爲奸，縱有良法，莫由實行，徒增國家的支出與民衆的負擔，不至破產不止。……富者愈富而有權，貧者愈貧而無助，政府至此，縱令有心爲善，對此龐大機械，亦已失却整個統治的機能。……大凡一種社會制度，如能存在，如能發展，須有社會精力的賸餘存儲。反之，此種精力，如已消失，或有之而消耗於非生產的方面，則此等社會，遲早必歸於消滅。』（國聞周報第十卷第十二期崔敬伯著羅馬衰亡之財政的原因）拿破崙能將法國大革命後已經破產之法國財政納之於軌範之中，這是因爲他能慎選稅吏，剔除中飽。拿氏本人亦嘗以此誇示於人：『余從未留意儲蓄金錢，亦從未受人賄賂，並未允許給人位置與權利而賄賂一選票者。余之行政機關，極其廉潔，此吾敢舉以告人者。至參政會、保民院、元老院等，亦皆清廉無私，而無瑕可訾者。』在貪鄙賄賂已成風尚的時代，惟拿氏猶能保持其清廉之人格，此其所以能推政治人軌道而博得人民之歸心。

第三應化徧爲寬——「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毅字固爲成功要訣，而宏字尤爲成功真諦。蓋欲使天下豪俊皆入吾之彀中，實非胸襟宏闊莫能包容。某名人嘗嘲某君云：『彼因見大酒盃漏酒，遂另製小酒盃以代之，此盃小巧玲瓏固矣，惜其容量不大何！』凡秉國者，只能以人才能力爲衡定，決不可以關係偏私爲標準，倘不慎所取擇，則自愛之士皆掉頭去矣。

再次應化名爲實——徒有表面而無實際，只尚形式不重精神，此皆最危險之事。蓋彼此皆以表面形式相向，結果造成一種心照不宣的虛偽，和敷衍塞責的機智，所謂「裱糊政策」，即此種流弊的暴露。此種流弊推演至極，則人類最可寶貴的責任心勢將漸減而化爲烏有，此在個人可以喪身敗家，而在政府竟可以亡國滅種。羅馬人由一小部落，進而統一大利半島，再進而控制地中海全部流域，此在羅馬人雖非預定計畫，而其成功則完全基於他們的務實心理。十八世紀時之波蘭，國會規定兵額爲二萬四千人，但在實際方面，有時一軍官之部下僅有下級軍官三人，或兵士三人，步兵總額不過數百人，砲兵約計百人。瓦薩亦有兵工廠，但僅存放大砲數尊，且皆爲百年前舊物，既無砲架，鏽且瀰滿於砲身。此種國家立於俄普奧環伺之中，欲求不被瓜分，其可得乎？拿破崙第三自命深沉有智略，學兵法甚精，及普法戰爭開始時，法軍預備未充，而普軍已壓境。最可怪者，各軍急電馳至，不曰吾儕無物不需，則曰凡百速爲接濟，或則帳幕不足，或則麵包缺乏，或則荷車太少，或則毛氈未備，或砲備矣而擊針不見，或馬備矣而鞍轡闕如。至於各軍中之官兵則相互問曰，余職爲何？誰爲吾儕排長？吾儕向何處進發？此等聲浪，不絕於耳。結果斯丹一役，竟成階下之囚，不圖滑鐵盧之血跡未乾，而斯丹之寶劍又隱放悲聲！

第五應化繁爲簡——設官治事，本在減輕人民痛苦，乃官衙愈多，手續愈繁，結果人民或在金錢上，或在時間上，或在精神上，無端多受痛苦。憶十餘年前在巴黎時，常見僑民向領館請求護照或請譯文憑，至少必須三日始克辦妥。繼一部分僑民轉向華法教育會請譯文憑或請領貸款，余決在可能範圍內立予辦理，山東生君謂予曰：「足下辦事真快。」余答覆生君云：「做官不妨遲緩，辦事便須火速，但此地是辦事的地方。」自然，若遇某事應加以周詳考慮或調查時，自當假以時日，倘事事皆必照例擱置延緩，這似未免故意留難。這種於已

無益於人有損的方式，我以為似有立予矯正之必要。此外，一人兼攝數職，亦似有治事不專碍事進行之傾向，也。也應加以修正，蓋治事不專，成績不佳，能力減弱，效率必低，此自然之理也。

最後應化利為義——「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人類本來兼有趨利赴義的儲能：導之以義，則人皆爭赴之；誘之以利，而人亦競趨之。一國之中，倘上下趨利成爲風尚，則其國遲早必亡，蓋一國之人若僅孳孳爲利，則其心情必專注於實際的物質生活，而置抽象的光榮、名譽等等於不顧，甚至不惜以「成功不吃虧爲道德之標準」。『所謂萊聖學院，所謂學園，所謂音樂競賽院，這些都是詭辯派戲法，簡直沒有絲毫的價值。好朋友，快喝酒哦，盡量喝酒哦，只要有辦法，就快活享受罷，老實說，實在沒有一點可愛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肚子的。肚子，就是你的父親；肚子，就是你的母親。所謂品德，所謂使節，所謂司令，這些都是空幻的光榮，這都是妄境裏面的虛名！到了死神在上帝圈定的那天來把你弄殭的時候，你的身邊究竟還能贖些甚麼？除了你喝的和吃的之外，便一點都沒有了。所謂白律苛司，所謂哥德諾，所謂西蒙，這些都是塵埃哦。』這一段話便是末世希臘人對於政治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招供，便是他們沉溺於肉體快樂生活的自述，及今讀了之後，猶令人慄慄危懼！迎太基人只問金錢，不顧國家，不惜排斥愛國的漢尼拔，結果金錢爲羅馬人所掠，人民爲羅馬人奴，本爲滿足生活而只博得一個空虛，其愚昧亦可哀矣！誠然物質誘惑其力甚強，倘於平時在人之政治信念上多加培養，則見義忘利亦並非不可能，所謂『與其做豬仔滿足，不如做蘇格拉底而不滿足。』好義成爲風尚，趨利自爲人所不齒，而國家有前途矣。

政治信念，用於抗戰則勝，用於建國則成，實有加以積極培養之必要。惟言之匪艱，行之惟艱，須以事實作答案，從上層做起。

載民國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新四川月刊第二期

## 人類戰爭意義的演進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兩個人對面互鬪，如其認爲也是戰爭行爲，這是具體而微的戰爭行爲，則這種互鬪行爲在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時期，一定比兩羣人對陣而鬪的時期爲早。不管戰爭行爲可適用於兩個人的互鬪或僅適用於兩羣人的對陣，但戰爭行爲在有人類以來便占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拋開戰爭的慘酷慘痛不談，它對於一方是鼓勵，而對於另一方是刺激；一方是勝利，他方便是失敗。歷史上事例甚多，或因戰爭的鼓舞，一往直前，結果造成偉大的帝國；或因戰爭的激發，急起直追，卒能恢復以前固有的主權；也有因窮兵黷武，到頭一敗塗地；也有因強鄰壓逼，最後歸於滅亡。無論成敗興衰的經過如何，他的因素如何，或戰爭應否被歌頌抑被排斥，這些皆不是本篇的主題。本篇的主題，只認定戰爭在人類歷史中是一個確確實實的事實。

人類鬪爭所用的武器，由石斧棍棒，而弓矢刀劍，而火鎗大砲，而飛機坦克，而飛彈轟炸，可謂日新月異。人類鬪爭所採的方式，或長蛇陣，或法郎機，或象陣，或龜陣，或鉗形，或楔形，真是無奇不有。在戰略方面，曰費邊法，曰塞息法，曰舍利萊計劃，曰浩夫曼計劃，曰第十七號戰略，曰以陸權制海權，真是洋洋大觀。在軍事外交方面，有聯甲制乙，有遠交近攻，有愛姆斯公文，有齊麥曼公文，有神經戰，有V字戰，有突擊前之漿糊外交，有漲眼法之肉餵策略，確是光怪陸離。在士兵地位方面，由烏合之衆進而爲訓練之師，由特權階級進而爲平等一致，以繩網鞭撻驅之前進，進而爲與士卒同甘苦携手同行，由任意草菅士兵生命，進而爲因

掌擱士兵而舉國譁然，確是大有進步。

人類爲博取戰爭的最後勝利，努力奮進，鉤心鬪角，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就戰爭這一事實來看，無論它的性質是否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鬪爭，無論它是否草原強盜與海洋強盜的鬪爭，但戰爭一經開始，雖只看見進攻與防衛，勝利與失敗，而在這個運動當中，除開一部分是由於野心盲動，而大都皆各有其意義。

巴比倫是人類文化的搖籃，是古代人種的鎔爐，也是古代的大戰場。在那裏前仆後繼的民族，有蘇末人，赫泰人，及各種的塞姆族人，此起彼仆，一興一廢。我們若單從裏面看去，不外進攻與防衛，勝利與失敗，但他們的文化甚高，在軍隊組織方面，也有騎兵、步兵、重甲、輕甲之分，武器則有弓箭矛盾與攻城機，並且他們的軍隊組織法且作了波斯與羅馬的範型，並於無意之間遺留下來一個帝國觀念。

波斯即本着這個帝國觀念向外發展，結果釀成波斯與希臘之大決鬪，而希臘人對於這次戰爭則認爲他們是在「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是自由公民之民族抵抗野蠻強暴之外侮。

亞歷山大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對波斯請求的答語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同時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因爲他的事業完全建於「希望」之上，「希望」在他的眼前不停的展開，所以他追求復追求，直到他死的時候，餘意猶未止息。

羅馬人對於戰爭，本是爲征服而征服，但作了地中海主人之後，遂自命爲天生驕子，優秀民族，氣吞海洋，不可一世。在羅馬對方的迦太基，他的名將漢尼拔，雖未把羅馬看做野蠻民族，他却懷抱一種理想，即復興他的祖國，建立民主政制。

東羅馬皇帝茹斯底年，其事業髣髴消除了昨夜之惡夢，但這只不過把羅馬帝國過去的光輝曇花一現而已。以後的查理曼，他在中古期中算是最大的侵略者，然其事業的意義，他只作了教皇的傀儡，只在起羅馬帝國之殭屍再來玩弄一回而已。

近代的路易十四，他耗其畢生精力於戰爭當中，其所認爲當時之「大事」，無非西班牙王位承繼問題，其最後目的，無非想恢復「天然界域」而已。彼亦自知「其所示之不良模範」，故於臨死之前告諭其曾孫路易十五曰：『汝其爲偉大之國王，如予之嗜好戰爭與宮室，切勿以予爲師法，速拯救爾之人民，此點爲予所未能爲，予實不幸之至也。』

在另一方面，十字軍雖然「自始即混有卑下之原質」，然其中可以發現一種「遠征意志」，爲「人事中新生之羣力」。

宗教戰爭當中，也是充滿殘殺、悲哀、陰謀、詭計，然他的動力固在求取內在信仰的自由，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所以其結果卒能打破羅馬教皇虛偽的統一，而另自開闢一個新的獨立自由之世界。

十八世紀爲充滿戰爭之世紀，雖然多數戰爭皆無意義，然美國獨立戰爭，與法蘭西革命戰爭，却爲這個戰爭世紀增色不少。

十九世紀中之戰爭，除開一部分爲因襲意味的戰爭，大都非爲民族解放，即爲民族自由。此種趨勢繼續延至二十世紀之初，故一九一四年之世界戰爭，一方固可視爲此次世界大戰之序幕，同時也可視爲以前長期敵對之總決算。

此次戰爭，美總統羅斯福徵求各方意見爲之命名，多主用「自由戰爭」之名，而胡適氏則建議稱爲「末次戰爭」，是否有當，姑置勿論，且看其他方面對於此次戰爭之認識。

地緣政治學家把世界看成一個單一整體，因此對於戰爭也看作一件不可分割的大事。他們把地理學說應用到政治上及戰略上，認爲在決定歷史的一切因素當中，惟有地理最少變動，足見地理因素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戰略上，頗具決定力量。他們認爲這次戰爭是陸權與海權的大決鬪，認爲海權優於陸權的時代已成過去，馬漢將軍的理論已不再適用於今日。他們認爲地緣政治學是國家爭取生存及生存空間的藝術的科學基礎。這次軸心

國家的戰略，即以地緣政治的學理為依據，故這次戰爭最足以當地緣政治之名。

至於斯塔斯的見解，則認為這次戰爭是兩種不同的哲學的鬭爭。英國為一種哲學而戰，德國也是為一種哲學而戰。英國及其他民主國家所採取的，是耶教的倫理思想，即對於柔弱、互助、合作、同情、衷心信仰；其次是柏拉圖所讚美的理性至上而勝過意志或慾望的原理。同情原理，即我在他人中間，能感覺到他的感情，使我與他同化。既發現他和我一樣，他的人格自然有無限的價值，如此則所有的人皆有絕對的價值；所有的人皆有絕對的價值，此即人類平等學說的基础，此即民主主義。個人既有絕對價值，所謂國家不過為完成個人目的的一種手段，因為國家是人造的，並非人是國家造的。

納粹也是為一種哲學而戰，即唯理主義的國家觀與尼采的倫理思想。唯理主義導源於黑格爾，認理性為世界與人類的共同本質，即理性至上的信仰。尼采的哲學為意志至上的學說所支配，意志所欲者，常為權力，權力的鬭爭為變化的主要動力。他認為權力的鬭爭即是善，其他任何趨向溫和及柔弱的道德即是惡，所以尼采的道德理想即是強健、堅苦、與粗魯一類的人。國家為一種超越的存在，在個人之上，不負道德責任，個人不過為國家的超越目的的一種手段，國家對於個人的自由、權利、甚至生命，實無須加以重視。

不管邱吉爾的動機是帝國主義，抑是理想主義，總之英國人也許無意中有點自覺到他們的文化是一種哲學表現出來的事實，因此他們也多少有點要思慮到為保護它而作戰的意思。

希特勒不一定研究過唯理主義與尼采哲學，但他的整個世界觀，可以間接從這個來源中受到這些思想的陶冶。他算是以生活來實踐一種哲學的理論。他的行為雖然可恨，若依照他自己所採的哲學看來，他的行為是善的，對的，高貴而英雄的。

載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五日國論第四卷第二期

## 健康政治與病態政治

柏拉圖曾經揭發了四種政治的弊端，他說武人政治，尚武而重光榮，表面光明磊落，暗地淫樂腐敗。這種政治每每不得善果，所以狡黠者流即努力聚斂，結果使全國的人都變成拜金主義者，於是富豪便被擁為執政，而成一種財閥政治。財閥政治的弊端，在於執政者的無知識，此輩治國無方，所以一有外患，國中貧富兩級便起衝突，內亂結果，便有所謂平民政治。平民政治的特點，在於平等自由，但是因為太自由的結果，每容易被假借保護平民利益的野心家所乘，而造成獨夫政治。獨夫政治下的人民固然是痛苦顛連，但獨夫本身的快樂也完全陷於虛妄。柏拉圖認這四種政治皆不健全，最健全的只有理想國。他的理想國的計畫是，智慧特殊的哲學家做統治者，勇敢剛毅的人做衛國者，物慾旺盛的人做農、工、商。

亞里士多德又分政體為六種，即君主政治、賢人政治、共和政治、獨夫政治、財閥政治、及平民政治。他認為後三種都是竄敗的，只有前三種比較健全。他認為君主政治最善，但這種政治只見於部落時代，只成一種理想。賢人政治較次，但因賢人缺乏，仍然不可希冀。在這三者之中，共和政治最末，但比較合乎實情，還是共和政治。

現代政治學者吉達爾的說法是：「輓近以歷史知識廣佈，遂有歷史的批評的態度，並且承認進化論之原則……但以近代進化論之眼光觀之，國家既非神意所造成，亦非人類用武力征服或自由契約而成之功績，進化論以為國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人類需要秩序與保護自然的結果。」

老實說，不管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如何，只要國家能負起秩序和保護的責任，即是不錯的。譬如說僭主政治，往往令人聞而生厭。但究其實際，希臘的僭主政治，大抵都是極其開明。再說武人政治，譬如拿破崙，他對外能戰勝強敵，對內能掃除以前一切腐習而為法國奠定政治之基礎，並編纂基於自由平等精神之法典，以推行於其他諸國。他最令人崇佩的地方，便是他操守謹嚴，故威爾斯謂其廉潔為當世之冠。說近一點，即今之一般狄克推多，如斯他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他們受着國人或多或少擁護，這也不是偶然的事。說到這裏，我們可以這樣說，如從國家的主權來立論，這自然應該推究國家權力寄託之點，在現代的今天，不消說自然應該擁護民主政治。若單着眼於人民的安全，這似乎對於政治的權力不必加以深刻的探究，這即是上面所說的，不管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如何，只要國家能負起秩序和保護的責任，即於願已足了。

法無美惡，因時制宜，斯為良法，政治亦何獨不然。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可以不問，而政治權力的作用與效力，這倒是一個很重要而切實的問題；換句話說，任何政治形式都可以，只要他是健康的，他總可以做些事情，最可怕的是病態政治。

所謂健康政治，即是政治機構如同健康的人的身體一樣，他是靈活的，他是有生氣的和有餘力的，他是陽性的，他是向前發展的；具體的說，這種政治隨時都在努力刷新，澈底澄清，隨時都在注意排除足以妨害或腐化政治的障礙；再具體點說，這種政治推行的結果，國家事業是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人民的知識與生活是逐漸擴大而豐富的；換句話說，個人在國內是一品大百姓，而在國際間則是一個獨立的人。我們知道健康的人之所以為健康的人，是因為他的身體常保持着一种調節與平衡，他有一種堅實抵抗力，春光明媚的時候固無論矣，就是在炎炎烈日之下或冰天雪地之中，他也是能適應應裕如的。健康政治也是一樣，無論甚麼時候，他的調節與平衡，總是常常保持的。

說到病態政治，這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抽象的說，他是萎靡不振的，麻木不仁的；遲緩，渙散，苟且，

因循，便是他的成績。他的最大毛病，還在賄賂公行，上下其手。我們試看衰老的人，往往總是貪多務得，所以孔子特別提出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話來。衰老即是不健康，病態更是健康的消失，貪財總是不健康的人的第一志願。私人愛財，影響猶小，官吏貪婪，為禍滋大。一個愛財的人，他終日只知計較盈絀，那裏還去過問事之成敗。就普通說，一富之起，萬貧所出，貧富懸隔，社會益德。蓋人之於社會，猶細胞之於身體，少數細胞營養特盛，則此有所餘，彼必有所不足，日積月漸，則全身病弱。所謂瘤病，即因一部細胞特別發達，此部細胞愈得勢，則其他細胞的生活愈困難。故殖財的人，無異社會的瘤病，至於聚斂之臣，直可謂為國家的瘤病了。

古代幾何學家歐幾里得一個學生，他問研究幾何究有何種利益，歐氏即命僕人給以銅幣數枚，蓋嚙其為求利也。對於普通愛財之人，最好適用歐氏這種辦法；至於在政治方面，柏拉圖的辦法最佳，便是送他到農、工、商、那條發財的路上去好了。

個人的健康不恢復，任何事件皆莫能舉辦；政治的病態不消除，國家的生命決不會安全。若欲恢復政治的健康，肅清官吏的貪婪便是着手第一步，但這件事情決非一紙空文所能奏效。

民國廿七年十月二日新中國日報星期論文

## 中國是中國人的

我們希望國聯，在九一八以後獲得了一封李頓報告書，在八一三以後獲得了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通過。我們希望國際，在九一八以後獲得了張皇失措的驚詫，在八一三以後獲得了激昂慷慨的同情。

猛虎竄到我們家裏，我們希望左右鄰人齊執武器來幫助我們驅虎，乃我們鄰人只從後門偷偷的送些金錢和武器來，而猛虎由大門而大廳，且將升堂而入室了。

李頓報告書只是一束充滿蟹形文字的磅紙，第十六條的通過只是一場鼓掌舉手的表演，驚詫反增加了我們的慚愧，同情更加重了我們的心酸。

一八二七年七月六日，英、法、俄三國締結倫敦條約，以實力制止土耳其人的行動，迫土廷允許希臘獨立，結果土耳其向聯軍乞和，簽訂亞德里亞那堡條約，承認希臘獨立。

今日的國際局勢已非復一八二七年的國際局勢。在這樣麻木不仁死氣沉沉的國際局勢之下，要想他們根據拜倫與蠶俄的華貴精神，和本其愛好古希臘文化的欽仰熱忱，不惜使用武力，使強暴低首，正義抬頭，恐怕終是幻想。

人類的運命須由自己製造，希望終是希望，他人終是他人。加富爾與俾士麥雖嘗運用外交藉助外援，然薩丁尼亞與普魯士的自身，確實有其足以自立和發展的根本法則。

薩丁尼亞雖為蕞爾小邦，而在意大利諸邦中實為最忠於民族統一的地方。薩王伊馬努紐第二極力維護一八四八年的民主憲法，剝奪教士的特權，放任自由思想，刷新教育，嘉惠青年，採用自由貿易政策，使國人的生產與生活獲得極大的便利，因此全意大利的志士皆視薩丁尼亞為領導統一運動的中心。

普魯士王佛勒德威廉第三自被拿破崙戰敗以後，忍辱負重，日以復仇為務。在斯太因與哈爾敦伯爾前後為相期中，其政策一以英國的憲政與民權及法國革命所標榜的自由平等諸觀念為依歸。從具體方面說，曾恢復了農奴完全的自由，廢止了貴族的特權，又公開軍政學各機關的職位，凡有才能的，都可充任；又令各城鎮鄉村組織地方自治政府，予以自治全權，又獎勵農商，並掃除一切積弊。經過以上這些改革之後，人民皆大歡喜，咸視自身即是普魯士，所以在來比錫戰役當中，普魯士人都爭先恐後的奮不顧身，卒將戰無不勝的拿破崙打得落花流水。以後俾士麥能使普魯士更加發揚光大，他的基礎也就在這個地方。

「諧和」為古希臘人的主要精神；他們所謂的公民，不僅負納稅的義務和有選舉的權利，凡屬公共事務，他們都須互助參與，並且他們的參與是直接的，所謂全民政治。他們個個公民都算是貢獻的人格，他們和國家的關係，簡直是手足之與頭目，私毫不能分離。因為他們的理想便是國家的理想，國家的目的便是他們的目的，個人和國家只是一而二而一的，所謂個人與國家諧和。古希臘的文化便是現代西洋文化的源泉，現代西洋人的精神便即是古希臘人的精神。以上所談的薩丁尼亞與普魯士的改革努力，也就是根據這種古希臘人的諧和精神而來的。

一個國家裏面的人民能殼與國家諧和，這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是不成問題的，薩丁尼亞與普魯士便是最好的例子。因為少數人的才智不及多數人的才智，多數人的努力確勝於少數人的努力，這是事實問題，絕非空言。

外力不可靠，只有靠自己。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與中國諧和。凡是具有特異思想的人們，都須放大眼光，擴大胸襟，無條件的以愛護中國為最高的理想。

希臘與波斯在薩拉米戰爭的頭天夜裏，被放逐的亞里士低德即趕回雅典來請求從軍，並向他的政敵德米斯



度克勒說道：『我們兩人彼此的爭執，不妨暫時把他擱置起來，我們應和那個為祖國服務最多的人去努力競爭。』

中國是中國人的，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齊起來貢獻我們的人格。

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偉大的時代

——在三臺縣立中學講辭——

諸君真幸運極了！諸君生逢這個偉大的時代，這是人生最難得的事。歷史上的偉大時代很多，但是要躬逢其盛，這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現在試先取一段歷史上的偉大時代來談一談。

古代波斯兼併西亞細亞及埃及之後，又要西向侵略希臘，而希臘以一個蕞爾小邦，竟能戰敗波斯，說起來真是一個奇蹟。一般過去的歷史都說這是歐洲對亞洲的勝利，這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這種說法簡直是似是而非，毫不足信。若把這次戰爭詳細分析之後，纔知道這是自由對專制的勝利，這是公民對奴隸的勝利，這是智慧對武力的勝利。

我們現在為甚麼單提這個波斯與希臘的戰爭來說呢？這是因為希臘文化是近代歐洲文化的源泉，這是因為在這次戰爭之後，跟着便是歷史上的著名的黃金時代，所謂白律苛司世紀。在這個世紀當中，文化燦爛一時，這在歷史上是不容易遇到的時代。

我們現在的偉大的時代又是怎樣的呢？這個氣吞四海的希特勒，東征西伐，鬚髯非闕平世界不可，而我們的敵人也似乎非把我們一口吞下不可。但是一經冷觀分析之後，單是叫囂宣傳是不可靠的，因為這個時代，正是民族自我實現的時代，正是各民族投入洪爐的時代，凡是熬得過的，必成偉大民族。試看過去這一年當中，

嘗之軋靡的有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挪威、法國與羅馬尼亞，而能終不屈服的則有芬蘭、希臘、和我們中國。武力是不可靠的，民族自我實現的精神正是武力的致命傷，就是那些嘗之軋靡的民族，他們的民族自我實現精神也不過是暫時潛伏，以後還是要抬頭。

以上一些話，還是在說明經過這次鬪爭之後，接着而來的便是建設時代，便是光明時代，好似雲消霧散便是霽月清風。因此我們不必悲觀，不要放過，必須把握住時代，務須積極努力，以應轉瞬間之時代需要。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注意，所謂轉瞬間之光明，不是一蹴即得的，須根據下述的兩種精神：

第一爲民主精神。我們上面所說的白律司世紀，須知這個世紀是從民主精神中孕育出來的。因爲德謨克拉西這個字即胎於希臘字，而希臘人的精神完全是民主精神。所謂希臘的城邦政治，即是民主精神的表現。試看希臘人的城邦與個人的關係，便不難明白了。希臘的城邦可向各個人要求一切犧牲，而各個人又可向城邦要求所有的一切。個人的思想即城邦的思想，而城邦的目的，即個人的目的；所謂城邦與個人，直是一而二而一的東西。所以希臘人愛護他們的城邦極其周至，決不忍脫離其城邦而甘爲化外之民。他們能奮不顧身的去抵抗暴力，能竭盡心力去創造文化，這決不是偶然的。

其次爲自由精神。希臘人既無宗教束縛，復無權威控制，而一般人之心靈又極其愛好自由，毫無成見，因此一般人之思想儼如鸞飛於天，魚躍於淵，海闊天空，可以任意遨翔。他們可以縱論時局，批判時政，而毫無顧忌；他們可以指摘人物，衡斷是非，而不稍隱諱，因此自由精神充溢於學術界中，結果造成稀有之最高文化。

狂潮過去，偉大時代即在目前，甚盼諸君努力準備，以應時代之需要，務能把握時代，勿徒任他人奪取精神上之光榮而自甘落伍。努力學問務以民主精神與自由精神爲旨歸，鄙人或將追隨諸君之後，共同努力。

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廿八日新中國日報特載

## 英國外交與中日戰爭

列強維護私利，弱國總是蛋糕；外援終不可靠，但求自力更生。

### (一) 七七事變的回溯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日軍藉口演習士兵一名失蹤，要求中國軍隊退出城外，以便入城搜查，經中國方面拒絕，遂發砲攻城，此即蘆溝橋事變之發端。但至八日晚，雙方代表又相約撤兵，戰事暫停。乃日軍拒絕全部撤至指定地點，至十日下午六時，日軍復又向蘆溝橋駐軍進攻，且援軍陸續開到，於是戰事形態遂有擴大之勢。

三星期後，日本佔領平津，在華北作大規模的進攻。迨八月十三日，又發生了淞滬之戰，此則比較一二八尤爲激烈。中間雖經英國提出上海中立區的建議，但因日本堅決反對，於是戰事遂繼續了下去。

光陰易逝，今天恰恰是七七事變的第二週年。想及生命的犧牲，財產的損失，土地的淪陷，人民的流離，不禁令人悲從中來，同時又覺憤火中燒。

## (二) 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

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林銑內閣於五月三十一日下野，近衛內閣於六月四日成立，並且近衛內閣的組成非常順利，因此大家只謂近衛的使命在調和日本國內各派的磨擦，誰知他便是這個大衝突的發動人。

再看日本大使川越茂於六月二十六日在東京發表離國談話，其中有云：『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華北之必然的聯繫。華北係適應滿洲國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即此寥寥數語，已足充分表示日本對於華北之蓄謀。

考日本對於華北所採方策，最初係以政治為中心，即利用軍閥使中國分裂，使華北在半自治形態下漸趨於特殊化。既華北聯省自治運動毫無成功可能，於是放棄政治工作而高唱經濟提携，即在經濟提携的名義之下，援助冀察當局，日本兒玉經濟使節團來華，即是經濟提携工作達到最高峯之時。既而日本因經濟開發工作無法進行，又見冀察舉辦選舉與軍訓，遂高叫「冀察中央化」，而認單純經濟工作無成功希望，因此一轉而積極主張從軍事方面入手。蘆溝橋是佔領平漢路入北平的要道，七七之夜的事變，即是這個軍事策略的具體表現。

## (三) 日本何以敢於發動七七事變

中國問題到了九國公約的成立，總算趨於複雜具體化。該約對於中國雖無利益可言，但其中條文如『切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並不得變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等等，皆在藉『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種種空洞的名詞，實施各國勢力在中國

的均衡。

在中國關係最深而又堪稱日本之勁敵的，要算英、美、俄三國。拋棄九國公約不談，日本要在中國有所舉動，他實在不能不顧慮這三個國家。他敢於不顧一切突然在中國發動七七事變，這是因為他看清了當時的國際環境：美國高唱其孤立政策，俄國正在加緊清黨肅軍運動；英國又忙於應付西班牙的問題；這些都是日本認為千載一時不可放過的機會。況且在六月下旬之黑龍江事件中，髣髴不可一世的俄國居然表示讓步，這件事更足以增強日本不可少的勇氣。此外還有一個暗中為日本撐腰打氣的力量，這便是德日反共協定，並且這個協定不久且擴大成為德日意三國反共公約，於是日本的勇氣更增進了若干倍。這個公約，看似對付第三國際與俄國，其實這是以反共為烟幕而主要目的在威脅和平國家與侵略弱小民族。不過在德日意的眼中，凡是不加入這個集團的，都在他們反對之列，所以捷京日報有這樣幾句話：『反共公約在表面上雖是反對蘇聯，但在實際上則為反對英美法三國，因為就地勢說，蘇聯並不感受威脅，反之英國在新加坡、法國在越南、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則都受日本的威脅。此外埃及受意大利的威脅，而倫敦與巴黎二地，則受德國的威脅。以後德意日三國僅可指稱某某民國國參加第三國際的破壞行動，而干涉他的內政。』

## (四) 值得注意的英國態度

如虎如狼的希特勒，在派遣褐衫軍向奧國邊境進發之前夕，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正在倫敦與張伯倫及哈里法克斯促膝談心。據路透社倫敦電訊云：『昨日英外交部大臣哈里法克斯與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會談時，就英國對於中歐所取之態度有所說明……衆信英國政府與德國諒解之熱望，並不亞於與意大利獲得諒解之企圖云。』獨立自由的奧國，即在英國政府「有所說明」這一句話中發生問題。希特勒經過這次談話之後，他便對於奧國採

取急轉直下的解決方式。

奧國既被德國實行占據，路透社便傳出一個消息，謂「捷克政府業向英國政府提出嚴重交涉。」捷克不向法俄提出交涉，而向英國提出交涉，這似乎不容我們不加以注意。最奇怪的是俄國，據莫斯科電訊，蘇聯官方否認，已在捷克隣近邊境集中軍隊，並謂俄捷兩國訂有互助公約，但此約之履行當以法捷兩國互助公約之實施與否爲斷。而莫斯科觀察家評論德奧事件，復謂德國併奧，實因英國變更外交政策有以致之。結果把德國併奧國的舉動歸咎於英國，而把自己應該援助捷克的責任輕輕卸在法國的身上。至於法國方面，則主張由英國發起正式宣言，表示與法國共同加以注視，旋即由捷克駐英公使與法國駐英大使根據此旨先後晉謁張伯倫，結果只得到鄭重的備案。

奧國被併以後，捷克問題頓現緊張，在一般人竊竊私議時候，紐倫堡來了一個電訊，謂希特勒對於歐洲糾紛，希圖同英國當局直接商談。不久張伯倫竟由英國搭乘飛機到德與希特勒晤談，在張伯倫返英後，即擬成所謂『英法和平方案』，允許在原則上把捷克的蘇台德區割予德國。迨張伯倫帶着這個方案第二次飛德時，乃希特勒更進一步提出最後備忘錄，限蘇台德區於十月一日（一九三八）以前割讓德國，張伯倫認希特勒得寸進尺，因而下令局部動員，結果成立所謂慕尼黑四國協定。

### （五）英國外交的主旨

目前世界之和平與戰爭的關鍵，完全繫於民主國家能否聯合而定；民主國家之聯合，又唯英國之馬首是瞻，但英國的外交大權，又結集於張伯倫一身，故張伯倫的外交政策須得加以注意。憶自張伯倫繼鮑爾溫出任首相後，首先即準備對日本談判妥協；堅持對西班牙不干涉政策；在北京會議時，企圖調解中日衝突；在殖民地問題上準備接受德國要求。他的最低限度的企圖是這樣的，竭力設法避免戰爭，主張國際糾紛應由局部解決，拋棄一切理想而從現實方面追求世界和平，爭取時間以擴充軍備。他曾經這樣說過：『英國外交的基本政策，是在求世界和平，如果在以下幾種情勢下英國也不要避免戰爭：（一）爲履行條約之義務，（二）英國的利益如領土的完整或交通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三）假如英國非挺身作戰不能保全他們希望保全的利益的時候，也將出而應戰。』

普通對於張伯倫的政策是不滿意的。當外相艾登步入國會宣述辭職原因的時候，在國會場外的民衆高呼口號：『我們需要艾登！』『驅逐張伯倫！』在國會場內的呼聲，亦達二分鐘之久。自由黨領袖辛克萊曾有這樣兩句話：『現在英國政府出售中歐的鎖鑰，而爲德國打開進入中歐的門戶，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恐有一天會發生後悔的。』邱吉爾在議會中演說，對於張伯倫的政策作了一個比喻：『希特勒拔出手槍，要求一個金鎊，若給予一鎊，他又要求二鎊，但最後他願接受一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則算了結。』普通罵張伯倫，總說他遷就、敷衍、苟且、怯懦，不惜出賣弱小民族以壓獨裁者無厭之慾，他完全是英國保守黨的結晶。這種說法似乎對於英國自由黨或其他政黨尚保留一種希望。試看青年艾登，在英國青年協會中的演說，他說：『各民治國與各獨裁國間敦睦邦交，非不可能。』並且當着意阿戰爭時，勞合喬治曾責備政府說：『地中海沿岸各國都正準備着幫助你們，但是你們逃跑了。』他接着伸出兩手指指向外相艾登及其他閣員說：『今晚有怯懦的屈服者在我們面前，這就是那班懦夫！』再看未風的辛克萊訪問記，其中兩點頗堪注意：（一）對於對日經濟制裁問題，這位自由黨魁則謂實施經濟制裁，不得不考慮對日作戰，並須要看美國態度如何；（二）問到中國抗戰對全世界影響如何，他說極令人興奮，但我們英國人對日本民衆並無仇怨，我們一向是同情他們的地理的困難的，因爲英日均是島國，處境正復相同。我們又看以前的勞工黨領袖麥克唐納，他平時極主張減軍備，但到了工人失業問題發生時，他便主張令失業工人添造戰艦數艘。因此每當一般人盛稱艾登而罵張伯倫時，我便這樣答復他，艾登

只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至於張伯倫，他不僅是保守黨的結晶，他並且是英國民族的結晶。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檢討英國的對外政策。他的外交政策在延長和平時間，在避免陷入戰爭漩渦，他這種政策是一貫的，決不因爲當政人物之更迭而發生變動，不過在運用方法上，彼此畧有不同罷了。因爲歐戰以後，維持歐洲現狀的責任，自然而然落在英國肩上，其中原因：第一、他是戰勝國，利於維持現狀；第二、他擁有全世界殖民地，國際間一旦發生事變，無論何處，他都會受到影響；第三、他是工業國家，必須世界安定始能維持他的繁榮。有了這種種原因，所以他的奮鬥、忍耐、和運用多方面的政治手腕，都在惟一的維持和平。不過我們應該知道，英國民族並非生而愛好和平的，所謂大英帝國之造成，即係屢次戰爭勝利的結果：譬如在加拿大、印度等處，皆因戰敗法國後，始樹立其自己的勢力；又因排斥法國在西、葡二國之地位，屢以兵力干涉該二國內政與法國衝突；至於助土對俄宣戰，以阻俄之南下，其例尤爲顯著。目前所以不用武力干涉侵略，一則因爲歐戰教訓，不敢冒昧從事；二則因爲軍事準備尚未完成，不敢輕率嘗試。如其到了張伯倫所談的那幾種情勢之下，他們也是不辭一戰的。英國研究國際政治的著名學者湯恩比博士在一篇關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演辭中說：『我們不能爲保障在中國或其他地方的英僑生命財產而戰，但如英國或法比的領土被攻擊時，則非起來應戰不可。』這就是張伯倫在議會中說的：『英國在中歐沒有重大的利益，所以希望中歐問題能得和平解決。』如其人云亦云的說英人苟且、怯懦，那你不是瞎話，便是呆愚。

就我們的立場說，英國出賣弱小民族，實在不合正義。但自英人看去，放任希特勒向着東南歐橫衝直撞，法俄雖然不安，但意大利也未必便能安枕，在這種情勢下，利用歐洲大陸的矛盾，自己埋頭把帝國軍備充實起來，以後一言九鼎，誰敢否認。所以張伯倫不僅是保守黨的結晶，他實是大英帝國傳統外交精神的代表。

其實在國際利害關係上，不僅英國爲然。法國對於捷克之互助義務又如何履行呢？但自英法協商成立後，法國已入於英國之懷抱，已無獨立外交可言，英法已成二位一體，所以鮑爾溫有這樣的兩句話：『英國國防線

，不在多佛港，而在萊茵河。』

再看極力主戰而他自己屢次逃避戰爭的俄國又怎樣呢？前面已經說過，他一方歸咎於英，一方卸責於法，而自己却站在旁邊只是「密切加以注視」而已。論者謂西班牙經年戰爭，有俄國站在後面的政府軍着着失敗，這不能算是俄國對法西斯國家的一個大失敗。俄國外交當局數年前在華盛頓發表談話，對於打倒日本侵略決心表示十分堅決，但中國苦戰甚久，俄國始終未動，即俄僞邊境發生糾紛數百次，也以不了了之，這不能不說是俄國抵抗侵略的第二個大失敗。說到捷克問題，對於俄國尤爲嚴重，而結果乃如此！

不必責備英國外交策略，最可憐的只是捷克。而他自己只恃外援，不思抵抗，結果捷克總統只在無可奈何之時廣播演說，說明捷克孤立無援，力勸全國人民保持鎮靜，嗚呼哀哉！

## (六) 英國外交與中國

日本對西方各國關係有兩種不同主張：一種主張排除英美在中國的勢力，此派以軍人爲代表；另一種主張尊重佔領區內的外人權益，並維持門戶開放，此派以外務省爲代表。但後者不及前者有力，事實已表明無遺，因此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已感覺重大威脅。計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以在經濟方面爲多：在投資方面，英國在外人在華投資五萬萬金鎊當中，約佔百分之五十稍弱；在貿易方面，英國對華出口，在一九三六年約值九百萬金鎊；在航業方面，出入中國各口岸船隻，英國約佔百分之四十。英國在中國的利害關係既這樣重要，所以他對於中國局勢比任何國家都較爲關切。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七月十二日，艾登即對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告以英政府亟願見中日衝突之早日解決，因事態一經擴大，則將大有礙於英國之在華利益也。七月二十一日，艾登接見日本大使吉田時，堅謂日本對中國態度過分強硬，足以損害英日兩國間之關係，因此英國政府希望中日兩國之糾紛

得以成立折衷方案。其較為有力的表示，即英國不願繼續調整英日關係及討論英日兩國在華之地位之談話。八一三以後，英國又向中日兩國建議，在上海四週設立中立區，停止戰爭。

但英國的外交是唯實主義的，換句話說，即是根據事實來決定應付的方針。譬如局勢已經造成，無可挽回，他對於前後的矛盾決不懷疑，決放棄以前的主張，設法維持自己目前的實利。他為謀英意協定得以成功起見，不惜放棄不承認原則，而坦然承認意大利兼併阿比西尼亞。佛郎哥允於戰勝政府軍之後仍然維持英國利益，英國遂對意大利讓步，允許意大利的志願軍在實際上得於西戰結束後撤退。我們不要忘記，當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時，始初英國極袒護中國，既見中國弱點畢露，毫無戰鬥能力，又料日本必獲全勝，將成遠東一大勢力，對英將來利益頗有關係，因一變其態度，竟捨中國而袒日本。所以說英國的外交是唯實的，即是投機的，因時制宜隨時改變的。

日本積極侵略中國，英國曾於去年（一九三八）一月十四日對日提出相當強硬之照會，即（一）不許任何一方以片面行動改變條約；（二）中國之條約地位不得以武力變更之。英國此種聲明，明確堅決，意義至為重要。但是到了五月三日，倫敦、東京兩地同時把傳說的英日協定加以公布，其要點為：（一）承認傀儡政權任命海關監督；（二）在日軍控制下之各海關，所有關稅收入，其中一部分得由總稅務司撥充行政經費，其以關稅作擔保的外債本息與賠款，即得儘先予以償付。各國攤派的比率，仍照原來所定比率予以確定；（三）上述各海關的稅收，均應移存橫濱正金銀行。此種協定之效力，雖僅限於中日兩國戰爭時期，但究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竟私相授受的斷然處分中國海關稅款，實有背於中國主權與行政完整的原則。

英日又將舉行東京談判了，英國當局一則曰談判限於地方問題，再則曰英國對華一般政策不容提出討論，甚願英國當局言行一致，勿自矛盾，因為吾人每一憶及慕尼黑會議，即不禁毛骨悚然！

載民國廿八年新中國日報七七紀念特刊

## 東北事件在此次世界戰爭中之重要性

日本於一九三一年突然占領瀋陽，未幾遂全據東北三省；一九三二年復向上海進攻，造成二二八事件；一九三三年據山海關，佔熱河，越長城，脅平津，長驅南下，如入無人之境，而中國之東北遂長陷於日人之手。

日本對中國之實行侵略，其處心積慮，固非始於九一八也。民國十六年，田中義一之奏章即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帝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又謂：「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然實現，惟第三期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全土，尚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觀此則日本蓄意吞併中國之陰謀，已昭昭然若揭。

九一八事變，為日人預定計劃，即實現田中義一之奏章。在經濟方面，日本因原料不豐，故欲奪取東北為原料之供給地，同時因日本工業發展，生產過賤，而欲以東北為其商品之銷場。在政治方面，日本大陸政策之迷夢，牢不可破，然此種政策一旦實現，勢將引起美、俄之恐怖。且美國對華政策，素與日本勢不兩立，遲早間必出之以一戰。日、俄尤為世仇，俄國未必袖手，日本不能坐以待斃，故非占領東北不足以打破俄國之東方政策。憶日本左翼無產階級代表片山哲，曾著有「日本無產階級應如何視滿蒙問題」一文，其中有云：「日本苟自滿蒙退却，則經濟之破滅，迫在眉睫，姑置勿論，抑且尚有須待考慮之重大問題，即因此所受之政治影響是也。設吾人自滿蒙退却，其後繼之者究為誰何？美國乎，抑英、法乎？但在滿洲擁有居高臨下之實力之蘇俄，當然捷足先登，蓋蘇俄進取滿蒙之態度，其熱烈絕非英、美、法所能比擬也。蘇俄今日猶雌伏不動，靜待時

機者，蓋因日本勢力存於滿蒙之故，苟日本勢力一旦衰退或被驅逐，其情形不堪問矣。赤色旗幟將高懸於大連埠上，朝鮮治安亦大受影響，果爾則我僅以對馬海峽與彼共產主義之俄國爲鄰邦。吾日本苟不欲蘇俄在遠東發展，則當然不能放棄滿蒙。「觀片山哲之言論，此實不啻日本人之招供也。日本軍閥與文治內閣之鬭爭，亦九一八事變促成之重要因素。上次世界戰爭以後，日本軍閥漸次喪失其政治上之優越勢力，因而屢圖掙扎，如西伯利亞出兵，濟南出兵，皆顯而易見者。至一九三一年倫敦海約成立，日本海陸軍異常憤慨，謂政府不徵求軍部同意，擅結條約，危害國防，對政府肆意攻擊，幾經疏通，乃歸無事。軍閥與文治派之鬭爭，表面雖見緩和，然軍閥之餘怒未息，遂故意釀成九一八事變，以推倒文治派而攫奪政權。

中、日間之東北，猶德、法間之亞、洛二州，苟一旦發生爭執，其影響當不僅限於有關之國家，勢非釀成世界戰爭不止。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檢討九一八以後之十年國際外交形勢變遷，即謂此十年中，以日本暴行開始，亦以日本暴行終結，證明日本爲戎首。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奪取東北三省，首先破壞和平，故一九三二年德國敢於要求軍備平等，退出國聯；一九三四年日本宣布廢止華盛頓海約，故一九三五年意大利敢於進攻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德國敢於進兵萊茵，毀棄羅加諾公約；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對華全面戰爭，故一九三八年德國敢兼併奧、捷，一九三九年意大利敢於侵略阿爾巴尼亞，德國敢進犯波蘭，挑起歐洲大戰；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襲珍珠港，遂使戰爭擴大成爲世界戰爭。

吾人細察此十年中之歷史，即自九一八至一二八，確爲世界史之一大變局。在此十年之中，由守約而廢約，由裁軍而整軍，由非戰而備戰，由民主而獨裁，由和平而趨於戰爭，由集體安全而集團戰爭，種種行動，實以九一八後十年爲樞紐。而在此十年之中，九一八事變實爲一切事變之肇端，日本欲逃戎首之責，烏乎可能，日本實爲此次世界戰爭之燎原火。

東北事件之重要性已明，而吾人究爲東北之主人，因此吾人對於東北所負之責任至大，絲毫不容推卸。憶

普法戰爭之後，法國割讓亞、洛二州，甘必達曰：「願我子孫，勿忘今日！」吾人今日亦應隨時自勵，誓非收回東北不可，幸勿僅以美機之轟炸東北而聊以自娛。

收復東北，前途艱鉅，萬端感慨，不禁狂歌：

大好河山，驚敵騎，奔馳休歇；好男兒，前仆後繼，犧牲壯烈；敵機肆虐翻天地，守將精忠貫日月；最可憐，偏地逃難人，心淒切。

甲午恥，猶未雪，民族恨，何時滅？率健兒直搗長白山缺；療飢快食倭寇肉，解渴飲盡敵人血；莫回頭，努力向前行，到東北。

載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學術與建設第一期

## 歐戰究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捷克很像一九一四年的塞爾維亞，德國很像奧國，意大利很像德國。反共協定的德、意、和英、法、俄，很像三國同盟的德、奧、意、和三國協商的英、法、俄。一九一四年因為奧、塞衝突展開了大戰，豈有一九三八年不能因德、捷衝突而展開大戰嗎？

我們可以這樣想，不過事實還是事實。但這裏面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九一四年惹起滔天大禍的是塞爾維亞，因為刺殺奧國皇儲的凶手黑手黨人，是在塞爾維亞官吏保護之下越過塞境到波斯尼亞去實行的。這個亂子的發生，塞爾維亞算是主動，也可以說塞爾維亞仗恃大斯拉夫主義的力量向着奧地利挑戰。這次德、捷衝突，挑戰的不是捷克，而是德國。

塞爾維亞雖然挑戰，但挑戰行動不一定就惹起戰爭。可是這次挑戰行動非同小可，這是因為把奧國的皇儲斐迪南大公殺死了。皇儲斐迪南是奧皇約瑟的侄兒，為人精明強幹，所有奧國對內對外的計劃完全為斐迪南所主持。當時約瑟年事已高，驟然失此臂助，痛切心髓，無論政治方面或私情方面，均非為之復仇不可。這次德、捷衝突，只是為的蘇台德區，蘇台德區又為日耳曼人的住地，而立於超國際地位的英國亦贊同該區劃歸德國，只要希特勒沒有發瘋，這個衝突的擴大恐怕終是幻景。

過去的德奧同盟是當時國際關係的樞軸，是三國同盟的基礎，因為德、奧兩國的民族是同種，他們的利害關係較密切，這決不是意大利可以比得上的。俾士麥對於意大利是否忠於盟約的問題，看得很明白，他曾這樣說過：『意大利的諾言，如非為其己身的利益着想，是無價值的。』一定要把現在的意、德，比成以前的德、奧，這似乎未免牽強一點。希特勒縱然健忘，他未必對於意大利於一九一五年脫離同盟而加入協商這件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嗎？

蘇俄與帝俄雖然只是一個俄國，但是他今昔的處境確有不同。我們知道三個協商中的英國，他要算三國協商的支持者，不但俄國要倚仗他，就是法國也須依賴他。以前英國本親奧，藉以防俄之南下，直到一九〇五年俄敗於日，海軍被毀，始因法國的媒介而於一九〇七年成立英俄協定。現在俄國的兩個五年計劃已經完成，況且還有有色的力量在中間支持着，在這種情形下面，要想英、俄攜手同行，恐怕英國自己要加以若干的考慮。一九三七年舉行九國公約會議時，李維諾夫憤而離比返國，這是甚麼道理？這總是值得令人深長思的一件事情。俄國宣稱，如英國負起歐洲和平的責任，他便可免除後顧之憂而向他方面自由行動，而英國乃不置可否，置若罔聞。英國這種態度，我們也是似乎不應該馬虎過去的。鬧得這樣緊張的捷克問題，今天只有英、法、德、意四強會議，而與捷克最有關係的俄國反而向隅，這件事情也似乎不應隨便放過罷。

上次戰爭的直接衝突者是奧、塞，而骨子裏邊主要的對抗勁敵還是英、德。所以德國的宣戰理由雖是攻俄，他的軍事動作雖是攻法，而他的最後目的還是對英。因為經濟對立是上次大戰的基本原因。蓋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頭的歷史，他的特徵是對於市場，原料來源，食糧來源，可投放過贖資本和安置過贖人口的地方等等的爭奪。英、德的交惡，便是起於以上這些競爭。英人一看見印有「德國製造」等字的貨品，他們便禁不住要發生一種複雜心理的痛苦。還有德國的海軍，也使英人坐臥不安。以前英人極藐視德人，嘗作這樣的口頭語：『英人霸於海，法人霸於陸，德人霸於空。』乃當時的德皇則大聲宣言：『德國將來，在於海上。』英本以世襲海王自命，果德之將來在於海上，則以海軍為生命的英國將何以自處？明瞭了這些，則上次歐戰也可以說是一場英、德爭霸而已。現在的意大利與德國，雖亦常表出勃勃欲試的樣子，雖然戈林也大言不慚的



說德國可以自給自足，不怕封鎖，但比之一九一四年的德國，他們的力量恐怕還差得尚遠罷。現在的英國雖然被他們鬧得頭痛，恐怕還沒有把他們看做生死對頭的勁敵罷。

威廉第二是要想統治世界，希特勒不過是在日爾曼民族名義下面或其他的名義下面多少要素一點土地而已。

總之，英人對於舍利芬計劃和浩夫曼計劃的重視是有等次的，這就是說，英人決不容許德人在萊茵地帶更進一步，而對於德人的東進比較可以優容。但捷克的運命恐怕就要被優容這兩個字註定下去罷。

民國廿七年十月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註：此稿本於九月三十日星期五夜擬好，十月一日晨送去報社，乃是日各報已披露四強協定捷克屈服之消息矣。

## 算盤政策的檢討

有人問我今日的國際情勢，我只這樣簡單地答覆他：誠然今日的國際情勢複雜變幻，但是切勿忘却國際的中心樞軸。不管他甚麼斯他林，甚麼希特勒，甚麼墨索里尼，甚麼羅斯福，甚麼近衛，而在中間操縱安排的人，却是盜格魯薩克遜種的英吉利民族。因為這個民族有他的本位政策，而他這種政策又確實確實可以安排國際的任何事件，所以有人這樣說，如其你不懂得近數百年的英國歷史，你決不會明瞭現今的國際情勢。那嗎所謂英國的本位政策究竟是甚麼？吾無以名之，姑名之曰算盤政策。

因為英國的屬地徧於世界，他為使這些屬地的聯絡得以保持，決不容許第二個強大勢力在各屬地的聯絡中間發生障礙。如果一旦有這種障礙發生的可能時，他必竭其全力以消滅之；樽俎之間如能成功，這是英人最禱祝的事，否則即出於戰爭的形式，英人也不一定要去避忌的。總之，英人是處處在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並且他這種打算是非常精確的；換句話說，他這種打算的結果常常都是勝利的。我們對於他的這種打算稱他做算盤政策，我以為這是最適當不過的。

我們姑舉幾樁事實來談一談，便可以明瞭英人這種政策的成就了。

在十六世紀下半期中，西班牙勢力之強可謂達於極點。英人為摧此強大勁敵，他一方面援助尼柔蘭的海上乞丐，另一方面獎勵海盜劫掠西班牙的商船，最後竟於一五八八年毀滅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從此英人泰然稱雄海上。

十七世紀的路易十四，他算是當時歐洲不可一世的君主，英人對此行動顛覆的魔王，初則成立英、荷、瑞三國同盟以撓之，繼則組織擴大的奧格斯堡同盟以抗之，結果替天行道的路易十四被迫締結失地喪權的幼立希條約，而英人則在海上樹立更堅固的基礎。

儼然凱撒復生、查理曼再世的拿破崙，他的言詞無異法律，他的手段不啻鋼鐵，他心目中惟一的勁敵即是英國。他對於英國的攻擊方式，前半期使用武力，後半期困以經濟。英人對此戰無不勝的英雄，初則毀其海軍於亞布基爾港，繼再破其法西聯合艦隊於特拉法加岬，最後更大敗之於滑鐵盧，結果昂首天外的拿破崙轉而屈膝於英人之前，終至困死於海水蒼茫烟雲黯淡的絕島之中。

最近的威廉第二，在一九一八年以前，他不也是氣吞海洋不可一世嗎？他的結果，誰能否認不是英人給他註定呢？

現在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似頑皮，但是一紙英義協定，墨索里尼只好就此了事；一聲海軍動員，希特勒也就見風轉舵。斯他林早在英人計劃之外，用不着多說。法國認清英人的提携較有實利，寧肯背棄對俄對捷的廢紙片的諾言。

美國過去的門羅主義，現在的孤立政策，似乎與英無關。事實總是事實，且先談一談門羅主義罷。美國歷史家房龍對於門羅主義的宣布有這樣一段記載：『坎寧為首相，他演說辭裏暗暗的透出一點意思說，假使美國政府肯宣言否認神聖同盟對於南美大陸上革命的殖民地所定的計劃，英國一定歡喜的用他艦隊的全力幫助美國政府。於是門羅總統乃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在國會裏宣言……四個星期以後，門羅主義的原文便發表在英國的新聞紙上。』我們再來看一看上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的態度罷。美總統威爾遜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布美國中立，他說美國的人民是來自許多國家的，大都是來自目前正在交戰的國家的，所以美國在事實上和在名義上都得守中立，在思想上和在行動上皆須不偏不黨。且看美國史家監森的記載：『葛萊在一九一六年間向佩

治說，美國必須記得我們英人是為自己也是為美國而戰，你們決不敢相逼太甚。其含意自然是說，德國之為美國的商業勁敵，與其為英國的同樣危險，而條頓族強國之戰敗，實際上於兩個英語的民族都有利。據說，當威爾遜總統聽見葛萊這番話的時候，他說過下面的話：葛萊是對的。』此外英人又在美國進行巧妙運動，如津貼報館，和傳播德人殘酷的謠言，結果使美國輿論為之一變。至於現在美國孤立政策的得勢，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英人尚無積極備戰的決心的緣故。假如英人必須聯美行動時，英人也會運用其巧妙方式直接間接促成美國輿論的轉變，至少美人相信英人的話比之其他民族要深刻些。

又有人這樣問道，你在「歐戰究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裏面說，英人決不容許俄人南下，以威脅其殖民地，現在日本進攻華南，這件事不使英人感到威脅麼？這話誠然不錯。不過日本這次進攻中國，費力已經不少，即使能够佔領中國，他還要大費人力物力，這豈是十年至少五年所能回復其七七事變前的元氣麼？在這十年或五年當中，我們知道英人的力量當更充實，這豈是日本補苴罅漏的力量所能比擬麼？日人絕無亡我中國的力量，英人亦決不讓其整個吞併，至少英國要把中國看做他的一個分勞的國家。

英人的算盤不是空話，並且每每打算的結果決不是虛無的。美國史家魯濱孫對於法國諾爾曼人入侵英國之認識說得很明確，他說英國人種因之愈強，愈有力，愈活潑，其職業及興趣，亦因之愈複雜云。這個算盤政策與這個實利民族是不可分的，我們應多加以注意罷。

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莫斯科之火

一八二二年五月，拿破崙率大軍征俄，於九月十四日入莫斯科城。當法軍入城時，寂無人聲；入夜，城中四處火起，延燒至十八日始熄。數日之內，大廈巨室，俱成焦土，敗瓦頽垣，荒涼滿目。法軍遭此打擊，糧食既感困難，薪炭尤形缺乏，進退維谷，躊躇莫決。延至十月十九日，始下令班師，時天氣已寒，人馬大困，俄軍沿途來擊，農民四出截殺，法兵饑寒交迫，損失頗巨。加以普籍之兵，則暗向俄人輸誠；奧籍之兵，竟乘機逃返故邦；合此次戰死、凍斃、被俘、逃散而計之，總共不下五十萬人。迨拿破崙敗績消息達於全歐時，普、奧、英、荷、西、葡等國，皆蠢蠢思動，而普魯士人尤急欲一逞。一八一三年三月，普王佛勒德威廉第三下令軍中曰：『此次戰爭，關係德國存亡，是為吾人最後之戰，必得勝利之和平而後已，諸君其勉之！』俄皇亞歷山大第一亦宣言曰：『此次對法作戰，其目的在解除全歐各種人民之束縛，俾得真正之自由。』十月十六日聯軍與拿破崙戰於來比錫，經過四日血戰，拿破崙軍大潰，結果拿破崙禪位於楓丹白露，而被羈於厄爾巴島。

看了上面這一段史實，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想一想。莫斯科之火在歷史上雖然很有名，俄人的屢戰屢敗雖然因莫斯科之火而獲轉危為安，但拿破崙的失敗真因並不是莫斯科之火；拿破崙因莫斯科之火而弄得狼狽不堪，這是因為他違犯了兵家的大忌和遭遇了不利的天時。拿破崙孤軍深入，後援不繼，前方稍遇障礙，則成倒懸之瓠；況所率軍隊，數量龐大，交通既不完善，糧食常感恐慌，所以一遇莫斯科之火，即如身處孤島，石沉大海。『俄之氣候，適於俄人，而不適於法人』，法之駐俄公使哥蘭古耳曾屢為拿破崙言之，惜拿破崙不能聽。

如拿破崙進軍捷速，早抵莫斯科，雖遭莫斯科之火，亦無大傷。乃彼行軍遲遲，復又徘徊觀望，致溫和天氣過去，肅殺之風吹來，地凍天寒，堅冰在道，饑寒交逼，何能言戰。還有一點我們應該加倍注意的，即是拿破崙的潰敗，不在莫斯科之火，而在來比錫一役。

在莫斯科之火以後，不積極準備來比錫的戰爭，這是虎頭蛇尾。莫斯科之火在歷史上之所以著名，這完全是由於來比錫一役的反襯。明瞭了這點，我們應該抱持佛勒德威廉第三和亞歷山大第一的決心繼續向前努力罷。說到這裏，我們却又不不能不自加反省和澈底準備。

轉移陣地與放棄城市，在戰略上必要的時候，這本值不得大驚小怪。歐戰時比王率軍退出比境，霞飛一退數百里，這並未阻止比王的復國和法國的勝利。轉移陣地與放棄城市既視戰略為轉移，則某地之或守或退，最高統帥自有權衡，似可不必在事前大鼓大擂的要保衛大甚麼，死守某地，與城共存亡，預立遺囑，結果究竟怎樣？空頭支票是有害無利的東西，人們不一定都是蠢物。

我們對長期抗戰既定國策既無變更，我們便應該加倍努力充實軍備，加緊訓練壯丁，便是目前最急切事件中的一件事情。壯丁應循徵兵法抽調訓練，應大規模的從事訓練。廣東平時如有大量訓練過的壯丁，我想這次惠陽和廣州的陷落，決不會如此之快。對外作戰不是內爭，隨便拉些阿哥湊足人數，是決不會發生效用的。我們對長期抗戰的信念既極為堅定，我們便應該抱持最大犧牲的決心與敵周旋。但是敵人的破壞力也須加意隄防。凡是現在所能慮得到的事，即須立刻辦理；譬如後方各地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城中各學校與各機關，似應預為之所。一定要敵機大肆轟炸以後，纔手忙足亂的從事疏散，這似乎未免不智。

如其認定疏散人口是刻不容緩的事，保持交通的安全便是政府的責任。為避敵機而疏散，乃因逃命而遭劫，禍不單行，不一定是不可變易的原則。

來比錫在那裏？大家一致奮起努力追求罷。

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坐大的妙諦

一個民族要爭取生存或向外發展，必須打破周圍的障礙；要打破這些障礙，就必得積極努力。我們看初期人類使用手斧、石斧，這些都是他們用來克服他們周圍障礙的。以後由銅質器械而鐵質器械，而化學器械，都是人們在積極努力加強他們克服的力量，務使周圍的障礙漸次消除。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他雖然有他的世界理想，但他建的地跨三洲的大帝國，這完全是用他的武力打出來的。羅馬由一個小村落起而征服拉丁姆，征服意大利半島，進而征服地中海東西兩部流域，他簡直是為征服而征服，這更不用說了。今日的法蘭西，這是佛蘭克人步步為營打出來的。今日的英吉利，且不用談盎格魯、撒克遜、久提各族如何侵入，諾爾曼人如何進攻，就是以後的克林威爾，也是用他的武力去征服蘇格蘭與愛爾蘭。至於大不列顛帝國的造成，那更是憑藉他的優越武力才建設起來的。西班牙始初被人征服，以後也是西班牙人自己努力才把回人驅逐出境而統一起來。一個小小的普魯士，能够漸次造成一個德意志帝國，這完全是由一個家族和他的軍隊所實現的一種理想，這完全是由於縫紉工作，七週戰爭，和普法戰爭所造成的。久為地理上名詞的意大利，這也是由於一個家族反抗奧地利，參加克里米戰役，參加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才把分裂終止而統一起來。美國擺脫英國統治和使南北統一起來，誰能否認他不是從鐵血當中打開的生路。新土耳其的建立，如果不是凱末爾打敗希臘的大軍，恐怕近東病夫的命運終是問題。

我們看了上面這一大堆事實，似乎絕對不容承認依違兩可從中取巧可以把握最後的收穫。但是現實的英國

外交部是處處在避免正面衝突，而欲坐收漁人之利，因此坐大的妙諦似有研討之必要。

英人對於意大利合併阿比西尼亞熟視無睹，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熟視無睹，對於德國合併奧地利熟視無睹，對於德、意支持佛郎哥熟視無睹，而同時他也組織西戰不干涉委員會，為捷克問題也有慕尼黑協定，為中日問題也有比京會議，國聯會議。他一面熟視無睹，一面也參加過問，他這種態度似乎要在這些事變中間分潤利的。

普通觀察，認為英人這種政略是失敗的先兆，認為英人不及時遏止侵略國的野心，將來到了蔓難圖也的時候，且必自食其果。這種觀察，未始沒有理由，不過在人類中要建設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或許現在為時尚嫌過早。我們在現在既尚不能建立永久的和平，則化整個破壞為局部破壞，化大破壞為小破壞，未嘗不是一種辦法。因為侵略國的野心，洩之則漸低減，遏之其勢更猛，於其勢猛之時而遏之，自身勢必捲入漩渦，如此則燎原之勢成矣，英人知之甚稔，故任其宣洩而不稍加遏止，如此則侵略國之力耗矣。德國耗其力於西班牙，日本耗其力於中國，意大利耗其力於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從表面上看，這些侵略國似乎盛極一時，其實他們的經濟、人口、已漸消損於無形之中。英國元氣未損，國力日充，等到以上這些糾紛結束的時候，各侵略國正補苴罅漏之不遑，而英國在比較相形之下已無形中居於指揮之地位。

這個坐大的妙諦，英人知之，美人知之，俄人亦知之，整個破壞確是避免了，不過陷於局部破壞的阿比西尼亞、奧地利、捷克、西班牙，和中國未免難乎為情耳。

但是坐大的妙諦不是隨便可以應用的，必須國基鞏固，國力充沛，始能用之而無害，否則守株待兔，亦徒引領為勞耳。

侵略的人們，你們今日叱咤風雲，不可一世，行見你們將在坐大的妙諦之下俯首稱臣，為造化小兒所竊笑。可憐的侵略的人們，盍及時猛省！

民國廿八年二月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羅馬概念中的毒素

羅馬由一個小小村落，進而征服拉丁姆，更進而征服意大利半島，再進而征服地中海東西兩部流域，最後竟成立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偉大帝國。

在羅馬人這個行動當中，本無所謂預定計劃，只是得隴望蜀，所謂為征服而征服而已。乃到了羅馬帝國於四七六年僵化以後，東羅馬皇帝茹斯底年居然要在羅馬帝國這個概念之下去做事實的恢復工作，雖然他終於沒有完全做到。以後的查理曼、鄂多、拿破崙、及德皇威廉，都在想穿死人的鞋子，都想把羅馬帝國的僵屍扶持起來，而自己立在僵屍背後作一個趕屍者，藉以遂其自私自利的政治慾。

自威廉第二被逐以後，吾人方以為那一套舊把戲已宣告閉幕，乃不旋踵而墨索里尼要建立第三帝國了，希特勒也要建立第三帝國了，尤以希特勒做得十分逼肖。

在羅馬人的理論中，只有羅馬帝國纔是惟一的合法的國家，別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希特勒也有這樣的一段話：『在大陸方面，德國不容有二大強國崛起於歐洲。凡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為軍事之強國者，即使略具軍國之形勢，德國亦必視同侵略行為，而以各種手段制止之，即訴諸武力亦所不惜。此不僅為德國之權利，且為其責任。』（國立編譯館譯「我之奮鬥」三三三頁及三三四頁）

羅馬人的外交與策略乃是在播弄各國的惡感，而自己從中取利，如助努米底亞人以攻迦太基，助馬賽人以攻高盧，助愛多利人以侵希臘，助羅得島人以侵亞洲。希特勒在我之奮鬥中也有這樣一段話：『如與英意締結

同盟，其在軍事上之結果，必與聯俄之結果相反。最重要者，厥為與此二國接近，決無引起戰爭之危險。對此同盟將持反對態度之惟一強國法蘭西，亦無力反對。於是此種同盟將使德國於承平時從事種種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之範圍內，與法蘭西謀一解決。蓋此種同盟，自能破壞使德國極感不安之三國協商，且使吾民族不共戴天之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由是英、德、意三國之同盟，將操縱一切，而法蘭西失其優勢矣。』

在事實方面，希特勒已兼併了奧地利，合併了捷克，略取了米美爾，此可稱之為他的第一幕中的三部曲。其第二幕中的拿手好戲，自然不外乎是但澤市與波蘭走廊，匈牙利及波蘭等等問題了。此後第三幕、第四幕也自然的要陸續演出，毫無疑義，除了他本人死去或被逐後乃能完結。

希特勒雖然在羅馬的概念之下從事建立第三帝國，但他這個幻想終是幻想。我們知道羅馬人之所以能建立一個偉大帝國，這決不是偶然的事。羅馬人除了他的堅持態度和組織能力之外，他有一個最重要的美德，這便是寬容政策，這便是他能穀把羅馬公民權給予全帝國的一般人民。彼希特勒對於猶太人若有先天之恨，即對於法蘭西人亦稱之為不共戴天之敵，其胸襟之狹隘可以洞見。以胸襟狹隘之人而欲建立偉大帝國，豈非虛妄；彼之成就至多不過兼併若干弱小民族而已。彼之言曰：『余坦白承認：大戰以前，余嘗設想，如德國放棄其愚笨之殖民政策與海軍政策，聯英以對俄，並拋棄其支配全世界之癡念，而採取一種於歐洲大陸取得領土之確定政策，則其情勢必較佳。』讀此數語，吾人不難概見其內心了。

總之，希特勒雖標榜英、德、意新同盟，而在實際方面他已將若干有力國家推向英國懷中，而英國已隱約的成了德國之暗礁。歐洲戰禍，不發則已，苟一旦爆發，德國之勁敵仍為英國，除非希特勒懸崖勒馬向英國低頭。

希特勒固非一味鹵莽者流，不過環境逼人，亦大可畏，因德國的空軍政策，海軍政策，及殖民地政策，在在皆足使希特勒不能自主。

羅馬概念在希特勒腦中往來迴翔，但中毒過深，必致死命。

民國廿八年三月廿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德意志稱霸乎？意大利稱霸乎？

自德國兼併奧地利、捷克、米美爾，及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以及德、意扶持西班牙而擴大其德、意、日防共協定後，世人對於中歐與地中海頗抱悲觀，意謂德將稱霸於歐洲大陸，而意將稱霸於地中海流域，甚或德、意繼續携手同行，或則共分歐洲，或則囊括世界，行見法西斯勢力將籠罩於全球，使人類之自由精神將永埋沒於萬劫不復之境，想念之下，令人不寒而慄。彼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固未嘗不可試作如是想像，然而談何容易？

蓋歐洲政治有一傳統觀念，即勢力均衡，即若干國家互相結合以抗禦最強大之國家獨霸歐洲。此種結合對於歐洲國際關係至為重要，似不容掉以輕心或任意抹殺。

十六世紀之末，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二破壞均勢，卒由法之亨利第四、英之伊利沙白、及荷蘭之人民相與聯盟以恢復之。十七世紀初，奧地利皇室之兩支凌駕歐洲，均勢又被破壞，結果賴法國與瑞典之努力而得恢復。十七世紀中，路易十四勢力震駭一時，於是英、德、西、荷、瑞典、薩瓦諸國，因其破壞均勢，遂共結聯軍以摧毀之。拿破崙不可一世，大有全歐屈服之概，但最後仍為普、俄、奧、英、瑞諸國聯軍覆敗之，而自身且被禁錮，終死孤島。威廉第二自命不凡，欲掀起世界大戰以遂其世界野心，結果亦只能倉惶出奔，度其殘餘之生活於荷蘭。

今日希特勒之勢力能與威廉第二相比乎？抑墨索里尼之勢力能與威廉第二相比乎？姑無論此兩瘋人之力量

德意志稱霸乎？意大利稱霸乎？

較威廉第二相差尙遠，即此兩人力量可與威廉頡頏，其結局亦不過與威廉相似而已。

予之所以爲此言，並非憮然輕視此兩瘋人，因此兩瘋人之運命終不能超越勢力均衡之大限也。蓋勢力均衡四字，僅就政治方面言之，不知在此政治之後，實有一種偉大精神爲其推動之力，此即所謂民主精神是也。以上所舉例證，如腓力布第二、奧地利皇室、路易十四、拿破崙、及威廉第二，皆爲專制之象徵，凡起而反抗之者，其目的或在蕩此專制之力；易言之，即在維護民主精神也。故在政治方面，爲維持勢力均衡；而在思想方面，則爲保障民主精神。

今日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正亦步亦趨踏入腓力布等人之舊型死谷，而英、法、美、俄，無論在政治方面或思想方面，又正足以築成一民主精神之陣線，且此陣線實較敵方爲強，若一旦兩相衝激，入死谷者將無逃生之望，故予敢斷言曰，此兩瘋人終不能超越勢力均衡之大限也。

再就民主精神發展之歷程觀之，民主精神常孕於專制政治之中。如一二一五年大憲章之成立爲無地約翰專制之結果，一六八九年之權利宣言爲詹姆士第二專制之結果，一七七六年之獨立宣言爲喬治第三專制之結果，一七八九年之人權宣言爲布奔王室專制之結果，一九一八年之工人與被掠奪者之權利宣言爲羅曼洛夫王族專制之結果。自然，當專制勢盛時，民主精神當無由表現，然一至專制無法維持時，民主精神必立即破罅而出，沛然莫之能禦，此即柏拉圖所謂讓吾人隨理性之所之也。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叱咤風雲，莫可方擬，不知亦曾計及民主精神將躡兩君之後而來乎？

民國廿八年四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但澤究應誰屬？

夙昔波蘭人滿佈於維斯杜拉河兩岸，自喀爾巴阡山以達但澤，皆波蘭民族之勢力，故波蘭人視維斯杜拉河爲私有。

但澤雖隸於波蘭，而爲一自由港，內政自主，但須徵詢波蘭意見。波蘭於其地有普通經濟上之特權，遇有危險，得自由啓閉港口，以自衛護，並設官監督及酌收關稅之一部。但澤得自訂幣制，若遇大事，亦有參與波蘭國會之權利，及宗教信仰，河道航行之自由。

但澤扼波蘭海運之咽喉。其入口貨自木棉羊毛，及工廠機械，以供波人之紡織外，餘如農具，瑞典鐵塊，挪威魚介，以至一切波人所無之機械物，皆遠來匯集。出口貨則沿維斯杜拉河及沿邊鐵道而下，有洋灰、木材、草料、鹽、糖，及波蘭特有之工業品等。河運陸運兩便，但澤實爲波蘭極盛之商埠。

但澤與波蘭不可分也，故世界大戰後，國聯仍改之爲自由市，特任高等委員蒞治之。同時波蘭與但澤締有經濟草約：一、兩地商貨往還各不徵稅；二、進口貨之經過但澤而至波蘭者，但澤負有爲波蘭征收入口稅之義務；三、波蘭與但澤鐵道交通，暫相連合，於新線未落成以前，則波蘭與波羅的海濱諸省間之交通，有通過但澤地方之權利；四、但澤應擔保波蘭航業上之便利，及允許波蘭軍火之入口；五、華沙及其他波蘭城鎮，與但澤間之郵務、電話、電報諸事業，應力謀自由充分之發展。

自上面觀之，但澤與波蘭之關係極密切而且重要；而自大戰以後，列強之處分，似在使但澤與波蘭立於不

即不離之間，欲明其故，則一百六十年前之悲哀事件應有重述之必要。

蓋自普魯士霍亨索倫族決定「縫紉工作」以來，波蘭境內之西普魯士與但澤即爲其目的物。至佛勒德勒第二時，即商之俄、奧，而於一七七二年開始分割波蘭，於是維斯杜拉河下游與但澤一帶遂入於普魯士之版圖，而完成其初步之縫紉計劃，使東普魯士與勃蘭登堡聯爲一氣。

普魯士之計劃完成，則波蘭與但澤只能臨風洒淚，暗唱驅歌。以後再經第二度（一七九三）、第三度（一七九五）之分割，從此波蘭不僅「四境非海水也，乃敵人也」，並且「一朝宗社竟成墟，可憐同種遂爲奴」矣！

但澤與維斯杜拉河既入普版圖後，普即積極同化兩岸居民。普政府特設皇家殖民委員會努力經營，陸續移民結果，波蘭農民逐漸被逐出。計但澤人口總數爲十七萬，而波人僅占百分之十。一九一九年後半，但澤增立商號甚多，其間以德人所設者爲尤衆。在此狹長如帶之地中，實日耳曼族與斯拉夫族彼此必爭互爲消長之區域，然而波蘭民族已立於劣敗之地位矣！

在波蘭歷史中，雖有光榮偉大之加西米耳國王，雖有英邁雄武之約翰索比斯基，雖有慷慨激昂之哥修士孤，雖有光復大業之皮爾蘇斯基，然而今日要阻止怪傑希特勒攫奪但澤之魔手，恐大不易！

現在決非但澤究應誰屬問題之時，行見希特勒在英國諒解之下及意大利聲援之下，用其順序漸進之手段，再度實現其縫紉計劃而已。

波蘭大音樂家蕭邦最著名之作品，爲波羅乃斯舞曲，在此曲中，不但可以聽見波蘭已往之偉大雄壯之奮鬥，並且可以聽見波蘭人悲傷祖國之愁緒。在此愁雲滿布之世界中，在此但澤緊張之時期中，波羅乃斯舞曲髯隱約刺人耳鼓！

民國廿八年八月十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歐洲大戰從此展開歟？

據九月一日柏林路透電稱，柏林官方廣播臺，於今晨五時四十分發出希特勒對全國軍隊之宣言，略謂對波蘭之行爲，已不能再事忍耐，故此後余除決以武力對付武力外，已無他途可循云云。又據同日巴黎路透電稱，德軍不待下最後通牒，即向波蘭分三路進攻。

德軍向波蘭進攻是事實，但是否即因此引起歐洲大戰，此實一至有興趣之問題。惟預測爲一最危險之事，姑以目前歐洲外交及最近歐洲事變爲根據加以分析，而作一嘗試之結論。

在德國行動以前，英波互助協定與德蘇互不侵約適於八月下旬同時成立。就此兩約觀之，英波協定爲英國支持波蘭之諾言，而德蘇條約則爲蘇俄放棄援助波蘭之允許，兩約皆以意中之波蘭爲主題，而主題之後遂成爲一幕不言而喻之英德暗鬥。

以上對立之兩約之締結，皆與英、法、蘇三國談判之破裂互爲因果。試看八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路透電，據云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英、法、蘇反侵略公約談判，因三方意見發現有嚴重歧異之處，故已破裂；蘇聯軍事代表團認爲若欲蘇聯援助波蘭，惟有准蘇聯之軍隊得通過波蘭之領土，始克有濟，惟英法軍事代表團對此表示異議；同時波蘭政府復公開宣言波蘭不需亦不能接受蘇聯之軍事援助，致蘇聯無可與各該國在軍事上實行協作。就此一席談話觀之，事實至爲顯明，故吾謂一方爲英國支持波蘭，他方爲蘇俄放棄援助波蘭，而此兩約正與三國談判互爲因果。

歐洲大戰從此展開歟？



德國此次行動，極其審慎。除和蘇而外，曾向比利時國王鄭重聲明，歐洲若果發生戰事，德國即願依照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所提供之保證，不在任何方式之下，侵犯比國領土完整，並尊重比國疆界，但比國嚴守中立為其條件。此外更向瑞士、盧森堡與丹麥、立陶宛等提供保證，決尊重其領土與中立。即對於英法兩國，仍主以談判方式解決一切。

德國舉措雖然審慎周詳，但現在戰機已動，懸崖勒馬，詎不大難。不過，德波雖已開釁，而此兩國以外之國家之態度，實有研討之必要。第一為美國態度：據八月廿七日華盛頓哈瓦斯電稱，據國務院人士宣稱，德波或竟不宣而戰，亦屬可能，但英法若果捲入漩渦，則美國勢須立即表明態度；質言之，羅斯福勢須立即宣布戰爭狀態之成立，而不容再事觀望。據白宮中人透出消息，宣布美國中立之聲明書，業已準備就緒，僅需總統簽署，即可隨時公布。又據二十八日倫敦合衆電云，希特勒致英方之文件，業經英政府通知美政府，並盼美方可於英方覆文發出前，表示其意見。就上兩電觀之，在此德波衝突聲中，在暗中立於德國正面之英國，仍須徵求美國之意見，足見美國大有舉足重輕之勢。在上次歐洲大戰中，美國關鍵，事實具在，至今不容忽視。其次為意大利態度：意大利曾於德波爭執發生後，提出折衷方案（八月十五日），繼又主張召集四強會議（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駐德大使阿多利哥又晉謁希特勒有所商談；至於羅馬人民報之言論，則謂墨相現正努力求取但澤問題之解決，惟墨氏相信僅解決此問題，必不能使歐洲趨於穩定，因歐洲之問題，必須予以普遍之解決，而消滅一切主要之不平事件。憶在上次大戰中，英法不惜一切優惠條件誘致意大利脫離同盟加入協約，此亦彰彰在人耳目之事實。最近併阿吞亞，參與西班牙內戰及巴勒士坦亂事，其氣不可一世，英國在平時已應付之不暇，況於此際乎？美國與意大利之態度既如此重要，然兩國之態度究偏利於何方耶？明白言之，美國如宣布中立，則無異消極援助希特勒，蓋英法失一有力之臂助也。至於意大利所提折衷方案，實為德國張目；所主四強會議，雖不敢武斷其為壓迫捷克之慕尼黑會議，而當事人波蘭反不能參與討論，已屬奇怪；在此緊急之秋，意

大使晉謁希特勒有所商洽，似不容等閒視之；尤其是羅馬人民報之言論，似不僅在解決波蘭問題，且有弦外之音！

德國處於有利形勢之下，而所取之方式亦有商討餘地，如德方於八月三十一日柏林官方發表之建議為：一、但澤應立即無條件歸還德國；二、波蘭走廊應於一年以內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誰屬。又如德軍不待下最後通牒即向波蘭進攻。德國此種建議與行為，皆有伸縮餘地：由第一點言之，但澤在事實上早為德人所有，而波蘭走廊，德人亦較多於波人，屬於德國不成問題，惟時間遲早問題與公諸合法手續耳。第二點為不宣而戰，自法理言之，只為武裝衝突，可不認為戰爭狀態之成立。由此言之，戰機雖動，而談判之門固未閉也。

再就英國態度觀之，喬治六世雖已簽署總動員令，並非絕對不可收回成命。慕尼黑會議時，英海軍亦曾部分動員，但結果並未實施。英波協定似為英國之一種束縛，但一玩味條約與廢紙並無區別之意義，則可恍然大悟矣。俄捷不曾締協定乎？法捷不曾締協定乎？一則謂此約之履行當以法捷兩國互助公約之實施與否為斷；一則主張由英國發起正式宣言，表示與法國共同加以注視。結果捷克仍被吞沒！東施效顰，英國又何嘗不可卸責於法國，又未嘗不可申明由美國宣言共同加以注視，轉圜卸責皆容易，但視修辭如何耳。

解鈴還是繫鈴人，希特勒未必一味鹵莽滅裂，只須但澤走廊收復，於願已足。若再攪得上西勒西亞，尤為完滿無憾。不過談判既滯滯而不可靠，遂不能不用千鈞之力以造成既成事實耳。

英國果不惜為波蘭一戰乎？德國所索之地在大戰前本屬德國，此舉為收復失地，英國又何必多事！英國以戰爭作威嚇乎？希特勒已在戰神背上，當不退縮，結果只有英國退讓，犧牲波蘭！

民國廿八年九月三日新中國日報星期論文

## 歐戰在將來

『銀河在天體中不過一小片，在這一小小片裏面，太陽系真是極微細的一個黑點；在這種微細的黑點中，地球這顆行星，真是要用顯微鏡纔能照見的一小點；在這一小小點上，有許多碳氣和水構成的東西，在那裏跑來跑去，忙個不了，想在這短時間中延長他的生命，而努力殺害人家的生命。』——羅素語。

### (一) 歷史上的教訓

維也納會議施用強權主義，不顧民族性習，任意改造歐洲政治地圖，結果禍根暗種，竟使以後歐洲政局無日不在動盪之中，所有失望之民族無日不思推翻此次會議之事業，故史家認十九世紀大半部時期為維也納會議破裂史。

柏林會議本在調解英、奧對俄、土所締聖士提反條約之反抗，乃為俾士麥所利用，藉以市恩於奧，結好於土，結果使巴爾幹各民族大失所望。論者皆謂此次會議適足以促進紛擾，種禍將來。故凡探溯上次歐戰之遠因者，莫不認此次會議為厲之階。

巴黎和會不許戰敗國代表列席，不許戰敗國代表口頭申訴，僅由三數巨頭自由處分，而令戰敗國代表簽字條約而已。論者謂巴黎和約非協議之條約，乃制裁之條約，洵非虛語。

維也納會議後，歐洲之政治運動遷延至數十年，柏林會議後，大家皆外飾民族主義，內事軍備競爭，結果於會議後數十年釀成歐洲大戰。巴黎和會以後，迄今已二十年，其所造之惡果已漸成熟，即無希特勒、墨索里尼、斯他林諸人，歐洲政局亦必動盪不安，至於能否釀成大戰，此則須視戰爭之條件與危機耳。

### (二) 在上次歐戰中英人真是為比利時的中立而作戰嗎？

比利時之永久中立地位，本英、法、俄、普、奧於一八三九年共同簽約所保證。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軍侵入比境時，英立致哀的美敦書於德，要求尊重比之中立。次日兩國決裂，德相賀爾威格 (Hollweg) 曾太息曰：「英德多年交誼，不應為一張廢紙驟成仇敵。」其實英之對德宣戰，名雖維護比之中立，實則所以自保，蓋英、比僅隔一海峽，比之盜得威普 (Antwerp) 恰如對準英倫心臟之一枝手槍，比之於英，猶唇之於齒，故英之保比，正所以自保也。鮑爾溫謂：「英國國防線，不在多佛港，而在萊茵河。」其意尤為明白。

波蘭地位，在東歐、中歐間本極重要，在俄國、德國間本極重要，在歐洲大陸上本極重要。以前俄大彼得之欲在中歐鑿一窗孔，普霍亨索倫之欲完成縫紉工作，皆以波蘭為對象，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但在英人眼中，倘將波蘭與比利時一作比較，則英人可為比利時犧牲一切，而對波蘭則只能予以有限度之聲援。自由黨領袖辛克萊謂：「英國政府出售中歐鎖鑰，而為德國打開進入中歐門戶。」而張伯倫則謂：「英國在中歐沒有重大利益，所以希望中歐問題能得和平解決。」張伯倫此種說法，可謂道盡英人心中對中歐之態度矣。

當德軍進攻波蘭時，予曾著文推論歐戰是否從此展開，予之結論為「英國退讓，犧牲波蘭。」（見新中國日報九月三日星期論文「歐洲大戰從此展開歟？」）予之所以為此言，一方係基於歐洲當前局勢，一方則係根據於英國外交之主旨。（見新中國日報增刊七七紀念特刊予之「英國外交與中日戰爭」一文）說到此處，似有提述張伯倫所宣布之英國外交基本政策之必要：「英國外交基本政策，在求世界和平，如在以下幾種情勢下，

英國也不避免戰爭：(一)爲履行條約之義務；(二)英國利益如領土完整或交通安全受到威脅之時；(三)如英國非挺身作戰不能保全其希望、保全其利益之時，也將出而應戰。』就此三點看來，第一即重視履行條約義務，然則「英波協定」，英人當不惜一戰以擁護之也。不過「英波互助協定」之締結，是在英、法、蘇三國談判破裂之後，是對德國之一種示威，是對德、蘇接近之一種對抗，是對英、法、蘇三國談判破裂之一種彌補，可謂此種協定之締結，發自情感成分多，基於理智成分少，其基礎殊欠鞏固，倘希望其能發揮十足效力，未免過於輕信！然則英人對於履行條約義務一語，不將食言而肥乎？其實外交辭令可供選擇者甚多，如俄人謂「俄捷協定之履行，當以法捷兩國互助公約之實施與否爲斷。」又如俄軍越境入波，而謂「自蘇聯政府之觀點而論，以前之條約已不復有效，因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等等，皆可將自身義務輕輕抹殺，賀爾威格之語，尤爲直捷了當，英人何嘗不對之暗作一種會心之微笑？但此次英人已在薩爾不魯根盡其最大努力，雖是噫戲，究竟不是空言。天助自助，波蘭自己不存在，却怨伊誰？

### (三) 德國復興是英國一手扶持起來的

在一九一八年德國失敗時，福煦元帥曾經說過：『我們第一須仰賴於大自然所供給的一切方法，而大自然在侵略線上祇安置了一個障壁，即萊茵河。』但英國極力反對成立『另外一個亞爾薩斯洛林』。克里蒙梭主張佔領萊茵區，萊茵之東五十基羅米達地帶應解除軍備，佔有薩爾煤區，限制德國軍備，加重賠償款額，在在皆使德國從此一蹶不振。福煦元帥更說道：『假使德人拒絕簽字於和約，真使人再快樂也沒有了，因爲如此便可首先率領協約軍完全掃滅德國。』此外如對德外交總長所率之德國代表團由軍官加以監視，軟禁於鐵絲網後面之旅館中；如克里蒙梭以和約授與德代表時，而謂：『我們算帳的時機已經到了，你們曾經請和，我們現在準備給你們講和。』等等，皆在表示法人奴辱德人，極力抑制之使其永無翻身之日。

乃英國對於法國強硬懲罰德國之主張，努力從中緩和，「凡爾賽和約」之獲多少修正，亦頗賴勞合喬治之斡旋。一九二二年，德國要求延期交付賠款，英國準備承認，乃普恩加齊尋出德國漏眼，宣布德國總違約之罪，採取斷然手段，派軍進佔魯爾。但英國認此種佔領爲非法，竟拒絕參加。一九二四年，法國企圖在萊茵地帶製造兩個分離派國家，所謂「手鎗共和國」，英國強硬反對，法人乃停止援助此種運動。德人對於魯爾被占，消極抵抗，但德國經濟大受挫折，馬克狂跌，卒因英國主張調查德國經濟狀況，以解決賠款問題，乃有「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之先後成立，及洛桑會議，則德國賠款殆可謂一筆勾銷矣。關於裁減軍備，法國堅持三字公式，所謂仲裁、安全、裁軍三者之不可分割。至一九二五年，英國乃勸德人向法提議締結保安公約，於是「洛加諾公約」始獲成立。一九三二年裁軍大會，各國意見紛歧，德國遂通知大會：『德國於現狀之下不能參加會議』，英國又從中調停，成立協定：『在給予各國安全之制度下，德國享受平等權利。』一九三三年裁軍大會重開，德國態度強硬，牛賴特表示重整軍備，自動武裝，最後德國正式通知退出大會，並退出國聯，結果由英國提議（一九三四年一月）德國軍隊定爲二十萬人，可置備六噸重之坦克及一五五厘米米達口徑之槍枝若干，兵役改爲十二個月。一九三五年英法在倫敦會商德國問題，旋公布英法共同宣言，並邀德國加入，此項協定宣言內容之主要點爲：『取消「凡爾賽和約」第五篇限制德國軍備之條款，而代以關於軍備問題之新協定。』是年三月四日，英國發表白皮書，謂英國亟須增加海、陸、空軍備，並謂德國青年軍訓，足以危害歐洲和平，德人大譁，謂爲侮辱，旋於三月十六日宣言重整軍備，並恢復強迫兵役制。四月，英、法、意三國代表會於斯特萊薩，此舉本在鞏固三國合作團結，而向德國表示歐戰中之協約國至今仍然合作。乃六月十八日英國發表「英德海軍協定」，遂使法意對於協作表示懷疑；而在德國方面，則不啻以此協定推翻斯特萊薩之成績矣。此後德國進兵萊茵不設防區域（一九三六年三月），拒絕參加比京九國公約會議（一九三七年九月），簽訂德

、日、意反共協定（十一月），積極參加西班牙內戰，其氣殆不可一世，凡詭知國際局勢者，無不竊竊爲歐洲和平危矣。果然不轉瞬之間，奧地利、捷克、米美爾，皆陸續以被德國兼併聞矣。予曾有這樣一段話：『希特勒已兼併了奧地利，合併了捷克，略取了米美爾，此可稱之爲他的第一部曲。其第二幕中的拿手好戲，自然不外乎是但澤市與波蘭走廊，匈牙利及波蘭等等問題了。』（見新中國日報三月廿七日「羅馬概念中的毒素」一文）英國對於其他德國收復失地行動，皆取遷就態度，而獨於德國對波蘭之行動必出之以礮戲之姿勢，此實令人百思莫得其解者。一言蔽之，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 （四）要想一個退兵的方法

波蘭問題本不必作戰，但爲波蘭問題使英、法、蘇三國談判破裂，英國在失望與負氣之下，不得已簽訂一種粉飾排場之「英波協定」，此八月下旬之事。乃希特勒乘英、法、蘇談判破裂，遂進而訂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凡明眼人皆知此約之微妙處，決不僅限於「互不侵犯」四字而已。並且希特勒目中無人，藐視「英波協定」，即立刻進兵波蘭（九月一日），此實無異批英人之頰，英人於此，雖欲維持紳士風度，實大難爲情。加以希特勒不答英人要求撤兵之最後通牒，尤使英人難堪。英人勢成騎虎，遂於不知不覺之間，自動陷於戰爭狀態之中。

英人一則曰援助波蘭，再則曰履行義務，似此英人之作戰，端在維護英波協定，波蘭既被德蘇瓜分，誠如蘇聯照會所云：『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似此英人之作戰已無目的，乃又另製一種口號，所謂『消滅希特勒主義』以代之。由援波戰爭一轉而爲反德戰爭，如此繼續下去，則英人將自陷於恍惚迷離戰爭狀態之中。蕭伯納之言最爲透闢：『吾人當揚去騎士與俠客之假面具，老實承認吾人並未關心波蘭。……吾人現正努力消滅希特勒主義，如吾人戰勝，則將重演凡爾賽之一幕，再過二十年，戰爭結果只是更壞……吾人目前之任務，乃在於與希特勒議和，與全世界一切國家議和，不應再錯上加錯，使生靈塗炭也。』

其實，英人何嘗不知騎虎之困難。不過慕尼黑會議尙可以海軍部分動員爲威脅希特勒之姿勢，此次必須更進一步似乃有效，因有薩爾不魯根之礮戲。戈林本大唱其四週滅波高調，乃在事實方面，爲時不到三週，而波蘭總統及波政府人員均已逃走一空，此實爲英人始料所不及，亦爲英人礮戲之致命傷，最使英人大喪其氣而無法宣洩者。

蘇聯政府謂：『波蘭國家已不存在』；蕭伯納謂：『波蘭戰爭已成過去』。試就事實觀之，波蘭確已不復存在，戰爭確已完全結束；不僅如此，若在現今環境之中而談恢復波蘭，不是夢囈，即是呆愚。英人知之甚稔，故現在絕口不談援助波蘭，而高唱消滅希特勒主義。

希特勒主義具見於「我的奮鬥」一書之中，此書規定了德國政策的步驟，被認爲德國計劃之基礎，他是代表德國未來希望的結晶。此書要旨爲，德國必定會變成大陸最強的軍國，要取得英國在德法一旦作戰時的中立，以及使德國自由施行其東方侵略政策。在東邊，德國必須拆散法國同盟國之鐵的鎖鍊，最先用外交手段，必要時用戰爭方式；較遠的北邊，波蘭走廊、上西勒西亞、但澤和米美爾，都必須收復，而且要再用舊普魯士方式之東向殖民政策。單就這寥寥幾句看來，希特勒主義真表見得一點不含糊了。再就他的第一幕的三部曲表演看來，那更是言出法隨，不爽毫厘了。英人有目共覩，不及早提出消滅希特勒主義，而乃於被希特勒批頰之後，亦無可奈何之時，慌張提出，豈不可笑！

老實說，所謂援助波蘭已成過去，所謂消滅希特勒主義只是口號，最主要的還是既將軍隊排列在萊茵河上，現在應如何在一種髣髴凱旋的名義之下收旗捲轍。

在無意義的礮戲之下，現在無須耗費名將的心思，只在絞盡外交家的腦汁，即如何始能在不傷體面之下鳴

羅收兵。要希特勒認錯投降是不可能的，要改組國社黨政府是不可能的，以個人的見解，最好是再訂一次「洛加諾公約」，作一個冠冕堂皇的結束。按「洛加諾公約」的原則是：（一）各自拘束；（二）一個或兩個國家作擔保人。第一點不成問題，第二點請意大利與美國出任擔保人，如此則英德兩方均可藉此收兵，和好如初。

### （五）德國還是英國的朋友

我在「歐戰究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一文當中，曾有這樣一段話：『蘇俄與帝俄雖然只是一個俄國，但是他今昔的處境確有不同。我們知道三國協商中的英國，他要算三國協商的支持者，不但俄國要倚仗他，就是法國也須依賴他。以前英國本親奧，藉以防俄之南下，直到一九〇五年俄敗於日，海軍被毀，始因法國的媒介而於一九〇七年成立「英俄協定」。現在俄國的兩個五年計劃已經完成，況且還有有聲有色的力量在中間支持着。在這種情形下面，要想英俄携手同行，恐怕英國自己要加以若干的考慮。一九三七年舉行九國公約會議時，李維諾夫憤而離比返國，這是甚麼道理？這總是值得令人深長思的一件事情。俄國宣稱，如英國負起歐洲和平的責任，他便可免除後顧之憂而向他方面自由行動，而英國仍不置可否，置若罔聞。英國這種態度，我們也是似乎不應該馬虎過去的。鬧得這樣緊張的捷克問題，今天只有英、法、德、義四強會議，而與捷克最有關係的俄國反而向隅，這件事情也似乎不應隨便放過罷。』（見新中國日報廿七年十月三日社論）英人防俄南下之意甚堅，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亦復如此。三國談判何以破裂，據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發表談話云：『蘇聯軍事代表團認為若欲蘇聯援助波蘭，惟有准蘇聯軍隊通過波蘭之領土始克有濟。惟英法軍事代表團對此表示異議。』英國此種態度，實根據其一貫之政策，並不足異。自蘇聯紅軍越境入波，與德平分波蘭以後，一方脅迫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芬蘭；一方集中軍隊於高加索與巴庫城邊，此類舉措，在在皆使英人大受

刺激而不能或忘。此外蘇聯消息報社論「和平或戰爭」一文最後一段有云：『英法兩國將大塊殖民地集中在自己掌握中……因此保證對千百萬殖民地奴隸得實施無限制之剝削，此類企圖顯然以英法兩國政府方面作反德戰爭的一個更有力的動因，企圖將德國和平建議置之不理……和平或戰爭，此乃問題之所在，擁護「戰至最後勝利」之口號的鬪士，均贊成繼續戰爭而反對和平，然則爭取世界霸權之戰爭，果對誰人有益乎？無論如何，此種戰爭對勞動階級實無絲毫利益可言。因此勞動階級惟有誓死反對此種戰爭。』此段文字頗富於煽動性，英人視之尤可畏，必思所以抗禦之矣。

在德國方面，亦有莫可言喻之苦衷。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雖有秘密條款，但蘇聯突作大規模之動員，並且部隊分配不僅限於波蘭邊境，即羅馬尼亞全部邊境亦置有重兵，據稱動員總額不下四百萬，比之德軍不啻三倍，此舉頗使風頭正健之德軍大費猜疑。據華盛頓電云：『日前外間所傳德國對蘇將作再度讓步之說，於此業已證實。蘇聯於莫斯科之談判，所獲利益顯為重要，舉其犖犖大者，以後蘇聯在波蘭境內之界線，已由德政府正式承認，此其一；由德國之承認，蘇聯已控制波羅的海北部，其意義尤為重大，此其二。』就此電文觀之，是德國將波蘭東部佔領地帶讓歸蘇軍接收而外，又因西線英法進軍之威脅，不得不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之地位，以博取其形勢上之聲援，然而德人之心確已痛苦萬分矣。尤有甚者，即蘇領之波蘭境內、波羅的海沿岸及多瑙河流域之日耳曼人，均將撤回德國。據巴黎哈瓦斯電云：『據此間所獲最後消息，蘇聯之意，顯欲將德國在波羅的海沿岸所保有之勢力排除淨盡，並佈置一切，務使德國無法侵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於是德國在本年六月間與各該國所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即完全失效。……此外尚有極可注意之點，即拉脫維亞之日耳曼人，業已開始撤回德國……一般人因而以為此舉乃係德蘇兩國協定所規定，意欲聽任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為所欲為。』又里加哈瓦斯電云：『德蘇近已協定一種辦法，對於蘇聯極為有利，其要點係由德國以其在歐洲方面所保有之「殖民」權利，易取蘇聯黃金，緣德國需要黃金甚為迫切，蘇聯必俟德國將其於波羅的海沿岸所保有之權利

予以放棄後，始允以黃金接濟之，希特勒迫不獲已，爰乃決定將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之日耳曼人撤回德國，一俟此輩掃數撤退之後，蘇聯即當交付第一批黃金。」就此兩電觀之，德國因處境困難，因需要黃金，不惜將已有之「殖民」基礎自動破壞，不惜將日耳曼人向外發展之生機予以斷喪，不惜將有利於東進政策之應聲分子自動消除，此不啻德人之恥辱，亦為德人最痛心之事！在德人聖經當中所謂：『我們要重新開始六百年前我們所放棄者。我們要變更向來將日耳曼人移往歐洲南部及西部之政策改而向東。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以終止戰前的殖民和貿易的政策，進而為未來的領土政策。』又謂：『倘使我們說到新土地，第一，我們可以也只有想到俄羅斯以及他所附屬的邊境各邦。』由這些誠條與現在的舉措作一印證，恐希特勒本人亦將啞然失笑而不能自解，豈希特勒之私意在由伏而蟄欲進先退耶！總之，此次為貫徹占有波蘭領土之計劃，德人在現在與將來，及在實質上與精神上，確實犧牲甚大，此是事實，不容否認。

英人忌俄，德人怨俄，結果蘇俄成為英德之共同理想敵人。一為維持利益，一為將來發展，英必利用德人為前驅，以抑俄之優勢；德必倚賴英人為後盾，以挫俄之凶鋒。英德結合為遲早間事，吾人姑拭目俟之。

英德西線之大砲遊戲，此並非不共戴天之仇，只須「新洛加諾公約」一旦成立，則英德間之武裝誤會可以立刻冰釋。試看希特勒之政綱，他不斷表示『德國必須設法取得英國的友誼，如果可能，並且要和英國聯盟。』『德國應當採用在歐洲發展領土的政策，對於這種政策，在歐洲只有一個可能的聯盟——英國。英國是唯一的能够保護我們後方的國家，假定我們發動一個新的日耳曼移民的話。……為求英國的合作，任何犧牲，都不能認為太大。』再就此次德國對英的態度加以檢討，亦殊值得注意。儘管張伯倫宣布英國對德入於戰爭狀態，儘管兩方飛機大砲互相衝擊，儘管希特勒大言恫嚇，儘管德軍奪回薩爾失地，而德國始終未向英國宣戰。還有一件細事，英人完全拘禁在香港之德僑，而德政府只令德境英人向當地警局及行政機關登記而已。

我在「算盤政策的檢討」一文當中有一段話：『在十六世紀下半期中，西班牙勢力之強，可謂達於極點。

英人為摧此強大勁敵，他一方面援助尼柔蘭的海上乞丐，另一方面獎勵海盜劫掠西班牙的商船，最後竟於一五八八年毀滅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從此英人泰然稱雄海上。十七世紀的路易十四，他算是當時歐洲不可一世的君主。英人對此行動顛覆的魔王，初則成立英、荷、瑞三國同盟以撓之，繼則組織擴大的奧格斯堡同盟以抗之，結果替天行道的路易十四被迫締結喪權的「幼立希條約」，而英人則在海上樹立更堅固的基礎。儼然凱撒復生，查理曼再世的拿破崙，他的言詞無異法律，他的手段不啻鋼鐵，他心目中惟一的勁敵即是英國。他對於英國的攻擊方式，前半期使用武力，後半期因以經濟。英人對此戰無不勝的英雄，初則毀其海軍於亞布基爾港，繼再破其法、西聯合艦隊於特拉法加岬，最後更大敗之於滑鐵盧，結果昂首天外的拿破崙轉而屈膝於英人之前，終至困死於海水蒼茫、煙雲黯淡的絕島之中。最近的威廉第二，在一九一八年以前，他不也是氣吞海洋不可一世嗎？他的結果，誰能否認不是英人給他註定的呢？」（見新中國日報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社論）希特勒深知這一段歷史，深明其中奧秘，故無論在其所作「聖經」中，在其行動表示上，無不重視英國，這是希特勒比威廉第二進步的地方。我們試作一假想，西線砲戰雖是砲戰，如果英人要繼續遊戲下去，這也是希特勒致命傷；讓一步說，這至少也是一件討厭而有害無益的事情。

## （六）將來歐洲的一幕大屠殺

一八九一年俾士麥云：『余不及見世界戰爭，此戰將起於東方。』果然上次歐戰發端於東方。我們今天也可將俾氏的話重版一次，或者與將來的事實不會大錯。

如果我們承認上節所談的一段尚屬合理，則下次歐戰的爆發地點或者可以作一種嘗試的逆料。

雖然我們已經度到一九三九年，但過去這一大段歷史戲劇至今尚未演畢，我們很可以根據舊的歷史事實推

斷新時間中將要產生的血腥事變。我們翻閱地圖，俄國雖然擁有廣大領土，但在波羅的海方面有英、德阻其去路，在東方有英、美、日遏其發展，環境極其苦悶，非打通一條通地中海的自由之路，實不易自如把握歐局。俄人此種處境與企圖，由來已久，非自今日始。這次俄國因機會之湊巧，一方分割波蘭，一方威臨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同時箝制處境艱難之德國，聲勢甚盛，在國際間大有舉足重輕之勢。經過此次風浪之後，俄國勢必重溫舊夢，或則由巴爾幹以望地中海，或則出黑海以通韃靼尼爾海峽，蓋非如此實不足以發展其國力也。如俄國不作如此想，自甘禁閉，則現在之優勢瞬即消逝；如必再續好夢，努力向前，則衝突立起。蓋德國西犯不可能，而東進又困難，在此次風浪之後，又勢必著眼於巴爾幹，俄欲染指，德必競爭，結果互不侵犯必一變而為短兵相接。意大利久視巴爾幹為囊中之物，自合併阿爾巴尼亞後，野心更熾，若俄或德欲南向稍進一步，則意大利必不惜投身漩渦之中。又或俄國不南窺巴爾幹，而強渡韃靼尼爾海峽，則必與土耳其發生摩擦，而今日之土耳其又絕非易與者。在將發生之此種預測局勢之中，吾人切勿疏忽，英人必為其中之安排者，亦必專以俄國為對象而從事縱橫捭闔，英、法、土三國公約之成立，與其疑其目的為對德，毋寧疑其作用在對俄，其意至深，未可忽視。

此次歐洲風雲，東歐為分割波蘭，西歐為大砲遊戲，並非歐戰，歐戰在將來。

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一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附註：一九四〇年三月間，西線仍沉靜，羅斯福仍進行和平運動，特派副國務卿威爾斯分訪英、法、德、意等國，卒因雙方意見相左，遂無結果。在希特勒方面，分割波蘭之後，約沉靜半年之久，始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發動北歐戰爭。此戰一開，遂不能即時中止，決不限定於北歐，於是西歐戰爭有必然承襲而起之勢。故北歐戰爭為第二次大戰中重要事件，為波蘭戰後使戰爭入於新階段之開端。蓋北歐戰前，尚有和平之醞釀，自北歐戰起，和平空氣遂隨之而消逝矣。

## 歐戰責任問題

『引起歐洲戰爭最有力的原因是那不安全的感覺。因有此種感覺，於是各國便心神不安，便要大兵在握而謀攻人以自衛。英美兩國皆有海洋為阻，海軍為衛，或許覺得安全。大陸諸國皆有長遠陸地邊界，與鄰人刀光劍影相隔僅一間，便不能有那安全的感覺了。』——摩瓦特語

### (一) 上次歐戰之責任問題

真奇怪極了！凡爾賽和約竟公然彈劾前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二犯有「違背國際道德及條約之神聖的大罪」，而欲組織特別法庭來審判他。荷蘭比較聰明些，謂此種舉動不合國際公法，竟拒絕引渡。

在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時，德國之新聞政論家哈爾敦曾謂：「此次戰爭，吾人並不驚異，蓋吾人早欲演此戰爭也。德意志之演此戰爭，蓋深信其所作之事業，應在世界上占據較寬之空間，及較多之尾閭，以為活動之所。吾人之力，將在歐洲創建一種新法律。」此外如德之歷史家特勒慈克，德之軍事學家伯因哈第，德皇威廉第二，及德相霍爾威格，皆有同樣之語調。

誠然，德人之好戰精神表露無遺，與一千五百年前之日耳曼精神並無差異。至於在行動方面，如因人口增加而亟亟攫取殖民地，因「德國出品」發達而亟亟爭奪市場，皆足引起海盜帝國之恐慌與嫉妬。所以說上次歐

戰也只是一個爭霸的問題。

法國要恢復亞、洛二州，這是兩國宿怨；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在巴爾幹互爭雄長，這是近東勢力衝突；又如國際敵對之軍事同盟與國際之經濟的帝國主義，皆是釀成上次歐戰的原因。

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之後勢力大張，塞首相巴喜赤曾這樣說：「第一拳賽已獲勝，吾人必準備第二場以對付奧國。」這是因為塞、奧中間有一個新亞、洛二州問題的緣故，這個問題所引起的愛國情緒與復仇志願尤為激烈。

雖然塞爾維亞的愛國青年有黑手黨的組織，雖然黑手黨的領袖為塞爾維亞參謀部情報司司長狄米特里甲維克，雖然刺殺奧國皇儲斐迪南的兇手為黑手黨所扶助的少年波斯尼亞黨人，但塞首相巴喜赤曾命令邊防軍隊防止秘密黨人出境，駐奧之塞使約瓦洛維克亦曾將波斯尼亞民族主義者將不利於太子的消息當面告知奧國財務大臣白林斯基。即凶案發生之後，奧國派去調查之維斯納博士所作之報告書，亦謂塞爾維亞政府並未與謀。

再就不幸事件發生後的有關各方情勢來看，也有研討之價值。

奧皇佛蘭西斯約瑟當慘案發生時，年齡已屆八十四歲；皇儲斐迪南雖非其親生之子，然英果有為，奧匈帝國之政治頗賴其擘畫。老牛舐犢，溺愛情癡，此人之常情。雖向塞爾維亞提出不能忍受之通牒，雖斷然對塞宣戰以杜絕一切調解，而吾人試一平心論之，其心情良堪憫惜，其舉措似可原宥。

塞爾維亞對於最後通牒，幾乎全部接受，雖其中兩點未能同意，然仍委曲提出折中辦法，以作讓步之表示。

至於不可一世之德皇，當時正作北海之游。既見塞國覆滅，極其滿意，並曾語人云：「此為奧地利在精神上之極大勝利，但戰爭却無由發生了。」

上次歐戰之責任問題，不易判斷；倘必將此種責任加諸德皇，似欠公允。

## (二) 德國復興是英國扶持起來的

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確是過分，嚴厲，苛刻。但以法國之立場而論，想到普法戰爭，看見東北戰區，則凡爾賽條約似為保證歐陸和平之條約，至少德國不會於短時期中捲土重來。乃法國正事努力壓抑及包圍德國時，而英國却處處為德國緩頰。賠款問題之解決，萊茵撤兵之提前，皆英國抑法助德之確證。英國亟亟為德國緩和，其外交政策固在扶德抗法，而其實在本意則在培植德國復興，使英國貨物多一銷場。

英國扶持愛倍爾或興登堡的德國，猶覺近於人情。至希特勒以不可一世之姿態出現於德國政治舞臺，而英國仍欲以其細膩微妙之手腕扶之助之，此則令人稍費索解。本來德人聖經明白載有一段：「為求英國的合作，任何犧牲都不能認為太大。此種犧牲包括殖民地與海權的拋棄，以及防止我們的工業和英國工業由競爭而生衝突。」但是另有一段應同時合看：「德國必須設法取得英國的友誼，如果可能，並且要和英國聯盟，以謀拆散英法聯合戰線，藉以謀英國在德法一旦作戰時的中立，以及使德國自由施行其東方侵略政策。」

德奧合併，本凡爾賽條約所不許，其理由固在防止德國強大，而另一更重要之理由，則在阻其接近巴爾幹。一九三四年七月，奧國國社黨暴動刺殺奧國總理陶爾非斯，當時苟非意大利集中軍隊於奧國邊境，並有「如德國再不停止懲戢，則意軍將向前推進」之表示，則德國集中於巴威略之武裝隊伍，早已侵入奧國而合併之矣。一九三五年一月之羅馬協定，法國不惜割地締此協定，無非保障奧國之獨立，以抵禦希特勒之強硬侵略政策。二月英法協定，亦明載「英國接受羅馬協定建議」，其視德奧合併事件，何等重要！

德國於一九三八年三一三合併奧地利，於一九三九年三一五合併捷克。原來德國在明與會談之前，早於一九三七年已同英外相哈里法克斯談到中歐問題，而獲得中歐自由行動之默許，及英德十年休戰之默契。自由黨



領袖辛克萊謂：『英國政府出售中歐鎖鑰，而為德國打開進入中歐門戶』，而張伯倫則謂：『英國在中歐沒有重大利益，所以希望中歐問題能得和平解決。』

再就德國之實力而論，依據凡爾賽條約，德國陸軍僅等於法國陸軍七分之一。至一九三二年英美贊成德國軍備平等要求，因而召開五強會議，卒承認德國軍備在原則上平等，並將此種決議再由一九三三年國聯召開之軍縮會議正式通過之。迨一九三五年二月英法協定時，英國為貫徹使德國重返國聯之主張，更不惜在協定中明言廢止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國軍備之條款，並邀德國加入締結天空公約。所以德國自動宣布重整軍備（一九三五年三月），並非無因而至，而德國此種宣布實至合法而且合理。然而英、法、意三國又大驚小怪，特會於斯特萊薩（四月），而重申對於由「伏案過久工作緊張的疲倦者」所草之洛加諾公約的義務。斯特萊薩會議後不過兩月光景，而英德海軍協定之消息又遍傳矣。法國月報對此事實，曾有如下之評語：『英德兩國接近，事果確實，則將成爲一個重要的歐洲事實，而此後人們應對此種事實之變化，加以注意。』即在英國國內，亦多致疑，而海相孟塞爾則謂：『德國違約擴軍爲已成事實，英國此次與之締約，不過將已成事實加以承認，而使德國片面決定減少惡劣影響。』善哉！善哉！

### （三）主持正義的英國

上次歐戰，英人竟因德軍侵犯比利時中立而不惜參加戰爭，其磅礴之正氣，真可以薄雲霄而貫日月。此次德人侵入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英人一則曰「維護自由」，再則曰「制止暴力」；不曰「吾人正爲保衛自由而戰，保衛和平而戰，保全本國以及他國之安全而戰」，則曰「此次戰爭之目的，在維護文明國家人與人之間法律之規則及仁愛之德性」；不曰「撲滅希特勒主義」，則曰「重建世界新秩序」，令人諦聽之餘，其中一字一句皆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偉哉大英帝國！大哉大英帝國！你是人類救星，只不要希特勒。

### （四）誰負戰爭責任？

希特勒「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是依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共計損失歐洲及殖民地居民二千萬及土地一百零二萬五千方哩。最近兩年雖然希特勒併奧，吞捷，分波蘭，但所得結果並不能抵償其損失。再就歷史上觀之，德奧本爲同族，皆爲日耳曼人，希特勒原籍即是奧國；德國與奧國皆爲德意志聯邦分子，原來本是一家人，以種族相同、根源相同之民族聯合一致，此實天經地義；波蘭屬於德國在一百年以上，現在佔領只是向凡爾賽條約恢復失地而已；捷克屬奧更久，自三十年戰爭開端，即已成立此種隸屬關係，隸屬時期在三百年以上，德國佔領捷克，只是代替奧國收復失地而已。主張睦鄰政策的斯特萊斯曼亦曾在締結洛加諾公約的時候致函德皇太子云：『我的見解，認爲德國外交政策在最近的未來，須有三個主要目的：（一）萊茵問題應在有利於德國之下得一解決，此爲德國生存於和平之下的保證，否則德國將無法恢復其國力；（二）保護目下住在外力下之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德國人民；（三）德國東部邊境之修改，但澤與波蘭走廊之收復，以及西勒西亞邊境之變更，並且在較遠的未來，要將奧國併入德國。倘使我們希望達到以上目的，我們必須向此方向努力。』可見希特勒之舉動，並非希特勒自然發揮其一人之私見，乃完全以一般德人——至少是大多數——之意志與願望爲根據。況且希特勒在動手之前，早於一九三七年從英國外相哈利法克斯談話當中獲得中歐自由行動之默許。就在明與會議時，張伯倫因志在避免戰爭，曾對世界宣示：『我們縱令對德戰而勝，而捷克的國界亦不能維持現狀。』所以到了波蘭戰爭發生的時候，也就有人這樣筆之於書云：『我心裏想，也許張伯倫暗中也這樣想，縱令目前英法對德戰而勝，波蘭的邊界亦決不能恢復原狀。』真可謂妙語解頤了。

得了奧國，可以問鼎巴爾幹；占了捷克，可以稱霸歐洲。但是奧國與捷克皆可以任其犧牲，而獨不能犧牲波蘭，或者波蘭之地位將影響及於全人類乎？張伯倫曾謂：『爲履行條約之義務，英國也不避免戰爭。』英國所以援助波蘭，並非因其他位重要與否，乃須實踐英波協定之故。英法協定與斯特萊薩議案皆可以置之不理，而獨不許搖動英波協定，其認識之卓越，實非吾輩庸弱所能領悟，徒令人艷羨高帽燕尾而已。

希特勒得意忘形，舉止輕率，此即此次戰爭之原因。希特勒發動和平攻勢，前後不知若干次，何以竟自不爲英人所採納？蓋希特勒一方提出和平建議，另方復又施行恐嚇，以至素養甚深之英人雖欲忍受而不可能。譬如此次威爾斯親訪意大利時，墨索里尼即與之云：『假使英法太不客氣，即有一反英法集團出現。』意謂德、意、俄、巴爾幹、波羅的海，將大團結以對付英法也。此種氣燄，確是使人難堪，何況對於英人，此實無異褻瀆神聖，「小不忍則亂大謀」，希特勒似已悔之晚矣。

### (五) 勿忘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之夜

戰爭不發動則已，一經發動，則非勝負分明，不易停歇。以前萊茵砲戰，僅爲武裝示威運動；自英軍在挪威作武裝旅行之後，事變之性質爲之一轉；迨德軍侵入荷、比、盧後，形勢遂愈益趨於嚴重。倘再回頭一察巴爾幹及地中海之情形，則戰爭之擴大，殆成必然之勢。

希特勒之突擊、閃電、秘密武器、以及降落部隊種種戲法，有時使人目迷五色，心曠神怡。倘由根本方面一加推敲，則吾人又可從紛亂現象中把握其中之要領。

凡爾賽條約加於德國之苛刻條件，姑且不去細論。單就賠償委員會確定之賠款數額，計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依據楊格計劃所定之賠償年限，總爲五十八年半，即自一九二九年，須至一九八八年始能償清。

倘無海牙會議與洛桑會議之減輕德人負擔，則德人至今尚須努力爲勝者工作，日常生活尚且自顧不暇，遑論復興。

與。希特勒以一光棍驟登元首地位，處此幸運環境之中，遂不惜以儻來之僥倖的德國試作孤注，即使再度戰敗，充其量至一九八八年仍然可以翻身。雖然希特勒此次有不得已而冒險之苦衷，然能向「狐狸假做山羊鳴」之紳士予以迎頭痛擊，即使將來失敗，亦殊痛快！

此次戰爭關鍵，與上次無異，端在交戰國以外之國家手中，因此想起一段故事：『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之夜，立於肅穆人羣當中，現着莊嚴儀容，力請國會「宣告德意志帝國政府近來的行徑事實上簡直是對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與人民作戰。」他歷述與「這個天生的自由之敵」的長期爭論之經過，並說明這場衝突已變成了民主勢力與專制勢力間的生死決鬥。這個世界應該「謀民主政治的安全」，而美國的義務即在貢獻其鮮血與金錢於此項偉業。』

現在的羅斯福又在排演這一套了，他於五月十日之夜，在華盛頓汎美科學大會發表演說：『吾人渴望現代文明和平發展之心，莫不因每次之事變而震駭莫名。今日一日以內，即有三個獨立國家橫遭武力之侵略……吾人因比、荷、盧三國傳來之噩耗而大爲激動與震怒……數年以來，舉世人士目擊暴厲與威嚇，並繼之以攻擊者，已非一次，亦非只一地。吾目擊此種情形既多，乃不得不認爲武力方式之不斷施行，實爲對於吾美人民所寶貴之文明的挑釁……』

柔能克剛，希特勒太粗糙了一點。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於峨眉，載六月五日國論復刊第十期

## 歐戰現勢

——在國立四川大學新聞學會講演——

在這個交通不便利消息不靈通的地方，來談正在發展、正在推演的歐戰，這未免近於荒唐，太不自量了。但這次歐戰的關係確是很大，尤其是對於我們中國正在堅苦抗戰中的關係，至少我們中國人爲生存計，爲前途計，爲應付計，是最關切不過的。因此我們又有不能不談，非談不可之勢。不過因爲時空距離的關係，或許我們正在高談現階段的事勢，而事實已經轉到另一階段去了；或許我們正在研討一種正常的推論，而事實竟已轉到相反方面去了，這些都是可能的，無可避免的。所以，如果我們單去注意荷、比、盧之被侵占，德人之使用新式武器，如像秘密武器也，噴火器也，以及降落部隊也，閃電戰也，突擊戰也，或者飛機六千架也，坦克三千輛也，颶風飛機也，必弄得我們目迷五色，頭爲之眩；又或者我們只用一種統計方式去推論，譬如說上次歐戰第一次瑪倫河之戰，德軍距巴黎十五哩，第二次瑪倫河之戰，距離爲四十四哩，最近德軍距離巴黎五十五哩，比第一次相差若干，比第二次相差若干，作爲推論根據。甚或我們只去探聽軍事消息，如像巴黎已經陷落了，德軍正在強渡英倫海峽，這些注意都能使我們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我的主要意思就是說，以上所說的一切，都只是歐戰的現象，而非歐戰的真象。

要談歐戰真象，我介紹一篇文章，這就是王造時先生所寫的「世界爲甚麼鬧成這個樣子」。在他這篇文章

裏面，他提出四大矛盾，所謂四大矛盾，即得意國家與失意國家的矛盾，資本主義與蘇聯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及英國在遠東與美國、在歐洲與法國的矛盾。他抓住這四大矛盾來說，這是最扼要不過了。不過這些矛盾，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這是永遠不會消除的。

我們現在單就已經爆發的歐戰來說：這個戰爭自波蘭戰爭起，直到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到歐洲的時候，都有消弭的可能。因爲希特勒曾經發動若干次和平攻勢，而英法亦並不拒絕言和，雖然萊茵方面已在排演砲戲，這只是一種武裝示威運動而已。到了挪威之戰發生，所謂武裝遠足旅行，於是戰爭的形勢乃爲之一變。直到德軍攻入荷、比、盧，所謂歐戰才正式開始，所以邱吉爾才說：「吾人現已入於歷史上空前大戰之預備階段。」

前面所說的和議，何以鬧了許久一直不成功呢？這就是希特勒一方發動和平攻勢，一方又在使用恐嚇方式，這或者是受了墨索里尼與斯他林的慫恿亦未可知，因爲希特勒的主張一向是要取得英國的友誼的。德國曾經這樣說：「努力若告失敗，則英法即將擔負戰爭之責，德蘇政府即將實施彼此協商其應取之必要措置。」意大利也這樣說：「苟意相此舉不能挽轉時局，則中歐亦將發生變亂。」所以英外相哈里法克斯曾這樣宣稱：「德方如放棄恐嚇政策，英法並不拒絕和平建議。」因爲英人要維持紳士體面，對於這種流氓式的手段是不願承受的。就是這次威爾斯到意大利，墨索里尼也這樣說：「假使英法太不客氣，將有一反英法集團出現。」這些都是恐嚇政策一貫的表現。總之，這次戰爭，一直到威爾斯到歐洲的時候，都是有消弭之可能的。

到了現在，德軍是先發制人，是主動，英法是應戰，是被動，這是事實；戰事已經擴大，這是事實；德軍進展神速，這也是事實。現在我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便是德國是否從此獨霸歐洲？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想起兩句話，這就是克里曼梭在上次戰後說的：「不可忽略敵人的復興，謹防一八七〇年故事之重演。」這真是所謂「昔日讖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了。這次德軍進攻如此凶猛，英法軍隊如此脆弱，據說在法比邊境海岸一帶同盟軍被德軍包圍的不下百萬之衆，就這樣看來，似乎「柏林之圍歎，巴

黎之圍歟」，恐怕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了。雖然德軍現在的目標在沿岸一帶企圖威脅英國，但是德軍的行徑異常詭秘，並且是跳躍式的，難道他不聲東擊西乘其不備而進攻巴黎呢！難道他不肅清了比法海岸之後，又以進攻英國太難，仍然實施舍利芬計劃而進取巴黎呢！假定巴黎一旦攻下，此後要去掃蕩其他一切地方，恐怕是不大成問題的。如果德軍真是占有了法國全境的話，那麼西班牙的佛郎哥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如果希特勒一帆風順，再挾其雷霆萬鈞之力南臨巴爾幹，這些蕞爾小邦還敢螳臂當車嗎？果真一旦到了這個地步，無論情勢如何轉變，德軍至少是可以以戰養戰了。

不過在事實方面，決不如此簡單，我們應該分別來看。

我們先看法國。法國在普法戰爭的時候拿破崙第三雖然在師丹投降了，而巴黎抵抗普軍之圍攻竟達四個多月，普軍亦異常驚異。到了上次歐戰，德軍勢如破竹，長驅直入法境，法軍節節敗退，直達瑪倫河，當時霞飛下令軍中曰：『時間已至，諸君當奮勇直前，寧死毋退。』結果德軍被阻。還有一九一六年，德軍大規模進攻凡爾登，霞飛參謀長加斯德洛謂守將貝當曰：「勿使敵人通過！」貝當答曰：「敵人不得通過！」此語遂成全軍口號，結果凡爾登終獲保全。凡爾登從此名震於世，美國人尤對之欽仰不置，以後美國人無論在集會時，或聚餐時，一聞凡爾登三字，即起而肅立致敬。照這樣看來，法國民族性也很頑強，決不是容易屈服的。

我們再來看應負戰爭責任的英國。明與會議和英、法、蘇的談判不用說了。當其萊茵砲戲正在那裏揚揚頓挫的時候，我曾經這樣說過，如果把這場砲戲搬到明與會議的時候去排演，其發生的效力比較大些，或者可以把和平稍微維持長久一點。當時有人為之解嘲，說是在明與會議的時候，英人各方面都未準備妥帖，故爾遲至現在才開始。好了，到挪威戰爭的時候，應該是準備妥帖了，再不然，到德軍侵占荷、比、盧的時候，應該更是準備妥帖了。現在德軍距巴黎數十里，在海岸上可以望見倫敦，除了為實施「誘敵深入」的戰略，恐怕沒有其他的解說罷！

但是英國人是很不簡單的。他這次用經濟封鎖來困德國，逼得希特勒走絕路，逼得希特勒冒險，逼得希特勒「多行不義必自斃」，他這種陰柔曲折的手段，決非橫衝直撞的希特勒所能應付。

我們再從另一方面看，英國人雖然這次和德國鬚鬚是不共戴天的樣子，須知道這是為的英波協定與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對立，為的大英帝國主義與國社主義的爭雄，這是保守黨與希特勒的搏鬥。如果國社政權一旦在德國被推翻後，這種不共戴天的形勢立刻就可以緩和下來。不僅如此，即使德國戰敗，只要經過相當時間，英國人又要因為維護他的利益和他的傳統政策而又去扶持德國的。

意大利在這次戰爭裏面，雖然不一定舉足重輕，但是如其參加同盟軍方面，這倒對於英法是有利的，因為英法可以不必過於戒備地中海東部和巴爾幹，而可以把軍隊運用到別的方面去。如其意大利果真參加德方，則意大利尚未獲得利益必首受其害，這也是意大利宣言要繼續維持模稜態度的原因。他因為天然資源的缺乏和地理的處境，以及他那個不易滿足的慾望與那個好大喜功的精神，都使他難於抉擇，都使他苦悶。所以一直到現在，他都表現出矛盾的行動：如像一方面在全國學校一律於五月三十日停課，宣布海軍實力，又舊事重提，提到一九三八年年的要求，發動反英運動；而另一方面，他的商船又復往來於地中海，齊亞諾又到阿爾巴尼亞，教皇亦不離開梵諦岡，又在禁止反英運動。不過，他這種矛盾行動也可以從兩方面說，他不是積極配置準備爭取時間，即是虛張聲勢，要向英法爭求高價，而後者的成分確是要多些，如其再來一次倫敦密約，這對於他是最好不過的。如其英法過於慳吝，這也怪不得他要向冒險的路上走去了。

還有一個蘇聯，這尤其是值得研究的。自從德蘇互不侵犯約訂立之後，他同德國瓜分了波蘭，又鞏固了波羅的海沿岸，這些都是傳聞的互不侵犯約當中的秘密條款明白載出的。他一直到現在都在支持德國，這是無可諱言的。我們現在的問題，便是他究竟是不是要明白參加戰爭？說起這個問題，最好是先從歷史上看：以前大彼得蓄意要在波羅的海、波蘭、或黑海方面，「鑿一窗孔」，好容易費了許多力量才在波羅的海與黑海建了一點基

礎，以後復由喀德鄰第二繼續努力，乃在波蘭方面打開一條通路。大彼得的目的，本在使俄國西歐化，而結果也只是使俄國西歐化；換言之，並未使俄國工業化。到了十九世紀，各國競爭工業化，而俄國落後，此亦俄國在上次歐戰時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俄國的國力算是先天不足，所以斯他林才一再的努力第一、第二、第三次的五年計劃，歷史上的缺陷便是斯他林努力的背景。

照上面說來，斯他林現在的努力還在進行當中；換言之，他的努力還未達到完全成功之境。斯他林好容易才走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途程當中，無論他的成績何如，他豈願意把他辛苦造成的這點奇蹟，拿在這場未定之天的戰爭當中去學凱撒「骰子擲下了」嗎？

再就蘇聯最近的外交手段來看：他看見英、法、蘇談判毫無成功希望，便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果得的利益很大。他和芬蘭正在作戰，但一看見國際形勢轉變，立刻懸崖勒馬，便與芬蘭議和。此外，他一方面支持德國，一方面仍與英國保持友好關係，這些行動，都是他眼明手快，八面玲瓏的地方。這樣聰明的蘇俄，他不知道趁此坐收漁人之利，而去貿然捲入「不是打敗而是打光了」的這場惡戰漩渦當中嗎？

還有，國社黨的東進計劃，蘇俄不明白嗎？希特勒著的「我之奮鬥」一書當中，明明載着：「倘使我們說到新土地，第一、我們可以也只有想到俄羅斯以及他所附屬的邊境各邦。」又說：「這個大帝國快要瓦解了，猶太人統治的末日，即為俄國的末日。」這就是「希特勒企圖以德國力量支配整個俄羅斯，由他看來，革命以前的俄國，不是出之斯拉夫民族的力量，而是由於統治者中之日耳曼分子，這種分子因俄國殘殺智識階級而被掃除，造成了空虛的現象。於是暫時由猶太人代替，這些人爲了缺乏各種建設的才能，是不能長期保有一個大帝國的統治。」我想斯他林對於這本「德國人的聖經」一定是爛熟的了。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蘇聯在支持德國當中仍然要防備着德國。

我們再從事實方面看：自一九三二年國社黨在德國抬頭以來，直到去年德蘇互不侵約成立，蘇俄實在未敢

一日安枕，好容易獲得這樣一個好機會，才把這顆對準蘇俄胸膛的砲彈移之向西，使其向着蘇俄的敵人胸膛打去，這真是幸運極了。還有，自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後，德國已在波羅的海正式成立海軍，其形勢已可封鎖蘇聯的艦隊；在大陸方面，自波蘭被瓜分後，德蘇已經成了近鄰。我們姑且不談巴爾幹與黑海，單是以上兩處，德國已可控制蘇聯。假如這場戰爭，英法戰勝，此固不利於蘇聯，但從地域的距離上看，蘇聯本部的安全尚不至於成問題。反過來說，倘若德國戰勝英法，恐怕繼英法之後首受威脅的便是蘇聯。所以，就蘇聯的立場來說，最好是這三個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火併，兩敗俱傷，等到兩方打光之後，蘇聯的國際地位自然無形中增高起來，豈不大妙，何苦要去以有限的力量試作孤注呢？況且，德國以前是蘇聯臥榻之側的一個強敵，戰後這個強敵變成病人，豈不大妙，何苦一定要繼續支持下去，甚至明白同着這個強盜一同去走黑路呢？兩敗俱傷，強敵生病，蘇聯正好無憂無慮，從容圖強，再過相當時日，殊不愁無發展之機會也。

說到美國，美國在上次歐戰當中算是決定命運的「救世主」。美國在上次戰爭當中算是明白參戰的一員，這次美國是否參戰，此刻尚難確定。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英法力能支持，德國行動未至過分殘酷（這個話也要活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美國不感何種威脅，美國也可以不必參加。總之，從歐戰開始起，美國在積極方面是與英法一致的，除開兵力以外的一切援助，美國對於英法總是要源源接濟和支持的。

再說東方的日本，他是最苦悶不過了。他在中國的侵略無法結束，進攻荷印似又不敢造次，處在這樣一個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而自身不能自由發展，這真晦氣不過了。不過他也可以，如其他願意的話，也可以去冒險，不顧一切的乘人之危去進攻荷印，他的結果不可得而知，這確是我們最馨香禱祝不過的。

最後說到我們的本身了。我們處在這個劇變的時期應該怎麼樣呢？此刻由我們在此地來談這個問題，似乎不大相宜。我們手邊不僅沒有精詳的情報，即稍爲靈通的消息亦不可得。如其僅憑空想，信口雌黃，那真是自欺欺人了。但是我們也可以作一個概括的說法，這便是：在對外方面，除了我們的勁敵日本，和橫衝直撞的德

國而外，我們應在國際方面維持一種普遍的友好關係；在對內方面，我們應該團結內部，整齊內部，安定內部，充實內部，等待機會之來臨。

最末，我們也可以抱持一種希望，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假如日本不能忍耐，要去冒險，要去進攻荷印，我們的地位自在英法美的眼中顯出重要，我們大可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之下，同時去實現我們收復失地的願望。

載民國廿九年五月廿一日四川大學校刊第八卷第十五期

## 哀法國

「一朝宗社竟成墟，可憐同種遂爲奴，光榮忽傍夕陽沒，名譽都隨秋草枯。豈無國士在列島，追念宿昔傷懷抱，我今飄泊一詩人，對此猶慚死不早。吁嗟乎，我爲希臘幾蠶噬，我爲希臘一痛哭。」——擺倫哀希臘。

我與法人共處者七年，在巴黎時最多，其他如薩瓦、諾曼底、亞眠、馬賽、里昂、蒙達尼，皆有我的足跡。所以法國，尤其是巴黎，不啻是我的第二故鄉。

在我的「歐戰現勢」文中，曾提到「柏林之圍歟？巴黎之圍歟？」不圖昔日戲言，竟成讖語，深悔孟浪。我到法國的動機，是因為法國在歐洲是一個自由平等之邦，想在自由平等空氣之中陶醉一回，轉以貢獻於少年的中國。

法國也有他的光榮的歷史，這都是爲世人最歌頌不置的。不過光榮之中常夾雜着腐化的因素，這便是它這次命運的註定。

法國頗似垂亡的羅馬帝國，其腐化之程度，幾有過之而無不及。

羅馬衰亡之最大的原因爲財政剝削，賄賂與非法收入習成公開的秘密。法國政府之舞弊，比之羅馬，或更新奇，斯達維斯基之舞弊案即足以概括一切。斯達維斯基爲一俄籍賭客，所有法國之大賭場，莫不有其蹤跡。既謀得巴約倫押款公司之董事，遂利用其地位發行偽債券四萬萬佛郎及匈牙利債券一萬萬六千萬佛郎。在赫禮

歐內閣時代，其工程部長旭丹與殖民部長達理米，均曾利用其地位勸人購用斯達維斯基之偽債券。迨一九三三年之末，斯達維斯基突告失蹤，於是偽債券之真相完全暴露。雖一般蒙受損失者痛哭呼號，而檢察長白勒薩爾居然延不起訴。警察總監夏伯，本與斯達維斯基為摯友，其偵察此案竟達一星期以上而未探出線索。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突傳斯達維斯基已在白山村中自殺。此案光怪陸離，令人莫明究竟，然其中受賄、袒縱、及殺以滅跡之嫌疑，固可得而玩索之也。

法國的第二個致命傷，便是種族自殺。法國的城市生活，奢靡而快樂，一般人民多喜聚居於城市，以圖滿足其慾望，其縱慾之程度竟令人犬雜交，比之羅馬繪生殖器於浴室門上尤為實際而具體。一般男女因為生活騰高縱慾無已之故，多不喜結婚，或結婚而不願生子，雖政府積極設法獎勵生育，終無實效。法國人口僅能維持四千萬之數，而虎視眈眈之鄰國之人口則竟超過一萬萬以上。一旦敵軍壓境，法國不惟無多量之兵，抑且無可徵之人，所以此次作戰，竟使士兵晝夜繼續而無法休息。

馬奇諾防線之建築，本根據於上次歐戰死傷慘重之經驗，欲藉火力與堡壘滅輕步兵之損失。此項工程極其浩大，等於余阿蒲司之金字塔。計從地下掘出之泥土，約有一千二百萬立方米達；用水門汀凝成之人造石約有一百五十萬立方米達；所用鋼板約重五萬噸；鎗砲密布，其火力儼如一座噴火火山；砲臺前方有無數鋼筋，即半掩半露之鋼樁，這是以以障礙爬行怪物的坦克車；砲臺各有活動鋼門，可以重重關閉，不至因一部分攻破而危及全部；其中隧道極多，據說如果成一直線，其長度等於自巴黎至太陽的距離；其中有鐵道，有電燈，有電氣通風裝置，有冷熱水設備，有廚房、宿舍、倉庫等；耗費七十萬萬金佛郎，歷時八年（一九二九——一九三六），但工程可以繼續增強，永無完成止境。法國人之從事這個工程，其用意在使軍人感受最小的危險而享受最大的舒適，普通稱之為地下兵營或地上主力艦。只可惜這座「迷宮」不能移動，不能飛騰，結果只能算做二十世紀的一座新式金字塔，只能算做現代的哈德良陵墓，只能算做羅馬的圓形大劇場。法國人不是用來作戰的

，乃是用來欣賞的，它只是一件偉大的美術品。

上次歐戰之後，法國基於二次大戰不可避免及某敵國真實存在兩種假想前提，於是努力進行外交，結果頗有相當成就。但一到了捷克問題發生的時候，法國因不勝英國之誘迫，卒不顧一九二四年之法捷協定，而主張由英國發起正式宣言，表示與法國共同加以注視，因此俄國則謂俄捷協定之履行，當以法捷互助協定之實施與否為斷，於是法國斷送了捷克而遠離了蘇俄。到了現在，法人自身亦嘗到捷克當時所處慘境之況味，亦發出「還債時期，亦已來臨」之最後呼聲。吁，亦云悲矣！

法人對於敵人之實力並非毫無所知。據一九三五年法國陸軍預算報告員之報告，敵人軍力，除空軍不計外，所有軍隊、軍事警察及挺進隊等，總共有五百五十餘萬人。敵人飛機，已有一千五百架。據邱吉爾說，敵人在一九三五年單是軍備費用，已達八萬萬鎊，財政大臣尼維爾張伯倫也認為此種估計極其正確。法人知道敵人實力而不努力準備以謀對付，不是呆愚，便是癡癡。

總之，法人之悲慘命運，其政府應負完全責任；政府腐敗貪污，即足以亡國而有餘。至於人口不多，依賴英國，目光短淺，優柔因循，猶其餘事。

法國究為民主國家，為自由之邦，此次遭遇雖非從此萬劫不復，而此時一任敵人之鐵騎縱橫，同病相憐，予心碎矣！

大好河山，驚敵騎，奔馳休歇；好男兒，前仆後繼，犧牲壯烈；敵機肆虐翻天地，守將精忠貫日月；最可憐，偏地逃難人，心淒切。

甲午恥，猶未雪，民族恨，何時滅？率健兒直搗長白山缺；療饑快食倭寇肉，解渴飲盡敵人血！莫回頭，努力向前行，與中國。

我為中國招魂，我為法國招魂，中國魂，法國魂，魂兮歸來！

『拿破崙病了！』髣髴一種很微弱的聲音在我耳畔這樣說道。

滑鐵盧中龍血黃，囚龍絕島太蒼涼，  
萬里戰雲收大海，百年霸業對斜陽；  
旌旗黯淡扶歸櫬，觀闕嵯峨表石坊，  
最痛總帷殮殍日，奈何低唱月微茫。

載民國廿九年八月五日國論復刊第十四期

## 從歷史上來觀察歐戰的轉變

——在國立東北大學歷史學會學術講演會上演辭——

今夜要講的這個題目，本是歷史學會的同學代表來約我作一次學術講演，因為我問他們的需要，最後乃決定這個題目。乃今夜竟承諸位先生及這樣多的同學如此熱烈參加，真使我慚愧，抱歉。

這個題目的範圍很廣大，意味頗似預言，這是任何人不敢作必然論的。在這次歐戰之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歐戰在將來」，但不久歐戰爆發起來了。今年五月間我在川大作了一次講演，題目叫做「歐戰現勢」，這次講演所說的話，大致至今尚未失效。總之預言是很危險的事，好在我們是根據歷史，即使事變與我們所說的話不能完全相符，自有歷史負責。一個醫生為病人開一個藥方，服了並不見效，醫生可以這樣說，我的藥方是對的，只可惜你的病害錯了，這是笑話。

美國歷史家房龍的幾句話，我們先來敘述一遍，他說：『如果你對於大英帝國近數百年的歷史沒有懂得，你每天翻開報紙是決不會明白的。』好了，我們先來看一看英國的歷史。

我覺得在英國歷史中，有幾個大時期頗值得注意，即一〇六六年諾爾曼人的入侵，一二一五年大憲章的成立，一六八八年的名譽革命，和一七一四年哈諾威王朝的建立，這些年代在英國歷史中是極有意義的。諾爾曼人入侵，以後便與盎格魯薩克遜種族混合起來，據美國歷史家魯濱孫的說法，他說此後英國人種便愈活潑愈有



力了。大憲章是英人反抗昏君暴主的一種行動；到了名譽革命，英人的行動更爲斬截，洛克先生並且明目張膽的說出「君主非神聖不可侵犯，憲法乃神聖不可侵犯」的話來。一七一四年哈諾威族入繼英國王統，於是虛君之制賴以養成。此後英國的政治完全握於自由、保守兩大黨之手，而此兩大黨雖名稱不同，其實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面，保守黨並不後於自由黨。我們把上面這段簡略的英國歷史看了，可以得到下列的幾點觀念：（一）英國人種甚強；（二）在不能忍受的環境下，爲擁護自由，必堅持到底；（三）政黨領袖決不專顧一黨的利益，而忘却國家的利益。

現在正與英國對抗的德國的歷史，也須約略談一談。德國本是由一個家族，所謂霍亨索倫族，和一個理想，所謂縫紉政策的理想，漸進創造起來的，算是由大選候補勒德威廉發其端，至佛勒德勒第二，所謂佛勒德勒大王，而奠定了德國的基礎。自從一八七一年威廉第一因戰勝法國而統一了德國之後，以後威廉第二即以此爲憑藉，盡量發揮拓殖野心，結果釀成上次歐戰，終於失敗。戰後希特勒崛起，一意在推翻凡爾賽條約之束縛，這自然爲一般德人所擁護，而他能使德人理想集中於一點的，這便是他的「我之奮鬥」這一本書，所謂德國人的「政治聖經」。他曾經按部就班着實現他所說的話，因此德人至今擁護之而不衰。

把英、德兩國的簡史看了之後，我們以下綜合幾點來談。

### （一）歐戰展開時期並未成熟

希特勒所著的聖經，明明白白的兩點是：（一）決不傷害英國人的友誼；（二）鑒於上次歐戰之失敗，決實施浩夫曼計劃，所謂東進計劃。這次戰爭發端的主題是但澤與波蘭走廊問題，這個問題並不如上次歐戰導端的侵犯比利時中立那樣嚴重。如其真的要這個問題看得一樣重要，那麼英國就應該以大量物資援助波蘭，同

時英法軍隊也應該由萊茵全線積極進攻德國，如此則德國腹背受敵，波蘭之亡決不那樣的快。乃英法軍隊只在薩爾不律根隨意玩玩「砲戲」，打了許久，美國人纔說，薩爾不律根打死的人還不如美國一日之間汽車壓死的人多。在波蘭戰爭之前，英國爲挽救危局，曾舉行英、法、蘇三國政治與軍事的談判，此舉本來不錯，這正可拉入蘇聯來幫同維護波蘭，乃英國代表又不允許蘇聯在必要時派軍進入波蘭，結果三國談判破裂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竟告成立，於是波蘭戰爭起矣。防俄本是英國傳統政策，如必繼續維持此種政策，何以不使德國合理的要求得到滿足而自己可以貫徹其主張？如認德國勢力已到威脅地步，又何以不暫時擱置此種傳統政策而重演一幕上次歐戰前三國協商故事呢？同時又要防俄，又要拒德，此地便應把自己的實力加以審度一番，杜黑的制空論，婦孺皆知，豈英人不之知乎？何必一定要等到挪威戰敗之後始感覺轟炸的威力乎？據一九三五年法國情勢的調查，德國有飛機一千五百架，武裝軍隊除空軍不計外有五百五十萬人，一九三五年的軍備預算爲八萬萬鎊。又據一九三八年英國倫敦經濟週報的刊載，根據調查結果，德國飛機已達六千架。在戰爭發動之前，英國並非不知德國實力，何以英國不把自己的力量也加以一番檢討呢？所以說這次戰爭，無論從那一方面說：無論希特勒的假想敵人，無論倡火線的價值，無論蘇聯的態度，無論英國的傳統政策，皆無發動英德戰爭之可能性。只以英國政治家之呆笨庸劣，虛驕不實，竟使不必有的戰爭發生起來，這是何等可哀的事！在波蘭挪威失敗之後，英國就應該實踐「英國國防線在萊茵河」的口號，積極援助法國，乃僅派遣一些敗軍之將，如挪威撤退下的英軍與波蘭軍，真奇怪極了！美國不是也說「美國國防線在萊茵河」嗎？等到法國要求援助的時候，他只送了步槍六十萬枝，大砲八百門，砲彈一百萬發，機關槍四萬挺，真是可笑極了！所以雷諾發出最後呼聲的廣播，謂「我們需要的是飛機」，「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的安慰我們是很感激的」，「現在我們還債的時候到了」。這次戰爭本來無發動之必要，既發動了，只是鬧了一些喜劇，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 (二) 希特勒踞於爐火之上

就希特勒的過去行動看來，他雖然隨處都在使用他的閃電戰法，突擊戰法，但他的突擊都是先有充分準備而後發動，他決不作無把握的冒險。他遲遲不發動渡海攻英這一幕，這足證明他的謹慎，這便是他沒有十分把握決不敢嘗試冒險。我們現在可以作這樣一個假定，如果他已有了飛機三萬架，潛艇一萬艘，降落傘部隊十萬人，他決不遲疑渡海攻英。如果真是如此，不僅又要重演海斯丁斯登陸故事，並且邱吉爾這般人恐怕逃命都很困難。這個假定如其真的成了事實，則天下大定矣，還有何話可說！不過事實未必如此簡單，如此理想。今年五月我在川大時，一位教師問我看見報紙否？我說看見，我說希特勒正踞於爐火之上。他反問我這個話怎樣說呢？我們應該這樣看：

(一) 德國是孤立的。日本本是軸心國家之一，如果日本在亞洲發動南進，這很可以遙助德國的聲威，並且可以牽制英國一部分力量。不過日本在中國已經無法自拔，而南進也須伺機而動，如此德國在形勢上已經減色不少。意大利正為希臘軍隊節節進逼，國內又發生叛變，這不僅是墨索里尼的問題，這正是希特勒所最焦慮的問題。所以，日本不能在遠處遙遙相應，而肘腋間之盟兄正在焦頭爛額，這個情形對於希特勒至少是一種恐怖。以前以為可以多得幫手，虛張聲勢，乃結果如此，仍只有靠着自己單槍匹馬去努力，這可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二) 刺刀的統治是不可靠的。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梅特涅是何等的威風，歐洲一般君主莫不唯梅特涅的馬首是瞻。但是到了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他輦轂下的維也納也發生了革命，梅特涅先生竟自很快的逃起跑了。不僅這樣，就在這年的一月間他自己感覺到危險，他曾經這樣說道：『世界殆矣，不久必有大變！』現在的希特勒，他控制了奧地利、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及羅馬尼亞，他控制這樣多的地方，而這些地方都不是心悅誠服的，這樣要多少刺刀才能鎮壓得住？刺刀力強，自然沒有話說，如果一旦刺刀稍微鬆一點，則『世界殆矣！』我們試看今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貝當的演說，他說：『我們的態度，只看德國如何對待我們；如果德國一定要壓迫我們，我們也只好忍受！』這種心情是何等的悲憤，這正可以視作所有被控制的民族的代表心聲。

就是國社黨人也不是可靠的。第一、他們平時的生活非常生硬；他們的音樂，近來也禁止其他一切柔軟曲譜，專奏乾燥無味的音調，充滿殺伐之聲，令人聽了極感不快。現在巴黎的繁榮也恢復起來，以後他們慣嘗了燈紅酒綠清歌妙舞的趣味，那種不自然的納粹精神也要起變化的，一定會疲倦起來。第二、國社黨人早起見面，不說「早安」，只彼此大叫一聲「希特勒」；如在節節勝利的時候，自然高叫起來極其有勁，但是如果到了稍微失敗的時候，大家便要喪氣，喊起來反覺索然寡味了。從事實方面看，上次慕尼黑酒店中的大爆炸案，已可令人思之。你以為國社黨人真是銅筋鐵骨永不腐化的麼！

(三) 生產終敵不過消耗。有人這樣說，德國占的地方很多，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概，尤其是洛林的鐵與羅馬尼亞的石油。我們知道，希特勒消耗盡是大量消耗，消耗究竟容易而生產較難；並且，即使物力不成問題，但必須轉移多數日常用品生產的工人去作軍需生產的工作，換句話說，這便是日常用品生產的工人減少了；並且，如果真要維持一種絕對優勢的實力，如像剛才所說的飛機三萬架，潛艇一萬艘，降落傘部隊十萬人，那種消耗量將更若干倍於現在的消耗量，這豈是一蹴而成可以繼續維持的嗎？

## (三) 如果意大利舊調重彈

先談一談意大利的歷史。意大利的歷史，最有趣味不過了。在意大利半島上，除了古代羅馬人曾經大大發揮過他的威力，此後的意大利在這方面便是所謂「地理上的名詞」了。以後他乘着克里米戰爭，普奧戰爭，及普法戰爭，而獲得統一，這完全是由於三傑中的加富爾運用外交之力，在戰鬥方面可謂邀天之幸。自墨索里尼登臺以來，雖也曾征服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但征服一個部落民族的阿比西尼亞，已經動員到三十萬人以上，飛機五百架，時間費了七個月。歐洲人每一提到意大利人，總是聳聳肩頭說道：『他們只能算是音樂家，只會拉凡崙玲。』這次被希臘人屢戰屢敗，這便是事實。雖然希臘有英國從中支持，墨索里尼何以不把他「蓋滿意大利天空的飛機」拿去狂炸小小的希臘呢？就是征服阿比西尼亞，辛克萊說的話最有趣味，他說墨索里尼爲的是要爲意大利開闢推銷草鞋的銷場罷。阿爾巴尼亞早就爲意大利的附屬，這更值不得說了。

在上次歐戰之前，他本是德、奧、意三國同盟之一，但到了一九一五年他因爲貪得倫敦密約的利益，卒拋棄三國同盟而走到協商的懷中。這次歐戰發生，他始初本極審慎，殊不知鬧了這樣許久，英國至今還能抵抗，而自身却被小小一個希臘打得落花流水，而國內又在發生騷動，我想墨索里尼到了此時一定要多少打算一下罷。如果墨索里尼測定了希特勒的命運，看確了希特勒的破綻，算清了自己的利益，這次再來一個倫敦密約，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俾士麥早已這樣說過：「意大利人的諾言，如非爲其本身的利益，是不可靠的。」

意大利如未參加戰爭，他的地位是不重要的。如他把參加的身子掉轉過來，這却要發生很大的影響，別的勿說，單是西班牙與法國的態度便要成問題了，影響所至，希特勒便要頭痛了。

#### (四) 一個明知不可靠的朋友

我們知道，在去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斯他林對於臥榻之側這顆砲彈始終是懸心吊膽的。好容易成立了一

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這才把這個砲彈掉過頭去向着西歐打去，這真是斯他林的運氣好，這真是大彼得、喀德鄰第二、和列寧在默默中大顯威靈。

在訂條約之前，斯他林不是在建築自波羅的海至黑海的馬奇諾防線嗎？訂了條約之後，斯他林不是又把占領地帶中的日耳曼人送回他們的「高出一切」的祖國嗎？德蘇壤地相接之後，塔斯社不是在關謠，說是「蘇聯並未派大軍到邊境」嗎？總之，希特勒也知道，現在非仰賴不可的這位朋友，始終決不是可靠的。

最近報紙喧傳，蘇聯通牒德國，不得遣軍經過保加利亞，助攻希臘。這個消息是美國通訊社傳出的。其通知形式不必一定是通牒，只須打個電話給希特勒便罷了。總之，保加利亞是一個歷史上的問題，以前俄土戰爭所締結的聖士提反條約不是爲的這個問題嗎？結果開了一個有名的柏林會議。所以我很相信這個消息，這個事實，只是不大相信那個通牒。

綜合上面的話，本可以得到若干個假定的結論，但不必那樣費事。我們此地只提出兩個假定的結論來談一談：

(一) 如果英國不能支持，英國固然悲哀，而蘇聯却也要大驚一跳，因爲希特勒很可以游罷倫敦之後，再到莫斯科來遣餘興。蘇聯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他必採遠交近攻之策；又因民主陣線的關係，必偏在這條路線來與希特勒周旋。

(二) 上次歐戰之後，大家都說，誰勝誰敗，只是我們打光了。英、德彼此互相轟炸，而蘇聯則在一旁坐大。英、德如果一旦清心明目之後，流淚眼觀流淚眼，看是彼此所處的境地，又看見那隻白熊張牙舞爪，我想希特勒與邱吉爾一定要抱頭痛哭一場，然後棄嫌修好來注意那隻白熊。這個第二假定結論，似乎勉強，似乎怪難爲情，其實帕爾美斯登早已說過：『大英帝國無永久的敵人，也無永久的友人，只有大英帝國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今夜所講這個題目，既無豐富的書報，又無靈通的情報，只靠簡陋消息和腦中記憶，拉雜陳詞，至爲抱歉，尙望在座諸先生指教。

載民國三十年元旦國論第二卷第一期

## 希特勒春季海上攻勢與歷史之回顧

命運註定之期，總有到來之日。

我一念及此語，中心如何戰栗！

勝利的特爾城，那時你必屈辱，

你的戰士死了，你的光榮亦熄。

最近希特勒在國社黨成立廿一週年紀念日所發表之演說，謂英國最後必至失敗，已無疑義，軸心國家定於三四兩月向全世界英輪所到之地，發動空襲之海上攻勢；德國無數新潛艇即將在全球各處海洋積極活動，短期內即可破壞英國之海軍及商業；本人對於來日之大戰，業已成竹在胸，德國之軍隊爲全世界最精良之軍隊，亦爲德國歷史上最精銳之軍隊，故本人已以一切託付於此偉大之武力，源源而出之潛艇，當可於三四兩月內使戰局爲之丕然一變。

讀罷希特勒之演詞，令人想及過去兩段結果不同之歷史事實。

迦太基爲腓尼基之殖民地，爲歷史上最大海軍國之一。其在當時之勢力，雖西頓、推羅，亦不能與之爭衡。迨新興之羅馬崛起，遂認迦太基爲臥榻之側鼾睡之人，誓必滅此朝食。都察官大伽圖嘗於非洲巡視歸來，在元老院中演說曰：『產此無花果之地，僅距羅馬三日。』並作結語曰：『予意以爲必須毀滅迦太基。』迦太基雖有不世出之良將漢尼拔，雖有拆屋造船截髮爲繩之效忠民衆，結果仍不能救迦太基於危亡，仍不能抗禦羅馬

聯隊之鐵蹄，最後徒使羅馬人嘗之為不祥之地，僅僅博得羅馬大將耶密留西標悲從中來而已。

拿破崙橫行歐洲大陸，不可一世，但無法進攻彼岸之勁敵英國。拿破崙以英之勢力不減，則法之工商業不振，而新帝國之安全亦無法保證。拿破崙旋積極準備一切，並與西班牙聯合共擊英人。當海軍大將威爾紐夫統率法、西聯合艦隊將行之際，拿破崙之曰：「迦太基為海上霸王，在此數小時內終歸滅亡，吾法終必霸世界也。」及英將納爾遜率英艦隊與法、西聯合艦隊交綏於特拉法加之後，乃「終歸滅亡」者非英國艦隊，而為法、西聯合艦隊。至於海上霸王固仍為海上霸王也。

以上兩段事實，已成歷史陳跡，時間距離，今非昔比，倘必以過去事實與目前發展局勢互為比附援引，或將陷於食古不化或頭腦不清之錯誤。而吾之所以提出以上兩段史實者，此殆完全由於歷史之回憶，並欲藉此以作目前局勢推論之借鏡耳。希特勒將為羅馬乎？抑為拿破崙乎？此實至有興味之一問題，吾人盍就以上兩段史實加以研討，然後再就目前局勢予以推論。

迦太基為商人國家，所注意者為工業、商業、及殖民地，其在藝術、實業、或文學方面，絕少創作能力，大都以埃及與希臘為軌範；即就其模仿技術而言，亦乏精巧與趣味，政制為貴族式，無國家軍備，所有傭兵只知統領。迦太基人無公共道德，不關心公共生活，無國家情懷，無名譽心，缺乏誠信，私人利益高於一切。漢尼拔之父哈米加巴加(Hamilcar Barca)本新興愛國派之領袖，主張民主政治，編練國軍，以抗羅馬之威脅。乃一般貴族恐因此誘起戰禍，顛覆商業，竟不惜加以排斥，令其遠離迦太基。漢尼拔亦欲改造迦太基，永與羅馬為敵，乃一般貴族竟忌漢尼拔之功，不予援助。迨迦太基本部已瀕危境，始召還漢尼拔，然為時已晚，國事已不可救藥矣。至於羅馬人，其心目中惟知法律、理想、與祖國，不願示弱，且有恆心，並能於積極加強陸軍力量之外努力建造海軍，且能樹立同盟使敵方孤立，結果終能獲得最後之勝利。

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二命無敵艦隊進攻英國，屢為英艦所襲擊，無敵艦隊非為英艦所擊沉，即

為風浪所覆沒，西班牙軍並無一人足履英國國土，而死亡之數則不下兩萬餘人。一七九八年，拿破崙親征埃及，冀奪英國地中海之商權，並斷其通印度之道路，結果拿破崙所率之海軍竟完全為納爾遜所毀滅。就此兩度海戰觀之，法、西海軍實非英國艦隊之敵，特拉法加之敗（一八〇五），固意中事也。

然此有一歷史事實焉，似乎不容忽視，此即一〇六六年諾曼底公爵威廉自法國侵入英國是也。當時英王哈羅德本在南部海岸佈置防守，乃挪威王哈德拉達率領大軍突自約克地方入侵，哈羅德遂不得不暫赴北方以禦強寇。哈羅德雖將挪威軍戰敗，但自身實力却因之大損。迨哈羅德與諾曼底軍遇於海斯頂斯時，因彼此形勢勞逸懸殊之故，哈羅德及其禁衛軍卒全體戰死於森拉克邱上。自此段事實觀之，可知當時英王之防守僅限於海岸，而其心目中之作戰計劃固仍以陸地作戰為最後決戰也。明乎此種實情，則以前羅馬人之侵入英國，既而盎格魯薩克遜久提之侵入英國，及當時挪威人或丹麥人之侵入英國，皆為同一之形勢；換言之，即皆注意於陸上戰爭而不注意於海上戰爭也。

至於目前正在發展之戰爭形勢，則大異其趣。無論採取攻勢之德國或從事防衛之英國，無不兼從空中與海上兩方面積極努力佈置，務使敵人無法進攻或防衛。不僅此也，採取攻勢者亦不得不從事防衛，以防空中之轟炸及偷襲之企圖；而從事防衛者亦不得不採取攻勢，以圖封鎖之嚴密或包圍之完成。在形勢方面，德國為攻者，英國為守者；而在實際方面，兩方皆各自認為主動者而認對方為被攻者。然則在希特勒春季攻勢發動之後，是否戰局即將為之改觀？是否主奴形勢即將確定？此實至有興味之一問題。

予曾試作一種假定，如希特勒果有飛機三萬架，潛艇一萬艘，降落部隊十萬人，彼決不遲疑渡海攻英，此不僅又將重演海斯頂斯登陸故事，並且邱吉爾等即逃避亦成問題。此種假定純就進攻武力立論，殊嫌過於粗糙，蓋進攻者能以大量精良武力閃擊敵方，彼防衛者又何嘗不能以大量優勢武力應付攻擊耶？一攻一守，一進一退，兩力相消，形勢依然，最後勝利如不能決於一旦，則戰爭勢必遷延，而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者即為英國。

此次戰爭，時間尚短，本不應遽作斷語。不過吾人每震於閃電、突擊、降落部隊、噴火坦克、警報機、嘯擊彈，遂認此次戰爭比上次大戰尤為可怖。其實，直至今日吾人尚未見及所謂新式武器之使用，至於作戰規模比之上次尚未至超過之階段。在上次戰爭中，兵員總額為六千五百萬人，死傷共計三千一百萬人，約兵員七人中死一人，三人中傷一人。單就死者而論，美國報紙謂以之游行紐約大街，晝夜不息，須歷四月。在武器方面，德軍曾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伊泊爾大規模使用芥臭液毒瓦斯，英軍死者甚衆；英軍於一九一六年九月在索美使用素不知名之坦克，德軍爲之震驚；一九一六年夏，齊柏林飛機出動頻繁，然常爲新出世之高射砲與爆裂子彈所擊中而制其使命；雙方使用之毒瓦斯或化合物不下六十種，至一九一七年德人發明藍十字榴彈，爆炸後即化爲微塵，只須千萬分之一，即足傷人；德國潛艇活躍，英船四隻，必損一隻，總計擊沉協約及中立之商船、漁船、軍艦達五千艘以上，共約一千五百萬噸；爲抗議潛艇之襲擊，曾發明電警器、海底炸彈，掩飾術亦精妙，美國神秘船尤能誘致潛艇而擊毀之。在此次戰爭過去時間中，吾人實未見及新式武器，所有者僅就原有武器略事改進而已。憶鮑爾溫曾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下院宣稱：『上次大戰終止前，英國已有三種發明，其破壞力之大，超過一切，因良心而未使用，若下次大戰爆發時，英國便不暇顧忌了。』鮑氏此言，真耶？僞耶？宣傳耶，事實耶？吾人固無從而知之，然在此次戰爭遷延之中，兩方必有若干發明，此固不容懷疑也。

總之，一攻一守，一進一退，兩方之一，終必失敗，吾人不必抑德，亦不必譽英，將來戰爭結局，事實自能昭示於吾人。但對目前局勢尙必加以推論，則吾人似宜於武器價值以外另從他方予以較深切之觀察，庶或可得一較圓滿之答案也。

英國決非迎太基，此點甚明。英人陰柔而善應變，此又彰彰之歷史事實；英國非奉天承運之不失敗者，美國脫離其統治而獨立，即其明證；英人重實驗實踐，不尙虛玄，工業革命發端於英國，即顯著之史實。英國此次與希特勒爲敵，勝敗未可逆料，直至今日，其危險時期並未渡過，隨時均有覆滅之虞。

希特勒雖爲德國元首，而希特勒並非德國，至多只能稱之爲德國國社黨之首領。希特勒爲獨夫，有如古代之僭主。希特勒意志甚強，能高舉右臂舉行國社黨敬禮至四小時之久。希特勒無嗜好，不飲酒，不吸煙，不肉食，睡眠甚遲，有時且作竟夜之長談。希特勒極其清廉，除「我的奮鬥」版稅之外，並無私蓄。希特勒性暴烈，每燥急時，雖其親信亦莫敢攪其鋒，尤以在重要事件決擇時爲甚。希特勒所恃者惟武力，此完全霍亨索倫族之精神。希特勒認日耳曼族爲天之驕子，認其他人類爲低劣，此頗與猶太人自視爲上帝之選民無異。

英國人有柔能克剛之性，希特勒有過剛則折之象；英國人處境有多難與邦之兆，希特勒爲人有羅伯士比爾之風；英國人究竟爲民主主義者，同情者多，雖敗亦榮，希特勒爲國社教主，爲假神，令人可怕，其勝利不啻人類之災禍。

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 俄土舊債尚待結算耶？

波蘭早已「蛋糕」化，俎上惟餘土耳其。

最近德國與蘇俄在近東所表現之態度與行動，處處皆足令人懷疑，此即關於土耳其之運命是也。

俄、土糾紛，始於大彼得之攻占阿連要塞（一六九六），此為俄國制土之第一聲。以後喀德鄰第二本其圖謀波蘭之故智，企圖分割土耳其，或則藉口開入土耳其（一七六八），或則殲滅土之艦隊（一七七〇），或則擬定「希臘大計劃」（一七八〇），或則高標「拜占庭之路」（一七八七）。至一八五二年，英國駐俄大使塞姆爵士覲見俄皇尼古拉，尼古拉謂之曰：『雖有名醫，不能治瀕死病人，分割土耳其此其時矣。』英國拒絕俄之建議，俄遂於一八五三年出兵攻土，結果釀成有名之克里米戰爭，而土耳其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始獲保證。俄欲滅土伸其勢力於地中海之企圖終不變易，卒又於一八七七年藉詞向土宣戰，結果在柏林會議之前夕，私與土耳其締結曇花一現之聖士提反條約。俄國圖謀土耳其之計劃，始終不得伸張，或者將於此次戰爭之中而能如願以償耶！

一八七七年俄土之戰，羅馬尼亞加入俄方，並予俄人以郵電、鐵道自由使用之權，俄軍遂由羅馬尼亞南下進攻土耳其，卒陷亞得里亞那堡，有進逼君士坦丁堡之勢。俄以英積極干涉，乃與土耳其私締聖士提反條約，條文中之最重要者，一為公認羅馬尼亞之獨立，一為俄置守備兵五萬於保加利亞。聖士提反條約雖為柏林條約所破壞，而俄對於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矣。

今茲德國既占羅馬尼亞於先，復占保加利亞於後，而俄國始終熟視無睹，此其故何耶？竊以為德國之舉措，必早已獲得蘇俄之諒解，而諒解之代價，其為德國援助蘇俄取得土耳其乎！非然者，蘇俄何以一任德國在羅馬尼亞設置海軍根據地？何以一任德國阻塞其出黑海之孔道？俄國多年欲出黑海以望地中海，今竟任令強大之德國加強黑海門戶之封閉，此豈目光四射之斯他林所能忍受耶？倘以土耳其為交換條件，並由德國負戎首之名以進逼土耳其，而蘇俄以支持土耳其為名而陰派兵入土漸占有其地，如此則多年希望親近之地中海，竟由和平手段而達到目的，此豈非計之善者耶？瓜分波蘭之事實具在，殷鑑不遠，能謂德國在舉動之前未與蘇俄密商而貿然出此目中無人之行動乎？

試就最近事實觀之：『德方似有將保加利亞邊境內之德軍主力集中於土國而不集中於希邊之模樣。』最足表示德國之動向。蘇俄之舉動甚為離奇，或則『向比薩拉比亞續增兵』，或則『向羅馬尼亞黑海根據地集中軍隊』。此自姿勢方面觀之，淺薄者或以為蘇俄殆將起而牽制德國以援土耳其，其實蘇俄正利用此種心理而積極集中軍隊以備必要時渡海入土也，其不集中軍隊於高加索而集中於羅馬尼亞附近，即欲在掩人耳目之形勢下，而實施其所謂計之善者。

土耳其處境困難，明眼人類能知之。惟土耳其之舉措亦甚奇特，或為其環境所使然。日前有德國專使一人乘飛機抵安哥拉，『該專使究為何人，迄無法判明，或竟為德外長里賓特洛甫。』以余意測之，此人實為「俾士麥第二」。此次之與土總統會於安哥拉，或竟為比亞里慈魔術騙局之重演耶？土耳其最奇怪之一行動，即在韃靼尼爾海峽敷設水雷。『但各國中有通過海峽之可能者，厥為土耳其之友邦，英國地中海艦隊而已。故英土兩方雖意見完全一致，但土耳其敷設水雷一舉，目的似在阻止英國艦隊砲擊羅馬尼亞沿岸之德國油庫。』土耳其左右為難，不能自主，聽人指揮，用心良苦，然而土耳其之命運或將決定於此耶！

以上所言，如不被認為神經過敏之辭，則德國批評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維辛斯基之聲明，或莫斯科無線

電臺三度廣播蘇聯政府不滿德軍入保之聲明，皆爲一種巧妙之戲法。必待主要戲劇開幕之後，始令呆憨政客恍然大悟，暗地爲之瞠目咋舌而已。

民國三十年三月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小協約國最後一個之命運

『予極愛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必敗也。』——維爾然伯

上次歐戰之爆發，即開始於昔日之塞爾維亞民族英雄之槍殺奧國之皇儲，塞爾維亞即今之南斯拉夫三部民族之一主要民族也。

巴黎和會以後，法國積極在近東擴張勢力，次第與捷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同盟，組成所謂小協約國，意在包圍德國以防其復仇也。

時間不過二十年，捷克與羅馬尼亞已相繼爲德國所佔領，今者南斯拉夫又將爲之續矣。

在南斯拉夫政府對德態度尙未鮮明以前，旁觀者揣測不一，然余竊竊爲南斯拉夫憂之。南斯拉夫雖然推翻親德內閣，雖然積極布置作戰，然南斯拉夫之處境實未可樂觀。就南斯拉夫之地理形勢觀之，除希臘邊境一隅外，自阿爾巴尼亞而意大利，而奧地利，而匈牙利，而羅馬尼亞，而保加利亞，皆全爲德國勢力所籠罩，比之以前「大頭魚」之處境，尤無倖倖之機會，其不爲三面楚歌之德軍所壓倒者，除非上帝顯示特種之靈蹟。再就南斯拉夫之民族觀之，南斯拉夫本由塞爾維亞、克羅瓦提、與斯洛維倫三種民族組合而成；換言之，即由上次戰前之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合併改組而成者。南斯拉夫國內民族之彼此敵視，並不下於捷克與斯洛伐克，最近被捕之門的內哥羅人已達一千五百人，已可概見。矧南斯拉夫統帥部亦有分裂之勢，一部要求抵抗，一部則表示「與德爲敵，無異自殺。」民族敵視如彼，統帥部又分裂如此，如此而欲其能團結一致，抵抗到底，殊不



可能。今茲德國以戰勝大小十餘國家之餘威，以準備充實而具包圍形勢之武力，臨此區區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直螳臂當車耳。

英、美非明白宣言援助南斯拉夫乎？艾登、狄爾不尙在南斯拉夫京城乎？但「遠水難救近火」，口舌不敵槍彈，形勢岌岌，決非寬袍博帶所能挽救於立刻。

塞爾維亞民族之愛國情緒確實令人崇佩，惜處此惡魔猖獗時代，單恃情緒亦莫可如何！予極愛塞爾維亞人，但塞爾維亞人必敗也。塞爾維亞在上次大戰中，得失共計四次，此次如能再接再厲，始終不渝，最後之勝利終有把握，一時之成敗固無關也。「不自由之服從，是曰奴隸」，吾願塞爾維亞人銘心誌之，勿因希特勒假神之魔掌可怕而氣餒。

民國三十年四月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惡 夢

『世界殆矣，不久必有大變！』——梅特涅

(一) 伊拉克發生政變，爲軸心國煽動之結果。

(二) 德蘇簽訂新合同，蘇供德油百萬噸。

(三) 北非英軍失利，向後撤退四百哩；德意軍進抵埃及邊境。

(四) 蘇日締訂中立條約，互相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帝國」。

在短短的兩週之中，除開南斯拉夫亡國一事而外，便上有列四事。這四件事實，在現局勢當中似乎不容忽視；換句話說，這四件事實是要發生聯帶作用的，這是可以使全世界變易顏色的。

伊拉克是英國的委任統治地，當地有著名的摩蘇爾石油礦。從軍事上說，如果石油落入軸心手裏，則軸心的軍事活動當更爲活躍而有力。從地理方面說，軸心很可以此地作爲在亞洲的根據地，如從此地向東南發展，則地圖立可變色。不過此地究應歸入軸心範圍，抑另有分贖之人，此則須稍待事實演變方能確定。總之英國是受了一大損失與打擊，這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實了。蘇聯供德石油百萬噸，此舉對德是一大幫助，這是無容否認的，同時可以證明蘇德間之友誼更進一步，並且對於帝國主義國家之相互火併，又正是火上加油的一個巧妙戲法。英軍但見德國飛機，不知飛機腹中正滿盛着蘇聯的石油哪！第三件事雖不一定是因爲德軍石油充實的緣

故，而英軍敗退總是鐵一般的事實。最後這一件事更嚴重了，居然鬧到我們的頭上來了。不過這件事不只這樣單純，這還是在加緊帝國主義國家的相消，還是在同大不列顛開玩笑，或同他們姐妹國家開玩笑。

於此特將神經過敏的揣測寫出幾點：

- (一) 如果英軍退出希臘。
- (二) 如果德意軍攻入埃及，或埃及發生政變。
- (三) 如果土耳其真成問題而變做了蛋糕。
- (四) 如果日本南進。

四件事也是可以發生連帶作用的。但這四件事如不實現則已，如其實現，則世界命運定矣。我們在積極方面雖不能確定其形態，而在消極方面確可料定海王必弄得割髮棄袍，悔之無及。

在軸心如此猖獗，紅宮主人大弄玄虛之際，我們試一回顧峨冠博帶者之舉措。

「加緊」製機造艦——上月共產一千二百餘架。

「決」全力援南。

「注意」歐局發展。

運南國軍火「將」迅速施行。

「決」援助南國。——第一批軍火「將」起運。

軍方評歐戰事，德進展迅速，「至為驚異」。

「譴責」獨裁者。

此外，或則慫恿蘇聯，謂「蘇聯抵抗野蠻時機已至」；或則恐嚇蘇聯，謂「德國正暗中策動蘇聯境內之第五縱隊」。

態度如此從容不迫，手段如此拙劣幼稚，真是可笑亦復可憐！

蘇聯的態度與行動或者快要明朗化耶：

(一) 倫敦蘇聯方面人士宣稱，英蘇關係之障礙，乃在於英國拒絕承認蘇合併立、愛、拉三國，及扣留三國商輪不允交還蘇俄。

(二) 莫斯科接塔什干訊，中亞細亞之蘇聯邊境，日昨突有武裝部隊向蘇境進攻，結果被蘇守軍擊潰。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九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 歐戰現在與將來

——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五日在成都聯青社講演——

上次歐戰，我們亦稱世界大戰，因為全世界的國家除了少數而外都參加了。但是上次戰爭的發端是在歐洲，其主要戰地也在歐洲，單稱之為歐戰也未嘗沒有理由；並且上次戰爭起因於巴爾幹，因此也有稱他為第三次巴爾幹戰爭的，因為巴爾幹是促動他的一個大力。這次戰爭已由歐洲擴大至非洲，甚至亞洲，美洲亦有難於避免參加之趨勢，也是一個世界大戰。而我們的題目仍用歐戰二字，似乎不大切合。其實這次戰爭的導火線仍在歐洲，將來最後的決定恐怕仍以歐洲為主，因此稱以簡當的歐戰二字以代替冗長的世界大戰四字，為便利計，也未嘗不可。

談起這次歐戰，我們手邊的材料不多，而我們又很難於避免主觀的成分，再加以個人觀察能力之薄弱，要使我們今天的談話恰與以後演變的事實確切相符，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為要獲得一個較妥當的結論，我們只能根據過去的事變加以分析，然後再把我們的意見陳述出來，這或者可使這個談話較為合理而已。以下我們分兩個大段來談一談。

### (一) 歐戰各方面之總檢討

(一) 我的奮鬥——我的奮鬥是希特勒的作品，這是大家皆知道的。漢德森批評他最為有趣，說他最好刪去三分之二，方可誦讀；又說出於一個教育素養和政治經驗都不豐富的人像希特勒的手筆，究不失是一部鉅著，真幽默極了。不過這部書究竟做了德國民族的政治聖經，這是不應該忽視的。我們今天看見德國青年一羣一羣的追隨他的足跟，服從他的命令，赴湯蹈火，前仆後繼，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這完全是我的奮鬥的精神貫注到德國民族血管中而發生的效果。因為這部書，他是排除德國民族在上次戰後頹廢精神的作品，他是喚起日耳曼民族優越精神的作品。同時希特勒本人也有他的品德，他沒有甚麼嗜好，他不飲酒，不吸煙，不食肉，他的收入除了版稅而外，並無私蓄。他之所以能够領導整個德國民族從事這樣偉大的事業，這確不是偶然的。

(二) 虛張聲勢——每次談到此次歐戰，我必提說戰機並未成熟。如果戰機真未成熟，何以居然又會發生戰爭呢？不，戰機確未成熟。所謂戰機成熟，即是雙方均有作戰決心，雙方厲兵秣馬，只待機會，一觸即發，如普法之戰，日俄之戰，上次歐戰，皆是；即兩方均知戰爭無法避免，即局外人亦知戰爭無法緩和。其次，至少一方有作戰決心，無論對方如何讓步，如何妥協，必出之戰爭方式以謀最後的解決，如普奧之戰，俄土之戰，中日之戰，皆是；即一方蓄意屈服對方，無論理由如何，必力求達到以戰爭為惟一之解決辦法。這次歐戰則不然，不惟英法對於希特勒無作戰決心，即希特勒對於英法亦無必戰之意，觀於英法之屢次妥協讓步，希特勒之屢次發動和平，不難了然。兩方既無作戰決心，何以歐戰終於爆發呢？概括的說，這次戰爭完全是虛張聲勢弄出來的。在戰爭之前，本有英、法、蘇三國談判，乃英國並無與蘇俄合作的誠意，只想藉此虛聲以威脅希特勒而已。誰知三國談判不成，反促成一個反面的結果，即德、蘇反而締結了一個互不侵約。英國看見形勢不佳

，立刻成立一個英、波互助協定，這也是想藉此虛聲以威脅希特勒的一個辦法。這樣一來，反而促成局勢的急轉、惡化，結果造成一個騎虎之勢，於是戰爭真的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其實波蘭戰爭，並值不得大驚小怪，而英法偏偏要來一套萊茵砲戰，還想藉此虛聲嚇住希特勒，使希特勒就範，這更使人莫名其妙了。從前拿破崙第三自命深沉有智略，學兵法甚精，乃普法戰爭開始時，法軍預備未充，而普軍已壓境，結果演了一齣師丹之降的悲哀的喜劇。這次戰爭，活似普法戰爭的重演，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 瀟灑幽默——德國自凡爾賽條約締結後不過兩年，即在建造所謂袖珍軍艦並製造潛艇零件，這是盡人皆知的事。自一九三二年德國提出軍備平等的要求，一九三三年德國退出軍縮會議與國聯，一九三五年德國與英國成立海軍協定，此後德國的軍備更是突飛猛進。自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德國的整軍情形，英法並不知道，根據他們隨時的情報，早知德國有武裝隊伍五百五十萬人，有第一線飛機四千架至五千架。根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國前進報的披露，德國在萊茵非武裝區中，已敷設空中與登陸陣線，該處一帶，最新式之飛機場均具有不懼炸彈之地下停機室，每座可容飛機百架，該線起自北海，直接瑞士邊境；尚有第二線，亦為類似的機場。德國準備充實，所以一到戰爭開始，不是閃電，便是突擊，處處皆立於主動的地位。而英法的情形究竟怎樣呢？英國議會中的紳士們，對於戰爭，自信最強，極其樂觀，終日只是瀟灑幽默，談笑自若。一位英國作家曾這樣說道：『在事實上，我們的國家老早已避到虛偽的世界裏面去了，而實未面對着苦痛的現實鼓起勇氣去苦幹。英國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排球足球上；美國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壘球和電影上；法國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地方政事和文學派系上。總之，我們的青年正沉湎於好萊塢的影片上時，德國的青年都正在創造真實的世界，而其結果則是最嚴酷的。』漢德森也曾說過，到了一九三八年還抱樂觀的態度，未免使人寒心。至於法國，那更荒唐極了。德國飛機產量每月超過千架以上的時候，而法國則降至三十八架。一般工業家只重私利，不顧國防，並且阻撓政府向外國購置軍火。軍事專家尤其荒謬，皆認定「敵人

不會進攻比利時」，認定敵人「侵法亦不可能」，所以里爾一帶防線連普通的設備都沒有。政府中的主要人物，如雷諾、達拉第，則彼此互相攻擊，兩人的太太又從枕邊挑撥讒譖，更使兩人感情惡化。至於前線的軍隊生活，那更有趣極了，或者種菜蔬，或者捧歌女，或者看笑劇，或者寫情書。我們把兩方的情形看了，便得着這樣一個結論，這並非是德國民族了不得，亦非是希特勒神聖文武，這完全是英法兩國自己躲入虛偽世界，而讓這位假神希特勒去向世界表演驚人的魔術。

(四) 一孔之見——德國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張伯倫曾說：『德俄協定，實非予所料及。』其實張伯倫未免過於健忘了。從前俾士麥的對外政策不用說了，單就俄國革命以後來看，德國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即與俄國通商；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德俄在熱那亞國際會議中即秘密訂立賴伐羅條約；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德俄又再締結柏林條約。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非新奇之事，不過自希特勒高揚反赤政策、大日耳曼主義、及奪取烏克蘭計畫以來，把共產主義與猶太人併為一談，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德日反共協定，於一九三七年擴大反共協定而加入意大利，這確使德蘇關係愈離愈遠，這確使蘇俄惴惴不安。但自英、法、蘇三國談判，英國不表示誠意，反而促進德蘇接近，於是德可藉俄以威脅英法，而俄又藉德以破壞反俄陣線矣。當德蘇成立互不侵犯條約時，一時柏林方面即傳出消息，謂附有秘密條款，即（一）蘇聯得在遠東自由行動抵抗他國；（二）應在巴爾幹半島劃分勢力範圍，而以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四國，劃入德國，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劃入蘇聯；（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劃入蘇聯；（四）瓜分波蘭，而以波蘭烏克蘭區劃歸蘇聯，其餘各地歸德國所有；（五）羅馬尼亞之比薩拉比亞應割讓蘇聯。當時一般人對於這些條款，多不相信，多漠然視之，而我則十分相信，認為是必不可少而應有的文章。我們試就事實來看，（三）（四）兩項已完全實現。至於巴爾幹方面，則事實與條款不符。本年三月九日，我曾寫過一篇文字，題目叫做「俄土舊債尚待結算耶？」起首兩句為「波蘭早已蛋糕化，俎上惟餘土耳其。」這篇文字的主要意思是：「今茲德國既占羅馬尼

亞於先，復占保加利亞於後，而俄國始終熟視無睹，此其故何耶？竊以爲德國之舉措，必早已獲得蘇俄之諒解，而諒解之代價，其爲德國援助蘇俄取得土耳其乎！非然者，蘇俄何以一任德國在羅馬尼亞設置海軍根據地，何以一任德國阻塞其出黑海之孔道？俄國多年欲出黑海以望地中海，今竟任令強大之德國加強黑海門戶之封閉，此豈目光四射之斯他林所能忍受耶？倘以土耳其爲交換條件，並由德國負戍首之名以進逼土耳其，而蘇俄以支持土耳其爲名而陰派兵入土漸占有其地，如此則多年希望親近之地中海，竟由和平手段而達到目的，此豈非計之善者耶？瓜分波蘭之事實具在，殷鑒不遠，能謂德國在舉動之前未與蘇俄密商而貿然出此目中無人之行動乎？』就前兩日消息看，因爲伊拉克戰爭，由於法國維琪政府允許德軍假道敘利亞援伊，土耳其因環境關係已處於德國控制之下，至於土耳其的最後解決問題尚須稍待，姑拭目俟之。四月十九日，我又寫過惡夢一篇，這是根據以前兩週事變寫的。所謂事變，即（一）伊拉克發生政變，爲軸心國煽動之結果；（二）德蘇簽訂新合同，蘇供德油百萬噸；（三）北非英軍失利，德意軍進抵埃及邊境；（四）蘇日締訂中立條約。在這篇文章裏，我曾作了幾個推測：（一）如果英軍退出希臘；（二）如果德意軍攻入埃及，或埃及發生政變；（三）如果土耳其其真成問題而變做了蛋糕；（四）如果日本南進。我的主意，如其這四件事同時發見，則世界必然變色。但這四個推測，直到現在，除第一個成了事實而外，其餘三個均尙爲不可知之數，如此則又須等待時間上之推移，以再推斷事實上之轉變也。

## （二）歐戰現局及將來

（一）俄國——在現階段歐戰當中，俄國仍居重要地位。概括說來，直到現在，俄國仍有舉足重輕之勢。蓋俄國自開戰至今，但見其屢次擴張土地，除在芬蘭短期作戰而外，實未見其有毀傷元氣之處。以十分充實之國力

當此大戰時代，無論左右逢源，無論沉機觀變，皆立於綽綽有餘裕之地位。說者謂，俄國正利用英德交互火併，迨彼此火併至某種程度時，然後起而乘之，如此則漁人之利可以坐收，此實計之善者也。一說俄國國力，有名無實，其在巴爾幹方面對德一再退讓，實非所願，力不足以敵德，除隱忍而外，別無他法。吾人試根據以上二說一申論之。如俄國沉機觀變，欲乘鷸蚌相持坐收漁人之利，此固大佳，但須密切注意形勢之發展與轉變，而有恰如其分之行動，否則不僅稍縱即逝，抑且有禍延自身之危機。昔拿破崙第三以爲普奧之戰必至相持，俟到相持不下彼此交困之時，然後起而干涉，以樹立歐洲盟主之威信，而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可以獲得如願以償之實利。乃此次戰爭爲歷史上最有名之七週戰爭，奧在薩多瓦一役之後，竟自一蹶不振，而普之勢力突然躍進，卒起而代奧以控制德意志聯邦，結果普法之戰無法避免，徒使師丹之劍隱放悲聲而已。如俄國國力真不充實，真有捉襟見肘之慮，此亦不足爲憂，單是一味退讓，實非善法。爲俄國計，與德爲鄰，終不能久，終有磨擦之一日，盍不及早回頭，仍以民主主義爲依歸，一反今日以前之所爲，速與英美携手，聯合推翻國社主義。如此在主義上可以鞏固其現存之制度，在國防上可以保證長期之安寧，豈不較無期退縮之爲愈乎？

（二）美國——美國國力，充實雄厚，本可以左右此次戰爭。但美國民族複雜，意見紛歧，雖有雄才大略之羅斯福，將來能否貫徹其維護民主主義之目的，尙須待事實爲之證明。就孤立派之言論與工廠罷工之情形觀之，雖不一定即影響美國之對外政策，然第五縱隊之活動究屬可慮。此外如南美、中美之國家，是否能永久不受德國之煽動，此亦須待事實之證明，絕非吾人之空言所能保證。如南美、中美不幸發生問題，則北美合衆國亦未見獨能高枕無憂，在下次大戰中之親麥曼公文似應加以意也。概括言之，至今仍視英國自身抵抗力之如何以爲轉移。如一旦不幸英國抵抗力窮，而欲靠美國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吾實未見事實果能與幻想符合也。

（三）英國——此次戰爭之發端，實爲英國對外政策之失敗，此固毋庸諱言。但戰爭既開之後，英國之舉措確有不平凡之處，且有意義。第一、英國能打败仗，自拉維克以來，屢次安詳撤退，決不因之而氣餒。在埃及邊

境與伊拉克兩地，仍能裕如應付敵人，毫不慌亂。再就整個戰局觀之，英國在挪威安置魚雷，遂誘致德人以全力猛撲挪威。在法國輸送少許軍隊，遂使德人動其大量勁旅進襲法國。遣艾登赴南斯拉夫與希臘游說一遭，遂使德國注其全力於巴爾幹，而使進襲倫敦之計畫自西方移向東方。令希臘政府僅退駐克里特島，於是德人進攻倫敦之準備完全消耗於此地。德國在此次戰爭之中爲主動戰，抗英人爲主動戰？觀以上所舉事實，可以思過半矣。此外尤有令人深長思之一點，似亦不容忽視。英國此際對於歐洲大陸，已無插足餘地，如此而欲完全屈服德國，豈不大難？而大陸上之俄國但作壁上觀察，沉靜異常。於此惟一戲法，則盡量引誘德國向東發展，使成包圍封鎖俄國之勢，以窒息俄國，而使俄國處於忍無可忍之境地，逼之走上梁山，如此則戰局前途將別開生面矣。再作退步說法，即使德人進襲英倫成功，如未將英國海軍摧毀及其自治領地完全佔領，則德人之勝利終未易言也。

(四)德國——德國以刺刀維持其所佔之廣大土地，此並非勝利，但爲氣球之吹漲耳。氣球愈吹愈漲，直至漲無可漲時，終必爆裂。蓋德國在此次戰爭中之急速發展，並非自然逐漸之合理發展，乃純恃武力之病態發展，如此而欲維持此種發展於久遠，豈可得乎？此時德國髣髴不可一世，但環而伺之者正不乏人，如一旦遼遠戰線之某點發生問題，則全部必受影響，而起而乘之者，豈獨正面敵人之英國而已哉！德人並非銅筋鐵骨，腐化亦至堪慮，但觀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政變內情，可以決定其腐化之必然性而無保留餘地。德軍之駐巴黎者，已能欣賞巴黎之美趣而與歸歎歸歎之思，此即腐化因素之發軔，將來更有十倍甚於此者之毒素影響於其心身。昔維也納會議後，聯軍分派軍隊駐於法國，但不旋踵各國即趕速撤退戍軍，恐沾染法國之腐化惡習也。德軍駐法過久，終必滅弱其純血日耳曼族之慣性，而使現在之病態發展趨於惡化，此實至可慮之事也。

(五)赫斯——在此次戰爭之中，最精彩而又神秘的一幕，厥維赫斯之出奔。赫斯出奔，說者不一，或謂爲因國社黨已萌分裂痕迹，赫斯亦不直希特勒之所爲，因此憤而出奔。或謂赫斯奔於英國，意在窺探英國之內幕，

而發揮其削弱英國國力之計畫，此頗類於苦肉計。此外尚有若干種之說法，似無條紋縷述之必要。總之，吾人須先分析赫斯之地位及其在此戰爭緊張之中，而突發神經病離德奔英，此實一件不容忽視之事，而絕不能因邱吉爾謂「希望不可過奢」，竟亦置之不理。蓋赫斯爲國社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爲希特勒指定之第一繼承人，其身價非可僅以「偷生」、「叛徒」、「神經病」等粗陋淺薄之語詞隨便了之者。希特勒行動雖然粗糙，而彼心目中始終認定英國不可得罪，此自「我之奮鬥」中可以明白窺見，此實希特勒聰明之處。此時希特勒雖然擁有廣闊土地，但純恃刺刀以爲保衛，如此種保衛始終繼續，即戰爭狀態始終成立，即所謂勝利並未確定，和平與新秩序終無法建立，如此則作戰之目的究何在耶？觀夫希特勒之屢次一面作戰，一面發動和平攻勢，其用意即在於此。自歐戰擴大以來，爲時已不爲短，繼續下去，真不知伊於胡底？希特勒雖仍積極秣馬厲兵，但亦知久則生變，變起則目前所有一切必立時烟消雲散，上次戰局可覆按也。爲結束此次戰爭，仍惟有對英提議和平，和平之主要條件，則以對俄爲餌，庶幾英國可以心平氣和而接受。去年在東北大學講演時，余曾提及此點，至英德雙方交互破壞至相當程度時，忽然想及白熊之伺機而動，於是希特勒與邱吉爾大家抱頭痛哭一場，翻然携手共進，以應付回憶而現實之恐怖。英政治家帕爾麥斯登曾有言云：「英國無永久敵人，亦無永久友人，惟大英帝國之利益乃爲永久的。」切勿以爲英德如此瘋狂作戰，遂謂毫無妥協之餘地，此實井蛙之見也。不過希特勒既看清戰局，須對英提出和平之建議，但不能不出之以誠意而謹慎之形式，此所以非派赫斯一往不可。即在上述戰爭時，其議和時之一幕，亦有重作參考之價值。一九一八年初，興登堡與魯登道夫建議，決再犧牲一百萬人，希望在四個月內結束戰爭。但至九月下旬，德軍軍事毫無把握，興登堡線正在破裂，魯登道夫自信心動搖。十月二日，新閣馬克西米連向威爾遜表示贊同十四原則，威爾遜與之交換文書，暗示必須推翻霍亨索倫皇室。至十一月五日，威爾遜通知馬克西米連，令其向福煦請示停戰條件，戰爭卒由此而結束。戰爭不能長期繼續，亦無法長期繼續，終有結束之一日，和平建議並非神經過敏，赫斯除爲和平而出奔，尙何有更有意義之事

逾於此者。所可慮者，英國始終堅持推翻國社政權，則此時和平建議自無成功之望，而惟視鋼鐵汽油以爲最後之決定耳。

載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國論第二卷第十二期

## 新六國論

嘗觀世界大勢，竊怪歐洲之列強，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聯合，以攻中歐千里之德，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列強政府，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世界之勢也。夫德之所與列強爭世界者，不在英、法、波、俄也，而在奧、捷兩國；列強之所與德爭世界者，不在英、法、波、俄也，而在奧、捷之地。德之有奧、捷，譬如人之有骨鯁之患也；奧、捷橫梗於前，以阻德國之發展，故夫列強之所重者，莫如奧、捷也。昔者毀坎附於德而收奧，漢倫附於德而收捷；希特勒未得奧、捷之地，而欲發動歐洲之戰爭，而佛里區以爲憂，然則德之所欲者可見矣。德之用兵於波、俄，德之危事也；備奧防捷，而攻人之國家，波、俄拒之於前，而奧、捷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德之攻波、俄，未嘗有奧、捷之憂，則奧、捷之屈服故也。夫奧、捷中歐之障，而使德人得統治於其間，此豈知世界之勢耶？委區區之奧、捷，以當虎狼之強德，彼安得不折而入於德哉！奧、捷折而入於德，然後德人得用其兵於東西歐，而使世界徧受其禍。夫奧、捷不能獨當德，而歐洲之列強，藉之以爲牽制，故莫如助奧援捷以攢德。德人不敢輕奧、捷以窺英、法、波、俄諸國，而英、法、波、俄諸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諸無事之國，佐當寇之奧、捷，使奧、捷有充分之力，而爲歐洲挺身以當德兵；以二國委德，而諸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蓋此可以應夫無窮，彼德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綏靖取巧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騙弄，德兵未出，而歐洲列強已自困矣。至於德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載民國三十年新中國日報國慶紀念增刊

## 德蘇戰爭

——民國三十年六月廿四日在朝陽學院講——

德蘇兩國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締結了一個「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並且他的有效期間規定原為十年。至今不到兩年，兩國居然起來互相火併，實行侵犯，甚至都有滅此朝食之概，我們似乎應該問一問「其故安在？」

其實這個「故」非常明白，只須看一看德國外部致蘇聯的照會和希特勒的作戰宣言，便不難一目了然。就這個照會和作戰宣言來看，我們可以綜合成爲三點：（一）概括意思，即蘇聯違反其一切義務及其莊嚴聲明，轉而對付德國，反與英國共同策動不利於德國及全歐之陰謀，因此業已破壞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友好條約。（二）解說往事，即德人對於俄國人民，絕無仇視心理，惟過去二十年來，莫斯科之猶太人共產黨統治者，無時不令德國及全歐發生大戰，並造成飢饉、紊亂、苦痛之現象，因而使德人發生仇恨。繼因英國對於德國實行包圍政策，乃與東鄰強大國家訂約，令其安心。一九三九年八月與蘇聯合，此實不得已之舉動，實屬不得不如此。友好條約的主旨，本在互不攻擊，和平相處，達成永久善鄰關係，但不久即判明爲錯誤。（三）噓聲事實，即第三國際在德國實行分化活動與破壞陰謀之準備工作；在羅、南、匈、斯境內，共黨公開散布反德宣傳；蘇聯支持南國反抗德國；立陶宛之一部，原屬德國利益範圍，亦被蘇聯吞併；蘇聯對芬蘭作戰及在巴爾

幹活動，德均容忍；英大使克利浦斯在莫斯科順利進行談判；蘇聯又在各方作大規模軍事準備。還有莫洛托夫訪柏林時，發表蘇聯準備與三國公約國家合作，但須承認蘇聯向芬蘭、保加利亞、及土耳其之所有要求，當被拒絕，此後蘇聯即公開反德，加緊對英合作，沿線增調軍隊，蘇機不斷飛入德境，計蘇軍集中於德邊境者達一百二十師團或一百六十師團。

這個「故」可謂很明白了，並且以前所以締訂互不侵犯條約的用意，也使我们恍然大悟了。究竟蘇聯的說法又是怎樣呢？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也作了一次廣播聲明，他說本日上午四時（六月二十二日），德軍未向蘇政府說明任何理由，未經宣戰，即行進攻我國，此種強盜式進攻蘇聯之一切責任，均應由德國之法西斯領袖負之。

德國的照會與宣言，說得非常明白詳盡，而蘇聯的廣播聲明，則異常短促簡單，但都各有說法，各有道理。須知凡是外交辭令，我們只能姑妄聽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譬如日本進攻中國，也說自衛，這是永遠說不清的。

總之，德蘇戰爭只是這次整部歐戰若干幕中的一幕，也可以說是這次戰爭轉變的一幕。總之，他和這次整個戰爭是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決不能拋開整個戰局單去觀察德蘇戰爭，如果如此，我們的觀察一定謬誤，我們的結論一定糊塗。

說起歐戰，我又要提一提王造時先生的一篇文章了，王先生曾經寫過一篇「世界爲甚麼鬧成這個樣子」，他說所謂根本線索，即上次大戰所遺留下的四大矛盾，即得意國家與失意國家的矛盾，英美在遠東的矛盾，資本主義與蘇聯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與被壓迫國家的矛盾。王先生這種看法是對的，是不錯的，但是哲學的，或者是大哲學的，這就是說很有理由的，並且是很深刻的，從根本上去看是無可否認的。不過在事實方面，在現象轉變方面，有時便覺令人迷離，因此我們現在還是根據最近的事實，從實際方面來談談罷。



這次德蘇戰爭，無論從兩國的國情、民族、主義、地域等等方面來看，幾乎是一個必然的事實。不過我們觀察這次德蘇戰爭，應該不要忘掉英蘇協定，可以說英蘇協定纔是這次德蘇戰爭的主要因素。自然，沒有英蘇協定，德蘇終有一日仍是要互以兵戎相見，仍要撕毀那個以十年為期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但是去觀察這次發生於六月二十二日的德蘇戰爭，這却是須去注意英蘇協定了。以下我們分別來談，先說蘇聯。

蘇聯在這次大戰當中，本處於優越地位，本有舉足重輕之勢。我常說，單從照片上去看斯他林的神情，贈以「陰鷲」二字，實屬恰當之至。這陰鷲二字對於斯他林是稱揚贊佩語詞，不是侮辱譏嘲語詞；這是我的善意，而非惡意。倘從事實方面去看，如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約，如在德波戰爭之中，不血刃而兼併若干土地，如遣走占領地帶中之日耳曼人，如對芬蘭用兵及時而止，這些都是他的目光四射手腕靈活的表露。他對於這次戰爭，本可左右局勢，不過也得仔細一點，不要失掉了機會，因為機會是沒有髮辮的，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了。總之，行動要適合「恰到好處」四字，切不可任令敵人過度發展，致蹈拿破崙第三在普奧戰爭的覆轍。如其自度力量不足，最後一到某種時期，即立刻翻然改圖，還是左轉一下，回到民主陣線方面來；一句話說完，切勿使敵方過度膨脹，這是最忌諱的。從戰爭的轉變方面去看，最好在南、希戰爭將爆發之前，即開始發動，以與南、希兩軍及援助之英軍互相呼應，此實大好機會。不過現在還不算遲，只是以前的地位是主動的，而現在却變做被動的了，因為現在是源於英蘇協定而來的，單看德外部照會中一再提及「英大使克利浦斯在莫斯科順利進行談判」及「加緊對英合作」等詞句，就明白了。因此英國却反居於主動的地位了。說到此地，我們便應該詳細的來談英國。

英國人在國際間所做的文章，無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實在值得我們檢討一番。英國人的對外政策，是根據所謂的傳統政策而來的；所謂傳統政策，即維護大英帝國的既得利益，維持國際間的均衡與現狀，及遠離蘇聯。說到此地，何以前首相張伯倫又發動英、法、蘇三國談判呢？三國談判事雖不成，究竟是接近蘇聯，這又須談一談張伯倫的政策了。邱吉爾說得最好，說他的政策是半截政策，因為張伯倫的政策是合三種因素而成的，即（一）傳統政策：這是英國一般政治家所不容易擺掉的；（二）當時的輿論：因為一般人看見法西斯勢力高漲，多主張聯俄以壓抑法西斯勢力；（三）智囊：即張伯倫左右不露面而時時影響他的政策的人。第一個因素，前面已經說過了。第二個因素，這是一時的趨向，這個恰與傳統政策立於反對的地位。第三個因素，這與傳統政策恰相符合，這正是張伯倫的口胃。所謂智囊的著名代表，一個即是張伯倫的嫂夫人，即是奧斯丁張伯倫的未亡人，這是一個意大利迷，意大利通，如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斯特爾薩陣線之成立，及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英意協定之締結，皆是這位無名女外交家的作品；另一個叫做倫敦德里侯爵，做過航空大臣和掌璽大臣，如張伯倫僕僕風塵於慕尼黑和對捷問題之冷淡，皆是這位侯爵釀成的。張伯倫處在兩種相反的因素之間，於是雙管齊下，一方仍謀與希特勒商談妥協，同時又與蘇聯進行談話，藉以恐嚇希特勒以迎合輿論，這便叫做半截政策。這便是這次大戰以前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這次英蘇合作，這是為環境所逼，不能不轉到迎合民意政策上來。這個好像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商，其不同之點，以前是因為俄敗於日，海軍被毀，英國的恐俄病已完全消失了，而欲藉之以張外交上之聲勢；至於現在，則是因為德國橫衝直撞，而欲假借俄國之力以消耗德國實力，以增強抗德之陣線。前後聯俄之意義雖不相同，而兩次之目的皆在對德，此則完全一致。

如果我們立於旁觀地位，冷眼來看英國在此次戰爭中的全部舉措，他不僅轉變了局勢，其一舉一動極有意義，且富趣味；概括的說，他能打敗仗，幾次撤退，極其英勇，極有秩序，並不因屢次失敗而氣餒；其次他能躲開自身，能把壓自身的萬鈞之力撥向他方，仍繼續運用其清明神智以增加敵人之困難。詳細的說，這個戰爭是由英波協定而發動的，繼之者為挪威之戰，為西線進攻，為非洲戰爭，為南、希戰役，為克里特戰，現在為德蘇大戰；中間還有一段至今尚未了結的插曲，即伊拉克、敘利亞、和塞浦路斯的山雨欲來的景象，英國或安設魚雷，或輸送援兵，或派遣舌人，或播送流言，遂使對準英國胸膛之砲彈一一另向他方飛去。

我們倘把這些事實作一個有系統的觀察，可以看出英國的策略有這樣幾個意義：第一即肉包引狗，英國本為德國的正面敵人，因為英國用盡種種方法移轉德國的目標，於是德國也遵循英國的指示鼓其全力以赴之，很像狗從正面撲人，而人以若干肉包拋散於四方，於是狗捨人而四處追逐肉包，因此叫人至少獲得暫時的休息，可以徐圖第二步的對策。第二為吹大氣球，德國以方張之勢橫梗於中歐，其勢凌人，殊不可侮，惟一弱之之法，即在使其力量稀薄化，使其有限之軍隊占據更大之空間，即到處可見德國之軍隊，而各處德國軍隊的數量皆不甚強，倘若某處有事則當地軍力不足以應付，而轄地遼闊，接應維艱，結果儼如氣球之吹漲，只須輕加敵擊則立破矣。第三即窒息蘇聯，蘇聯甚久即作壁上靜觀，欲牽之使其共入漩渦，惟有逼之一法，使其忍無可忍，非動不可。英國引導德國之力自波羅的海以至巴爾幹而入黑海，猶擬使之達於高加索，如此則蘇聯在歐洲方面完全為德國勢力所封閉，雖欲不動，亦不可能，現在果因此而發動矣。在這樣的英國政策運用之下，於是希特勒苦矣，並且可憐極了，只弄得終日「猴子跳加冠」而已；以前做了蘇聯的砲彈去打英國，而今又做了英國的砲彈去打蘇聯，希特拉果何為哉？恐怕結果只有拔劍自歎「此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而已！

如其承認英蘇協定是這次德蘇戰爭的主要因素，這就算是英國的政策成功了。因為以前是英國從交通、經濟、商業各方面封鎖德國，既而德國又從軍事形勢方面來封鎖英國三島，但是英國的封鎖圈實較大於德國的封鎖圈，到了現在，英蘇協定成立，於是英國的封鎖更擴大了，以前英國自屢次撤退之後，對於歐洲大陸，幾無問鼎機會，自英蘇合作以後，這步死棋乃又復活起來。到了將來完全占據敘利亞之後，土耳其有了直接與援，於是海峽與黑海，英國皆可和德國平分春色。從此這個反包圍的封鎖圈更形擴大而堅實了。

不管這次德國攻蘇成功或失敗，他至多只能擊敗蘇聯一部分兵力，他決不能覆滅蘇聯。無論如何，希特勒從此上了擂臺，更進一步的高踞於爐火之上了。他從正面的敵人，只有英國，而現在却又添上一個蘇聯，這兩個海陸大敵，是否能在短時期中推倒希特勒，雖不敢必，但却使希特勒增加頭痛，這確是必然的；還有處在

希特勒鐵蹄下的一般小動物，如像波蘭、捷克、荷蘭、法國、南斯拉夫與希臘，都是滿腔悲憤，誓必報復，稍有機會，必然起而反抗。希特勒處在內外夾攻形勢之下，無論如何，成功希望絕少，而崩潰成分實多。

總之，德國攻蘇，這是德國進攻英國的轉變，這是英國政策的成功，這是英國被攻而恢復主動地位的一個轉變。英國甚久即欲使德蘇兩國交互火併，彼此消耗，而今却達到素願了。以前德國攻英，蘇聯只是袖手旁觀，而現在蘇聯也得嘗嘗此中況味，跑跑警報。

在這次德蘇戰爭之中，如其德國節節勝利，英蘇合作自然繼續維持；反之，如其俄國大勝，甚至有長驅直搗柏林之勢，則英德立可棄嫌修好，共謀對俄。這一點我們似乎應該注意，不容忽視。

最後，我再重述一次，即這次德蘇戰爭，這只算是這次歐戰中若干幕中之一幕，這並不是決定的一幕，以後還有轉變，恐怕最後的決定還在英德兩方。

載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國論復刊第二卷第十四期

## 希特勒的勝利？

——一失足成千古恨——

拿破崙本可獲得安固的勝利，雖然無法渡海攻英，他可以在歐洲大陸上睥睨一世，壽終正寢。我們不可以在他失敗以後百餘年來替他翻論陳案，單就他在「奈何低唱月微茫」的孤島之中自己所作的自身檢討的談話裏頭，可以看出他的悔意：『余之失敗，非征俄之罪，乃未先滅西班牙與普魯士而遽征俄，此大誤也。』

希特勒閃電突擊，所至披靡，也很可以獲得安固的勝利，雖然無法渡海攻英，也很可以在歐洲大陸上建立一種創新的秩序，以與古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甚至進而掃蕩一切，獨霸世界。乃因只去瞻望拿破崙陵墓而未翻閱拿破崙自傳，於是又沿舊路走入拿破崙失敗之途。如果將來對着蒼茫海水，暗淡煙雲，他也一定要作一次這樣的奈何低唱：『余之失敗，非征俄之罪，乃在尚未擊敗勁敵勢力而遽征俄，此大誤也。』

在英、法、蘇三國談判與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交流醞釀之際，此實希特勒勝敗之關鍵，結果德蘇成立協定，此在蘇聯固為一大可慶之事，而在希特勒尤為成功之一要着。乃不旋踵希特勒又蹈威廉第二之覆轍，又走入拿破崙失敗之途，此實不能不令一般崇拜英雄主義者為之黯然神傷也。

德蘇既成立協定，則德蘇地位應當平等，權利應當平分；矧當德蘇協定尚未成立之時，希特勒殊無把握，其遷就蘇聯之情至為殷切，何希特勒健忘至此，不轉瞬即欲與蘇聯較爭鋒鏖，甚至氣勢凌人耶？況且自德蘇協

定起直至德蘇戰爭前夕，希特勒或自以為為唯一旋乾轉坤之人，即一般人又何嘗不承認其為時代中心之人物。

彼希特勒既以奉天承運者自居，則對於一切應當加大發揮其聰明睿智，尤其對於蘇聯應當保持公允謙遜之態度，否則蘇聯果何為哉？當德蘇成立互不侵犯條約時，柏林方面即傳出秘密條款，真實與否雖不可知，而以後事實確隱約與之相近，惟極關重要之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問題則與條款不符，此大使人驚異。根據所傳之秘密條款第二條，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四國劃入德國，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劃入蘇聯，但羅馬尼亞之比薩拉比亞應割讓蘇聯。德蘇對於巴爾幹果能按此實行，德蘇之利益平矣；希特勒果有獨霸世界之夢想，則當援助蘇聯略取整個土耳其，俾與勁敵相摩擦，如此則勁敵應付維艱，而自身得在歐洲大陸從容經營；一俟歐陸勢力鞏固，勁敵領域崩解之時，再行返身而與紅宮主人清算這筆糊塗之賬，此豈非計之得者耶？——希特勒不知出此，反在大敵當前之時，又逼令與國變為敵國，竟促成新舊敵人之結合，世人之蠱案，寧有過於此者！

德蘇戰爭已入十一週，蘇軍節節敗退，此為事實，但氣吞河海之德軍並未能如以前之在北歐、西歐、南歐之以秋風落葉之姿態立刻確定其勝利，此實非希特勒之福澤。關心德蘇戰爭者，每對列寧格勒、莫斯科、及南俄之被攻佔替蘇聯懷着幾許擔心，替希特勒抱着若干希望，不知以上諸地之得失已早非主要問題矣。

六月二十四日之夜，予在朝陽學院講演德蘇戰爭，即屢次提起注意，即德蘇戰爭只是這次整部歐戰若干幕中之一幕，這並不是決定的一幕，因此我們決不能拋開整個戰局單去觀察德蘇戰爭。果然如此，自英軍戰勝伊拉克，征服敘利亞，現在屈服伊朗之後，英蘇已打成一片，土耳其亦有非傾向英蘇不可之勢，是德蘇戰爭已非德蘇兩國單獨拚命之戰爭，已成民主陣線對抗獨裁之戰爭，已成顛覆納粹主義之戰爭，已成打倒希特勒之戰爭；一言蔽之，此次戰爭之最後目的，非至希特勒再演一幕滑稽故事不止。明瞭現在戰爭之意義，再加以大封鎖與大包围之形勢，希特勒已似瀕於釜底游魂之境，彼欲突破此種疲勞戰爭與殲滅戰爭之大圍，非有神力，殆不可能。

希特勒曾於短期之中擊斃十餘國家，倘假以時日，豈不能擊敗蘇聯與英國乎？予對此問題，雖不願確切答以不可能，但有幾個問題可制希特勒之生命。希特勒主要兵力，全靠德國青年，雖前敵亦有法、意、匈等地之軍隊，但此不過一種象徵而已。德國青年可以出而作戰者，至多不過一千萬，以此一千萬勁旅團結不動，其力至大，若以之分散於數千里之前敵，則其勢小而弱。日耳曼民族本好戰民族，其作戰力之強韌，能與之比肩者殊鮮。倫敦電訊，德軍作戰能力，至今不衰。不過所謂不衰，亦有限度，終有衰竭之一日。予曾與一軍人談話，予詢之曰，作戰期中最苦者何事？彼毫不猶豫答我曰，最苦是睡眠不足。在此次德法戰爭中，德軍每八小時必換班，而法軍因人數不多而無法換替，作戰者狼狽已極，終於失敗。德軍經過如許長久作戰時間，損失想亦相當重大，身體想亦相當疲勞，而戰線日益延長，敵人隨時反攻，因此可以斷定德軍能力終有枯竭之一日。再就事實觀之，德軍在最初數星期，進展極其神速，但以後則漸遲緩，結果基輔與敖得薩均未攻下，只是包抄前進而已。迄至現在，距離列寧格勒尚有二十公里，詎莫斯科尤遠，至於其心目中所欲取資之巴庫油田，更不可以道里計。以有限額之德軍面對源源不絕之英蘇軍隊，應付日益加長之戰線，結果徒使兵力疲弱而已。其次制死命者厥維糧食。德軍在開始作戰以前，對於糧食已有相當儲備，此固不容懷疑。自開始作戰以後，又在佔領區內規奪大量糧食，此亦係事實。單是一九四〇年夏天，德軍佔領比、荷、盧後，即將幾千萬條肥壯水牛驅至德國，為紀念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德國每人皆獲分嘗半斤新鮮牛肉。至於在法國佔領地帶，德軍則用將來在倫敦銀行兌現之軍用馬克幾乎騙取淨盡法國的糧食。但是這些糧食因為以前儲蓄豐富，所以德軍可以作一次大規模的搜括，以後恐怕就困難了。第一個困難，根本這些佔領地帶的人口就不多，人口不多，出產自然減少。第二、戰後生活騰高，誰願以高價雇賃農工為德人從事生產耶？結果只有儘就自力工作，而任力所不及之地帶隨便荒蕪。在佔領地帶之情形如此，德人雖實行搜括，其奈無可搜括何！再就德國本部而言，所有年富力強之人，或驅赴前敵作戰，或驅入軍事工業製造場所，或令其擔任警備，或令其充當間諜，但此輩只有消費，

不能生產。所有壯丁既皆變做食焉而忘其事的人，則國內農地生產自然減弱。德軍作戰已達兩年，過去只有耗費，將來消耗尤大，出入不能相抵，只有咄咄書空。作戰兵士之恒言曰，吃飽了甚麼危險都不怕，因為飽食始能維持健康，身體健康的人始能鼓舞勇氣殺敵果。枵腹之人不能從公，而望枵腹之兵可以作戰耶？殺身成仁，捨身取義，臨危不懼，從容就義，這是人生應該走的路徑，這不是在戰地上爭取最後五分鐘的說法。據最近柏林國際電訊，德國當局拒絕以食糧供給佔領各國，謂應由英美供給，此訊也可借作我們對於德國本部及其佔領區域之糧食問題的一個推測的參考。最後而尤其嚴重可以制死命的一個問題，便是石油。德國軍隊以前作戰之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完全有賴於其機械化部隊；換言之，即完全靠着石油。如一旦石油發生問題，則其機械化部隊便立刻成了古埃及的金字塔。石油關係此次戰爭最大，此地不妨試作一個概括的敘述。根據一九三九年的石油產量而言，美國最多，約一萬萬七千餘萬噸；委內瑞拉約為二千九百八十萬噸；蘇聯約為二千九百七十萬噸；伊朗約為一千萬噸；羅馬尼亞約為六百萬噸；伊拉克約為四百萬噸；德國約為六十萬噸。德國石油產量比較波蘭、日本、埃及、法國、匈牙利，算是首位，而比之美、蘇、伊朗、及伊拉克等，則不啻太倉之一粟了。自然德國加上佔領地區之石油，每年或可超過一百萬噸，再加上羅馬尼亞之六百萬噸，每年或可達到八百萬噸。德國在作戰開始以前，無疑存儲石油甚多，一千萬噸或兩千萬噸，吾人無從知道。但就其作戰情形觀之，其消耗量確可得到一個大概。單是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所謂西線戰事，其消耗量約為一百五十萬噸，再加上波蘭之戰，丹麥挪威之戰，大規模之倫敦轟炸，希臘、南斯拉夫、及克里特之戰，及德蘇戰爭，其消耗總量雖無確切數字，想亦大有可觀。希特勒本想佔據蘇聯產油之區，但直至現在尚無希望。因為蘇聯油產四分之三在阿色倍疆，即所謂巴庫油田，其次為窩瓦河烏拉區，德軍現在距此兩地皆尚遙遠，將來能否直抵目的之地，尚為不可知之數。一旦油量竭蹶，而所懸之希望又不能即時達到，如此則德軍之攻勢自弱，而希特勒之豪氣自消矣。

如其承認以上三事關係希特勒之命運，則希特勒之前途不言可知。德人宣稱英軍在西亞者約達百萬，又謂最近俘獲蘇聯坦克極少，頗疑蘇聯節省使用於另一更新的戰場。似此德軍之難關重重，欲以再衰三竭之兵力衝破此種大規模之包圍圈，除非假借神力，殆難成功。所以在大包圍圈中而談一城一地之得失，其於整個戰局與決定勝利，似無多大關聯。

然則德軍終必失敗耶？不過答覆此一問題，須加分別。與其謂德軍失敗，不如謂希特勒之軍事失敗，德軍二字亦不能概括德國民族，德軍雖然失敗，而戰後德國仍可不受戰敗之苛虐膺懲，邱吉爾於海上會談後之演說詞中已明白聲言之矣。

究竟希特勒之自處又如何耶？

回首則明星冷落，褐屋陰森；凝神則健兒凋零，光榮幻滅；英雄末路，不勝唏噓，想念前途，安有生趣。

柏林海通社電訊：希特勒自殺。

載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六日國論復刊第二卷第十六期

## 納粹死期臨頭

歐洲的戰事到了現階段，納粹德國的敗象已經層見迭出，勝負的決定已不成問題。一般人所最關心要問的，是德國究竟能支持到什麼時候才會崩潰呢？失敗到什麼程度呢？今年呢？還是明年呢？東線先崩潰呢？還是西線先崩潰呢？

依我們判斷，德國的失敗決等不到明年，大約至遲在一兩月以內就要失敗，失敗必由西線開始，而非東線；一敗之後，即崩潰不可收拾，與上次歐戰的最後命運相同。

一般人以為照目前的戰況看來，東線蘇軍進展一日百里，華沙不久即可攻入，東普魯士也將受蹂躪，而西線則自盟軍登陸開始以後，五十多天中，仍局促於諾曼底半島中未能如意進展，較之東線蘇軍的進度，不免相形見絀，似乎德國即使失敗，也應當先失敗於東線，而後西線才繼之。但照我們的看法，則並不如此。東線蘇軍的進展之速，實際上並非全是戰勝攻取之力，德軍的撤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希特勒因為兵員缺乏，人力不夠，勢不能維持東西兩面同時作戰，勢必於兩線中權衡輕重，有所取捨。照德國參謀部的估計，必然認為英美的實力較大於蘇聯，西線的重要和危急遠勝於東線，所以才毅然放棄東線已佔領的區域，縮短戰線，把兵力移轉到西線來，與英美盟軍死命相持於諾曼底半島一隅中，這就是西線盟軍所以進展甚緩，而東線則甚速的原因，並不是西線盟軍的戰鬥力不如東線。照目前情形看來，蘇軍在東線的進展固然似乎躊躇滿志，但進展過速也不無危險。上次歐戰，俄軍最初也以驚人的速度攻入東普魯士，但不久即遭興登堡的松山（坦能堡）一戰

，包圍俄軍二十餘萬，解了東線之圍。上次歐戰後蘇聯紅軍打敗了波蘭的侵略以後，也曾攻到華沙，但不久就遭波蘭的反攻，鎩羽而去。又上次歐戰之初，德軍長驅直入，攻到巴黎附近，但經霞飛將軍瑪侖河一戰，也前功盡棄。我們並不是說歷史定要重演，但依兵法說，千里而追人者必蹶上將軍，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古今戰術雖異，形勢大致仍同。以蘇軍將校深明戰術，對此必已留意，故我們不能希望於東線者過甚。反之，西線盟軍雖進展較遲，但謀定而後動，穩紮穩打，一步也不踏虛，進得一點就是一點，照目前情勢說，英美必然準備再來一次登陸，登陸的地點大約不會距諾曼底半島過遠，或者即在德軍的背後或側翼。目前德軍抵禦諾曼底半島登陸的部隊，已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但是盟軍還綽有餘力，儘可以再來一次登陸，譬如兩個人角觝，力量弱的本來早已汗流夾背，搖搖欲倒，忽然再從腰旁挨上一腳，豈有不頓時撲倒之理，而這一倒，必然再也爬不起來。因為目前德國軍心已經搖動，人民和將領早已厭戰，納粹政權久已為人民所厭惡，最近更失去軍人的同情，所以必然一敗即不可收拾；敗到崩潰的程度，那時希特勒和他的一般狐羣狗黨們，必然夾着尾巴，坐上續航六個英生的遠航飛機，向阿根廷之類的南美國家逃亡，到了半路上也許飛機失事，墮入大西洋底。有人說，希特勒如失敗必自殺，這是拿東方人心理揣測西方人的話，拿破崙失敗不自殺，墨索里尼失敗不自殺，希特勒為什麼要自殺？失敗了便自殺，是神經脆弱的感傷主義者的想法，希特勒比日本軍閥神經健全些，所以日本失敗了，東條、小磯之類或許要切腹，而希特勒、戈林之流則決不切腹。

所以諾曼底一戰，儘管打得慢，但都是真正的決戰，納粹存亡靠此一決，此一戰而敗，即如長堤決了口，洪水將滔滔而入，再難挽回。照目前情勢看，諾曼底之戰至遲兩月內可決，而盟軍在他處的登陸也許不會遲過兩星期之後。等着吧，希特勒黨人的判決快執行了，而日本到了那個時候，只有閉了眼，橫了心，蠻砍一氣，最後以舉國切腹了事。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 何謂八月革命？

在近代歐洲歷史中，法國為文化淵源地，為政治實驗場。自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史家常稱之為革命時代。

在法國歷史中，第一次革命為一七八九年，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表現大流血的革命，他的開場表演，即攻陷巴士的獄，這是推翻專制象徵的一個驚人舉動，結果舊制毀滅，共和誕生。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這是由主義的勝利，其經過情形雖不若大革命之轟轟烈烈，而其精神則與大革命殊無二致。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此與十八年前之七月革命無異，也是倉卒舉事，但他的精神是與大革命、七月革命一貫下來的。

法國歷次革命的中心為巴黎，巴黎算是法國的神經中樞。巴黎人振臂一呼，全國必然響應，至少對其行動表示無限之同情。巴黎人之革命行動，其動機在不能忍受專制、壓迫、與奴役，而在維持其愛好自由生活之一觀念，其手段在不顧一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巴黎人此種舉動，全賴其大無畏的勇氣和不可馴服的意志，即謂為感情勝於理智，亦無不可。

以前歷次革命，專在反抗王朝，反抗政府，而今更擴而大之，竟能反抗外國專制之統治，自然仍本其愛好自由生活之一觀念，其動機固仍一致也。

一九四〇年六月巴黎淪陷，此後即處於暴敵鐵腕之下，駐軍、警察、特務、偵探，層層密布，所謂自由生活，只為一種回憶而已。

光陰易逝，四載於茲。本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六，巴黎全面反抗揭露，挾武器者計五萬人，徒手起而援助之者又數萬人。巴黎本國警察在事前業已罷崗，遂乘勢侵入警察總監府，而以巴黎島為憑藉。巴黎經過四日巷戰，乃先佔領市政府及內政部，旋即完成一切公共建築物之佔領。同時火車工人宣布總罷工，因此維琪之代表非逃颺即被逮。二十三日星期三，法國將軍勒克爾率第二裝甲師團入巴黎，暴敵處境更危，經過最後掃蕩，巴黎終於解放。

世人多集中視線於全部戰爭，而對此巴黎人之行動或僅視為局部事件，此平庸之看法，未免失去歷史上之意義。予認為此次巴黎人之行動，應視為與大革命、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同等重要，或且過之，而其精神確為一貫，即不能忍受專制、壓迫、與奴役，而在回復其自由生活，明知暴敵凶惡而終甘冒犯，所謂『不自由，毋寧死。』

有人謂此次戰爭為「自由戰爭」，謂西歐登陸為「大十字軍」，予則謂巴黎之反抗為「八月革命」。

西歐登陸，固為偉大壯烈的傑作品，而其計劃、組織、準備，究在安全地帶的英國。至於巴黎反抗，其困難實千百倍於西歐登陸，因處於暴敵嚴密監視，本國法西斯分子積極活躍之下，而欲使此種行動達於實現，其不半途而廢，中途流產者幾希；況盟軍既已由法國南北夾攻，進趨巴黎，巴黎遲早終有解放之一日；而巴黎德軍或者亦將以對羅馬之態度待巴黎，自動撤退，由盟軍和平佔領。乃巴黎人不耐期待此種和平之解放，而寧自力更生，寧以血肉換取久受壓抑之自由願望，其行動之價值，豈可等閒視之。有人謂西歐登陸為理智的，巴黎反抗為感情的，雖不盡然，語亦有味。總之，巴黎人此種舉動，除根據大無畏的勇氣和不可馴服的意志而外，厥惟習傳之愛國情懷與愛好自由生活之一觀念。巴黎人始終不說最後的一句話，這便是他在世界所以能够終於自由的一種照耀歷史的精神。

『前進！祖國的孩子們！榮譽的日期已到了！強權脅迫着我們；你看血染的旗幟已高舉！你看血染的旗幟

已高舉！——你聽着麼？那些殘酷的敵兵在四野呼嘯，他們將一直跑到我們的懷裏，來殺我們的兒女和我們的朋友。公民啊！快執干戈；公民啊！整爾行伍，前進！前進！必使敵人之血浸我田疇。』

馬賽歌畢，殿以絕詩：

馬賽歌聲久不聞，花都驀地起風雲；希魔一氣吞河海，怕見巴黎革命軍。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日新中國日報星期論文

## 雙十節與七·一四

### (一) 不堪回首憶當年

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所受的刺激實在是說不清了！但敏感的人士想到國亡無日，總是尋求一個適當的解決方案，因此維新運動應運而生。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主辦時務報館，少年氣盛，詞鋒犀利，儼然是一個「東方的福祿特爾」。他主張變法自強，一時風潮甚盛，整個社會幾完全迎受他的影響。

社會上發生這樣的運動，空氣這樣的緊張，而滿清政府中人依然昏庸頑固，仍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為施政原則，仍以「好官我自為之」為行政秘訣。最壞的是，政權完全集中於慈禧之手，她寵任宦官，賄賂公行，更因荒淫奢侈，竟把編練海軍的經費耗費大半在頤和園的建築當中去了。德宗雖然親政，雖有變法決心，雖不斷的責令疆吏厲行新政，無奈朝中與外省盡為一般頑固昏庸的官僚所把持，結果無人推動，大家只是奉行故事而已。最後只鬧得德宗被禁於瀛臺，新黨遭難而犧牲，一時全部中國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維新運動本在取法歐美，又因英使干涉廢立，慈禧遂痛惡外人，一時清政府中排外空氣甚盛，於是主張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大抬其頭，結果釀成八國聯軍入北京的滔天大禍。

日俄戰後，中國人再從睡夢中覺醒，淵源於維新運動的立憲黨人，以俄國失敗為專制政治之喪鐘，主張要求滿清實行立憲，一時輿論和之。慈禧迫於環境，乃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考察結果，皆主改行立憲政體，

滿清政府乃下詔預備立憲。慈禧本無改行立憲的誠意，所有設施只不過敷衍門面而已。後經預備立憲公會請願速開國會，滿清政府乃下詔規定預備立憲期間為九年。以後國會請願同志會入京上請願書，上諭不許；第二度請願，仍不許；迨第三次請願，咨政院也議決請求速開國會，滿清政府乃允縮短預備立憲期間為五年。但另一方面，却令各省督撫對於各省代表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從此立憲運動中的急進分子遂自然而然的加入了革命運動。

採取革命手段、推翻滿清的革命同盟會，他的主要綱領為：推翻滿清政府，建設共和政體；他的宣言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簡潔，態度鮮明。從此革命運動，遂有一日千里之勢。黃花崗之役，實即此種精神之具體化。

死不長進的滿清政府，一意只在苟延殘喘，標榜改革官制，實際只完成親貴專權的政局。官場益趨黑暗，政治愈加專制，民氣不伸，鋌而走險，於是大變作矣。

武昌地當衝要，為兵家必爭之地，革命黨人已屢議在此起義，但防範周密，未能輕動。乃四川爭路風潮發生，瑞澂遂將富於革命思想的一部分新軍交瑞方率領入川，因此武漢空虛，恰予革命黨人以一個最好的機會。瑞澂本意在調虎離山，不圖爭路風潮竟為武漢起義預備一個良機。趙爾豐始而肆其淫威，捕人殺人，並向清廷捏報人民謀叛；繼而又恐岑春煊看破真相，再捏報川中亂事已平。彼滿清中央達官之昏憤糊塗，頑固專制既如彼，而各省疆吏之取巧油滑，蒙蔽卸責又如此，際此雙十佳節，回憶過去這段歷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總之，雙十節是我們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一個大轉變的日期，它是從專制政府、君主政體、一姓一族手中轉移到共和政體、民主政治、全民政治的一個界碑。從此以後，『君主非神聖不可侵犯，憲法乃神聖不可侵犯。』這是雙十節的意義，這是雙十節的價值。



## (二) 猶憶羅蘭喚自由

法國的三級會議，已經有一七五五年沒有召集過了。

十八世紀的法國，其基礎仍然是建立在以前的農業封建制度上面，國王、教會、地主仍是傳統社會組織的柱石。但十八世紀的下半期，已經產生一種新的力量，這便是城市的繁榮，中產階級與智識階級的勢力已經培育起來。

孟德斯鳩本出身於貴族，但他的天性喜歡研究政治哲學。他所著的「法意」，主張人類的自由全係乎立法、司法、與行政的三權鼎立，然後人民的自由乃獲得保障。他算是法國革命運動啓蒙期的一個作者。福祿特爾幼時，本是教會學校的一個學生，但他最對宗教攻擊不遺餘力，謂宗教足以妨礙人道及理性的發展，他大聲疾呼，謂人類有創造能力，上帝不能干涉，即人類的進化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帝是不足信的。他形容教徒從教堂裏出來的時候，一種疑神疑鬼的樣子，真是令人可笑。他的筆調鋒利，語詞雋永，在當時發生一種不可抗的勢力。在當時文壇上最大的怪傑，要算盧梭，他看見國王專制，宗教權威，貴族跋扈，社會黑暗，人民痛苦，竟不顧一切，毅然主張「推翻一切，返於自然。」這是他的根本觀念。他說：『一切出於自然者，無不佳妙；一經人手，便糟到萬分。』可謂痛切言之矣。他的文字，伴有無限熱情，能挑動人的心弦，故法國革命一發而不可遏，其流風餘韻，直使康德聞之而驚，歌德聞之而喜。此外，學術辭典對於新思想之傳播，其功亦不可沒。

思想界既已鬧得這樣天翻地覆，而國王路易十六只是一味信教，虔誠入迷。他惟一感覺興趣的，便是圍獵，獵後飽餐一頓，吃飽了一切都是樂觀的。所以美國人摩理斯批評他說：『他身處這樣環境，還是能食，能飲，安睡，大笑，世界上再無如此歡樂的人。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希望！』不過有時他也感覺責任重大，他曾託一個宮廷大臣去向一位名人領教，應該如何處理？而這位名人却答覆得很妙：『既是登場作國王，就應該唱國王的戲。』這樣一個國王，却有一個精明過度的王后瑪麗安敦梯。這位王后，除了在政治上維持倔強主張，剛復自用而外，即是每週調換新履四雙，偷偷出宮去參加蒙面跳舞。她最大的短處，便是恩怨太過分明，結果她把路易十六毀了，而她自己也免不了一刀之苦。

看見國家要破產了，路易十六乃不得已召集三級會議，但他的內心只把這個會議看做銀行業召集股東大會商量籌措資本而已。不過平民代表既已出席，而國王仍然固執成見，於是這個會議遂成了革命行動的導火線。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攻打巴士的獄，這並不是打破那座政治牢獄的磚牆，這是給專制象徵一種無情的毀滅，這是對神聖獨裁者的一個迎頭痛擊。

## (三) 人類為甚麼死不長進？

中國的維新運動者，以後以擁護德宗為宗旨，在海外組織保皇會，鼓吹君主立憲，足見這般人並無推翻滿清之意，而立憲運動對於滿清政府也無不利的地方，並且可以說立憲對於滿清政府是最有利不過的事。乃滿清政府，始而拒絕、壓迫，既而冷淡、敷衍，因此反而玉成了大不利於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其根本原因，是滿清的一般昏庸老朽，他們並不是對於新政有所好惡，而是他們在兢兢業業的保持位置。禮部尚書懷塔布的妻就曾向慈禧哭訴說，滿人的位置將完全不保，求太后作主，這便可以代表一般滿清奴才的心情。而滿清政府對於革命黨人，只是一味壓制，別無方法，結果給革命造機會，加速它的爆發。

法國革命之前，一般人也無一定意見，也不一定就要革命。堵哥曾向路易十六這樣說：『這是因為法國沒有憲法的緣故。』就一般人的意見看，大家都說，我們一定要立憲，若不行立憲，無論甚麼重稅，甚麼特權，

都廢除不了，於是打定主意要立憲，可說立憲成爲一七八九年一般人的目的。再就當時的知識分子的意見看，他們多偏於君主立憲，譬如米拉巴的理想，他說『英倫、英倫，一憲法耳，此外吾無見也。——英倫者，自由之鼻祖，憲政之楷模。』西耶士不僅主張君主立憲，並且反對共和，他說：『君主制的結果是一點，共和制的結果是一塊板，君主立憲制是一個三角形，頗便於用，比較共和平板好得多。』革命已經迫於眉睫，而一般人的思想並不見如何激烈，倘路易十六政府能及時振刷，痛改前非，未始不能導人民步入坦途。乃凡爾賽宮中之人懶惰貪財，毫無振作精神，一個美國人說，他們這般人皆害了貧血病。結果羅伯士比爾的思想倒反成了真理，所謂恐怖制之實施，正所以預備德行；斷頭機之使用，蓋所以改善精神。想到這裏，未免悲哀。

人類爲甚麼這樣死而不長進？

懂得這個政治微妙作用的，恐怕現在世界上只有英國人罷。

中、法兩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皆犧牲甚大，皆與敵人爲直接之鄰邦，所不同者，東西而已。今者法國於度過國慶四十日後即已解放，返觀我國，或將於雙十節後若干時日亦將驅走敵人而光復南京耶？馨香禱祝，民國萬歲！

載民國三十三年雙十節國論第四卷第一期

## 舊金山會議與中國之另一面

談到這個問題，我應該首先申明兩點：

第一、我是愛好和平者，並且我曾經說過以下一段話：我們人類應從事破壞乎，抑應從事建設乎？或始終從事於建設，抑由破壞而達於建設乎？建設道路，於交通有利，於人之生活尤有利，但覆車之禍，罷工之事，皆有可能，皆可逆料。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皆從事於破壞，皆歷史中之大轉變，皆劃時代之行動，然則歷史上之重要階段，不一定是建設，而有時是破壞，並且可以說正爲建設而破壞。我們對於第一假定，仍主積極爲人類增加利便，至於覆車罷工，皆可用另一種方法消弭之，不能因噎廢食，混爲一談。第二問題，我們並不否認其價值，並且應盡力闡明之，但此究爲過去之事實，而其爆發之因又實由於以往之積弊與錯誤，並非革命爲不可避免之事。總之歷史職責應擯去戰禍與人禍，應迴避彎曲之路徑，不使人類長期陷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地，此實爲第一要務。

最近美國二千餘心理學家亦一致同意：戰爭能避免，戰爭非人類的本性，乃人類所造成者。

第二、我們翻開近代著名國際會議的歷史，如一六四八的委斯法利亞和會，一八一五的維也納會議，一八五六的巴黎和會，一八七八的柏林會議，一九一九的巴黎和會及一九二一的華盛頓會議，我們看了這些會議中的情形，概括言之，只是巨頭會議。同時我們在這些會議當中，又看出一些精彩的表演。如法國在委斯法利亞和會中，不用拉丁文而堅持使用法文，以後法文居然成了外交文字。在維也納會議中，達勒郎以戰敗國代表縱

橫捭闔，伺機而動，竟參與巨頭會議之機宜。在一八五六的巴黎和會中，加富爾竟痛斥奧地利，謂為意大利一切悲哀之製造者，予國際以深刻印象而竟意大利統一之基。柏林會議時，俾士麥祖英助土，結果俄國陷於孤立。上次大戰後之巴黎和會，比國代表在大會中質問，五強壟斷世界，而令弱小受其支配，強權乎，抑公理乎？克里曼梭答謂，五大強國，於戰役勞苦功高，本無延請弱小參與之必要，其所以延請者，特顧念其利益耳，猙獰面貌，表露無遺。華盛頓會議開幕，美國國務卿休士致詞後，即擬閉幕，乃兩廂高叫白里安，白里安演說後，其他各國代表乃得依次演說，亦一場滑稽劇也。

說到本題，須知舊金山會議，是根據頓巴敦橡樹園會議的建議，來開一次聯合國會議，以便修正該項建議，並正式通過之。所以美國副國務卿格魯發表演說云：『此項建議，決非完善，然已為吾人今日能獲之最大成就……未來之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並非和平會議，吾人不擬在會中討論類如疆界與個別和平條款及特殊事項，該會之目的，係求建立一世界安全機構。』

美國政論家亞瑟克洛克在紐約時報撰文詮釋舊金山會議的性質，亦謂：『（一）檢討世界戰後安全聯盟的詳細節目的會議，包括一種經濟委員會，此委員會係用作調整以後各國和平與公允之發展者；（二）有世界法庭的身份；（三）敵國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受託與處置計劃。除了這幾項責任與義務外，（也許還可加上一些小節）舊金山會議的任務便沒有什麼了。』

現在我們可以完全明白了，這是因為去年在華盛頓頓巴敦橡樹園開會討論戰後和平機構，分英、美、蘇、與英、美、中兩階段舉行，歷時四十六日（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十月七日），結果製成國際組織建議案，作為將來聯合國全體會議討論之基礎。再根據格魯與亞瑟克洛克的說法，我們知道舊金山會議即是專為討論並通過戰後世界和平機構的辦法。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聯想到上次戰後的國際聯盟了。最主要的是宗旨，最好取來作一比較。國際聯盟宗

旨為：「尊重各聯盟國領土完整及現有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侵略。」這次所提出的宗旨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採取有效及集體步驟，以防止並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並制止侵略行動，或其他破壞和平行動，並以和平方法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

自然，這次舊金山會議還可以加以修正，但就我的看法，宗旨一項恐無多大修改，至多也不過是格外加強語氣而已。

現在且把兩個宗旨加以比較。國聯宗旨太短，內容過於簡單，殊不及這次所提的宗旨精詳而周到；不僅注意和平，並且提到安全；不僅採取有效步驟，並且注意集體；不僅防止威脅，並且要消除威脅；不僅制止侵略，並且及其他破壞行動。至於用和平方法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論，這種語句在修辭上更是盡善盡美。全文無異天羅地網，四面截擊，使侵略者讀之，頗有動輒得咎之感，幾嘆天地之大，竟無用武之地，結果惟有撫髀流涕，擊壺悲歌而已。

但舊日國聯之成績如何乎？憶舊金山紀事報曾戲繪一地球，下添一人身，兩雙小足小手，手中撐一大傘，籠罩全部地球，傘為萬國國旗製成，旁書細字曰國際聯盟，上方為全畫題字云：此傘果能遮蔽風雨乎？最妙是一位法國新聞記者，對於國聯發生之感想尤為有趣：遠望綠樹陰濃之中，白色屋頂，巍然獨立，不知是和平之宮，抑是和平之墓，逼近視之，乃病院也。其中充滿沉痛叫聲，如叫聲激烈時，即打藥針，使之安靜，以免擾人辦公。如其已經喪失呼叫資格，則用實驗方法證明已死，送葬人中惟有艾登洒下數滴眼淚而已。

回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全世界皆在慶祝第十四週年休戰日，各地皆有演說以紀念大戰中的英勇犧牲，表敬意於無名英雄，並稱頌和平，大家皆眾口一詞的希望將來沒有戰爭，國際和陸永無止境。但由一種冷靜觀察以後，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動力顯然在發生作用，此種原動力即引起一九一四年大禍的那一種。

這次會議所要建立的世界安全機構，是否能夠達於永久和平，仍是疑問。第一、宗旨儘管嚴密精妙，但侵

略者決不去論宗旨，因此宗旨與侵略者毫無關係，前面所談的有動輒得咎之感，這是我們的想像而非將來事實。第二、國際衝突因素，並未消除，所以美國心理學家一方雖同意戰爭非人類的本性，但同時注意：（一）在計劃永久和平時，未來的一代應為注意的焦點；（二）被解放國家及敵國人民，必須參加決定其本身之命運；救濟與復興工作，如適當處理則可促進合作，反之則引起仇恨；此外衝突因素尚多，也可說一時潛伏，也可說已在萌芽。文藝復興時所謂的愛情之神並未死亡，只匿居山中，時至復出。我們也可以說戰神並未死亡，只匿居山中，時至復出，不過我們只禱祝他少出來幾次而已。

舊日國聯對於他的宗旨所標出的主要任務，並未做到，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國聯在合作方面，如傷寒、瘧疾、天花之調查並擬定撲滅方案，如監督販賣婦孺、鴉片及麻醉藥品，如國際文化協作院、國際司法院、與國際電影教育院，國聯提倡之力，實不可沒。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世界安全機構，雖令人懷疑，但關於國際合作事項，其條文為「應設法便利國際經濟社會，以及其他人道問題之解決，並促進對人類與基本自由之尊重。」就這一點來看，我相信以後的成就比舊日國聯所推行的國際合作尤為重要，必有更進步的發展，這是無可否認的。玆且這次戰爭中的工具發展如飛機，在質量與數量上皆大有可觀，一旦戰事結束，此等作戰飛機大可改為民用飛機，以後各地民族旅行，大可利用此種飛機，往來頻繁，彼此觀摩，更可促進彼此的相互了解與深切認識，由此接近，努力合作，也許可能達到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對於國際合作是具有充分信念的。至對於永久和平，尚有多少懷疑。譬如我們望見羅斯福總統那副慈祥愷悌的容貌，髯髯就像聽到奧非斯的古琴音調一樣，所謂猛獸匍匐而驚，烈風止息，但是耶穌雖然具有悲天憫人的感人神氣，而以後的人類，並不因此終止其殺伐的殘酷，而且更加厲害。並且我們要問，究竟表面和平，表面沒有戰爭，是否算是和平？又如宗主國家或受委託國家對於殖民地的武力壓迫，或者國內武力對於人民之

壓迫，是否無關係於世界和平？舊式戰爭到了今日自然已漸就漸滅，但願新的戰爭種子不要「春風吹又生」。最近英副首相並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阿特里亦云：『設各國今後不能和衷共濟以解決國際問題，則請看飛彈與火箭均預告人類包藏者為何物。』余之兢兢懷疑，正為此也。余之保持此一點懷疑，不是恐怖，正希望大家設法根絕戰爭的因素，願大家發揮大智慧，確立最智慧的辦法。

說到中國，這一次總算很好，總算向舊金山國際會議擺出了一個統一團結的代表陣容出來。究竟統一團結的事實如何，如果我們不加思索貿然肯定，這不是抹殺事實，便是自欺欺人。關於舊金山會議的本身，我在上面談的話已經很多。再就中國本身來看，是否中國在這次舊金山會議當中將無絲毫所得呢？我的看法是這樣：歷來中國參加國際會議，皆是敬陪末座，而這次居然忝列於召集人之一，為顧到自己的國際主動地位，為免騰笑萬邦，因而不得不加倍努力，促進內部的協調，這並不是過分的幻想；還有，這次各代表在國際會議當中，看見其他國家內部團結，政治民主，因在會議當中顯出力量，不覺自己良心發見，愧憤交織，俟會議結束悄然回到中國，大家關起門來，痛哭一場，彼此讓步，互相妥協。如果居然做到真正的統一團結，這豈不是舊金山會議給我們中國一份最大的禮品嗎？

我們在這次戰爭經驗當中，應當冷靜的把全局觀察一下。我覺得土耳其在這次驚波駭浪之下，身處四面楚歌之中，居然能够避免捲入漩渦，這決不能單用「偶然」、「僥倖」這類字句去評定他，他的惟一自救之道，即是內部團結，政治民主，至於伊諾魯的外交手腕，猶其餘事。第二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法國，法國自經戴高樂振臂一呼之後，法國的生命仍在納粹直接控制之下暗地滋長。尤其值得我們不可忽視的，便是在八月革命已經解放之後，不轉瞬間，所有一切各種各樣的地下軍均一齊集於戴高樂領導之下，這是法國民主政制的效力，這不單是戴高樂的手腕與聲威，內部團結，政治民主，曾幾何時，這次居然鄙舊金山會議的召集人而不為，僅願作一被邀請者，這種作風的意義在那裏？因為作了召集人，反而無形受了種種束縛，如單作一被邀請者，

便可在聯合國間縱橫捭闔，無所顧忌，為將來和平大會建一堅固陣線而有所作為，其意義豈非深遠嗎？

總之我們要放開眼光，認清事實，須知世界廣闊，決非小智慧所能應付裕如。人生努力，貴在自救，是自救而不是蒙恩，主要在於自身，土耳其與法國，皆不外如此。

載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日國論第四卷第八期

## 血汗淚的收穫

憶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我們中國把日本暴行和自衛情形，向國聯提出正式聲明，即敘述七七事變和八一三的經過，以後九月十日又提出補充聲明四點，即（一）日機轟炸紅十字會人員；（二）破壞文化教育有關；（三）殺戮非戰鬥人員；（四）非法封鎖海岸。

到了九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決議將中日糾紛交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研討，最後諮詢委員會通過，譴責日機濫行轟炸中國平民，並建議召集九國公約各國聯會會員國會議解決之。

以後國聯大會即根據諮詢委員會建議決議如次：大會表示對於中國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並建議國聯會員國，應避免採取一切行動；又建議國聯會員國，應考慮各該國能單獨援助中國至何種之程度；最後宣布中日問題移交比京九國公約會議解決。

比政府發出請柬，於十一月三日在比京開會，乃日本拒不出席，其覆文竟謂：此次對於中國之行動，並未違反九國公約；並謂，乃中國挑釁舉動迫令日本為應有之自衛手段。

大會見日本態度如此，乃於十五日通過宣言：各國代表見日本仍認中日衝突不在九國公約範圍以內，並一再拒絕交換意見，咸有遺憾……上述諸國代表，認此次敵對行為及其所造成之局勢，不得視為僅僅遠東兩國間關係之事，實為法律與秩序、世界安全與世界和平之事……上述諸國代表，雖期望日本不再堅持，然不得不考慮在此局勢之中何者為應有之共同態度。

大會廣續舉行，至二十四日，原意根據上週宣言，決定各國共同態度，乃英法首席代表皆不出席，美國態

度亦含糊，結果通過所謂九國公約會議報告書，第一部敘述會議經過情形，第二部即宣言，但未談共同態度，同時宣言無限期休會。

最後顧維鈞只好作一篇感傷的演說，大意謂，此次宣言，對於第一次宣言最後一段所謂之共同態度，既無隻字道及，而其內容，僅將一般的原則，重言申明，殊屬令人失望，九國公約會議，如此匆匆結束，毫無收穫，徒令一般的不安情緒為之增加而已。

最妙的是，艾登在美國下院報告有云：關於遠東爭執，難賴美國之完全合作，予應明白聲明，召集比京會議之發起人，並非英國，而為美國政府。

這幕喜劇曇花一現，而我們抗戰的英雄表演至今猶在繼續，於此我們得了一個教訓：自力乃能更生。

現在是日本償債之期，是我們抗戰收穫之時，這是我們全國人以血、汗、淚掉換得來的，這是自力的結果，這不是僥倖的利益。

要完全把握這種收穫，還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否則功虧一簣，前功盡棄。

凡生為中國人，都應好生回味七年前那幕喜劇，稍一不慎，那幕喜劇並不是不可重演的，甚至喜劇之後，即是悲劇，亦未可知。

世界廣闊，自然偉大，須大家努力發展大智慧，切勿津津玩弄小聰明。

戰旗長捲，戰鼓寂靜，

人類大同，世界聯盟。

煮豆燃箕，釜中豆泣，

本是同根，相煎何急。

載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國論第四卷第九期

## 雜文

### 青年秘訣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廿三日在華西大學三一級級會講

關於青年問題，如青年之意義、認識、修養、責任、人生觀、宇宙觀，談者不知凡幾，似不必再來重談。就字面講，所謂「青年秘訣」，似應由一位青年來自述，不應該由我來談，所謂「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

一般人每一提起青年，必然聯想到老年。每一想到老年，則不禁發生厭惡、悲哀、甚至恐怖，所謂「與鬼為鄰」。每次在上課之前，我常在哲史系研究室隱几而臥，正朦朧間，忽聞樓下履聲橐橐，有人登樓，口中朗誦：「不知精力衰多少，惟覺近來懶上樓。」此人為誰？此即吳君毅先生也。但我每次聽到此語，輒不禁感到芒刺在背，令人驚懼。

說起青年與老年，最好還是梁任公先生說得確切。他說：「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

，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白蘭地酒；老年人如脫離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中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畧也。」

任公先生作了這樣一個比喻，不能不說他比喻確切，但這樣一來，却使老年的人無地自容。好在他另有一段說得更為精闢，他說：「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取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慮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喜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照着這一段的說法，老年的人比較有辦法了。

因為少年與老年沒有明白的分界：「三十功名塵與土」，以三十歲為分割線嗎？以三十一歲為老年，這似乎太不成話！「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以白頭、黑頭為分別標準嗎？世間固有滿口蓬鬆而髮純青，而少年未至若何年齡而髮轉白者。試舉出幾個習知的歷史上著名人物來說，如亞歷山大，如凱撒，如拿破崙，我們每一提到他們的名字，髯髯中間並無時間的隔離，徒使我們想見其功業之盛，未嘗不慕其人而猶以為不過昨日之人耳。若真以時間計算，此輩如仍生於斯世，其嘴唇之長將令人望而大駭。再就諸人之年齡而論，亞歷山大三十三歲，凱撒五十四歲，拿破崙五十二歲，皆非一般所謂的狹義的青年。青年與老年既不能以年齡為絕對之標準，則任公先生另一段所說的話，我們可以加以一種新的解釋，即青年的精神如此，老年的精神如彼；換句話說，即如此的精神是青年，如彼的精神是老年；再明白一點說，即青年一旦有如彼之精神即是老年，而老

年如有如此之精神則是青年。這裏再舉一個實例來說：我的學生，年齡不過三十餘，最近他來看我，他說他「對於世事，頗感厭倦，很想返家去度老太爺的生活。」我聞之大駭。試看今天把現實世界鬧得天翻地覆的幾個人，希特勒五十四歲，羅斯福六十一歲，斯大林六十四歲，邱吉爾明年做七十整壽，今年六十九歲，究竟應該把他們列入老年的階段呢，抑放在少年的圈內呢？若照任公先生的比喻，他們都算是鴉片煙了。他們都是鴉片煙，則這次戰爭也可以名之曰鴉片戰爭。如此說來，以後我們撰述歷史，寫到「彈雨硝煙」的時候，很可以改做「吞雲吐霧」了。

年齡不能作為青年與老年分判的標準，上面說得非常明白。普通所謂老年，大都由於自己催眠，這就像上面所說的那位想放棄一切自承為「老太爺」的學生一樣。自己催眠，由於自己虛心，每一攬鏡自照，不覺撫髀悲歌，這就等於自己宣告死刑。今年慶祝整壽，明年自動疏散，從此靜候死神之降臨，這是人生如何可悲的一件事！克里孟梭臨終時，猶令左右扶持起立，不甘僵臥而死，其豪壯之氣，直可使自己催眠者慚愧至死。

試從民族文化方面看：希臘盛時，一般學者終日仰視碧天，窺探宇宙之秘密；及其衰也，所謂思想家，只知內觀自身，完全以一己為中心。所以希臘之亡於馬其頓，並非馬其頓之強力使之亡，乃其文化自身已先腐朽，自己早已自動宣告死刑。羅馬盛時，一般人思想之中，惟有祖國，法律，光榮，紀律；到了衰時，一般人所要求者，惟麵包與娛樂而已。上次大戰，法國人上下團結，卒獲勝利；此次戰爭，法國人民對戰爭漠不關心，而政府諸公，非互相排擠，即縱情女色，結果淪為德國之附庸。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自己催眠，衰老立至，個人如此，民族亦然。

青年與老年究竟有這兩個名詞。我的看法，不應該使之對立，他只是人生整個歷程中的階段，他是一貫的，不應該裂為段片。用譬喻來說，青年如鮮肥之花，老年如堅實之果；青年為預備充實時代，老年為完成成熟時代。用亞里士多德的質形之說及儲能與放實之說，自青年至老年，即由質而形，即由儲能至放實，這便是所

謂自我實現。

『君子自強不息』，一生努力，由少而老，猶嫌不足，那裏尚有時間去問老之將至。

青年與老年爲人生之先後段；今日之老年，即昨日之青年也；今日之青年，即明日之老年也。吾人雖無術揮戈退日，返老還童，但吾人却能保持活力，老當益壯。

青年與老年非年齡問題，乃精神問題，但願大家永保活力，同登壽域。

載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華西周刊

## 深山何處鐘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 (一) 幻想曲

幻想曲的最後一幕爲聖母頌，即陰魂紛紛從墳墓中出來，在空中飛舞，鬧得烏烟瘴氣。忽然教堂鐘聲敲動，禮拜者人各手持明燈，魚貫而入。晨曦漸自東方升起，光明漸漸普照於大地，此時鬼魂倉皇遁入墓中，黑暗世界，乃告終止。

### (二) 藍森之語

美國史家藍森曾有這樣一段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全世界慶祝第十四週年的休戰日。和在往年此日一樣，各處都有演說來紀念大戰的英雄犧牲，表敬意於「無名英雄」，並稱頌和平。大家口口聲聲希望將來沒有戰爭，國際的和睦永無止境。可是，由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看來，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動力顯然在發生作用，這些原動力恰好是引起一九一四年大禍的那一種。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說，世界各國正在迅速地走近歧路



之口，那裏有一條是導往新世界的路，另有一條是奔向新的世界大戰的路。』

### (三) 雙十一只是休戰而已

一九一八年九月，德國的軍事似已毫無希望，與登堡陣線正在破裂，軍隊的士氣日就衰頹，軍火糧食的供給迅速減少，潛艇戰爭顯然失敗，並且後方已感到革命的威脅。魯登道夫的自信心已經動搖，他在九月二十九日一接到保加利亞將近崩潰的消息，神經突然受到打擊，幾乎暈了過去。到了十月三十一日，海軍艦隊將士，突奉開出港口命令，疑為赴戰。乃戰鬪艦多林根號上尉，召集全艦士兵曉以大義，誓必殉國。兵士聞之，非惟不顧效忠於霍亨索倫朝，且公舉代表進謁司令有所要挾。方談判時，兵士忽將各蒸汽鍋下之火，盡行熄滅，艦遂不能行動。不轉瞬間，其他艦隊相繼附和，至十一月二日，德國艦隊十九盡入叛黨掌握，於是柏林、明興諸大城之社會黨亦思乘機而動矣。至於一般德國人民，皆悟到失敗之影響，及恥辱之將臨，皆一致歸咎於霍亨索倫皇朝，力迫威廉第二退位，勢頗洶洶。威廉第二不得已離去柏林，前赴斯巴大本營，但雄心未死，尙欲督其軍隊馳返柏林，以剿滅各路叛軍。但參謀部不願「以兵刃血吾同類」，與登堡尤痛快明白：『軍心已亂，陛下一身之安全且不能保，遑謀再舉乎？』威廉氣沮，於十一月九日逃奔荷蘭。

在協約方面的情形又如何耶？英國在四年戰爭期中，軍隊傷亡人數約達三百萬人，船隻損失達九百萬噸，國債利息總額至一九二一年達三萬萬四千五百九十萬鎊。至戰事終止之時，英國已陷於精疲力竭之境。至於法國，更是直接遭受戰爭慘禍之地，單是內外債務，已達三千萬萬佛郎。

雙十一之休戰，無論敵我，皆迫於不得已也。

### (四) 今年的雙十一

恭逢這個光榮歡欣的二十六週年的雙十一節日，我也很願意『來紀念大戰的英雄犧牲，表敬意於「無名英雄」，並稱頌和平。』但一舉首，則炸彈橫飛，稍一呼吸，則火藥窒息。鄰人告余曰，此以戰止戰也。

### (五) 回味

一九四二年三月，我在華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面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人類應從事破壞乎，抑應從事建設乎？或始終從事於建設，抑由破壞而達於建設乎？建設道路，於交通有利，於人之生活尤有利，但覆車之禍，罷工之事，皆有可能，皆可逆料。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皆從事於破壞，皆歷史中之大轉變，皆劃時代之行動，然則歷史上之重要階段，不一定是建設而有時是破壞，並且可以說正為建設而破壞。我們對於第一假定，仍主積極為人類增加利便，至於覆車罷工，皆可用另一種方法消弭之，不能因噎廢食，混為一談。第二問題，我們不否認其價值，並且應盡力闡明之，但是此為過去之事實，而其爆發之因實由於以往之積弊與錯誤，並非革命為不可避免之事。總之，歷史職責應擯去戰禍與人禍，應迴避彎曲之路徑，不使人類長期陷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地，此實為第一要務。吾人由匍匐而行進為挺胸直立之人類，不能謂非一大進步，決不能謂此為上帝之意，此實為吾人意志使然，吾人自有自主性，歷史上之錯誤，並非不可一掃而空。』

### (六) 無以自解

莫斯科談話以前，英相邱吉爾似曾這樣說過，最近三個月之軍事形勢極其混沌。美國參議員拉佛萊特又謂：『美國擺脫邱吉爾及史他林之帝國主義陰謀，此其時矣。』迨莫斯科會議以後，邱吉爾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說云：『其足令波蘭之一切誠摯友人感覺重大失望者，乃吾人無法擬具良好辦法。』至於戰事結束時間，邱吉爾在英國下議院稱：『吾人尚難斷定對德戰爭將於何時終止，或進入游擊階段，但不能預言，更不能保證在暮春甚至初夏前，對德戰爭，將告終了。就軍事立場而言，吾人理應假定，在擊潰希特勒以後，最後擊潰日本作戰意志或能力之時間，不至少於十八個月。』（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原想在本年聖誕節夜（十二月二十五日）大事慶祝，乃英國堂堂首相竟將這個理想的慶祝推到兩年後了。

### （七）深山何處鐘？

空山不見人，但聞鐘聲響，一步一徘徊，疑在青天上。

載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國論第四卷第三期

## 人類精神上的病象

### （一）昏沉

我們人類和牛羊犬馬皆同居在這個世界當中，但牛羊犬馬始終為牛羊犬馬，不能進步，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方法把自身的經驗教給下一輩的牛羊犬馬，而下一輩的牛羊犬馬也無法利用他們祖先所有的經驗。在有史以前的人類，也生活了幾十萬年，甚或一百萬年，而其進步却異常遲緩，這也是因為他們無法應用他們累代祖先的經驗的緣故。

好容易埃及人發明了一種象形文字，這很可以將人的意見、知識、思想、紀錄起來，傳給別人或後人，這確是人類一件很可寶貴的發明。但這種象形文字，或為鳥蛇魚牛，或為幾何圖案，一方須用聲音拼讀，一方又需圖形表示。如畫一個人手拿一把鋸子，可以作為農夫砍木的解釋，也可以作為「看」字的解釋，這真麻煩極了，所以祥普亮（Champolion）費了二十年的工夫纔明白了十四個字的意思。凡是從事學習書寫這種象形文字的人，窮年累月，夜以繼日，猶嫌不足，自然他們也就沒有時候去運用他們的思想，所以埃及人的思想頗受這種文字象形性的束縛而不能盡量發展，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損失！

在兩河流域的那邊也是一樣。這裏原也使用象形文字和綴音符號，以後又發展為一種楔形文字，每畫上平下尖，宛如木頭楔子。這種文字的笨重，並不減於象形文字，並且這種文字兼有寓意，其麻煩比象形文字或且

加甚。譬如表示「神」，則先畫一圓圈以代表「天體」，內分八格，即謂八個神的房舍在天之中；又譬如表示「國王」，則畫一「蜂」以爲象徵，其畫法惟妙惟肖。楔形文字以後雖有改進，但只使筆畫簡單化，而楔形書法仍無絲毫變更。楔形文字極複雜，其中有二百個諧聲符號極其相似，頗難區別，往往使用同一的符號以表示數個不同的聲音。這種文字也絞盡了不少巴比倫人的腦汁，竟使資質本高的民族的思想爲這種罐頭文字所壓抑而不能盡量伸張，這又是人類文化史上何等的一大損失！

這兩大民族，本富於創造天才，他們就因爲文字的限制，終日犧牲大好精神去畫鳥獸蟲魚或木頭楔子，竟把其他有利於人生的事情放棄了，真是可惜！

腓尼基人始初也使用楔形文字，以後也採用象形文字，但他們久而久之便厭煩起來，遂在這兩種文字當中挑出二十二個字來做字母，顛倒拼用，隨意書寫，這可便利極了。希臘人再從腓尼基人手中學得這種便利的拼音字母，他們更進一步在這些字母當中挑出幾個字來代表母音，這樣自然更加便利，以後繼續傳遞演化，遂成了近代歐洲各種的語文。

不過腓尼基人是塞姆族，這種表明塞姆語言的字母根本不大適合雅利安人的語言，所以英語民族語言中的A字有若干種的讀法，這確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

文字在人類生活當中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比甚麼政治戰爭尤爲重要，因爲他能促進人類學術思想的進展。如其人的一生活專爲誦讀和書寫便耗費了半生，那他的思想也就無形消磨了許多，所餘的也就無幾了。並且在長久的誦讀和書寫當中，一個人的精神很容易沉淪在文字的形式和音調當中而不自知，而使自由活潑的思想受到拘束而不能發展。說到這裏，就是賢者也不能避免。譬如古代的畢達哥拉斯，他硬把數目字拿來和人的觀念相配合，如一表示理性，二表示意見，四表示公正，五表示婚姻，七表示死亡，八表示和諧，這和擇字算命的作風有甚麼分別？所以黑格爾批評他說，數字本身根本沒有這些觀念，一定要將數字配合觀念，只是覺得勉強

，這倒是沒有害處的把戲，不過也是一種智力衰弱的表徵。一種文字，終日無意義的翻來翻去書寫，這就等於玩弄牙牌神數，玩了半天，牙牌神數還是牙牌神數。

## (二) 寂滅

印度歷史中的主要民族，並非印度土著，實爲從北方移來的雅利安民族，即印度日耳曼民族或印歐族，此與古代的希臘人、拉丁人、及現在的英、法、德、意、俄等民族皆屬同源。印度雅利安族大約在紀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之間，由裏海南下占據印度河流域，不久拓殖北印度一帶直達恆河流域的平原。印度雅利安族的語言文字，即所謂梵文，如印度一詞，即梵語中的「河」的意思，即沿印度河的地方的意思；又如喜馬拉雅山，即梵語中的「雪居」二字之意。

印度雅利安族的宗教稱婆羅門教，這是因爲他們認婆羅門爲最高之神，因此該教中的第一級的僧侶階級即稱婆羅門。婆羅門的意思即梵天王，即宇宙中的全智全能的上帝。婆羅門的教義，謂人類爲梵天所生，死後仍返於梵天，這便是天堂說輪迴說的開始。婆羅門教的僧侶因掌握教權既久，遂自視爲超人，視其他階級的人皆屬低能，竟謂第一級的婆羅門生於梵天的頭上；第二級的貴族與武士稱利帝利，生於梵天的脅部；第三級的農工商稱吠舍，生於梵天的股部；第四級的奴隸稱首陀，生於梵天的足部。但前三階級皆屬雅利安族，第四階級則爲舊有的土著。各級限制極嚴，不得互通婚姻，凡有不服從的，則用苛法對付之，因此常常發生階級鬭爭，首先起而反抗的即爲利帝利階級。

印度雅利安族並無統一政治組織的觀念，始初每一部落，各受治於其本地的酋長，各自獨立。以後若干部落也聯合成一團體或一小邦，有時也因某部落的酋長野心勃勃，使用武力征服多數鄰邦而合併之成一國家。恆

河流域有一小國，稱迦比羅國，王族爲釋迦氏，國王淨飯與王后摩耶，生子名喬答摩悉達，悉達一作瞿曇，這便是後世所稱的釋迦牟尼或佛陀。所謂瞿曇，即功名成就的意思；所謂釋迦牟尼的意思，即說他是釋迦族中的仁慈清淨的聖人；所謂佛陀，這是梵語「覺」字的意思，即謂自覺以明悟本性，覺他以超度衆生，最後達到覺行圓滿的境界，所謂涅槃。

釋迦牟尼出生後七天，他的母親便死去。到了七歲，纔就學於婆羅門的教師，他通達各種學藝，並且精於武術。到了十八歲，他便娶他的母舅善覺王的女兒耶輸陀羅爲妻。耶輸陀羅，一稱華色女，與釋迦爲中表兄妹，這是當代的絕色美人。釋迦年二十九歲時，計結婚已達十年，並已生子，終覺世間的生老病死與罪惡痛苦，使人陷入煩惱之境，因而厭世；同時又恨婆羅門教專制壓迫，頓生起而矯正之心。於是捨棄華貴生活，身披婆羅門教徒所服的袈裟，嚴守婆羅門教的儀規，跨上名馬乾陟，離開迦比羅國到處周游。他的目的，本在覓取人生解脫的方法，詎歷訪所謂的賢者高人之後，言論皆不投合，乃赴尼連禪河的苦竹林，度其隱居生活，至三十五歲時，一旦豁然開朗，大有所悟，於是獨樹一幟的偉大宗教便這樣建立起來。

釋迦認爲徒然奉行外表儀式，實非解脫之道，遂一反婆羅門教之所爲，一以慈悲忍辱爲主，排斥階級制度，倡導平等主義。他深信人類的自私自利，爲一切罪惡的淵藪，惟一可靠的拯救妙法，厥維自消自忘而至於無我，即完全棄絕己意，皈依正覺，方能脫離生死輪迴之苦界，而入於寂滅無爲的妙境。他認定人世乃充滿煩惱的苦海，必須脫離而入於極樂世界，所謂涅槃。所謂涅槃，即人的心靈完全融合貫通於神靈之內，不生不滅，即佛自證境界。

當釋迦生時及其死後的二百年間，佛教在印度僅爲一小教派，以後因阿輸迦國王的努力傳播，佛教乃一躍而成爲世界諸大宗教之一。阿輸迦的歷史和阿輸迦之努力宣傳佛教，似有在此敘述之必要。原來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征，進攻印度，適印度的摩揭陀國之難陀王朝正衰微不振，其軍將旃陀羅笈多遂通款於亞歷山大，卒推翻難陀王朝。以後旃陀羅笈多自立爲王，重建摩揭陀國，威振全印，其孫阿輸迦繼承大統，盡併印度半島爲佛教大國，這便是最有名的阿輸迦帝國。阿輸迦本佛教信徒，但其努力宣傳是教，其中亦有政治意味。因爲婆羅門教的階級制度，起初僅有四級，以後階級繼續增加，頗爲民族感情及國家主義發展上之障礙，而佛教則力排階級制度，此點實可減少統一上之困難。佛教在阿輸迦時代及其死後千餘年間極有勢力，以後因婆羅門教之重振旗鼓，及伊斯蘭教之自外傳入，於是佛教的勢力，除了錫蘭島與尼泊爾二地而外，遂漸漸的歸於漸滅。

以上這一大篇文字，只在說明佛教在印度的前後情形和佛教之所以產生及其思想的主旨，尤其是最後的這一點是本篇所最注重的。釋迦志在超度世人，脫離苦海，其願心之宏大，真莫可方擬。婆羅門教之勢力壓倒一切，而釋迦不畏強禦，獨力與之搏鬥，其魄力之雄偉，實堪崇佩。單就釋迦拋棄一般人所謂的美滿幸福生活而躬自苦行潛修一點而論，已值得世人之欽仰。但其究竟目的，仍未免偏於出世，所謂入於寂滅無爲的妙境，「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這似乎違反了現實人生的真義，這似乎抹殺了目前的現實。凡奉行佛教之上焉者，則多專力於佛學而惟努力於知識上之修整，次焉者則汲汲圖謀離開現實而逃入「無爲而非寂滅」之妙境。後者目的如此，每以「南無阿彌陀佛」換取甚至爭取現實人生中所必需之一切，及至目的已達，則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印度河流甚多，果實豐富，天氣暖熱，蔽體已足，行之尚無大害，易地行之，誠有難言者矣。希臘頹廢時代的思想，有所謂新柏拉圖派，即主與上帝合而爲一，所謂大自在的境界，所謂神而明之的境界，這是因爲此派認理性不能達到真理，遂主張睿智的直觀，這是想用奇蹟達到真理，想用強力達到真理，這是表示希臘精神最後發狂的掙扎，這是感到清醒鎮靜不中用，惟借瘋狂迷醉乃能成功，這是自己催眠，自己麻醉，這是主觀主義的結果，這是憚於追求真理，對其他真理的重要因素，皆不暇顧及，悍然抹殺，僅僅執迷一個簡單的觀念，自謂概觀的緣故。所以注重理智的希臘哲學，到了這個時候，只有自殺或者僵化。佛教的究竟目的，在使人的心靈完全融和貫通於神靈之內，這似乎頗與新柏拉圖派的「與上帝合而爲一」的道理相髣髴。

### (三) 偏感

一個偉大思想家的思想，他決不堅持真理的一面而趨於極端，他的思想總是包羅萬象的，總是多方面的。而一般運用小智慧的人，他既看不清楚大思想家的思想體系，而自己又自以爲是，只把大思想家的學說合於自己性質的一部分，以不完全的觀念自成一家之言，儼若這一部分即是思想家的學說神髓。

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人格和他的學說本來分不開，因爲他的言行絕對一致，他的主張又是知德合一。而思唯樂派的亞立鐵普斯硬要生吞活剝說道德就是達到幸福與利益的方法，並且亂下註釋，說道德是知識，這就是辨別苦樂和去苦就樂的知識。至於犬儒派的安的在尼斯，竟謂道德的定義，即是禁絕常人的嗜慾，並且肯定的說，要我求快樂，寧願發狂，甚至賤視學問和藝術，寧肯安於鄙野，裝作不識不知。麥伽利派的歐克立，居然硬把蘇格拉底的學說拿去作伊利學派的還魂湯或強心劑，說得虛無縹渺，恍恍惚離。

最妙的是以後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鳩魯派，還想從思唯樂派與犬儒派的浮誇偏執的簡單觀念當中，去做死灰復燃的工作，想從死人觀念當中去榨取一點新的生命，這烏乎可能！

玩弄小智慧的人，他不知道哲學是怎麼一回事：他以為把大思想家的思想割裂一片下來，用自己的自以爲是的眼光去註釋一番，便算完事；或者把兩個大思想家的學說取來排列在一塊，或穿鑿的加以曲解，這便認爲是在綜合；或者把別人的唾餘取來附以長篇古文的聯環解釋，便認爲這是真諦；這些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緣故。

說到這裏，也可以附帶提出一件事來談一談。畢達哥拉斯的天文觀念，本來有相當進步，他認定天體之中爲團火，此外爲地、月、日、行星和恆星世界，地、月、日、和行星皆繞着團火而行。亞里士多德原是古代一大哲家，不知道爲甚麼他把畢達哥拉斯的團火去掉，硬要以地爲不動的中心。他這樣隨便一來，非同小可，地球竟因此不敢動了幾達兩千年之久，學說誤人，真是可怕極了！

### (四) 玄虛

其實把耶穌的精神絲括起來，也不過只有如下的幾點：①出世精神，即以現實世界不是人生的究竟，必須皈依天國乃能永生，吾人當遠離這個虛偽的現世，繫心天國，以求長久的棲息。他認爲人生無上目的，即在靈魂得救，所以重靈魂而輕肉體。②博愛精神，即人類彼此須互愛，並欲以博愛代替智慧，認智慧之有無與否，於人殊無多大關係，而無智慧的人，其靈魂之完整或較有智慧的人爲高，足見在這種博愛精神當中，並且具有平等的精神。③尚貧精神，彼嘗勸人盡捨所有，分給窮人，謂在此世當中聚集資財爲至愚之舉，應當聚集資財於天上。④謙遜精神，謂人之生，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並主逆來順受，以德報怨。這四種精神，即耶穌的主要精神，也是原始耶教的根本思想。

當耶教初起的時候，所謂宗教即生活，這完全是宗教情懷的一種自然流露，其中並無甚麼哲學思想；其信仰也很簡單，並無複雜的教條，完全以耶穌一人爲中心，也無嚴密的組織。原來耶穌之所以起而宣教，這是因爲他痛憤當時希伯來社會專尚虛文，不顧實際，乃以彌賽亞自命，思有以普渡衆生。他對於世俗的一切繁文縟節，呼之爲「粉飾的墳墓」，力求躬行實踐，以身作則，務欲把舊社會的一切腐化氣習一掃而廓清之。他的言行動向，本屬宗教範圍，但一排除所有神秘部分之後，則他的崇偉人格立即擺在吾人的面前，而其精神又是入世的，而非單純絕對的出世精神。就是他企圖建立合於正義的王國，也不必一定要建在天上，在天上固好，即建立在地上人間，也是未嘗不可以的。單就這一點看來，耶穌的思想實爲腐惡專制社會的反動，這是時代精神的代表，因此即稱之爲社會改造者或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均無不可；即再進一步稱之爲社會革命派鉅子，也是

未嘗不可以的。他自稱彌賽亞而不能毅然脫離宗教的範圍，這或者是他受了當時時代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也可以說，他或者認為從宗教入手去改革社會，比較從政治或其他方面去努力，其所得的效果要偉大些，要根本些，要堅實些。

總之，耶教『其為宗教也，非僧侶式之宗教，無神廟，無祭壇，無禮節，無儀式，其所貢獻者則慌惕痛悔之心耳。』而一至四世紀末及五世紀初，耶教已非純粹的個人信仰，而為一種有組織的制度；明白說，已非宗教，而為教會。

易朋的主教奧古斯丁因感於四一〇年八月亞拉列之劫掠羅馬，遂著了一部書叫做「上帝之城」，他把世界分成兩個，一個現世而暫時，一個精神而永久，吾人應該超脫現世棲息於精神世界之中，這也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一種模擬。這是因為從羅馬帝國末季以來的紛擾，使人感受極大痛苦，對於現世，毫無生趣，對於物質世界，毫無理想可言，奧古斯丁乃提出一種天上的理想，這本是對症下藥，在一般的悲觀空氣當中樹立一種美滿希望的辦法。

奧古斯丁以後的一般思想家，遂起而應用辯證術從事神學上問題的討論，即以共相與個體的關係為討論的中心。愛利仁那 (Erigena) 謂：『真實者，普遍之謂。一物愈普遍，即愈真實，因此此物愈完滿……吾人苟有一普遍之概念，因其為普遍也，此普遍即存在。上帝之觀念，普遍也，故上帝存在。世界之觀念，普遍也，惟其普遍不及上帝之觀念，故其存在亦不能如上帝之真實。』這種說法叫做唯實論，即認共相為真實，特殊個體不過此共相之不完全之模倣，即認共相先個體而存在。另一派叫唯名論，以羅色林奴為代表，關於共相與個體之關係，謂個體獨自存在，共相不過空名，祇於人心中有其存在。此派認特殊個體為真實，所謂共相，不過由此真實之個體所引出之抽象空名，妄而非真，即共相後個體而存在。自羅色林奴 (Roscellinus) 提出唯名論以後，於是對於共同之觀念的實體，送大起爭論。愛培拉特 (Abelard) 既不贊成唯名論，也不主張唯

實論，他另樹一幟，叫做概念論，他說唯實論謂共相先真實而存在，此在上帝之心如此，此外即屬非是。唯名論又謂共相僅一空名，亦屬非是。共相實關係於其所指之物，其於此事物之本身，固有必然之論理的存在，所謂真實在特殊個體中存在，即共相存於個體之內。三派各自獨立，以後居然有亞爾伯特耳 (Albert) 和亞奎拉 (Aquinas) 起來從事綜合，努力建設。亞爾伯特耳謂哲學上之問題，當由哲學解釋之；神學上之問題，則當由神學解釋之；譬如無出於無，此在物理學上如此，在神學上即屬非是，因為上帝創造人世，實是無中生有。亞奎拉斯更是發揚光大的一個人，他主張兩重真實，即一為自然世界，一為恩典世界，後者為吾人之究竟，必合此二世界，而後乃完滿無缺。

以上種種言論，已穀烏煙瘴氣了，而他們對於具體問題的討論，尤為有趣，如像『老鼠食了聖餐中的麵包和酒，是否吃了耶穌的肉和血？』『一根針尖上面，可站天使若干？』『娼婦受了洗禮，是否仍能返為童貞？』『有味哉！有味哉！』

『女之又女，衆妙之門。』

載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成都東方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 五四追求的是心的自由

記者按：這是五四人物訪問記之一。何先生說：「我們必須超脫塵世，把地球擺在面前，然後才懂得地球上的東西；不然恐難免於愚昧無知。蘇東坡的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對五四也彷彿站在另一星球上，看見他在地球上運動。他不是像湧泉那樣突然在北京城內掀開地皮，噴薄而出。他是像地球上的熱流一般，從此洲到彼洲；也像中國的長江大河一樣，有其源頭，與無數溪流的聚滙，然後浩浩盪盪，奔騰入海。」

如果截斷了歷史的延續來看，中國的五四，很像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如果把他納入歷史之永續不斷的波動來看，中國的五四，是歐洲文藝復興之所引發。

歐洲的文藝復興之特色，是個人的解放，自我的發現，心靈的獲得自由。中古時期的歐洲，瀰漫着宗教的威勢，人的個性，無從表現，一切都是以團體為標準，個人絕對接受團體的支配。到了文藝復興的前夕，工業漸漸興起，日趨於發達，由此形成中產階級。在財產上他們獲得了獨立，進而過問政治，於是宗教的威勢動搖了，人的個性自動發揮出來，一切以個人為標準，團體生活乃轉而奠基於個人的人性之上。

但是我們認識文藝復興運動，不要直認他是政治運動或宗教運動，他最有價值的，乃是「心之自由」，乃是心的狀態之轉變。政治或宗教之改革，都受賜於心之自由。心之自由的獲得，人的個性乃奔放而出，一瀉千里，蔚為今日之自由世界。心之自由的要求，表現於當時之某一個人者為馬丁路德。他「不惜犧牲生命與形體，

與教皇抗爭。其所爭者，非財產，非政治，非生命之自由，固甚顯然。即說他是爭取宗教的改革，亦為皮相，其所爭者非他，即此內在的心的自由耳。

吾人衡論歐洲的文藝復興，不應忽略他之兼有美醜兩面。在美的方面是愛自然，愛文藝，愛人類之崇高的靈境。在醜的方面是人類本性之過度的狂放，而嗜慾機詐橫生，人類之本來的猙獰面孔畢露。在一面為愛美，在一面為縱欲。

五四運動之發展及其所要求與成功者，正與此同。

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一直演變到五四，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以前為人性之被抑制的時代，個人的獨立人格之被抹殺的時代。以後即為人的覺醒，自我發現的時代。然其表現於外者，亦如歐洲的文藝復興之有文藝的，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種種變革。此種種變革，有一中心點存在，即此自由是也。故歷史學家稱近代文化為「自由文化」。

此自由的文化，在世界上已成爲一巨流，雖有反自由者，而此自由的文化，必始終爲自由的文化，絕不因反動之來，遂受到傷害。

在中國，亦由於人性的過份解放，在五四之後，美與醜俱呈現於吾人眼前：美的方面微弱，而醜的方面增長。但是看歷史，要把時間拉長了來看，不要只看某一個短暫的時期。自由之花終必在中國燦爛開放，實可斷言。

爲甚麼？因爲五四運動正在繼續。

凡屬歷史的進步，或正在進步中的歷史，必有一種反抗思想流行其間。此所謂的反抗，不僅是對政治的，其最主要處還是對社會的。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正顯着新舊失調嗎？這新與舊的同時存在，就是一個對抗，就其趨勢而言，即是反抗思想的繼續。凡是不適於這個世界大流的社會傳統與因襲，都在反抗思想的不斷打擊

之下。

目前的中國，不合理的社會傳統與因襲，猶然存在。於是富有改革精神之狂熱的青年，到處斬棘披荆，尋出路，儘管社會現象醜惡達於極點，終必有納入理想之域的一日。

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繼續。

以上都是何先生對五四運動本着客觀態度的談話。記者更進而請教何先生喜不喜歡這一個運動？何先生說：『我對五四運動極為重視，因為五四運動還支配着現在的政治。』

『國民黨產生於五四以前，所受五四的影響，不如其他各黨之大。從歷史上看，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很值得重視。少年中國學會在民國七年七月的北京，有過籌備會議，次年五四以後，才正式成立，很顯然與五四有關。現在青年黨的曾琦、李璜，共產黨的毛澤東，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這就是五四的力量支配到現在的一個明證。』

記者又問何先生本人在五四時候的工作情形，何先生說：那個時候，他在成都教高等師範，五四運動一起來，他就同周曉和、李劫人、李哲生等辦了一個「星期日」週刊，專門發揮五四的精神。「星期日」在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了，老年人們總還記得那是轟動一時的讀物。他們不但自己寫文章，自己出版，他們還自己在街上售賣，自己送到訂戶家裏去。可惜就是那一年的七月，他和李劫人等都到歐洲去了，以後的情形就不大清楚。但是五四運動的精神却又在巴黎出現。

『五四運動還繼續着。』記者告辭出來，耳朵裏嗡嗡作響。

（四月廿五日田景風寫於小天竺居士叢林）

載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四日成都青年世界第一卷第四期

## 知識是唯一救星

——民國三十四年在華西大學紀念週講——

今天我談的這個題目，並不是談知識論或認識論。所謂知識，即是真知灼見，或者說是一種燭隱洞微的知識。

知識就像一面鏡子，久不拂拭，則充滿塵垢。如能把鏡子拂拭得乾淨，它可以把一切美醜物件印入其中，否則不能把物件的原形照出，即或映入，也是很模糊的。知識亦然，亦須常加以拂拭，使它淨化、純化。今天諸君在學校當中，正是應該努力作這種工夫；即或明天去從軍，去服務，仍然應該隨時繼續使知識純化、淨化，切勿誤解這是學校裏的工作，而非社會上的需要。知識就像一盞明燈，它可以洞微燭隱，小而對於個人，大而對於國家民族，它有百利而無一害。

希臘的哲學大師蘇格拉底，論其人的行爲，平淡無奇；論其人的相貌，面目可憎；何以世人都奉之爲偉大的哲學家呢？這是因為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兩句話：『道德是知識，無知是罪惡。』這就是說，要辨別甚麼是道德，甚麼不是道德，這完全靠着知識。至於罪惡，決無人願意干犯，其所以有人犯罪，那是由於其人之無知。近代的哲學家黑格爾，也極推崇知識，他說唯有知識纔是唯一的救星，唯有知識纔能使我們對於一切事變之來不至如禽獸之儼然吃驚，唯有知識纔能使我們對於一時的強權之勝利與公理之失敗不至於徒與嗟歎。現代的人



本主義哲學家杜威，也勸我們『努力發展智慧，控制環境，使生活之容積永遠增加，能力日趨自由。』如果一個人不能控制環境，不能使生活容積增加，不能使能力趨於自由，這個人的精神一定陷於狹隘、局促、消極、萎靡、頹廢、孤僻。這種狹隘、局促……的精神，也是人類生活中常有的表現，但這是病態的表現，這是屈服的表現，這不是一個「人」應有的表現，更不是青年人應有的表現。所以，凡是偉大的哲學家或聰明的學者，無不注重知識，發展智慧，於此可見知識對於人類的重要了。

阿貓阿狗，至今還是阿貓阿狗，這就是因為它們無知識。人類之所以能够由動物生活而進入人類生活，就是因為我們人類具有知識的緣故。

人類生活有無意義，也全靠知識來衡量。終日求田問舍，養子抱孫，本是一種生活；雀牌四座，鴉片一燈，也不失為一種生活。但是若要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這就要我們自己根據知識來判斷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點事實，來談一點小的事實，藉以闡明知識問題的重要，這就是我本人所遭遇到的問題。因為每天在報紙上都看見，今天某甲送子從軍，明天又是某乙送子從軍，這下竟把我早已置諸腦後的往事重新喚了起來。原來九一八事變之年，我有了一個男孩，出生時聲音宏大，面色紅潤，家人以及親友無不為之色喜。但是育兒的方法錯誤了，第一因為洋穩婆馬馬虎虎；第二我堅持母子分離，使小兒獨自臥於搖籃之中，結果受寒而藥又不對症，最後竟為死神把他殭化了。這個小問題，其實也是社會問題，這是我要負責任的，這完全是由於我當時的無知，至今悔之已晚。這個短短的敘述，算是我的回憶，也是我的懺悔錄。

第二個問題發生了。猶太人祖先亞伯拉罕的妻子撒萊，年已九十，一夜夢上帝告以將產生一子，一笑而醒，以後果產生一子，取名以撒，即笑字之意。如其這樣的事實可以重演，我的妻子的年齡不過撒萊的一半，時間還尚早呢。但是一般中國人的習慣，都是墨守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訓誡，所以我本人尚漫不經心，而關切的親友每每勸我「要想辦法」，這就是「齊人有一妻一妾」的說法了。有一次，一位川大史學系的學生

向我談及此事，頗覺惋惜，我當時這樣答覆他：『只要你們好好讀書……』這個學生頗機警，很快說道：『何先生是否想做衆人的爸爸？』我說：『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只要我擔任教導別人之子，這也是一樁樂事。』其實，我們平日讀書，似乎並未聽人說過蘇格拉底的大少爺，更明確可以證明康德並沒有甚麼大世兒。

在這段敘述裏面，前者我自承太無知識，後者我自認認識比較正確。

二十年前華盛頓會議，美國政府勸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中先提小案，後提大案，由易入難。我今天在前面談了一段我個人的小事，現在要由小而大了，要談一樁較大的事實了。

雙十節前，成都空氣一時緊張，鬍鬚『邊軍夜呼，野無居人。』一位朋友亦面露慌張之象，我責備他太無知識。日本人占領漢口之後，似曾宣布一條所謂「板垣停戰線」，即自山西太原起南下劃一直線直達北海，其意若曰，此線等於「黃河為界」，此線以東為日本統治區域，此線以西為中華民國所在地，其用意雖然荒唐，足見日本人的野心僅止於此，不敢再向西部深入。就是這條劃線，日本人也始終未能把他完成。近來因為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方面向日本壓迫，日本在南洋方面的佔領地帶有被截斷之虞，同時沿海海運不僅遲緩，且可能遭遇嚴重的襲擊，乃轉其注意力於內陸交通，要想完成「板垣停戰線」。不過現在略有修改，即不僅止於北海，而欲打通龍州、鎮南關，以通安南，如此則突出之新加坡不至成爲死棋。這是一看就知道的事，故這次日軍在河南、湖南、廣西的蠢動目的，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板垣停戰線之修改」。讓一步說，即謂日本仍有西進野心，若就他的進軍速率而論，他真個要來毀滅這半壁河山，也不是一年兩年所能做到的。況且，東亞的戰場中心是太平洋，而非中國西部，日本的勁敵是美國而非中國。還有，我們不是常常說和平不可分，戰爭不可分嗎？據邱吉爾最近在英國國會的演說，預測對德戰爭可能於今年春末夏初結束，並且英國政府已經下令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撤消經濟作戰部，無論如何，歐洲戰事已經瀕於結束之期了。至於中國戰場，魏德邁將軍已謂『日軍如欲西圖貴陽，必遭遇嚴重的困難』，最近又謂『日軍並無西犯模樣』。至於我們要自力更生，不管敵

人動向如何，我們要奮發圖強，那這個問題便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了。

我對於戰事始終是樂觀的。中國目前所最缺乏的是：頭腦清明的政治家和頭腦清明的科學家。我們這一輩勉強撐持門面的人，已漸隨時間慢慢過去，新興中國的責任，立刻便要加於諸君肩上。想起暑假送別哲史系畢業同學，我寫了二十八個字：『淡飯粗茶一布衣，此中樂比薛烏斯；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在諸君慎護持。』這不是詩，這是有韻的白話，而且這不是我的創意，這完全是由剽竊而來。原來有一副流行的對聯，上聯是：『粗茶淡飯布衣衫，這點福老夫消受』；下聯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輩擔當。』這個上聯，只好由我把他收藏起來，至於下聯，便用以轉贈諸君。總之，我再重複說一遍，無論諸君在學校讀書，無論明天服務軍中，或服務社會，無論如何，切勿忘知識是唯一救星。最後我用五字結束這篇講演：諸君勉乎哉！

載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一日國論第四卷第六、七期

## 法蘭西國際社會學者若赫斯

自國際社會主義傳佈以來，國家界限遂立於不成問題之地位。歐戰正酣，雖愛國者津津以國家為慮，而自國際社會學者觀之，未免多事。不幸處於積極的國家主義的政府之下，國際社會者自不能不有犧牲的供獻。德匈之國際社會者，因徇主義而被害，若氏固法國國際社會學者，其被刺也，固意中事。然而國際社會主義之於現代，正如烈日當空，因是而消去種族界限之觀念以促進人類之互相親愛，國際社會主義，其開路之先鋒乎。若赫斯 (Jean Jaures) 為法國徇國際社會主義之一人，因略述其行狀焉。

緣法國 Rhône 河流諸省，田土肥沃，風景優美，以故俊瑋之士層出。如 Guizot (1787-1874), Aug. Comte (1798-1857), La Fayette (1757-1834), La Pérouse (1741-1788), Rivarol (1753-1801), Ingres (1780-1867) 輩，咸似與河流有密切之關係。氏即於一八五九年九月三日生於河緣之 Castres 地方。

氏生於中流家庭，然嘗與平民接處。一八八五年充議員，作事有毅力，淡泊為懷，嘗自謂頑固如鄉間人。氏住 Castres 公學時，頗為校監器許。Deltous 送氏入 Sainte-Barbe 公學。每星期 D. 氏必召氏出校偕游，視之如義子。而氏每於考試，嘗居前列。氏之畢業也，頗賴於 D. 氏之培育。

氏之少年光陰，完全犧牲於研究學問。既入學時，喜發法國哲學之議論。因工於談吐，同學咸為之歎羨不置。

一八七六年入 Louis le-Grand 中學。一八七八年，氏年十九，入師範學校，一八八一年畢業，與現今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 Bergson 同時陞級。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充 Tarn 屬 Albi 地方國立中學學校哲學教授。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充 Toulouse 大學講演會講師。

氏具有哲學之天才，因決心養成哲學家。對於時間之寶貴，未嘗絲毫妄費。就氏之政治行動而言，亦莫不根據於哲學原理。如未了解氏之哲學議論中的哲學意義，（氏著有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第一版刊於一八九一年，再版刊於一九零二年）決不能了解氏之政治行動之目的。

氏之哲學，偏於進化的神物一體派 Panthéisme évolutionniste。氏之哲學事業，富於哲學與詩的趣味。因氏研究理想的哲學，自 Platon 以至 Bergson，中間經過 Kant 與 Schopenhauer，最注意玄理 Métaphysique，主張精神之自動的創造。嘗謂精神之創造即詩之創造。（*Toute création de l'esprit c'est de la poésie*）氏之爲是言也，嘗曰『詩即真理』（*La poésie, c'est à dire la vérité*）。

物之總體之意象，占據氏之哲學之地位。蓋言吾人立於森羅萬象變幻無窮之前，惟精神能聯合一切而一致之。所謂全體者，即吾人精神創造之基本式也。氏謂：『人之精神最玄妙處即總體之需要。』（*Le besoin de l'unité est le plus profond et le plus noble de l'esprit humain*）

又謂自然界無有間斷，生命界亦無間斷。萬事萬物在一切中，一切即一也。生死非異變，因『生中有死』（*La mort et mêlée à la vie*）『拘束中有自由，一如法則中有變態。』（*La Liberté, se mêle à la nécessité, comme la hasard à la loi*）『吾人有時生於變態的地方，有時生於法則的世界。』（*Nous vivons en partie dans la région du hasard, en partie dans le monde des lois*）

氏所談一切，亦即柏格森之意思。柏氏有云：『拘束的大洋，有自由的島散處於其間。』（『*L'océan de la nécessité*』 et parsemé 『*d'îlots de liberté*』）

氏之批評唯物派 Materialisme 也，亦如柏格森氏視唯物派爲違心的詭辭。氏嘗謂：『唯物派之違心的詭辭證明心的現象爲機械的狀態，並陷心於機械的狀態。』（『*Sophisme inconscient du materialisme qui, constatant certaines conditions organiques à tout phénomène de conscience, ramène la conscience elle-même aux conditions organiques*）

普遍的透關和總體，是邏輯的向着普遍處活動，故生命偏於全世界。金屬有精神 *Ame*，因爲常顫動。但此種精神很簡單，凡物向着吾人顫動，須於聽音樂時考察何以吾人竟能忘去吾人的精神。避去『我的專制』（*La tyrannie du moi humain*）蓋聲音即物的秘密精神也。光能呈出物的普遍性，詩人之深透的眼光，向着物的外面，能區別物的自身；對着現象，能區別各種的力。現象中的物理的 *physique* 狀態，是與他的玄理的狀態相關係。吾人對於這兩種狀態，不應當否認誰個，但研究兩種狀態相關的一點而已。物的內在的生命（*La vie inteme des choses*），常於光中發現出來。康德謂人的感受性的形式即宇宙（*L'espace est la forme de la sensibilité humaine*），所謂宇宙等於感受性，或感受性等於宇宙。（*ou espace = sensibilité ou sensibilité = espace*）

氏之論點，即發端於感覺的世界之實在（*La réalité du mon de sensible*）。如主觀的我，只是全體的最下部分（*infime partie du tout*），決不能創造全體。世界不是主觀的，我的創造，一如全體不是部分的創造。實在 *réalité* 不是夢幻 *rêve*，因夢幻只是實在中的逃逸的時間。（*Le rêve n'est qu'un moment fugitif de la réalité*）世界上的實在，不是良心上的暫時東西，實在是和哲學與人事相聯屬的。哲學與人事中間並無不可超越的深潭隔離其間。

氏之主張社會黨國際的政治方法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 也，嘗信仰社會主義是求生產的組織，軍國派則欲推倒之。社會主義急欲實施互相友愛和互負責任之本意，而軍國主義則仍藐視非本國

之人。社會主義是自由思想家，是德謨克拉西，軍國主義是權力者，是保守者。

自國際的主義發生，資本界和工人界同時受其勢力之影響，各地的呼聲，均是作解放和傾倒資本家的專制之宣言。社會黨亦視軍國主義為不共戴天之仇讎，亦宣言奮鬥。工人與社會黨隱相聯絡，資家與軍國派則互通聲氣。社會主義與軍國主義之不相容，儼若水火。於是保守派與復古派羣附於軍國主義。而勇往奮進之流，則咸集中於社會的與德謨克拉西的旗幟之下。

第一國際會創於倫敦（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一八八九年開第二國際會於巴黎，攻擊軍國主義之議尚在議事日程中，而攻擊之最高度遂爆烈於一九零七年德意志國 Stuttgart 之會。氏參預斯會，非常憤激。是年九月七日，氏在巴黎 Trovill-Waux-Hall 廣場中，當巴黎平民有識者之前，陳述赴 Stuttgart 之會之經過。氏以全力擴張他的國際的主義之意志和方法。至反對軍國主義之行動，至死不變。

氏在 Stuttgart 國際會所宣言者，第一即各國之獨立。氏謂各國的獨立是不可侵犯的，但各地的平民宜自己組織國民性之必需的獨立，以防禦各種暴力及侵略。第二即謂說到國家之不可侵犯，國際會贊成各地平民負組織以維和平之義務，能維持和平，乃能基國家於磐石，乃能阻遏橫暴者之殘酷攻擊。戰爭置世界平民於犧牲之中，亦惟和平乃能救援。

自一八九三年，氏加入社會運動，頗有聲譽，同時即為人仇忌。氏為民主社會黨運動之主動人，在近二十年中，氏為傳播社會主義福音之一健將。氏之被刺也，正歐洲陷於血火之秋。（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其死之價值，可謂殉世界的人道的和平。

氏初為人反對最激，及其死後，各黨及仇黨卒為抱不平，並承認氏具有絕高智能和十分誠實。

氏為實行理想的世界的社會主義而戰，畢生奮進不息。其一生之光陰，可稱真誠的，公道的，人權的作工者之俊傑時期。

載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

## 現代大學溯源

大學 (Universitas) 一字，初指一切有共同特權之組合，如商人或城市之結合，皆用大學 (Universite) 一字；但以後則專用於教師與學生之結合。

十二世紀以前，歐洲除西班牙與意大利兩地以外，絕無如吾人今日所有之大學。但自十一世紀末葉以來，巴黎學校亦有可得而言者。巴黎聖母禮拜堂 (Notre Dame) 與聖日勒維內 (Sainte-Genevieve) 修道院所設之學校，在當時皆極有名；前者之名師有唯實論派之桑堡維廉 (William of Champeau)，後者有概念論派之愛培拉特 (Abelard)。在此等公立學校之外，尚有若干私立學校，亦有相當成績。至十二世紀末期，各學校之教師與學生遂組織學會，今日之巴黎大學即脫胎於此種學會。

蓋當時巴黎大學學生，大都為農人或貧家之子弟，因此有在求學期間為人僕役，或在街頭行乞者。一般具有慈悲心之富人，對於此輩窮苦學生，每資以補助費或創建書院 (College) 以收容之。第一書院為一倫敦富人所建，內中有楊十八具（建於一一八〇年）。最有名之書院建於一二五七年，創始人為法王路易第九 (Saint Louis) 之宮廷教士索爾奔羅伯 (Robert de Sorbon)，此即今日巴黎大學之前身，故一般人皆習稱巴黎大學為索爾奔倫或沙蓬大學 (Sorbonne)。

當法國巴黎學校組織學會之日，正意大利波羅格那 (Bologna) 大學漸形發展之秋。巴黎大學注重神學，而波羅格那大學則偏重羅馬法律與教會法律之研究。巴黎大學共分四科，計神學 (Theologie)，教律 (Droit

Canon)，醫學 (Medicine) 與學藝 (Arts liberaux)。學藝科為普通科，為研究特科以前必經之階段，頗似今日所謂之預科。普通科需時六年，神學科則需時十年。在意大利方面，約在一一四二年時，有修道士名格拉底言 (Gratian) 者，著有教會法 (Decretum) 一書，其目的在將宗教大會及羅馬教皇所定法律之接觸者融合而貫通之，並備常人研究教會法律之用。西部歐洲學子之赴波羅格那研究法律者，頗不乏人，其所組織之團體，在當時亦極有聲譽。

英國牛津 (Oxford) 大學起源之不明瞭與巴黎大學同。有謂牛津大學為亞爾弗來德大王 (Alfred the Great) 所創，此與法人謂巴黎大學創於查理曼 (Charlemagne)，其浮誇荒謬如出一轍。在牛津地方，以前或有一種學校，但其內容如何，是否即今日牛津大學之前身，此實無法確證。總之今日之牛津大學，實創始於一一六七年，此殆英王亨利第二因不滿意法王路易第七而令留學巴黎之英國學子歸國組織者。劍橋 (Cambridge) 大學創建較遲，計成立於一二〇九年。此外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之羅馬及那不勒等處之大學，皆蔚然起於十三世紀。至於維也納、巴拉加 (Prague)、日西爾 (Basel)、克拉科 (Cracow)、來比錫 (Leipzig)、魯文 (Louvain)、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諸地之大學，則建於十四、十五世紀。北部歐洲大學，多倣巴黎，而南部歐洲大學，則多以波羅格那大學為模範。

『回教世界中之有大學，早於西方約一百年，而以巴索拉 (Bosra)、庫法 (Kufa)、報達 (Bagdad)、開羅 (Cairo)、哥爾多巴 (Cordova) 諸地為中心，蓋由回教禮拜寺附設之宗教學校發展而來者也。諸大學之光明，遠射於回教世界以外，東西學子莫不負笈而來。耶教學生之來學者，尤以哥爾多巴大學為最多。阿拉伯哲學，即由西班牙而傳入巴黎、牛津、及北意大利諸大學，西歐一般之思想莫不大受其影響焉。哥爾多巴之亞味洛厄茲 (Averroes, 一一六一——一一九八)，實為阿拉伯哲學影響歐洲思想之特出人物。』(威爾斯語)

現代大學之直接起源，固應以巴黎大學、波羅格那大學為嚆矢，再溯而上之，回教大學當為鼻祖。倘衡以大學之地位與性質，而承認大學為聚多人於一堂從事高深學術研究之所，則古希臘之學者講學之地實可膺大學之名而無愧。

柏拉圖之學園 (Academia)，在學術史上與教育史上，為一重要事蹟。據云學園原為亞卡特莫司 (Academus) 之花園，傳說亞卡特莫司與提秀斯 (Theasus) 同時，後以之捐贈於雅典政府而成為公產。此地亦在雅典城外，西蒙 (Simon) 曾在其中廣植楓樹與橄欖樹。學園入口為一祭臺與愛神雕像，園中並有供奉文藝神之祭臺及美麗神之雕像等。柏拉圖曾在園中講學，所有門徒皆被稱為學園中人 (Academicians)。柏拉圖治學以幾何學為基礎，嘗榜其門曰：『凡不識幾何學者毋須入內。』柏拉圖之理相說 (Ideas)，為其學說全部中心，因主張理相說須以五年專攻之。氏謂，凡人專攻理相說五年，則將從紛亂感覺中認出思想體系，然後可出而執政，將此思想應用於人事與國政，此即所謂哲學之王矣。現代各國多有學園之設置，或譯為博士院，雖其形式與組織不同，而皆為最高學府之中心，至其名稱則完全一致。

亞里士多德之萊聖學院 (Lyceum)，此在柏拉圖死後 (記元前三四七年) 十三年 (紀元前三三四年) 始行建立。萊聖學院所在地，本雅典東南綺麗虛師 (Ilissus) 溪畔之散步場，亞里士多德在此講學，每偕其門徒在列樹道中且步且講，因此後人稱講學之地為萊聖學院，稱其門徒為逍遙學者 (Peripateticians)。柏拉圖死後，亞氏曾為馬其頓 (Macedon) 王子亞歷山大之師。及亞歷山大為王，嘗資亞氏以鉅資，並將各地之草木鳥獸贈送亞氏。據云在亞氏指揮下從事研究工作，人數在千人以上，可見其規模之宏大。亞氏之學說中心為形相說 (Form)，此即柏拉圖理相說之發展。亞氏治學基礎與其師不同，因習生物解剖，極富分析能力。但亞氏治學雖異其途徑，然一出生物學之範圍，又於不知不覺之間墮入柏氏圈套。亞氏究為古代之唯一大哲家，其所建之萊聖學院，在柏拉圖死後，實為希臘最高之學術中心。法國約在一七八七年時亦曾在巴黎建有

萊聖學院 (Lycee)，以教授文學與科學。自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五年，大學之各院亦曾以萊聖學院爲名。今日法國之國立中學，仍襲用萊聖學院之名，以別於市立之中學 (College)。

希臘除學園與萊聖學院外，伊壁鳩魯 (Epicurus) 之伊氏樂園 (Epicurean Garden) 及齊諾 (Zeno) 之斯多噶講壇 (Stoi)，其思想雖屬頹廢時代之病態表徵，然皆在研討人生問題，其地位似仍當與大學並列。至於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在克洛脫脫 (Crotone) 所設之學院，尤爲有趣，尤有談述之必要。凡入學院者，須先經一度謹嚴之試驗。既入學院，前兩年須專力聽受一種教育課程，學生須絕對沉默，只能用心聽受道德上及宗教上之格言，以訓練其記憶。在格言之外，亦常授以音樂及數學之初步課程。經過此種預備訓練之後，學生始能直接聽受畢氏之演講，但彼此中間仍隔以一板壁，學生只能聽見其聲音而已。在此階段之中，學生則筆記其講詞，並可詢問一切。此種演講經過三年之後，學生即可離開學院，但仍與學院維持一種友誼之關係。畢氏學院在古代世界中極其有名，其收錄學生方式，按級授課情形，及畢業同學組織，頗類現代大學學生之生活。再以時間而論，畢氏學院比一切希臘略具學校組織之教育集團爲早，倘以歐洲大學鼻祖之名歸之，似不爲過。

此外，亞歷山大利亞 (Alexandria) 之學術組合，亦有一談之價值。先是雅典在被德麥士司波里約塞提 (Demetrius Poliorcete) 略取以前，該城完全爲馬其頓所支配。在此期間，雅典推其國人法乃爾德麥士司 (Demetrius de Phalere) 擔任市政監督。此人爲亞里士多德派之學者，爲亞里士多德門人德阿弗拉斯陀司 (Theophrastos) 之學生，頗爲馬其頓王加桑德 (Cassander) 所信任，彼在雅典措施極其穩健，其最爲人所稱道之一事，即努力發揚學術。當其師德阿弗拉斯陀司下帷雅典時，彼特爲之經營講壇，一時四方學子聞風而來者，竟達二千人。講壇稱逍遙學園，德阿弗拉斯陀司即爲園長，園長規定爲終身職。園內又因供奉文藝神之故，又特設一祭司。園中教師稱長老 (Presbyter)，其職在輪流講演，並預備園中會員每月會食之費。會員會食費，每月每人繳納一個半德拉克門 (drachme)。園中一切行政，完全操於園長及長老之手，絲毫不受其他干涉，儼然爲一自由獨立之學術團體。逍遙學園亦名博物院 (Museum)，蓋合大學、圖書館、博物館而爲一之學術組合也。迨德麥士司波里約塞提攻入雅典而後，法乃爾德麥士司遂逃往亞歷山大利亞而爲蒲多勒米 (Ptolemy) 王朝之座上客。亞歷山大利亞學術之隆盛，法乃爾德麥士司實與有力焉。

法乃爾德麥士司曾根據在雅典之設施向蒲多勒米建議創建博物院，此舉對於亞歷山大利亞文學科學之振興實大的助益。當時所謂博物院，並不似現代式，純爲著名學者、詩人、及文學家之一種集會。此輩在一祭司領導下共同奉祀文藝女神，雖有祭臺及偶像，但無犧牲品，其崇拜純出於理智。蒲多勒米特爲文藝女神建一廟宇，內有庭院、廊廡，並有公共廳堂一間，此即專供學者詩人會食之用。每年由國王直接頒贈獎品或俸給，其研究學問所需之器物，亦完全由政府供給。院中最重要者爲圖書館部分，所有希臘文學作品，幾全抄有副本，皆用捲紙寫成，卷數約在五十萬以上。亞歷山大利亞之所以能在雅典衰微以後異軍突起放一線光明者，此實有賴於可與大學比肩之博物院。

載民國廿九年二月史學季刊

## 死路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人生而有死，但要死得其當。如其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不忍一朝之忿而亡其身，這是等生命於兒戲，這種死法是毫無意義的，無價值的，這無異等於鴻毛之輕了。如其大難當前，寧死不屈，生死關頭，效死勿去，這是臨難毋苟免的精神，這是責任心的表現，這種死法是最光榮不過的，這種精神是可以感天地泣鬼神的，自然這種死法是比於泰山之重了。

把一個死字剖為輕重兩種，人們自有選擇的自由。人們不僅可以擇取輕的死法或重的死法，並且也可以在應該死的時候，標出一種巧妙的煙幕名詞，避開死神，而走向偷生的小徑。

阿比西尼亞遭受意大利的侵略，如其塞拉西在無法抗禦的時候，不惜報之以一死，此不僅可以告無罪於阿比西尼亞的人民，尤其是他這種精神可以長留在人類的心靈當中，使人們對之表無限的崇敬與同情。乃塞拉西在意大利軍隊尚未攻至阿斯阿巴巴的時候，早已挾着宮中的金寶重器數百箱逃赴歐洲，但是他仍然宣言要繼續抗戰，要在歐洲向國聯申訴，俾對意大利施以制裁。一個亡國的皇帝，携着無數金寶跑到歐洲，本可以作一個清閑的寓公，不過共難的左右那能容你一人享受，敲詐需索之餘，早已阮囊羞澀，現在的生活只能靠着英國外交部的一點施捨金錢。如其塞拉西執迷不悟，聊且死在牀上則已，否則其內心之苦痛，比之在阿斯阿巴巴風餐露宿的時候尤為難過。但是現在想說一聲「此天亡我也」，無論如何忸怩，總覺得不便開口。

所謂死得其當，即是死得其時，即是在應該死的時候非死不可。究竟何時是應該死的時候呢？這個答案並

不因難，即是人生到了某種關頭，若退後一步則形勢全非，而個人的第二生命無法繼續，惟有一死可以解除責任，答報人民。說到這裏又發生了第二問題，即是某種關頭的問題。這個關頭的解釋，應以責任心為依據。譬如甲地為生死命脈之地，身負死守此地重責，一旦甲地失守，自身除一死以外，直無第二立足之場。在事實方面，退後一步並非真無立足之場，或且有可以安臥之地，不過形勢全非，威信掃地，尚復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了解甲地為生死關頭，自不容許隨便放棄，倘若遭受不幸，只有捫心自問，退後耶？自刎耶？惟有請君自擇。故關頭的解釋應以責任心為依據。

紀元前四八〇年，波斯大軍侵襲希臘的溫泉峽，斯巴達戰士三百不顧敵我形勢，全體死於波斯人之手，當地墓碑之上刊着這樣的幾行字：『經過這裏的人們！請你們寄語斯巴達：這裏有斯巴達的公民三百，因為服從他的法律而在這裏長眠了。』紀元前一四七年，亞該亞聯盟的執政官達摩克里多司和狄苛司，因為不堪羅馬人的干涉，逕向羅馬人宣戰；他們統着一萬餘人駐在古林多的入口地方，以待羅馬軍，一面把亞該亞的婦女小孩安置在附近的山坡上面，其意是要使他們的婦女小孩目擊他們戰勝敵人或者被敵人殺死，結果他們都被殺死了。還有一個共同主張這次戰爭的克里多老司，他看見事已無可挽救，便立刻跑到家中把他的妻兒殺了，把房屋燒了，然後服毒自盡。一般歷史家對於亞該亞人這種舉動都一致崇敬，因為覺得希臘這樣結局要好些。

我們再掉頭來看一看近代的事實。一九一四年八月末，德軍侵入法境，所向披靡，法將霞飛見德軍勢盛，乃命全軍暫退以避其鋒。法軍既退至瑪倫河，霞飛便下令曰：『時間已至，諸軍當奮勇直前，寧死毋退！』霞飛的意思，讓敵深入是有限度的，退到這裏實在不能再退了；倘若再退，那法國的心臟巴黎便要陷於敵人之手；如其實在無法支持的時候，那只好以一死了之。到了一九一六年二月下旬，德軍以猛烈的砲火進攻凡爾登，起初進展尚易，但卒未成功。先是霞飛遣參謀長加司德洛赴凡爾登，昇以全權，便宜作戰。加司德洛舉貝當守凡爾登，並向之叮嚀：「勿使敵人越此！」貝當答曰：「敵人不能越此！」結果德軍終不能越此。德人不能越

此凡爾登，豈真凡爾登是一座不能飛渡的天塹嗎？這是因為凡爾登的守將抱了必死的決心，所以纔有那樣的結果。法軍前仆後繼，視死如歸，這無異是向着德軍說道：「法蘭西不可敗也！法蘭西不能敗也！」

再看我們中國的近代史。前清咸豐時，曾國藩督師祈門，為太平軍所圍困，軍心動搖，曾氏懸寶劍於帳前，並書「去此一步無死所」數字置於案頭，以示決死而不他去。在事實方面，即使當時祈門陷落，也並不是一件真正了不得的事。曾氏這種舉動，完全是為責任心所驅使，即是放棄祈門，則祈門的人民將罹兵禍，而自身的威信亦將無法維持了。曾氏對於此點看得極其清楚，與其「再來不值半文錢」，何如直捷了當以一死了之。一定要等到中心志忑、坐臥不安的時候纔來後悔，這個只有讓有福氣的人去盡量享受。

泰山乎？鴻毛乎？偷生乎？人們都有選擇的自由！

載民國廿七年九月廿四日成都國論第三十二期

## 流水第一天

譯病者死。

在一九一七年美國運兵赴歐參戰之前，英法兩國沒人敢說他們是勝利的。美國摩根公司的經理臺維孫，於一九一六年秋赴歐考察，他回到美國去報告的時候，他也認為協約國的處境非常危險。

我們一定要說過去沒有失敗，這句話對於我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只能這樣說，我們雖然失敗，但是敵人也沒有獲得多大的利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說，我們雖然失敗，但是我們還要繼續抗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承認失敗，乃能自力更生，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莫要把過去一切的事情完全抹殺過去，文過飾非，只不過欺人自欺而已。

每與友人談到中國的事情，我認為中國事情非常簡單，並不如想像中那樣複雜，那樣困難。雖然在這個抗戰環境中，又是軍事，又是外交，又是經濟，又是內政，似乎頭緒紛紜，莫可究詰；但一詳澈加以分析，抽蕉剝繭，把握自在其中。

軍事在形勢上雖然失敗，但敵人並未因軍事勝利而獲得實際利益。蓋敵人因應付我們的長期抗戰，軍需既遭損失，經濟復呈拮据，復因我們襲祖宗之餘蔭，保有廣闊領土，彼敵人如欲短期結束軍事，其勢殊不可能。況我們的軍備隨時可以調整充實，只要調整充實達到某種程度，大規模的勝利是不成問題的。



在軍事方面，只要打上一二個有名的勝仗，保有確定的勝利，我可斷言外交進行，一定順利，國際環境，一定轉變，雖然我們希望的世界大戰不一定立刻爆發，但我在國際上已無形居於主動操縱之地位，不必苦心孤詣去仰承列強的鼻息，觀察他們的顏色。

國際轉變基於軍事勝利，經濟活動自然因國際轉變而愈趨活躍。有了金錢，軍備不成問題，繼續的勝利當然可期，最後的勝利自然終屬於我。

概括說來，軍事勝利可以影響國際環境，國際轉變可以影響經濟來源，這是絲毫不成問題的。但是在軍事方面何以取得繼續的確定的勝利，這却不能不掉頭來回顧我們的內政了。

內政部門雖然繁多，內部方面雖然複雜，但是只要用人適當，繁多可以化為純一，複雜可以化為簡單，譬如漢高祖的左右，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有張良；鎮國家，撫百姓，使餽餉不絕糧道，有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有韓信；此數人皆能盡忠職守，各展所長，結果高祖的事業卒獲成就。如其用人不得其當，不僅事業不舉，政務反而糾紛，純一必趨於繁多，簡單且化為複雜，所謂治絲而棼之了。

今日恭逢春王正月元旦之期，試把過去與用人有關係的事件檢出幾件來談一談，藉作本年度的預算參考。去年帳目裏邊有一筆莫名其妙的糊塗帳，這便是誤解焦土抗戰而無端燒燬了長沙。我想如其負責的人稍為知道責任的重要，他絕不會誤解的。甚望今年的帳目裏邊，莫要再發見這一類的糊塗帳。

第二筆糊塗帳，便是寧波防守司令專輪到滬迎親，並打開鎮海封鎖線，使專輪通過的故事。身為防守司令，處此緊急時期，而會鬧出這樣荒謬絕倫的舉動，真令人百思莫得其解。

第三筆糊塗帳，便是□部□次長張□□，彭□□，又□副廳長難□□，盧□狎妓侑酒，經最高當局查覺，條令撤職。據說此輩都是現任教育職責的人。處此抗戰緊急期間，現任教育職責的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了。

最後還有一筆很新近的糊塗帳，這便是此間最高學府所發生的為教師爭人格，為學府爭尊嚴的文化風潮，逼得教師罷教。這件事在文化的意義上，在民族復興的意義上，是決不容忽視的。

綜合這幾筆糊塗帳看來，都是用人失當而產生的。甚望這些事件趕快成為歷史陳跡，甚望今年從今天起我們好好生來寫幾筆賺錢的生意。

載民國廿八年新中國日報元旦增刊

## 有感

古代斯巴達的拉哥尼亞派語言，簡短斬截，最爲著名。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三日俾士麥與毛奇、盧恩共午餐，適德皇電報至，毛盧二人對於戰爭大失望。俾氏再閱電報一過，旋問毛奇軍隊是否有作戰把握？毛奇答以無出德軍之右者。俾氏即於電報上改易數字曰，此舉將對高盧野牛發生紅袍之效力也。普法戰爭即因此一段簡短談話而爆發。

一九一六年二月下旬，霞飛遣參謀長加司德洛赴凡爾登，界以全權，便宜作戰。加司德洛命貝當守凡爾登，臨行謂之曰：「勿使敵人越此！」貝當答曰：「敵人不能越此。」不能越三字徧傳軍中，結果凡爾登雖在德軍猛烈進攻之下，終於無恙。

一九一七年，協約國處境困難，法國尤危殆。克里蒙梭起任內閣總理，其演說詞極簡單，只說我要作戰。其影響所及，全國信心頓堅，前方士氣大振，結果爭得一九一八年之勝利。

反觀我國，無上無下，終日只知坐談。酒綠燈紅，尤其興高采烈，茶餘飯後，更是闊論高談。或敍海外奇聞，或述天寶遺事，或則臧否人物，或則批判文章。色舞眉飛，說得天花亂墜；輕言細語，好似爐火純青。鐘敲十響，夜已三更，紛紛散去，趕入睡鄉，一覺醒來，不知東方之既白。

昨夜所談之事如何？今夜尚須加以考慮。

載民國廿八年國論重慶版第十一號

## 神聖的六月一日

在中華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四川，他的省參議會已擬定於六月一日成立了。

省參議會雖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他可算是抗戰期中臨時的民意機關；他雖不能直接貫徹他所提供的決議，但他不是顧、參、諮式的食客集團；他雖不是真正的立法議會，他的地位却是獨立的，他和中央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並無從屬關係。他的產生雖得由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參加意見，但關於省政與革之意見，如彼此不能一致時，省黨部是無權干涉的。

政府爲抗戰建國，爲充實抗戰之力量以建國，所以纔決議設立省以下各級戰時民意機關，所謂「非民衆有權，不能使政府集中全國的心力物力，以供抗戰建國之用。」於此具見政府之抗戰決心，建國誠意，及對省參議會之十分重視。

省參議會雖是爲適應戰時之需要而設立，雖是過渡性質的民意機關，但究不失爲民主政制的基礎，爲進入憲政時期的一個最初階段。「抗戰勝利之日，即爲建國完成之時。」亦即此時臨時的民意機關一躍而爲正式的民意機關之時，瞻念前途，令人雀喜。

考省參議會之職權，亦殊重要；他可以聽取省政府施政報告（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第九條）；在參議會休會期間，其聽取省政府各種報告及省參議會決議案實施經過之職權，由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行使之（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十四條）；他可以在開會時，有依議事規則向省政府詢問之權（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十條）；他

對於省政得提出建議案於省政府（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七條）。省政府對於省參議會通過之建議案，如認為不能執行時，至遲應於省參議會次期集會時提交覆議，如經法定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贊同原案，或對原案予以修正時，省政府對於省參議會覆議時之決議，除呈請行政院准予執行者外，應遵照原案予以執行（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八條）。他可以審議省施政方針（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六條第七條）。

現在的省參議會，即是將來的真正民選的民意機關之根源或基礎，因此省參議員應如何加強抗戰力量，如何襄助建國大業，想省參議員諸公早已籌之熟矣。

『候選人一經當選充當議員，其第一注意的事，就是如何方能長久在職，如欲達到長久在職的目的，不但必須小心翼翼，注意於他本地方的利益，且須注意於本地方居民各個人之利益，特別是對於那選舉他的人民之利益。他應作的事很多：他必須給他的主要贊成人取得勳章，給他們的子弟或子婿謀得位置，對於其餘的選舉人也要設法給他們在政府中取得微小的利益，如出售烟草等物的許可狀等類。一切事物，凡應當在巴黎辦理的，大家都委託去辦，甚而至於傭雇乳媼，及購買雨傘等項微小的事物。他每日必須費去數小時答復各方面紛紛寄到的信件，還要費去許多時間辦理大家委託他的事務。』以上這一段話，便是英國牛津大學民法教授蒲徠斯，他對於法國眾議員的描寫，我覺得很可以供給我們省參議員諸公在消極方面的一個參考。

民國廿八年五月廿一日新中國日報星期論文

## 理想與現實

現代的中國人都很煩悶，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我們試看平日最用功的學生生活，他們終日上講堂，到圖書館，鎮日孳孳不倦，但是一談到實際問題，一把目前事實與理想相對照，他們腦海中便要不斷的發生若干問題而無法解答。就是不用功的學生，但他們一與男女同學，尤其是女同學，一談到種種問題，他們也會張皇四顧，毛骨悚然，在無意識的當中要去尋求解答的途徑，結果仍然得不到解答。所以說，無論思想傾左傾右，一與實際問題相接觸，便要發生不能解答的問題。譬如說，下週的伙食費要增加了，我想大家一定要感到不快，發生感想。

爲甚麼大家要煩悶呢？這是因爲大家沒有認清時代之故。因爲現代是一個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時代，一方理想極其崇高，而一方現實問題又咄咄逼人，於是把我們弄得首鼠兩端，莫名其妙。我們試來看一看德國詩人哲學家哥德所著的浮士德罷。浮士德當幼年時，即想實現自我，藉探宇宙奧秘，遂從事研究種種學問，努力創造，腦海終日起伏，無時或息，乃隨時遭遇頓挫，致所懸之理想目的愈離愈遠。正值徬徨不定之時，忽與一女子戀愛，浮士德遂以爲從此可以實現自我了。詎好事多磨，女子以此致死。浮士德受此打擊，極其抑鬱，自認此生作孽，自我決難實現，遂欲自殺。詎正欲自殺之際，忽聞靈聲，告之曰：『能堅持到底者，終必脫離苦海。』一時浮士德頓覺勇氣略增，隨手取讀聖經，開卷即顯示創造精神，浮士德乃感悟人欲實現自我，必經錯誤，須能戰勝險阻，始能達到坦途。最後浮士德竟作苦工，終其餘年。因爲爲社會謀幸福，這纔是人生最上目的，

所謂實現自我，即是使自我有所寄託，精神有個歸宿罷了。

這種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時代，在歷史上幾乎是週期實現的。我們試看希臘的哲人運動，所謂詭辯派時期。當時他們認定人爲萬物標準，是非是無一定的，他們覺得我以為是就是，我以為非就非，我此時以為是就是，我彼時以為非就非，是非隨我而定，隨時而定，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標準，隨時有隨時的是非標準，因此弄得當時是非莫明，人人都可以掉弄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各說各的道理了。當時有人嘲笑他們的幾句話，那真是再有趣味不過了：『地中海濱有一國，軍備就是舌，舌能打人，舌能打舌，舌能殺人，舌能收穀麥。』哲人在歷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的價值，此地不談。總之，這個時期也是一個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時代，但是經過這個時期之後，便是建設時期，便是光明時期。

我們現在的環境雖然使我們煩悶，但是我們切勿忘却自我，切勿受環境支配，務使自我立於主動地位，努力控制環境，「能堅持到底者，終必脫離於苦海。」那兩句話，便是我們人生的指南。前途便是建設時期，便是光明時期，不必驚懼，不必煩悶，努力！努力！

載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新中國日報

## 自 殺

『永離諸趣』。

倫敦四日路透電，路透社外交訪員稱，匈牙利總理特里基，因無法繼續擔負其困難任務，乃實行自殺，成爲三國同盟之第一犧牲者。其任務之所以困難，完全由於德國壓迫匈牙利與南斯拉夫斷絕關係所致。特里基生平最偉大的成就，乃與南斯拉夫成立協定，解除兩國政治上發生摩擦之原因，建立和平、合作、相互諒解之關係。德國顯然不能容許其屬國匈牙利與具有獨立精神之南斯拉夫建立友好關係，特里基於是乃感覺自己之方針與德國壓力發生衝突，至於無法應付之境地，故以自殺以求解脫。

耶教不贊成自殺，認自殺者爲逃避，凡家有自殺者，必昇其屍於教堂之門，由教士誦責而後葬之。

斯多噶派之齊諾，主張人當委身於自然，須順天使命，循自然以生，但稍不循自然時，主張自殺。

佛蘭西斯培根所倡之四大觀念，內即有責任心一端。氏謂凡聽天使命者，皆不負責任之謂，故特將責任心列於四大觀念之中，歐洲人之人生觀，莫不受其影響。

佛蘭西斯培根爲經驗派之大師，主張征服自然，主張知識即權力，其精神甚積極，故主張應當負責任，不應當聽天使命。氏雖未提到自殺問題，而責任心與自殺似有加以綜合討論之必要。

吾人可以承認自殺爲負責或不負責之表示。所謂負責云者，即吾人對於一種職務必努力赴之，迨力不濟時或外力不許吾人努力時，則以自殺報之。所謂不負責云者，即擔任職務之人，至環境極端困難時，自力無法以

應付，即以一死了之，所謂拋棄現世，永離諸趣是也。由此論之，所謂自殺為負責，即對人生盡責任，直至圖窮七見，無法繼續，烏江一刎，了此人生，所謂「知恥近乎勇」。所謂自殺為不負責任，甚或稱之為怯懦，此亦非無特種之解釋。意謂上帝造人，即在令其受苦，如不甘受困難而自殺，即為違反上帝意旨，即為逃兵，即為怯懦，即為不負責任。由前言之，吾人一聞某某自殺時，即感此舉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能使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不能不由吾人一洒同情之淚，真可謂「知恥近乎勇」也。由後言之，吾人應否遵行上帝意旨，尚屬問題。然狡黠者則藉此以為護符，託詞「鞠躬盡瘁」，「任勞任怨」，忝然偷生而無動於中。然則吾人將何所適從乎？自殺以盡責任耶？抑託詞以偷生耶？吾不好辯，單就自殺者之動機言之，除千萬分之一有違反上帝意旨之嫌疑外，自殺確有鼓勵人羣多盡責任之功用，蓋自殺實為「知恥」之行爲之最高表現也。

德國之格拉夫斯比上將號之艦長，於該艦炸沉後旋即自殺，世人爲之動容，至今談者猶盛稱之，神聖之，此真所謂「從容就義」，此真所謂「知恥近乎勇」。今者匈牙利總理特里基，又再「如法泡製」演此一劇，此實此次大戰中後先輝映之兩大盛事也。匈牙利人爲歐洲之黃種，亦能在歐洲舞臺上演此驚人之舉動，吾實不能不爲匈牙利前途祝福，雖暫時受制於希特勒無憂也。

從反面觀之，報紙曾一時傳云甘茂林將軍自殺，事後乃證明不確。將軍有生之樂，無必死之心，此法國之所以敗也。

民國三十年四月七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 雙十節是我生命中一個深刻的紀念

每年雙十節都要喚起我的回憶：到鐵路公司去聽羅梓青先生的痛哭流涕的講演；手持着光緒牌位和三根香向着趙爾豐總督的衙門衝起去；我向着巡防軍演說，一個勸我「退後一步自然寬」，一個便憤憤的向天打了一槍；前面一排槍聲，滿街盡是鞋子；左邊幾聲槍響，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便倒臥階上，血從他的頸上流到階下；家家關門閉戶，一個警兵很家常的和一個開着半邊門的居民在那裏唧唧私語；同我一道去的鄒君，也尋不着他的蹤影了；我回家的時候，我的一個叔伯妹子看見我臉色慘變，她哭起來了。

好！武昌起義了，中華民國從此產生。

雙十節是中國幾千年來一個大轉變的日期，朱公振先生說得最好：

(一) 雙十節前的中國是專制國，國家大事都由一人專制；雙十節後的中國是共和國，全國的事是由全國國民和衷共齊去處理的。

(二) 雙十節前的中國是君主政體，一國政治完全屬諸君主；雙十節後的中國是民主政體，全國政權是歸入人民掌握中了。

(三) 雙十節前的中國是一姓的，歷代以來，此與彼亡，此起彼伏，一個國家，變爲一姓所獨有，一姓敗了，另外換上一姓，不用武力去推翻他，總是他一姓傳遞下去；雙十節後的中國是萬姓的，總統是由民選，是有任期，不論那一個人，都有被舉爲總統的資格，打破一姓沿襲的惡例，開萬姓共有的政局。

雙十節是我生命中一個深刻的紀念

(四) 雙十節前的中國是一族的，試看吾國的歷史，不是漢族去治異族，便是異族來治漢族，掉來換去，總逃不了一族專政的方式；雙十節後的中國是五族的，革去一族專政，打破夏夷界限，實行五族共和，無論那一族人，都有參政的權利，五族一家，和衷共濟，那彼此篡奪，自相紛擾，夷消夏長等現象都可消滅。

雙十節在中國歷史裏面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我們中國人豈能隨便把他抹殺過去。

你看美國人的七月四日，你看法國人的七月十四日，他們在這些日子裏面，何等熱烈！何等興奮！

七月四日是美國人脫離英人羈絆宣布獨立的日期；七月十四日是法國人打倒舊制爭取自由的日期；至於我們的雙十節，這便是我們推翻專制力求解放的日期。

際此光榮的雙十節日，正敵人長驅直入之時，感慨萬端，狂歌以代慶祝：

大好河山，驚敵騎，奔馳休歇，好男兒，前仆後繼，犧牲壯烈；敵機肆虐翻天地，守將精忠貫日月；最可憐，遍地逃難人，心淒切。

甲午恥，猶未雪；民族恨，何時滅？率健兒直搗長白山缺；療饑快食倭寇肉，解渴飲盡敵人血。莫回頭，努力向前行，與中國！

載民國廿七年雙十節新中國日報特刊

## 旅歐雜憶

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前後

臨城匪案消息傳到巴黎，巴黎各報紙均以大字標題：『中國是匪國』，『武裝干涉中國』等等。可憐在巴黎的中國人，無論走路坐車，無不感覺自己臉上彷彿刻有「匪人」二字似的。但這是一個刺激，一個很有意義的刺激，所有在巴黎的中國人，無論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無論是商人工友，無論是游客學生，無論是國民黨人，無論是無政府黨人，無論是共產黨人，祇要自身是一個中國人，都感覺到這是國家民族的最不名譽尤其可恥的一件事。大家的熱血沸騰起來，大家的愛國情懷發展起來，平時不大往還的中國人，這一下要聯合起來開會討論過問國事了。

在巴黎哲人廳開會，所有巴黎華僑差不多都來參加。我任大會主席，宣告開會意義。第一個登臺講演的是曾琦，他提出四大運動，博得全場掌聲。第二個講演的是周恩來，他主張打倒帝國資本主義，亦博得多數掌聲。以後雖因言語衝突，發生一場相當嚴重的混亂，然我堅持維持會場秩序，結果居然仍能通過若干議案，並決議於當夜開一代表會議。

代表會議在一家咖啡館中舉行，我仍被推為主席。說來奇怪，曾琦早在我的右邊坐着，周恩來也早在我的左邊坐着。等到我說明開會組織華僑聯合會，須大家提出聯合會宗旨，語尚未畢，曾琦早已站了起來，他提出

的宗旨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我正用筆記下的時候，周恩來又已站了起來，他提出的是：『打倒帝國資本主義』。以後其他代表紛紛提出自己願意的宗旨，合計不下十個之多。這時周恩來要求我自尾至首，倒行表決。我依周君之意提付表決，但均得不到半數以上之贊同，最後提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八字，竟得了一個意外而奇怪的表決，全體贊成通過。這是當時華僑聯合會的宗旨，這是以後中國青年黨的宗旨。

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中國青年黨誕生。

一夜，我同周恩來在巴黎開會後，偕行回巴黎西郊哥倫布自治區。我們兩人先搭地道車，周君在車中向我說：『聽說曾琦他們現正組織中國青年黨，如其足下因為是彼此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朋友之故要去參加，我極贊成；如其足下不能同意他們的組織，……』我對於周君這一席話，極感興趣，覺得他頗具西洋政治家的風度。以後換搭聖拉最爾(Saint Lazare)火車，我們又彼此交換了一些意見，我對於他的結語是：『他的答覆是逢真人不說假話』。在哥倫布下車，我們又在跳風橋(非臭蟲橋)上作了一度長談，寒風凜冽，月色朦朧，倍覺有趣。最後到一家咖啡館共飲咖啡，乃握手別去。往事不堪回首，這些都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載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國論第四卷第四期

## 一個雙十節之夜

電話，魯先生，打字姑娘在隔壁一間屋子裏高聲叫着。

魯秘書長接着電話的聽筒，只聽見那邊急迫的問道：

「你是魯先生嗎？請你趕緊到巴黎來，最好把你的事務暫時放下，請你立刻就到巴黎來。」

「你是但真魂嗎？好好，我馬上即到巴黎來。」魯秘書長立刻放下聽筒，跟即披上大衣出了門去。

天氣陰沉欲雨，薄霧迷濛，魯秘書長坐在電車上面，想不出巴黎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只好聽任電車慢慢的拖走。

魯秘書長走到新聲報社的樓上，敲門進去，但見裏邊光線黑暗，幾個人站在那裏默不作聲。

究竟發生了甚麼怪事哪？魯秘書長心裏這樣忖度着。

「你來得好」，但真魂走近魯秘書長身邊低聲說道。

「究竟甚麼事？」

「因為章自主昨夜在汪劍拔家裏戲弄手鎗，不幸把汪劍拔打傷了。」

魯秘書長聽了大吃一驚，呆立了半晌。

汪劍拔現在那裏？

「現在病院裏。」

好，那嗎我就立刻到病院裏去看他。魯秘書長口裏一面說着，一面便向外面走去。

剛走到樓口過道地方，但真魂便挨近魯秘書長附耳說道：汪劍拔已因傷重死了！

魯秘書長聽了這話，好像冰水陡從頭上澆下一樣，他皺了一皺眉頭，仍向但真魂說：「我還是到病院裏去看一看。」

原來汪劍拔在雙十節慶祝過後，便跑回家裏騎上沙發，憤恨的不斷歎息：「真氣死人了！這班國際主義者這樣糊塗，這些混蛋，真鬧得不成樣子了！」

他的一般好友都搬上椅子圍繞他坐着。大家想起剛纔那般人在會場中搗亂的情形，想到他們在國慶日來搗亂，都也表示一種憤憤不平的樣子，恨不得把那般搗亂的人拉來生吞活剝。

「我看我們太書生了。」一個姓章名叫自主的這樣歎氣說道。我們也應該大家武裝起來，丟那媽，真的應該同他們表演一回全武行，就流幾點血也不算甚麼一回事。他一面說着，一面從他的褲袋裏掏出一支黑亮的手鎗來。那曉得那支手鎗原來是上了紅槽的，他的大指一動，早將鎗鎖打開，跟着又用食指一按，只聽得碰的一聲，子彈飛出鎗口了。

誰受了傷？汪劍拔這樣問道，他一面便翻身起來看視坐在他對面的人。

大家都癡呆的彼此望着，「我受傷了」，汪劍拔說道，他兩手捧着他的腹部，跟着他便倒向沙發上躺着。「對不起你，我太鹵莽。」章自主向他賠罪。

不要緊，或者可以醫得好，你放心，即使無法醫治也不要緊，只要你們以後大家努力，汪劍拔忍着疼痛反來安慰章自主一番。

魯秘書長到了病院，看見汪劍拔的屍體停在一架推動的藤牀上面，腹部已施用手術，劃了一個斜形的十字，仍用麻線密密的縫着。

但這件事不能這樣就完事哪。魯秘書長立刻跑出巴黎，到楓丹荷絲的警察局去詢問這件事的經過。

「我們只知道汪劍拔受了傷，我們不知道當中的詳情，魯秘書長，請你到巴黎去問一問檢察廳。」楓丹荷絲的警官只這樣作了個答覆。

魯秘書長趕緊回頭到巴黎來，這時滿城已是華燈初上了，他走進檢察廳裏，一位檢察官把他接待在他私人的房間裏，很親切的向他解釋道：「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昨天不是你們的國慶嗎？因為你們的同鄉有一班人在慶祝會中搗亂，這位汪劍拔極其痛憤，大旨這位汪劍拔是一個愛國的青年。他回到他家裏去，便同他的朋友談論這樁過去的事，並勸他們學習打槍自衛，同時他便取出他的手槍來向他們解說鎗的構造，他又恐怕嚇倒他的朋友，他便把手槍顛倒過來，誰知道，他的手槍早已裝上子彈，在這個掉轉的當兒，他的手指已撥動了機關，那顆子彈便打進他的腹部去了。」那個檢察官做着手勢，娓娓的向魯秘書長解說，而這位魯秘書長口裏吸着烟捲，只目不轉睛的把他釘着。

「你告訴我這些經過，我實在感謝得很，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給我寫下幾行？」魯秘書長向他提出這樣一個要求。

「很願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他一面在他懷裏摸出一張他的名片，一面抽出他的自來水筆，便在那名片的背面寫了這樣兩句：「汪劍拔向他的朋友解釋手槍的構造，乃不幸他反為槍彈所擊傷。」

送葬的朋友都齊集在病院的後門，等到靈柩搬上馬車，大家纔跟在後面徐徐前進。

一路異常靜默，只聽見馬蹄聲音在柏油路上有節奏似的滴滴作響。這時一般送葬人的腦中都似乎有這樣的太息：

「出師未捷身先死，徒使英雄淚滿襟！」

載民國三十年新中國日報國慶紀念增刊



### 影院歸來

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偕同幾個法國男女友人，剛走進哥倫布街口，遠遠瞥見路旁有兩個人影，心裏明白，趕緊用右手把褲袋解開，握着那支小傢伙。

說時遲，那時快，那兩人早已撲面而來，很凶的向我說道：

『這個時候，你還在街上搖擺麼？』

我仔細一看，一個是鄔光壽，另一個便是沈超。

『究竟有甚麼事？』我問他們。

『甚麼事！危險極了！段震寰正在我們那裏等你，我們一同去罷！』

『我肚裏餓極了，我去吃一點東西再來罷，你們先走好了。』我說。

『路上小心些，這不是開玩笑的！』他們一面說着，一面掉頭去了。

等我胡亂吃了一些東西之後，便向他們住家處走去。沿途敞地，我很小心翼翼的走了一會，才到了他們家裏。

一進門，便看見躺着的坐着的擠滿了一間屋子。段震寰坐在一把椅上，兩眼溜溜的帶着微笑把我望着。

『你跑到那裏去了？』他問我。

我一面隨手抓了一把椅子坐下，一面答覆他道：

『今天是禮拜五，我同我幾個法國朋友去看電影去了。究竟發生了甚麼了不得的事？』

『糟糕極了，今天害得我們到處找你，真急煞人，並且在這一帶地方為你安下步哨，現在總算沒有發生甚

麼事情。』

他跟着又向我敘述這件事的原因：

『原來一個朋友在工廠裏探得對方一個惡毒計劃，認為非把你除掉不可。對方不知道他是我們的朋友，因此他知道的情形非常詳細可靠。他剛來報告這個消息以後，我們便立刻出城來佈置一切。誰知道又找不着你，你以後要小心些呀！』

我聽了他這一席話，使我異常感謝這般好朋友的關切和愛護。但時間已不早了，身體也疲倦了，我向他說道：

『好，明天再說，大家休息一會罷。』

載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海潮第三期

### 想起了程鵬

一天，同周道從巴黎到楓丹馮玫瑰村，下電車後不遠正遇着程鵬，手中端着一盤點心。

在一個地方（想不起了）同愚公聚談，我請這兩個勇士作一嘗試的角力。

兩人對坐，周以雙腿夾程之兩腿，程用腿力展開之；跟着周程掉易腿之方位，周之雙腿竟無法展開。周程之腿力工夫，到此已經當場實驗證明。

周恩來請我到碧陽古耳向工人作一次講演，隨我而去者數人，其中之一即程鵬。

十六年，程鵬偕我返川。因渠行動狂妄，余怒責之，渠臥牀欲哭。不久，彼問我：「你知道我的使命麼？」余答以「要謹慎，不要荒唐！」

以後，他在萬縣約行動，我不大知道，只是從友人口中傳說得了一些印象而已。

二十三年，我再到上海，他請我到梅園小飲，其氣概一如往昔。

在梅園小飲之前，他曾請家人及魏府全家至其法租界家中與其法國夫人共進晚餐，至今思之，當時情景猶歷歷如繪。

余返川後不久，即聞彼已蹈海自殺，傷哉！

二十三年前的朋友，差不多都還健在，惟缺少了一個程鵬！（三十六年二月一日之夜）

載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青年生活第十三、四期合刊

## 王后節中的鎗聲

明天是王后的王后節了！今天的各種報紙還繼續在那裏披露那些被選出的王后哩。

這個王后的王后節，報紙從一個月以前便熱烈的宣傳起來了。巴黎的一般人都是瘋狂似的：預備音樂哪，跳舞哪，香檳哪，玩具哪，紙花哪，一般人都是盡力在預備那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一般買報來看的人，也總是首先爲的要看一看今天所登載的是那些姑娘的照片。明天是王后的王后節了，一般人那裏會想到一羣美好的法國姑娘的照片當中，却雜着一個中國少年的像片！

巴黎華法教育學會裏的打字姑娘吉兒曼嫩，她一看見這個中國少年的像片，便禁不住的大聲叫道：「這不是李合林麼！」……我早知道他要鬧出這種亂事的……。

原來三月十五日這天，正是在巴黎風頭很健的鄭家姑娘的二十八次初度。那天她家裏的賀客很多，中國駐法公使陳籙，也是賀客裏的一個。到了夜半，賀客都紛紛的鳥獸散去，陳籙也偕着一個姓張名弧的上了汽車。車輪剛剛轉動，車後的槍聲突然響了起來。第一顆子彈恰恰從那位姓張的耳上擦過，車中的人遭了這個打擊，便急忙的把頭低了下去。車夫只把他的機柄向前急開，但車後的槍彈還旁！旁！旁！不斷的向着車裏亂飛。當着槍聲連響的時候，車夫便也把機柄停住，四下一望，那裏還望得見打槍的人。

却說鄭家姑娘遭了這件意想不到的事，當夜那裏還能睡覺，到了第二天早晨，她連飲食也不能下咽了。她家裏的一般人，個個臉上都敷了一層慘白的顏色，都不知道要怎樣纔能把這個殘局收拾起來。這天，除了警察

和新聞記者在她家裏穿進穿出而外，昨夜的賀客連半個影兒也不見了。

警察在李合林的箱籠裏面搜出一張列寧的像片，口裏不住的說道：「這是一個無政府黨人呀！」鄭家姑娘一聽見警察的這句話，她更是目瞪口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原來李合林本在法國西部塞塞梨農業學校半工半讀，他是三個月前才跑到巴黎來的。因為有人向鄭家姑娘稱讚他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小孩子，鄭家姑娘便立刻叫他到她家裏去做家庭書記，自然在巴黎華燈初上的時候一同出去逛逛跳舞場也是未嘗不可以的。這個小孩子做事，倒也可愛，誰知他偏偏要弄出這樣膽大不怕人的事來？

再說鄭家姑娘家裏被警察弄得來天翻地覆，人人都只是不敢做聲的叫苦。突然電話鈴子響了起來，鄭家姑娘便急忙的把聽筒湊到耳邊，這可奇怪極了，打電話的人並非別個，正是昨夜要手槍的那個小孩子。他說了一句話：『我要到警廳去自首了。』鄭家姑娘掛上聽筒，頓覺莫名其妙，轉過身來，更是狐疑不定。門外郵差送來一封信，鄭家姑娘打開一看：『你自來號稱甚麼新女子，又是甚麼革命黨，那知道你一天到晚只是做了些無聊的事。昨夜我殺陳錄，自然為的是除國賊，但我又因為你的關係接近了陳錄，你也可算我的一個功臣，那幾槍，一半兒也是拿來報酬你的。』

話說警廳方面因為夜來這個亂子，一天到晚只是打電話：『捉住了兇手不會？』『上緊偵探！』到了十七日的早晨，警察廳長也照例的把這兩句話用電話發出去，剛一抬起頭來，一個中國人端端正正站在他的面前。他放下電話問這人道：『你不是來報告刺殺中國公使的消息麼？』——「就是我！」這個中國人做着手勢答道。警察廳長呆了一會兒再問他道：『你就是李合林麼？』這人答道：『正是我』。廳長又略略問了幾句，跟着中國使館派來的人便逼着這個自稱李合林的人追問緣由，這人倒不慌不忙的把頭掉過一邊，一句話他也不說了。

一個警兵把李合林帶去拘留所，李合林却大表現他極其快活的樣子。警兵問他為甚麼這樣的快活？他說：

『我手刃了國賊陳錄，實在快活的很！』警兵把肩頭一聳，冷笑着道：『你弄錯了！陳公使並未死，只是一個姓張的帶了傷。』李合林聽見這話，神色頓變，懶懶的自言自語道：『我的手藝太不高明了！』

巴黎的報紙既把這件事情大登特登起來，於是大家便去加上一種揣測：一般法國人因為李合林箱籠裏面藏有一張列寧的像片，都說這個孩子一定是受了波爾什維克的催眠；但中國人只簡單的說道，不是爭風，便是吃醋。

法國一般律師聽見打槍的人業已自首，都爭先恐後的要來替他白盡義務。但這個差事早被下議院的議員穆岱包辦去了，大家也就讓他一個人專去料理這件事情。

隔了幾天，報紙上登出一段李合林的供詞：『我想殺陳錄，已不止一日了。第一是因為他替袁世凱運動帝制；第二是因為他在法國秘密進行喪失國權的借款；最近他又摧殘勤工儉學的學生。』這段新聞的末尾贅了兩句這樣的話：『李合林纔十九歲，他的法國話說得很流暢，他這些話却給了我們一個很深刻的感想。』

塞塞梨農業學校的校長非常喜歡李合林。自從巴黎發生了這件事，那位校長便對一般中國學生說道：『李合林在這裏住了半年，他除了讀書作工，最愛的就是擊球打槍，森林裏面的樹木不幸被他打了許多小圓孔，平時只說他是遊戲，誰知他纔是爲了這件事情。』

再說巴黎的王后的王后節那天，各個大街的兩旁都擁擠的不得了，都是一心的在那裏等候王后的王后節。就在這個五顏六色的人叢當中，一個黃面孔的人也在馬德來倫禮拜堂旁邊一間跳舞場的樓上憑欄觀望。人叢裏面有人指着他說道：你看那個逍遙自在的黃面孔，可不就是前天夜裏沒有被手槍打中的人麼！

載民國廿七年十月三日新中國日報

## 遙遠的公主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教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唐玄宗

『你玉體裹紅紗，髣髴似曉月映朝霞，體態輕盈，最可憐是夜闌人靜歌舞罷；多情的畫家，將你着意來描寫，你的人生纔可以算是藝術化。』——宗白華

彼此之間，始終有一種不即不離的東西隔離着。可以看見她頭上高聳的髮髻，可以看見她暈紅的兩腮，可以看見她的明眸皓齒，可以看見她的玉臂酥胸，可以看見她顧影自憐的姿態，可以看見她饑餓萬方的神情，可以聽見她清晰的傾吐，可以領會她顫動的心絃。運命之神逼着離開了她，與其說這是殘酷，毋寧說這是緊貼彼此深深交流的情愫。

隻身坐在破爛車子的上面，嘈雜的男女擠在周圍。抬頭仰望，雲層上面居然露出她的半身，舒頤微笑，轉瞬之間，她的全身畢露，立在一派雲朵之上，飄飄欲仙。這時心境的舒適無可描繪，竟自忘却了當頭的驕陽和惱人的熱鬧。

不斷的工作使人成了久張而弛的弓弦，稍得休息，也是海上孤鴻。這個寂寞人生的支持，完全靠着她的幻影偶爾浮現一回，使人獲得多少慰藉。

『漫把名利拋，閒共煙霞嘯；這現在的青山綠水不用筆描，這現在的異木奇花不用水澆；這眼前的風月不幻影偶爾浮現一回，使人獲得多少慰藉。』

用費錢買，這案上的詩書不用動手鈔；望孤峯，插漢霄，看青松，長不老；無憂無慮樂逍遙，無榮無辱醉醺醺，釣竿上，風月多，酒甕裏，是非少。』如此人生，也未嘗不使人心曠神怡，但這樣的人生終嫌靜止，停歇，孤寂，頹廢，終嫌不够生動，不够諧和，不够豐滿，不够完全。

她是殘酷社會中的福音，她是平靜生活中的笑聲，她是人類生活的靈魂，她是智慧人生的象徵。  
她：遙遠的公主。

註：法國羅斯丹（Rostand）所著「遙遠的公主」，本是象徵主義的流露。書中主角所追求的的黎波里公主，本在象徵人類靈魂趨向理想的飛躍，一定要把理想美女化，這是因為人是血肉鑄成的原因。就是阿林披山的神仙，也是單靠玉液瓊漿，亦嫌不足，亦須有以娛其常生中之煩悶，故當一般仙女送出如轉歌聲的時候，而此輩男性仙人也是精神蕩漾而銷魂。這篇短的描寫，自然不能與羅斯丹的名著相比擬，但至少是一篇畫虎不成的拙劣模倣的成品。

載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青年生活第十三期

## 金頂歸來

探到自然微妙處，此生不負此登臨。

我一出了夔門，只須遇着機會，無論湖、山、林、泉、海峽、冰川，必去領略一回。但一回到成都之後，勿論青城、桂湖，卽江樓、草堂，我亦懶去散步，倘非逃避空曠，幾乎我從不跨越城垣一步。

每年暑假，友人常來約我遊覽峨山，但我因盲目服從我那「不越雷池一步」的妄誕成見，總是不感興趣的婉言謝絕。

自從去年隨川大搬來峨眉，一年之中，我的足跡從未越過上課地方的伏虎寺。萬坎帶水面山，意願滿足，每對「連峯去天不盈尺」的金頂，但作一種空幻的徘徊而已。

在牯嶺時，信手取來詩集，曾讀到清人詠峨眉山這樣兩句：「一步一驚詫，十步一徘徊。」這可給我「可以橫絕峨眉巔」的志願一種莫名的刺激。茶餘酒後，每一談及峨山，友人必歷述九十九倒拐、鑽天坡、闖王坡、七里坡，有時還須不必要的加添一些捨身崖、猴子坡和蛇倒退，於是使人發生一種感想：「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了。

金頂高度爲三千一百公尺，洗象池爲二千一百五十公尺。友人王文元君之夫人，過洗象池後，鼻孔隨時出血，據云所帶甚多之手巾，均印上紅色星點，直至復返洗象池，鼻血乃止。又聞川大某君，身體健壯，素習體育，一日卽步至金頂，但下山後不久卽暴卒。又某女生素有肺疾，遊金頂後，肺疾轉劇，不久竟死。此外並聞

某人一至金頂卽死，世人羨其有緣，謂其在金頂成仙云。

我已至知命之年，內人靜芬亦已逾不惑，且根據川大校醫孫國璽君之檢查，謂靜芬心臟有病，不宜登金頂，至多只能至洗象池。但羅吉培根有云：「學問之道，不外實驗與辯論，但追求真理，辯論實不及實驗。」氏又謂：「辯論所以折人之言，經驗則可以使人信吾之言。」

九月二十四日晨，自萬坎動身，至龍門洞小息。龍門洞以後，沿途細雨淋漓，經涼風岡至白龍洞，途中口占云：「百尺懸岩似疊磚，迷山雨霧如炊烟。」過極樂寺，入內參觀，殿上供有丈六銅佛一尊，氣象莊嚴。夜宿萬年寺，暮烟疏雨，亦殊有趣。萬年寺前殿爲毘盧殿，規模宏大，樓上有幽鐘一口，鐘爲銅質，環爲鐵質，環與鐘之間有裂痕，不絕如縷，稱爲神鐘。中爲禪殿，殿內有大銅像一尊，爲普賢坐蓮花像，像座爲一銅象，銅色作黃金色，象亦逼肖，甚歎其製作工程之偉大。禪殿屋頂爲鍋底式，頗似西洋之羅馬列斯式。殿藏有佛牙一顆，約尺餘長，五六寸寬，極類白齒，有骨質爲黃色，石質爲紅色，嚼痕歷歷可觀。此爲一種化石，然禪殿和尚並不懷疑。禪殿之後爲新殿，額曰萬年正頂。

晚齋後，在毘盧殿方丈室客廳中下榻，滅燈上床，久而不能入睡，憶昔在莫干山時，曾這樣口占兩句：「犬吠山尤寂，宵深燭更明。」而現在初到峨眉第一山，其情景却大不相同，但聞窗外有類似奧林比亞長距離競走式的風雨聲，有萬馬奔騰向前衝鋒的山谷流水聲，有唧唧復唧唧自鳴得意的促織聲，有服從上帝自傷薄命的斷續貓叫聲，在室中則有以爲從此天下大亂而又逡巡不前的鼠竊聲（次晨始知爲松鼠），有釜底游魂復帶幽靈意味的蚊叫聲，有似是而非徧體周游的臭蟲爬行聲，種種聲息，不斷敲人耳鼓，因起而取火燃燈，蓋尤以鼠竊聲爲最可厭也。

昨夜通宵風雨，至今晨不止，起床開窗，但見大霧迷漫，因在毘盧殿再留一日。毘盧殿方丈原爲能海，今之當家和尙號海奎，海奎常來和我談禪宗與密宗之別，知識與心性之差，以及神話和其出家之動機，蓋以世間

之樂爲無常之樂，佛教之樂乃究竟之樂也。

二十六日晨，自毘盧殿出發，經觀心坡至觀心禪院，又登息心坡至息心所，再登長老坡至長老坪，以上爲開山初殿，自開山初殿登上天梯至華嚴寺。在華嚴寺長廊中遠眺，空中上下左右浮雲，頗似劇場中之白幕，幕中有藍天、雪山、農村等，儼如劇場深處之佈景。右邊之山頂自雲層浮出似鳥嶼，鳥後碧空一片似海洋，其間有微細立體之浮雲，酷似帆船。一時心曠神怡，想海市蜃樓亦不過如此也。離華嚴寺至蓮花石，途中望見對面大山，即九老洞，萬仞壁立，霧罩上下起伏，頗似薛烏斯監製的特種炸彈正在爆炸一般。睹此情景，偶一想及希特勒之嘯聲彈，抑何兒戲乃爾！

蓮花石廟中有石如蓮花，其實並不似蓮花，却似佛牙或腳趾，毋寧稱爲佛趾，但世人却以蓮花名之，吾人亦只好姑妄聽之而已。蓮花石經鑽天坡第一段至再歇亭休息，再登坡至洗象池。由鑽天坡至第一段約兩里餘，我手扶滑桿夫拾級而登，靜芬行數十步即氣喘，卒仍由滑桿夫抬昇至頂。先是登長老坡時，因坡度稍陡，靜芬行數步即氣喘，今登鑽天坡又有此種現象，余遂決計以洗象池爲最後目的地。途中決意寫一峨山紀遊，題下特書四字：「功虧一簣」。但自我露出明日仍循原路下山之議以後，靜芬堅持不可，謂俟發現病態時，隨時隨地均可回頭，而一般滑桿夫同聲附和，並謂：「你們都有緣法，決無意外。」我一人單鎗獨馬，無人附議，只好自動撤消原議不提。

二十七日，自洗象池啓行，經羅漢坡至大乘寺，滑桿夫指着前面說道：那裏便是閻王坡了。閻王坡並不十分艱險，只是滿坡亂石縱橫，看來頗不愉快，「怪眉怪眼」四字，適足以極盡形容之妙。經閻王坡至白雲寺，再進至雷洞坪，雷洞坪以上爲接引殿。自七里坡至雷打石，此地非步行不可。以上爲太子坪，登坡時，滿天大霧，至雷打石天忽放晴；至太子坪，但見低垂的蔚藍天空掩映着短小整齊的冷杉，清風拂拂，儼如春日。至此心胸異常清爽，無異經過漫漫長夜，忽睹光明；又如一頁歷史，突自中古轉到文藝復興。據太子坪住持云：連

日天雨，今日始晴。自太子坪起身，沿途短竹夾道，日光灼人，經天門石至金頂，下榻於臥雲菴。

我們正料理行裝，一個青年滑桿夫前來說道：「快看佛光！」果然在一片茫茫白色的雲海上，浮着數道九十九度半圓的七色光線，所謂佛光，卽一種虹之現象，不過我們平日是仰望，在金頂爲俯瞰，並且在俯瞰時，日光正射着吾人項背，所以吾人一舉手，一搖頭，佛光圈中均一一顯現。其實最美觀而又能使人胸襟開濶者，仍爲雲海。蓋雲層停留於半空中，積壓如棉花，高低起伏儼如雪浪或冰川，一望無涯，大有四望皆空之感。

下榻處爲曙光臺，頗似輪船之大餐間。此地可以睹佛光，看佛燈，望雲海，而且可以臥看日出。二十八日晨，自窗中望去，昨夜之霧已消，昨日所看之白色雲海仍存在，惟亞波龍尚未出現，但見其微弱之光斜射於雲海浮面，雲海作蒼黑色，憑倚飛來椅望去，恍如航行於印度洋中，而周太玄之過印度洋的白話詩句，頓時湧現於腦中，令人不禁謳歌起來：「圓天蓋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望不見山，那天邊只有雲頭，也看不見樹，那水上只有浮鷗……」正以缺乏浮鷗點綴風景之際，乃空中突來幾隻燕子往來飛翔，遂使靜寂景物頓呈生動。頭上一彎新月，一顆明星，極似回教民族之旗徽，星月之光極瑩澈，距頭甚近，似可攀折。東望天空，左方滿布藍黑色之雲，與雲海聯成一片，日光竄高，使東方一帶形成一種金紅色，轉瞬變爲橙黃色，左右爲彩雲，雲時稀薄彩雲密布於天空，此時日光已竄過雲海之上層浮雲，儼如浪花翻騰。俄而一輪紅日自雲海邊際出現，金光四射，日左爲白色，日右爲淺藍色，映射雲山作金黃色。既而雲海與太陽距離間之天空作淡綠色，如淺海之水色，鬚鬚太陽自海洋中衝盪而出。前後約歷一小時，最後爲墨雲所蔽，從此雲霧漸漸蒸騰，繼而迷漫於天空，於是一切美景僅在腦海中留一印象而已。

二十八日午餐後，遊千佛頂，此地有象鼻石，石上有欄干，可以眺望佛光、雲海。自臥雲菴至千佛頂途中，路旁有小池，池中有白龍，白龍爲魚類，無鱗，爲輓體爬行動物，有四足，形似四足蛇，頭扁圓如鯁魚，長者約七八寸，冬日則蟄伏於石縫中。旋遊萬佛頂。

返臥雲菴，此時雲海已形成五色，有深藍色海洋，有淡綠色湖沼，有金黃色沙洲及島嶼等，瞬息變幻，目爲之眩。不久雲海漸起，但夕陽從霧罩中射到東邊處，形成黃色牆垣，高丈餘，長數里，髣髴叢林，妙哉！俄頃雲霧迷天，咫尺不能見人。

晚餐後，靜芬復以天氣惡轉而焦慮，予謂之曰：金頂天氣，變化莫測，勿憂也。不過欲消除此種霧罩，此時日光已無能爲力，但貯望大風起兮耳。登榻後，聞兩點滴聲，俄而颯風怒號，歷久不息，且衝盪捲擊，再接再厲，髣髴大刀濶斧正爲我掃除魔障。次晨，予謂靜芬曰：昨夜風聲，似與雲霧惡鬪，髣髴英、德互相轟炸一樣，但善神之力終能戰勝惡魔，我們實不能不感謝馬耳司也。既而開窗一望，雲海已杳如黃鶴，而城市、江河、公路、田野，皆呈現於吾人眼前，歷歷如繪，儼如在飛機上下望一般。

早餐後下山，萬山匍匐於金頂之前，儼如衆星之拱北辰，山爲雨洗，蒼翠欲滴，於是峨山之真面目乃畢露。迺遷至蓮花石分路，經遇仙寺至九老洞。九老洞知客德成引我參觀九老神像及藏經樓，並舉行隆重儀式請出舍利，舍利如菜子大，一粒爲黑色，兩粒爲白色，據云顏色隨時轉變，異常堅固。舍利盛於玻璃沉香水中，惟玻璃乃一花露水瓶，瓶套爲一白鐵匣，殊可笑也。

離九老洞、長壽坡，經九十九倒拐至洪椿坪，夜宿於此。九老洞以下一帶，風景絕佳，有深壑，有懸岩，有瀑布，有湍流，有迂迴上下的小徑，有花木夾道的平原，有耕地，田舍點綴其間，有水聲、猿啼增加生趣。如謂金頂日出景色爲普賢客廳中之圖畫，則九老洞一帶風景當爲薛烏斯之花園。

三十日，自洪椿坪出發，經牛心寺、清音閣、中峯寺、大峨石、至聖水閣。聖水閣寺前有泉池，水極清澈，以此煮茶，味清而甘，滴於案上，停而不流，或富於礦質之故。以下慧燈寺、純□殿一帶，風景清幽，可稱爲小規模之九老洞。隨後經古晉寺、伏虎寺、至報國寺，在程福記午餐，以補償山中之素食。飯後回萬坎，沿途驟雨淋漓，恰與上山時情境相呼應，或者天公厚我，特爲我清道耶！

遊山不可不去峨眉，遊峨眉不可不上金頂。川大學生江國濤、許澤春、劉孝慶等三人步行至金頂，令人羨慕之至。夜間與江君在雲層上抵掌大談人間之事，頗饒興趣。與江君等共賞五色雲海時，予曾謂之曰：遊金頂一次，勝讀十年書，蓋受大自然的啓迪，可使精神、思想、胸襟、氣度有特殊的發展。因金頂對於吾人氣質影響甚大，予主張所有大中學生每年組織遠足隊到金頂遊歷一次，此舉對於學生之精神裨益不淺也。

憶我在金頂時，我嘗覺頭部有物下壓，且覺身體疲乏，並覺膽怯，一抵接引殿時，乃感輕鬆；至洗象池，始覺恢復故我。在金頂時，雖有種種不良現象，但我眠食起居仍如常，每餐仍喝白酒一盃，與友人或談話，或觀賞美景，其興奮愉快仍如故。靜芬身體不如此，但彼在金頂時，精神極安詳，對於氣壓並無絲毫感覺。經過幾次實驗之後，予已得一結論：凡到金頂膺病者，皆因步行之故，因洗象池以上氣壓時在轉變，而步行登山者呼吸甚急促，欲其不病，不可得矣。故予主張，凡不敢確信其自身身體者，最好僱乘滑桿，並且滑桿上不宜帶行李，因上陡坡時殊不方便也。如既欲賞金頂之大觀，又恐遇陡坡之危險，最好多備滑桿夫，或四名，或六名，如此則萬無一失。此舉已有多人行之，並非創作。多僱滑桿夫，於旅行極安全，因滑桿夫亦有於途中生病的，我此次即有一度經驗也。我僱一揹子負行李，滑桿上除抬人外別無長物，但下山時，吳富順突患冷骨風，步履維艱，最後祇好將行李分搭於滑桿上，而令揹子抬滑桿，如此始能安抵萬坎，否則途中尚不知須經若何之困難也。此外切不可自行催眠或受人催眠，因吾人對於峨山嘗有種種惡劣印象，如懸崖、虎豹等，其實皆不必顧慮，且極安全。試思一滑桿，至少有三三人，高約數尺，長約丈餘，雖虎豹見之，亦當退避三舍。至於懸崖，崖邊多有樹木，或草或竹，即便滑桿夫偶一失脚，亦不至滾下懸崖，至多祇傾跌而已；如其一定要去攀登不當道而又必要的猴子坡與蛇倒退，此則非我所敢言也。滑桿夫每於登坡之前常喜危言聳聽：「那是鑽天坡呀！」「要上閻王坡呀！」這就是九十九倒拐呀！」這時最好鎮定，切勿緊張！

在金頂最好住臥雲菴，或住睹光臺，因此地便於流覽欣賞也。臥雲菴和尚昌如比較殷勤，招待比較家常，

旅行者可以自由生活，亦一快事。據昌如云，金頂無蚊蠅，無臭蟲，但我發現了兩隻蒼蠅，一隻蚊蟲，一個跳蚤，一個白蛾，這種種的小生命或者都是滑桿上的黃魚罷。

我們遊覽峨山，最好事前認清目的，我們爲的是要去領略大自然的微妙，要把我們自身放在大自然中而使我們的精神心胸，與大自然聯爲一氣。日出不可不看，雲海不可不看，風景不可不看，此外如佛牙、蓮花石、神鐘、舍利、白龍等等，以備一時好奇心之需要，並無多大價值。佛光前已言之；至於佛燈，或爲飛翔之螢火，或爲發光之樹木燐礦，或爲人家之燈火，或爲行人之燈光，在萬年寺可以望見，在洗象池可以望見，金頂更不用說。看佛燈時間不外入夜後一二小時，或早晨三四點鐘，此外則不易看見。根據佛燈火光情形及顯露時間，在未經過精密實驗以前，似可以斷定其爲人家燈火，尤其是金頂，連山波濤，盡在對面，各山均有廟宇、農家，入夜後一二小時均須燃燈，路上行人亦有篝燈；山中人起甚早，各廟宇於早晨四時即做佛事，此早晨佛燈之來源也。同時螢火夾雜其間，雲氣隨時蒸騰，故閃爍明滅，至爲頻繁。在萬年寺時，望見對山佛燈，同時吾人案上亦有油燈一盞，小和尚旋持油燈他去，海奎出謂曰：「對山看見我們這邊的佛燈不亮了。」

日出、雲海，確不可不看，風景亦值得欣賞，如佛燈、佛光，有機會則一望之，否則不必抱歉。至於上峨山考證碑銘，欣賞字畫，似乎太不知寶貴時間與精神了，若一味津津去看洗象池或九老洞的猴子，此則所謂已斯下矣。

載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副刊

## 時 代

柳劍鳴正抱着大願望在巴黎精心研究他的陸軍工程科學的時候，突然接到一封電報：「敵人進攻，我決抵抗。姑無論你的思想如何，我很盼望你不要錯過這個大時代，趕快返國。」這是劍鳴的一個好友薛維忠拍來的，他正當着教導總隊團長的職務。

劍鳴看了電報，遂顧不得他自己的學問前途，只好摒擋行裝，立刻乘輪返國。但是那個有名的大商埠上海已被敵人封鎖，劍鳴便在香港登陸，再乘火車到漢口，這正是九月十四日，這恰恰是上海大戰開始一個月的時候。他趕緊跑到京城裏去看薛維忠，維忠非常高興，立刻委他做了工兵營長。

柳太太當時正住在天津的父親家裏，計算離開他的丈夫已經是一年多了。她現在聽說她的丈夫已經回國，便趕忙搭車南下到京城裏去。她一見着劍鳴，便說她對不住他：「你的女兒已於九月一日死了，我想那時你正走到新加坡罷？這都是由於我的疏忽，這是要請你原恕我的。」劍鳴安慰了她一番說道：「你我結婚已經是六年了，並且我們結婚恰在那個有名的年頭的一月二十五日，三天之後我便離開你去參加戰爭，你在風雲交加當中常常來看我，這是我決不會忘記的一件事。現在國家個人皆不可知，一切過去我決不計較，但願你今後替我分擔一部分責任，去料理家務，教養男孩。」

柳太太在京城裏一共住了六天，只和劍鳴會過四次。因爲上海市失守之後，京城裏正在強迫疏散，柳太太也離開京城，在路上吃了許多辛苦才走到漢口。她到法國租界首善里去找着劍鳴的姊姊，遂一同住下。這



時京城已經失守，教導總隊部也撤退到了武漢。柳太太看見這種情形，異常焦愁，每天都要渡江到武漢大學裏去向總隊部探問劍鳴的下落。

總隊部裏有一位陸雲祥，他是劍鳴的同鄉，也是從前士官學校的同學，他看見柳太太天天跑來跑去，遂勸她住在武昌，比較探聽消息要方便些。柳太太覺得雲祥的話頗有道理，便在武昌住下。他們住的這個地方，都是熟朋友，都是有家眷的，只有雲祥是一個沒有結婚的，他對於柳太太也極其殷勤。

一天，一個從京城裏逃出來的副官到總隊部來，談起當時京城失陷的時候，說是親眼看見柳營長落水去，立被江水捲起走了。柳太太和雲祥聽了這個消息，大家傷心了一回，遂來商量以後的生活問題。雲祥覺得要和柳太太結婚，這是對不住死者；但是要對得住死者，這又對不住柳太太。雲祥對於這個問題，終日徬徨不安，在總隊部裏總走一言不發，有時兩手緊握頭部，面上露出慘淡的顏色。他這樣生活經過了一個多月，他才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死者究竟已矣，生者前途的日子甚長，寧肯對不住死者罷。」

柳太太把這件事情略略告訴了劍鳴的姊姊，不久便由香港赴上海，到劍鳴的家裏去。她的意思想把男孩攜去撫養，但是劍鳴的庶母堅持不肯，她無可如何，遂北上到天津去。她把再醮的情形向她父親報告，她父親遂這樣說道：「守節不守節，都隨便你的意志，我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也管不了許多；但是我們同柳家是世交，且不說一定要守三年，我覺得總應該守上一年才對得住人。」她父親本來希望她多在天津勾留幾天，但是她情不自禁的匆匆離開她的父親轉道上海向着香港去了。

話說劍鳴在京城裏當營長的時候，他幫助維忠把京城周圍的工事做得非常堅固，大家都稱讚他，叫他做馬奇諾將軍。可是他常常對着人說，雖然工事堅固，也要防守得宜，否則也是等於廢物。

自從南市失守之後，京城裏都只嚷着要怎樣保衛京城，要怎樣防守，總司令只說：「難道從前洪楊都能長期保守，我們今天就不能設嗎？」跟着便命令劍鳴去焚燒大墳包附近一帶的房屋，劍鳴非常高興，因為王照閱

的洋樓也在當中。在火光熊熊裏面，兵士都說這是白蘭地酒的氣味呀，果然王照閱的樓房下面地窖裏的白蘭地酒如水一般的湧了出來。

敵人的進攻愈逼愈近，劍鳴便奉命防守光華門。一天早晨，看見大批飛機在空中向西飛行，一般士兵都高聲說道，這不是敵人的飛機，這是我們的飛機啊。飛機剛飛走不到半天的光景，敵人的主力部隊已經開到。在光華門方面，城牆已被敵人的大礮轟了一個洞，六個敵兵跟着送進一挺機關槍來。劍鳴知道這不是敵人的主力，立刻衝鋒上去把六個敵兵刺死。

劍鳴看見這方面已歸平靜，認為尚可繼續支持。突然他的團長走來說道，已經接到命令，叫我們衝鋒出去。劍鳴反問道：「真的麼？」團長笑了一笑，附耳說道：「退却，退却。」劍鳴隨即向着他的一個連長說道：「要保全兩連人，你非受點犧牲不可；等到我們退走之後，你再斟酌情形退下。」他緊緊的握着那個連長的手，那個連長不斷的點頭，而兩眼已包着眼淚要流出來了。

劍鳴帶着兩連人正要退下的時候，後面的憲兵問道：「走那裏去？」劍鳴說：「奉命退却。」憲兵謂尚未接到命令，立刻憲兵的機關槍對準這邊掃來，劍鳴和他的兵士都趕即伏在地上。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不一會兒憲兵也一個不在了。劍鳴便繼續退走，要去渡江，但是聽說所有的橡皮艇已自行焚毀了，好像要作一次背水戰的一樣。這個時候，江邊擁擠不堪，秩序異常混亂。劍鳴本是工兵營長，他便叫幾個兵士找些木板用裏腿的布捆紮起來，好像一隻筏子一樣。他走在上面試了一試說道，這個筏子至多只能站上三個人。他剛走下筏子，立刻就有三個士兵不由分說的跑上筏子站着。劍鳴看見這樣情形，知道無法理喻，只回頭向着他的副官說道：「我們讓他們過去罷。」

跟着江邊又浮來一隻筏子，劍鳴便同他的副官踏了上去，不知怎樣劍鳴踏虛了足，立刻墜下水去，被翻騰的江水冲起走了。劍鳴自分必死在水中，但兩手仍然本能的在水裏不斷的搖動，突然觸着一塊硬物，他的手便

無意的把牠擁入懷中，這是一條丈餘的木柱，他遂用雙手緊緊的抱着，這樣一來，他的頭部衝出水面來了。他望見距離江邊不遠，他便搖着木柱向江邊浮來。這是初冷天氣，恰恰是上海大戰整整的四個月的時候。他看見一些士兵在岸上烤火，他也湊上前去烘烤他的衣服。

岸上的士兵莫名其妙的東奔西竄，有些又在說要找一個軍官領導才行。有一個士兵指着劍鳴說道，這就是我們的營長。一些兵士立刻擁了過來，都說願意聽柳營長的指揮。劍鳴略略叫他們排成隊伍之後，便向蕪湖道上衝去，但是前面已有敵人的密集槍聲，實在無法衝過。經過這點挫折之後，大家又零落的逡巡散去了。

劍鳴知道士無鬪志，事無可爲，他一個人遂向着一座巍然獨立的瓦房走去。逼近一看，這正是寄名寺。他進去向老和尚借件衣服，老和尚說，一件衣服不敷，你須連袴子鞋襪都一齊換了。老和尚又望了望他的頭髮，叫他到後院裏去，便叫小和尚把他的頭髮一齊剪短。劍鳴在他的袋裏摸出一百八十元錢來交給老和尚，老和尚推着他說道：『我們出家人，無須乎此，況且這是甚麼世道啊，拿錢何用？』劍鳴見老和尚這樣精細、殷勤、而且恬淡，便問及他的來歷。老和尚歎了一口氣說道：『不瞞你！我在庚子年曾經當過兵。我滿以爲以後總有一點辦法，那曉得現在還要遭受這樣的大劫呢！』

『來來，快來吃飯！』一個敵人軍官帶着一些持槍的兵丁一面向廟裏走來，一面這樣高叫着。走進殿堂的時候，軍官說道：『這原來是一座廟宇哪。』劍鳴在後院聽着這句話，便慫恿老和尚出去接待。

「阿彌陀佛。」老和尚合掌說道。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個敵人軍官也這樣連聲說道。

「你們廟裏有幾個和尚？」那個軍官這樣問，一面又用指頭數着，一個、兩個、三個……

「八個」。老和尚一面答復，一面也用指頭數給他看，並高叫和尚一齊出來。

「你的神氣不像一個和尚。」軍官指着劍鳴說，並向他的副官說，把他帶去殺了。

劍鳴只裝着不懂他的話，只憨癡的立着。

「脫去帽子。」軍官做作手勢向劍鳴說。

「哈哈，頭髮是用剪刀剪去的。」軍官指着劍鳴的頭髮向他的副官這樣說。

「爲何要用剪刀剪髮？」軍官在他日記本上寫了這樣幾個字拿給劍鳴看。

「三月未理髮。」劍鳴這樣寫字答復他。

軍官又在劍鳴的額上仔細看了一回，原來劍鳴常戴一頂較大的鋼盔，所以額上並無痕跡。

「他是和尚總會唸經的。」他的副官挿口說道。

「你會唸喃喃……？」軍官作合掌狀，一面點頭，一面口裏這樣唸去。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劍鳴不斷的連聲唸了下去。

「甚麼經？」他寫這幾個字給劍鳴看。

「心經。」劍鳴寫字答復他。

「好好」，軍官口裏一面說，一面從袋裏摸出一張證書給老和尚，叫他好好保存着。

軍官帶着兵士在廟裏搜索一回，跟着便呼嘯出廟去了。

第二天早晨，劍鳴聽着不斷的機關槍聲，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事後探聽，才知道敵人把各處躲藏的散兵招集起來，煮了一頓飯給他們吃，說是要整隊開到某處去。等到這些散兵正在江邊排隊的時候，遠處安置好的機關槍便一齊發作，據說一共死了兩三萬人。劍鳴聽了這個消息，悲憤填膺，但是又有甚麼辦法呢！

劍鳴在廟裏一共住了八個月，心裏總覺不安，很想逃到上海去。後來他和老和尚商量，便向敵人軍官說明，要到上海去取廟產的約據，敵軍給了他們一張通過證，於是他們兩人便離開了寄名寺向着上海進行了。

當劍鳴到了上海的時候，這正是柳太太剛剛離開上海赴天津四五天的光景。他的妹妹一見着他，便毫不

隱藏的把她嫂嫂的經過事情爽快的說了出來。劍鳴聽了這一段話以後，遂向他的妹妹說道：『我打了敗仗，又偷生做了八個月的和尚，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何必爭論！她如果不願意談，即永遠不談好了；她如其願意離婚，即隨她的便好了。』

劍鳴在上海住了三週，一心想去歸隊，遂乘法國輪船轉道香港。不久柳太太也從天津到了香港，一見了他，便首先問道：『你沒有事做嗎？』這時薛維忠的妹妹薛季美，因為在一家大報館裏做校對，劍鳴遂約了她和柳太太一同到六國飯店去。一進了房間，柳太太先問薛季美道：『我的事你告訴了劍鳴嗎？』劍鳴插口說道：『你們兩人談談，我去洗澡，但是我沒有襯衫，這怎麼辦呢？』——「我這裏倒有幾件襯衫，可是領口大了一點！」柳太太這樣答道。因為陸雲祥是一個大個子，這幾件襯衫就是柳太太特別在天津爲他買來的。劍鳴聽了這句答話，鬚鬚受了一下刺激，但是他仍然出了飯店，跑回兵工署宿舍去取了一件襯衫來。他換了衣服以後，他們三人又來繼續談話。一談起柳太太本身的事，劍鳴便爲柳太太說了三條路：『最好你仍然回到家裏來；不然你就與陸雲祥結婚；第三條路你就回到娘家去；因為陸雲祥也是軍人，也有戰死的可能性；不如等到戰事完結的時候，那一個存在你就嫁給那一個。』柳太太聽了這一席話，便謂今晚考慮之後，明日再來答復。

第二天，柳太太便來告訴劍鳴，說是願意嫁與陸雲祥，她說：『我已經與陸雲祥約定結婚，這件事對於你始終是一個缺憾。假如我現在仍然回家，如果將來偶然發生不滿意的事，這件事一定要在你的思想裏面重新活動起來，更要增加那個偶然事件的嚴重性。那時你既不愛我，而陸雲祥的熱情又成了過去，我豈不是要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那時我的痛苦豈不比現在更加倍麼！如其你是愛我的，最好還是你另結婚，我去嫁陸雲祥。』劍鳴覺得這些話很深刻，頗有道理，遂一同去找律師辦理離婚手續。

却說漢口方面，一般士官同學都在責備陸雲祥，都說皆是軍人，像這樣做法，以後那個還敢託妻寄子哩。柳太太知道這個消息，立刻想去解說，並約劍鳴一道前去。劍鳴初頗遲疑，後來因柳太太再三要求，又覺得這

是最後的分別，便允許她了。到了廣州，住在愛羣旅館內，這時柳太太又提出了一個要求，她說：『我的父親很不贊成這件事，以後要再希望他接濟我的金錢，很不可能。陸雲祥的生活也不見得寬裕，我希望你給我三千塊錢。』『我們離婚本來是雙方願意的，本說不上贍養費，並且我現在手邊也沒有錢；但你的經濟環境既是如此，我決答應你將來付你三千塊錢。』劍鳴一面說着，一面便寫了一張付款契約交給了她。她又向劍鳴要求，要把男孩領去撫養，劍鳴只這樣答復她：『本來夫妻只是社會的結合，而母子却是天然的結合；夫妻的關係可斷，而母子的關係却不能斷；不過，現在你固然愛他，如果將來你同陸雲祥生了孩子，這個孩子或者要遭受差別的待遇，豈不可憐，不如等他仍舊住在我家罷。』

劍鳴購了兩張火車票，兩人一路談談，一直到了武昌才下車來。憲兵檢查了柳劍鳴之後，指着柳太太問道：『這位是你的太太嗎？』——『不是，這是我朋友的太太。』劍鳴答道。——『你姓甚麼？』憲兵問柳太太。——『我姓陸』，柳太太答道。「我姓陸」這三個字一傳到劍鳴的耳裏，好不難受。兩人出了車站，便分手各自去了。

劍鳴立刻渡江到法租界他姊丈家裏去住着，第二天早晨，柳太太跑來說道，陸雲祥的父親不贊成這件事。他姊丈插口問道：『陸雲祥的父親莫非就是陸凱榮麼？』——我去找他。』他姊丈一面說着，一面穿衣出去了。他姊丈一見了凱榮，便鄭重的說道：『你的兒子向朋友的妻子調情，現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你又出來反對，這究竟是甚麼道理？』這幾句話弄得凱榮啞口無言。跟着柳太太才和陸雲祥去找了一個律師，立了一張結婚證書，從此以後，人家也就稱呼柳太太做陸太太了。

這時的敵人，天天派飛機來轟炸，陸太太爲避免空襲，總是一早就跑過柳劍鳴的家裏來。他的姊丈又不在家，劍鳴便勸她不要一個人來，還是和雲祥同來比較好些。下一次陸太太果然同雲祥一道來了。雲祥一見了劍鳴，說話已不成聲，只是嗚嗚的不斷的痛哭，劍鳴的兩眼也包着眼淚，一面安慰着他，一面向他說道：『過去

的事不要談了。從人情方面說，如其你以後對待她不要懷着成見，這也是一樁圓滿的事，不必痛哭。」從此三人天天聚會，無論吃館子，看戲劇，都在一塊兒，一連三人就共同玩了三個禮拜，簡直就像弟兄姊妹在一塊兒一樣。

後來陸太太聽說劍鳴已和薛季美在昆明結了婚，她便特地坐起飛機前去，向着薛季美說了一些氣憤的話，並且這樣說哩：「你竟自把我的丈夫霸佔去了！」

這時前方的戰事仍在繼續，劍鳴爲了他的職務，也是東西跑個不停。一天剛走到重慶城裏，恰恰陸太太也從對面走來，劍鳴和她招呼了一回，腦裏便發生了這樣一個感想：『窄路容易相逢，重慶城還是不大啊！』

載民國廿九年七月五日國論復刊第十二期

## 繼 珊

地球又發霉了！可是地球的霉發生得愈厲害，這地球上的一般小動物愈覺得舒適而且愉快。人們都覺得前面是很光明的，人們從不願意在這舒適愉快當中發見半點不圓滿的事情。可是造物却不管人們的心情，它並且常常故意的要在人們的舒適愉快當中給人們一些冷氣。

非希特不曾這樣的說過麼：『世界的存在，永無止境，永無完滿。』黑格爾不也曾把「矛盾」看作「進化的根本原理」麼？看作「宇宙的和諧法則」麼？但是……

前幾天我便覺得心靈不大安靜，我便隨時在家中說道：『繼珊的病沒有意外麼？』『她爲甚麼會生肋膜炎呢？』『這個小女孩子……』

昨天是星期六，我正吃午飯的時候，王志忠遞來一捲報紙和兩封信，其中一封信的封面字跡無端的立刻惹起我的注視。我放下碗筷拆開一看：『繼珊之病，殆已無救矣！』我不敢繼續往下看，立刻便去取出酒瓶斟上一杯，傾到口裏。

我繼續喝了三杯酒，便又將時珍的信展開：『……自二十二日夜起，即已扯風，扯風之狀，至爲可怖，中醫所謂尋衣摩床，擠眉眨眼者，無不畢現。繼珊在今世祇能作數日客或數時客矣！』信末附註：『繼珊已於今晨六點三十五分逝世矣！廿九、四、卅。』

我的精神搖盪了，我的心房緊閉了，我的眼淚不由自主的一點一點的慢慢的滴下。

靜芬飯後過來，叫我拿信給她看。我說：『先喝一杯再看信罷！』

民國十五年，我由法國回到上海，也曾接到我父親死的消息；民國二十年我也親自掩埋過我的小孩子。這兩次我也很悲痛的，但是精神的搖盪不像這一次來的這樣厲害。

睡眠：夢裏彷彿看見繼珊向着我笑；散步：幻想着繼珊在我的杖前跳躍。

一個與繼珊同年齡的小女孩麗麗到我房間裏來，她唱了又笑，笑了又唱。我向着靜芬說道：『當母親的如其看見這樣活潑的小女孩，一定要聯想到自己身上去的。我說着，我的喉管僵化了，因為我又替我的妹子——繼珊的母親——作了一次感想的緣故。

人生！在這造化小兒玩弄下的人生！

想起了康德的兩句話，他說：『吾人知識，僅及表象，科學不能逾此。若吾人憑藉情意，可探宇宙妙諦。』

繼珊爲甚麼要死？既是要死何必當初？這些問題，除了釋迦所說的「緣」字而外，還有甚麼別的解答。

希臘的科學、哲學家恩派導克利斯也曾這樣說過：『愛勝則合，仇勝則離；合則物生，離則物死。愛仇勝敗無常，所以萬物生滅無已時。』這種玄妙的說法，也似乎可以解答這些問題。

現象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世界。我們對於這個現象的世界，不要過分的留戀，不要過分的發癡。忘却一切罷，好朋友！

我正寫完這一篇文章的時候，靜芬在我旁邊插口說道：『你能够忘却一切嗎？你能够排除這個「癡」字麼？』

載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新中國日報

## 地理比歷史重要

——在國立東北大學地理學會成立會中演詞大意——

年代學與地理學，算是歷史的兩隻眼睛。年代學之於歷史，這是歷史在時間上的一隻眼睛；地理學之於歷史，這是歷史在空間上的一隻眼睛。地理與歷史的密切關係，實在用不着多說了。

就我個人看來，地理比歷史尤爲重要。因爲地球構成之後，即有他的地理學，即有他自己的歷史，並不需要生物，更不需要人類；至於人類歷史，那更無所謂了。歷史則不然。地理譬如舞臺，歷史譬如戲劇，舞臺如無戲劇，舞臺依然爲舞臺；如戲劇而無舞臺，則戲劇無法排演了。

還有，以前我們的歷史多談有史以後的歷史，有史以前則充滿荒誕不經之說。自地質學家努力以後，我們以前一大段若干萬年的人類歷史賴以明瞭，這正是地理學家對於我們歷史的一大貢獻，因此我們的歷史觀念也賴以修正。

再從地理學家自身努力的方面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荷馬詩歌流行了若干年代，大家都只把他當作詩歌看，自從石里曼的發現以後，這個詩歌遂一變而爲史詩，不是空談了。德人石里曼本是一個咖啡館的僮僕，他自從讀了荷馬詩歌之後，他便認定這個詩歌是有內容的，是根據事實而作的。以後他居然到小亞細亞按圖索驥，從事挖掘，結果竟發現了所謂的特類城。他根據詩歌而樹立一種信念，又能實際行動，結果完成了偉大貢

獻，這又是地理學家幫助歷史之又一證明。

在地理學家本身方面，自有他的重大工作，如研究地質、地形、氣候等等。但我以西洋歷史的立場來說，我對於地理學家尚有一種要求。我頗感覺在國內除了英文法文的西洋歷史地圖而外，尚缺一種中文的西洋歷史地圖。我曾經也從這方面努力過，可惜我不是地理專家，終無成功。我很感覺高中以上的學生對於這個缺陷的痛苦，甚盼地理學會諸君除了重大工作之外，再從這方面予以注意，這是我十分感謝的。

總之，我們歷史需要地理學家之處甚多，以後尚望多多幫助。

載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國論復刊第二卷第五、六期

## 一頁歷史

中國之帝制，開自秦皇，成於漢武，是二君者，皆有造成中國之功。二千年來，爲利爲害，多蒙二君之影響，謂之爲廿四朝之皇帝可也。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可分爲三大端：一曰好用兵，二曰信方士，三曰尊儒術。此三事就其表面觀之，似互相牴牾，若論其精微，則事乃一貫，蓋皆專制之一念所表現而已。其開邊之意，不外不願在一己之外，別有君長，必使天下歸於一人而後快意。其求仙也，則因富貴已極，他無可希，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此皆人心所動於不得不然。至於推尊儒術，並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爲最便於專制之教，故兩君異世而同心如此。

當漢武時，漢族既完成統一內部之功，而外族亦臻強大之勢。外族之爲患中國者，以北狄爲最甚，故漢武之用兵，以匈奴爲最多。其東拔朝鮮，西通西域，皆所以圖制匈奴也；而南平兩粵，開西南夷，不過以餘力及之。攘夷之功，使中國併東西南北各小族而成爲大國，削弱匈奴，其績尤偉。不然，金元之禍或見於秦漢之間，而中國古代之文物且不存矣。

武帝一方征伐西夷，一方好信神仙，修封禪，祠鬼神，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乃終無驗。最後武帝每對羣臣自歎，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方士之罪，則使鬼神荒誕之說，漸漬於中國社會之中而不能去，近肇漢末黃巾之變，遠貽清代教匪之禍，其爲害於中國，何其烈哉！

神仙方士之說，由鄒衍之術轉變而來，是陰陽五行家原與儒術相出入。始皇怒盧生亡去，乃使御史案問諸生，坑之於咸陽者四百二十餘人，是諸生必與方士有連，故及於禍。高祖厭羣臣飲酒爭功，拔劍擊柱，秦博士叔孫通說之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初秦有天下，悉因六國禮儀，採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概皆襲秦故焉。武帝即位初年，董仲舒對賢良方正策有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諸不在孔子之術，六藝之科，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遂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自武帝以儒術爲國教，是後諸帝皆承用其政策。自武帝迄平帝，百有餘年，傳儒業者浸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由是儒術遂確立爲中國之國教，歷二千餘年之久。然學問統一，而思想反爲之不進，致養成後世儒教之保守形式主義，而妨害中國之人文進步。日人九保大隨曰，漢武之表章六經，與始皇之焚書坑儒爲同一精神，不過其表面有寬猛之差而已。蓋二帝對於儒術之動機，雖有善惡之異，然其足以束縛人類思想之自由，以便於君主之專制者則一也。

載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七日成都青年世界第一卷第六期

## 人類文化歷史科學

排除四大傀儡，建立四大觀念。

人類的祖先是動物，現在人類的自身也是動物。現在人類身上所有的盲腸、耳翼、乳峯、尾脊骨等等，這些都是動物的殘餘。不僅現在人類形體方面是如此，就是在性情方面，有時也並未完全脫離動物的階段。如果要把人類放在動物界外，甚或要把他升到神的境界中去，這不是神經有病，便是思想糊塗。但是人類既由低級動物循序漸進達到現在人類這個階段，人類却也不可自暴自棄，永遠停留於此而不再努力發展智慧，以謀達於所謂「止於至善」之境。前途雖然迢遙，智慧之路終有途徑可尋，只要人類不自大自滿，故步自封，理想境界並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有人類卽有文化。思想學術固然是文化；飲食男女，家庭生活，又何嘗不是文化。文化不是神秘高妙的事物，凡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卽是文化。斯賓格勒所區別的文化與文明，亦頗有趣，但是要說文化是精神文明，文明是物質文化，這似乎是一種詞句的遊戲，倒也無害於事。總之文化是與人類同時產生的，只要人類努力一日，文化卽向前邁進一步。

歷史的記載並非歷史。在沒有歷史專家以前，人類的歷史依然自動向前演進，決不因爲沒有歷史專家而暫時停演。人類歷史是一回事，歷史記載又是一回事。人類的歷史是整個的；古代的歷史與現代的歷史並非對立的，猶如一個人的幼年期與青年期並非和壯年期與老年期對立一樣；甲國的歷史與乙國的歷史也非對立的，這就如趙家的歷史和錢家的歷史並非對立的一樣。詳細說罷，青年期是由幼年期發展而來的，所謂壯年期與老年期又是從青年期發展而來的；換言之，若干分期只是階段，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一貫的。趙家姓趙，錢家姓錢，自然不能說趙等於錢，錢等於趙；但是他們雖然各立門戶，而他們皆由一父一母產生子女，延續血統，皆是晝作夜息，皆於物質生活之外需要精神生活；換言之，他們都是人類，其個性之勢力，皆隨生物之進化以俱進。至於趙家務農，錢家習工，趙家食米，錢家食麥，趙家儉樸，錢家奢侈，這並無傷於他們都是人類的意義。

科學不專屬於東洋，也不專屬於西洋，科學是屬於全人類的，科學即在宇宙之中。三角、幾何、物理、化學，固然是科學，精神學科或社會學科，只要有理論，合邏輯，也是科學。「一尺之筮，日折其半，萬世不絕」，這是合於科學的；「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這便不知所云，這便不合於科學。科學源於科學精神，須先有科學精神而後乃能產生科學。西洋近代科學精神，源於文藝復興運動。所謂文藝復興運動，即一曰人之發現，一曰世界之發現，此後人與世界乃直接交涉，此杜威所謂，近代之人居於去蓋之世界是也。此種文藝復興運動之開展，實有賴於人之自覺心理。所謂自覺心理，即人之個性之復活，此爲文藝復興運動之酵母，爲近代一切史跡之動力。總之，科學是結果而非原因。如無科學精神而談科學，則科學將掩耳而走矣。

要了解人類文化歷史科學，必先排除四大傀儡：即種族傀儡，巖穴傀儡，劇場傀儡，與市場傀儡。排除這四大傀儡之後，必須建立四大觀念：征服自然觀念，進化觀念，實利觀念，與責任觀念。傀儡不去，觀念不立，任爾辯解，終歸無益。

載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廿二日青年世界第一卷第五期

## 鼓起勇氣去愛你的國家

不要怕！一個人愛他自己的國家，這並不是一種犯罪行爲。

所謂愛國思想，這即是一個人對於所隸屬的國家所特有的一切發生一種依戀心情。他的政治要求，即是反抗任何有傷國性的壓迫。

一個人愛他自己的國家，並不是必須要去仇視別人的國家，並不是必須要去壓迫別人的國家。這個道理異常淺顯而明白：譬如一個人愛他自己的父母子女，並不是必須要去仇視或壓迫別人的父母子女一樣。

一個人生在一個國家之中，如果不去愛護這個國家，他便是冷血動物；如果他不但去不愛護，反而要去認賊作父，去倚仗外國的力量來破壞這個國家，他便是第五縱隊，是國賊，是漢奸。

這種國賊漢奸，每每也有他的藉口：第一個藉口就是說國家政治腐敗，非依賴某外國的力量推行其特種制度不可；第二個藉口就是隨時隨地高唱和平，主張和平，說戰爭是法西斯手段，是野心家的圈套。

一般人每每易爲以上兩種藉口所迷誤，不知不覺的附和其說。其實一個國家的政治腐敗，這是政治問題，這是制度問題，這是政府問題，這是國家本身的事；反過來說，你這個國賊漢奸的政治又如何呢？第二個藉口彷彿正大堂皇，其實他口頭高唱和平，紙上主張和平，而暗地裏仍然在積極備戰，驅人民作炮灰，引外兵以自重，而且最後目的仍在戰爭。這種披着修道士長袍的狐狸精，我們一定要睜開眼睛正確的認識他的本來面目。愛自己的國家不是犯罪行爲，我們要鼓起勇氣去愛我們的國家。

鼓起勇氣去愛你的國家



政治不良，我們要努力去改善他；政府不好，我們要努力去糾正他；制度不善，我們要努力去革新他。決不是一味叫囂，造謠，擾亂，破壞，所能了事。

引狼入室，認賊作父，終不是辦法。  
鼓起勇氣去愛你自己的國家罷！

載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海潮創刊號

## 自命不凡的青年

我相信處在現在中國環境中的青年，他腦子裏想的問題一定很多，可說他腦袋中充滿了問號，就像浮士德少年時代的思想一樣。

浮士德少年時代就是這樣：天天努力不懈，追求真理，但是愈追求而和真理距離愈遠，理想愈美麗，而感着現實愈是醜惡，中間竟至走入歧途。好在他自己能够覺悟，了解自我創造，自我實現，了解相反相成之理，結果得到歸宿。

說近一點，我們在五四運動時代也是一樣，對於一切現實皆不滿意，內心充滿說不出的煩悶，腦裏問題甚多，但終無法解答。好在自我的創造精神甚強，結果衝破了有蓋的宇宙，獲得了自我自由。

目前政局社會，一場糊塗，自抗戰結束到現在，中國尚未統一，復員雖然停止，而事事尚未走入軌道，戰爭越打越激烈，生活越過越艱苦，髣髴中國的命運快要不能維持了。究竟怎麼辦呢？先改革政治呢？先改善經濟呢？這是人的問題呢？抑是文化問題呢？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結果還是束手無策。

就普通說，就表面說，除了真有魔術本領，能穀立刻旋乾轉坤，能穀立刻點石成金，幾乎這種局勢無法挽救。其實不要忘却我們今日以前這一大段時間：試想我們的祖先赤手空拳，和惡劣的環境不停奮鬥，結果居然開展一個光明的人類世界；到了現在，居然進入原子能的時代，這正是表現我們人類具有偉大本領的地方。我們今天，彼此至少皆有多少憑藉，如果只是責備別人，而自己不能努力去創造一個前途，這是弱者，這是可憐

蟲，這是可恥的事。

目前的中國誠然困難，但我們不要忘却，歷史上的困難時代多着呢，但結果所有困難都是結束了的。單就這一觀念來說，就知道在人類歷史中莫有解決不了的問題。眼光放遠大些，多從整個問題去檢討，把歷史拉長一點去探索，我相信，我們有把握，終有辦法解決一切。

此地不是要對時局開出一個藥方，說出一個解決方案，而是要對把握着寶貴光陰的青年，提醒起自身應該注意的事情。

首先我們知道青年最容易陷入盲從之境。只要一個年長的人說得天花亂墜，於是覺得只有他才是現在解決問題的唯一人物，於是拜他為師。其實，他正在曲解一個事實，他正在逢迎你們青年，他惟一注意的是自己享受，他那裏會管你明天的死活。這裏，你要注意，切勿單聽他的談話，切勿單看他的文章，你一定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究竟他是否「言行一致」，究竟他是否真要效法耶穌？最主要的，你要知道現在是一個詭辯時代，稍一不慎，立刻便會墮入他的圈套之中。因此我們首先最好抱持一種懷疑態度，但不是消極的懷疑，而是積極的懷疑，所謂由疑而信，這樣便不會糊裏糊塗的盲從了。

其次，我們一定要具一種自我實現精神，這樣便不會墮入自卑之境。須知宇宙之中，惟我為大，為甚麼自己妄自菲薄，為甚麼他能這樣，我就不能這樣？如其自己對他感覺興趣，至少自己也應該鼓起勇氣來嘗試一回。試看古代希臘的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是弟子比老師偉大，因此希臘的哲學能穀完成。如果自己永遠不及老師，這就叫做「一蟹不如一蟹」，那嗎，無論民族，無論文化，那還說得上發展嗎？因此我勸你不要自卑，要具一種「大我」精神，要具一種「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精神。

如果一個青年不去發揮創造能力，不去加強判斷，事事追隨，仰人鼻息，這和一隻貓，一頭犬有何分別？這是羞恥，這是可憐。

青年是國家的主人，是民族的核心，是歷史的司機，是時代的靈魂，要突破一切，創造命運。

載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一日青年生活第一五期

## 南京一週

八月五日晚離滬，次晨六時抵南京，我不到這個地方已經十二年了。

吃過早餐，即去拜謁守一、瑞麟、澄平、崇法等諸友人，最後在南京旅館修平家午餐。

午後本擬游湖，因大風雨作罷。

七日，在崇法家午餐，餐後到六合里去會邦本，再到鷄鳴寺，崇法與老和尚有交誼，招待吃麵，乾絲最美。

在鷄鳴寺可以望臺城和玄武湖，最使人感念的，即柳劍鳴在光華門英勇抵抗日本的進攻之後，渡江墜水，被人救起，旋在鷄鳴寺剃度爲僧八個月的故事。

又到附近參觀枯井一口，令人想見陳後主與張麗華。

晚游玄武湖，最有趣的爲與修平之子陳克周的答問。

陳克周年十歲，爲高級小學五上學生。大家在畫舫中欣賞風景之餘，無意中問他：一個人變甚麼最好？他說最好變無生命的東西。再問他爲甚麼要這樣？他說免得製造麻煩。大家對於他這個答話，非常驚異，我便向他這樣說：你知道山西才子，湖南神童麼？他不假思索的說道：你這話對於我簡直是一個「間接侮辱」。我們一齊問他：甚麼叫侮辱？他說：「侮辱便是毀謗。總之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孩子。」

我們叫船夫撐過橋洞去，船夫說撐不過去，我們說這是因爲橋矮了。他立刻反駁我們道：那裏是橋矮，明

明是水漲了。

他在湖中無論如何要摘兩朵荷花。上岸的時候，我說：剛才謝伯伯把雙足放在你的椅上，你說他無公共道德，你摘了兩朵荷花，這也是一種犯罪行爲，他便「王顧左右而言他」，我說這是一種逃避法呀，他只微笑一回。

在返家的車上，澄平問他荷花如何分配？他說：一支送你太太，我留一支小的。

事後大家都隨時談到他，他父親頗嫌其過於敏銳，我說以後對他的教育，要多從篤厚、忠毅、寬大、高遠去培植他。

八日，在澄平家午餐。

九日，午前去會邵、雷二公及大方巷三號之主人。

午後，會李儒勉，並往隔壁訪方東美。東美態度安詳，精神堅定，談話時，牢騷語中頗有機趣。

是夜再游玄武湖。十里荷花，一望無涯，月明星稀，清風徐至。畫舫與瓜果船穿梭往來不絕，時間悠揚之歌聲與斷續之琴聲，間有少女坐船頭置雙足於水中游戲者。愚公亦引吭高歌王漁洋之秋柳詩，若南女史偶亦低聲吟詠。曾小姐與常小姐駕一小艇繞畫舫而行，極其靜默。余笑謂曰：人家是有聲小姐，你們是無聲小姐，大家哄然。

月影推移，已由前面轉於腦後，兩小姐似乎有倦意，推小艇於畫舫之側，僅手扶船舷而行。余謂：你們看這小艇不動了。愚公謂：儼如附庸。余曰：「老頭有口說空話，小姐無聲作附庸。」大家又一度爲之哄然。這時岸邊蟲聲唧唧，螢火亂飛，歌聲與琴聲仍不時從遠處傳來，使人一天煩惱，忘却殆盡。

十日晨出中山門，參觀譚墓，游靈谷寺，赴中山陵，再到明孝陵。

夜游勝利屋頂花園，主人陸善謙招待殷勤。

十一日午後赴晒布廠訪宗白華，白華面貌較前豐腴，活潑曠達，一如往昔。室中有唐代佛頭雕像一座。據云避難時曾倉卒埋土中，歸來掘出，完好如故，至於其他大批書籍畫幅與雕刻品，皆已散佚，相對太息不置。

再驅車游鼓樓，並往訪印書館之主人。

夜游秦淮，不勝今昔之感。鴻運酒樓原名六朝居，皆謂宜恢復舊名。

十二日午前赴五臺山參觀受降遺跡及戰利物品。

莫愁湖無路可通，添人愁思不少。

登清涼寺掃葉樓，令人掃興，廢然而返。

夜赴蘭墅晚餐，與守一縱談。十時離開故都，再奔歙浦，在火車奔馳聲中，令人念念不忘者，即陳克周臨行所贈之一簍香焦。

載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上海青年生活第五期

## 一個答覆

頃接到成都新中國日報總編輯田景風君來函云：

『頃接讀者來書，囑刊報端，謹先送上，請察閱賜覆。』函中並附讀者來書云：『致何魯之教授一封公開信，曾健談上。——四年光陰，瞬息即逝，受教四載，獲益良多。現有若干問題，此不僅為華大哲史系數十學生之問題，而且所有問題似皆含有普遍性，敬請吾師不吝教言，開我茅塞。』（問題原文從略）

第一問題，中國內戰不休，是否將步八王之亂或藩鎮之禍之後塵，或外族入侵而有南北朝之出現？此種推測，係中國歷史中毒的觀念，非所語於現代之中國。今日中國為世界列國中之一單位，今日中國之地位為亞洲之一安定勢力，此種地位又為美蘇兩國間之一重心焦點；明白說，除非再度發生不幸的國際戰爭，決不容許中國自生自滅的演變，決不容許中國長此紛擾。概括說，我們的前面是一個和平統一民主自由的中國。

第二問題所舉中外專制領袖，如凱撒、亞歷山大、拿破崙、秦始皇，其產生皆在混亂時期，其基礎皆為武力權勢，所以其權力不旋踵即崩潰，表面的和平統一局面亦隨之而消滅。今日中國應該如何始能享受戰後之和平，必須大家認清時代，拋棄武力迷夢，尤其是應該放棄權位的自私心。

第三所謂兼職問題，這是不合理的現象，就中國目前一般而論，除在上者別有用心，一般心理皆在擴張勢力或增加收入。

第四專才應該專用，如用非其才，或濫竽充數，皆不合理。

第五關於選舉，這是民主政制中之民意表現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方式。古代希臘人對此煞費苦心，今日歐美人爭之不遺餘力，其意義可想見矣。自然，滿意的選舉不是一蹴而成的，必須經過相當時間，譬如古希臘人的選舉也經過若干次的改革，即近之的英國人，從一八三二年開始，以後一八六七、一八八四、一九一八、一九二八，也是費了很大的努力。總之，人民要爭取，政府要開明，則事半功倍；如一方暴烈，一方固執，徒釀糾紛，於事無補。方始學習民主政治的中國人，最好大家心平氣和努力加大發展政治的智慧。

第六、讀書貴在養成判斷力，一個人徘徊彷徨是最可悲的。如決定讀書，則專心讀書；如決定行動，則一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目前的中國誠然混亂已極，誰都希望早日統一，但問題決不如此單純，譬如說，德國在拿破崙時代困難已極，但非到普奧戰後，普法戰後，德國不能統一。如在拿破崙時代，即想一蹴而完成統一，豈非幻想。但是這也並不阻止費希特這般人攘臂而呼，喚醒民族意識。黑格爾說：「惟有知識乃能使人對於事變之來，不至如禽獸之儼然吃驚。」如果諸同學要想步費希特之作風，這也是歷史上的事實，並不衝突。

載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上海青年生活第四期

## 斷想

### 不要糊塗

我勸你讀歷史，我勸你讀西洋史，我勸你讀世界史。趕緊把空間觀念，時間觀念，進化觀念，重視事實的觀念，一齊樹立起來，你的一生纔不至於白費。坐在象牙塔中，把寶貴的光陰完全犧牲於雕蟲小技之中，或者專做彎曲事實以自娛的文章，這在人類是一件最可恥不過的事情。

### 真知識

真知識就是真知灼見，就是燭隱洞微的知識。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這就是真知識的基礎工作。一個「人」應着手「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努力，切勿學步賣卜測字之人。

### 事實勝於巧論

在民主政制下，人民的基本自由乃能獲得保障。要實現民主政制，這不是一蹴而成的，他需要相當時間，

是一步步的進展達成的。不要說空話，近代的民主政制始於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請你屈指算算，自一二一五到一六八八年中間經過若干時間，而且不是用口舌達到的，而是用行動達到的。

### 真愚蠢與假精伶

如果把這個世界看成是絕對的真，這是真愚蠢；如果把這個世界看成是絕對的假，這是假精伶。

### 煩 惱

愈努力愈煩惱，須努力以戰勝煩惱。切勿避免煩惱，須勝任煩惱，勝任則愉快。

### 民主與獨裁

民主與獨裁之優劣，可於其領袖之生活見之。民主領袖為「公僕」，公僕處處為人民謀福利，受人民擁戴，與人民之間，毫無距離，故其心境與行動，乃亦完全自由與安寧。獨裁領袖為「獨夫」，獨夫處處為自己打算，漠視民衆，與人民對立，故其心境與行動，亦隨時在戒懼與無形被約束之中。前者過的是「人性」的生活，後者過的是「非人性」的生活。又，獨裁國家較民主國家內部易起變亂，蓋獨夫權集一身，為普天之主，有無上權力，享無上尊榮，人人欣羨，思欲取而代之，故成為永恆循環的鎮壓與報復的局面，致君民交困，上下皆苦。反之，「公僕」只有在職務上與民衆有區別，在心理上與民衆一律平等，在享受上亦不比普通小康人家

高許多，不易引起人之重視與忌妒，人民不希罕他的地位，用不着去推翻他。且民主國家，人民之「權力意志」，捨政治外，尚可從事其他方面的發展，如文化界領袖，煤油大王……之類，其殊榮與受用，並不下於總統與國王，因權勢之能保持分散與平衡，故政治乃得長治久安，上下一體，都能過健康愉快合理的生活。

### 小派頭與大智慧

『努力發展智慧，控御環境，使生活之容積永遠增加，能力日趨自由。』這便是人本主義者的主張。

如果一個人不能控御環境，不能使生活容積增加，不能使能力趨於自由，這個人的精神一定陷於狹隘、局促、消極、委靡、頹廢、孤僻。

這種狹隘、局促……的精神，也是人類生活中常有的表現，但這是病態的表現，這是屈服的表現，這不是

一個「人」應有的表現，更不是青年應有的表現。  
宇宙偉大，世界廣闊，決非小智小慧所能應付，必須鼓起勇氣，擴大野心，繼續努力，始終不懈，乃能獲得生命的自由。

「宇宙之中，惟人為大」，這是古代希臘人的精神，這是近代歐美人的精神，這是近代科學進步文化發揚的一個動力。

浮誇、輕率、狂妄、驕矜，這是小派頭，這不是大智慧。

（作於民國三十五年）

## 譯述

### 林中

莫泊三著

邑長將要用中餐的時候，下人忽來報說守護森林的巡長帶了兩個犯人在邑署等候着哩。

邑長立刻就到署裏，看見俄什笛耳巡長站在那裏，擺起一付嚴厲的面孔，守着一雙老年夫婦。

那男子身軀很大，一條紅鼻子，頭髮已經白了，神氣很爲蕭索。那婦人穿着一套很華麗的衣服，身材也非常肥壯，兩邊臉上，發出一種油光。一雙眼睛直瞅着巡長，大有不滿意的樣子。

邑長遂問巡長：

——甚麼事？

巡長陳說：

「今天清晨我緣着香必浴森林直到阿爾昂德邊界，作我日常的巡行。除了天氣清明及麥田平靜外，倒還沒有看見甚麼不正當的事。正走時，那個伯勒德爾家的小孩子在葡萄園裏掘地，突然叫着我說：

「俄什笛耳！你快到那邊森林去瞧瞧，那邊草裏正有一對鴿子，兩個的年紀大概共有一百三十歲了。」

我就隨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剛進林子，就聽見一些隱隱約約的聲音，我就曉得定有關於風俗的事了。

當下我就爬着進去，便碰着這一對在那裏發揮本能。」

邑長很爲駭異，再看這一對夫婦，男子足有六十六歲，婦人至少也有五十五歲。

邑長遂先問男子，男子回答的聲音很小，聽起來很吃力。

——你叫甚麼名字？

——尼古拉斯博爾蘭。

——是甚麼職業？

——賣粧飾品的，住在巴黎馬爾笛爾斯街。

——你在森林裏頭做些甚麼？

男子便不說了，把個頭低下去，彷彿要垂到他那大肚子上去了，一雙手也直韌在膝頭邊。

邑長又問：

——巡長所告的一切，你反不反對？

——不，先生。

——那麼，你是承認了？

——是，先生。

——你還有辯護的話沒有？

——一點也沒有，先生。

——你爲甚麼要犯這個罪呢？

——都因爲你的詩興，才把我們弄到那裏。噯！

我們竟走到這個地方來了！如今還要赴審判廳去。在我們這樣的年紀，反來犯敗壞風俗的罪名！而且我們商店也不免關閉，拋棄主顧，搬到別處去，我們究做些甚麼來？

那個婦人昂起頭來，並不看他的男子，也不害羞，也不遲疑，竟慷慨的說道：

『邑長先生，我很知道我們是可笑極了。但你權且把我看作一個律師，或看作一個可憐的婦人，許我把理由詳細說說，並盼望你把我們驅逐回去，顧全我們一點臉面。』

從前我年輕的時候，禮拜的一天，我就在此地認識博爾蘭。他原是一個粧飾品店裏的管事，我是一個縫衣店裏的姑娘，我想這些事情，彷彿同昨天一樣。我是常在此地度禮拜，有時同着一個女朋友叫做賀瑟的。那時我住在筆加爾街，賀瑟有個最好的男朋友，我却沒有，他這個男朋友常領我們來這裏遊玩。記得那個禮拜六的一天，他笑向我說，他於次日要同一個男朋友來，我曉得他是有意義的，但我却答應他說，這

——這是我的婦人，先生。

——你的婦人？

——是的，先生。

——然則……然則……你們沒有在一處生活嗎？在巴黎？

——先生恕我，我們是在一處生活的。

——那嗎……你瘋了，清晨十點鐘左右，又在露天底下，叫別人在這樣光景裏頭把你們捉着，你真瘋了。

男子因爲慚愧已極，彷彿要哭了，自言自語的說：

『他願意要這樣！我本來對他說過這是傻事，但一個女人的腦筋裏，只要有一點意思，……你是知道的……就沒有法子擺脫了。』

邑長看他說話還直爽，笑了一笑又問：

——在你們的境況裏頭，這是你們初未料及的，假如這一點事，只是在他腦筋裏的意思，你們就決不會來這裏了。

男子當下就怒氣勃勃的，對他婦人說：

是無益的事，我是規矩的人，先生。

到第二天，我們就在火車上遇着博爾蘭。那時他對於我非常獻好，但是我決計不理會他，到底我是沒有理會他的。

到了白茸，天氣很好，大家都非常暢快。我更因天氣美麗，心裏像要發狂似的。及至到了鄉間，更彷彿落了魂魄了，綠草啊，鳥鳴啊，麥子被風動搖的樣子啊，燕飛啊，草的香氣啊，罌粟花啊，野菊花啊，眼前所接觸的種種，竟把我弄癡了，很像沒有吃酒的習慣，忽然喝了香檳酒一樣。

天氣既這樣美麗，溫和，清明，耳目的接觸，又這樣感動人，兼那鮮空氣的滋味，一陣陣沁入肌膚，賀瑟同西蒙更時在一旁接吻，這樣的光景，怎令我不受感動。博爾蘭與我跟在他們後面，也少說話，凡人尚未熟習，總覺得無話可說。博爾蘭又膽小，看着他那種拘澀的樣子，真令我好笑。到了小森林中，天氣涼爽，彷彿才洗了澡似的，遊人都坐在草地上，賀瑟同他朋友常對着我那種嚴厲的樣子說笑，你要曉得我那時只能這樣。我們倒沒甚動作，賀瑟他們便不管旁



人，又在那裏抱着接起吻來，漸漸他們說話聲息便低了，並且竟起身向叢林中走去，居然一點聲息都沒有。我那時對着這第一次相識的生人，你想我的趣味，是怎麼樣呢？看着他們去了，我感覺不舒服，因此我的勇敢心，就奮發起來，趁着這個時候，我就問博爾蘭他所作的事。他本是個粧飾商店中人，我適才說過的。我們談了一會，竟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動了大膽的心，他竟自隨便起來。但我仍把他安置在他的地位上，他還在那裏躍躍欲動的哩。博爾蘭先生，這可是真的麼？」

博爾蘭毫無聲響，只是面帶愧色，一雙眼睛端着着他的腳。

婦人又接着說：

『博爾蘭知道我是規矩的人，於是對於我就恭恭敬敬的。從此每禮拜他就走那裏來。先生，他那時對於我真有愛情，我也非常愛他，的確的愛他！在從前他真是個可愛的小子。』

最後他於九月間就同我結婚，我們就在馬爾笛爾街開了商店。

的人在樹子下躺着，我覺得是很好的！所以朝朝暮暮我都把這件事放在心頭，我又想着明月照着清水的情趣，恨不得縱身跳了下去。

起初我不敢把這些事說給博爾蘭，因為我曉得他一定要譏誚我的。他一定要說：「去賣你的活計罷！」但我自己私下攬鏡一照，確是不便向着人說。

於是我就決了計了，約博爾蘭同去舊遊之所。博爾蘭也慨然應允，不久走到了，便是今晨九點鐘到的這個地方。

當我走入麥叢的時候，我就昏了。一到這裏，婦人的心，也就忘却老了，我只把我丈夫看作舊時的情

經過了幾年的辛苦，生意也不大好，我們也就不能多分身到鄉間去了。

久之，我們的習慣也拋却了，所想的只是生意發達。我們漸漸也老了，大家心裏都安安靜靜，他也不令人生愛了，也不想甚麼愛情了。對於這個缺點也不注意他，也一點不抱歉。

繼後，生意稍好，對於將來頗有希望！於是就把以前所經歷的事，居然忘記了。豈有忘記的道理？這不過一時間不掛在心上罷了。

你瞧，我又把我當成小女孩了，看見別人在街上推着一小車的花，我又起了感想。紫金花的花香，好像時常縈繞着我的坐椅，便又把我的心引動了。往往在門前望着天的蔚藍，望着街中的天，彷彿一條河似的，一條繞在巴黎上面的小河，許多燕子飛來飛去，很像河裏的游魚。對着這些景物，我的年紀，雖然如此，但我的心實在忍不住了。怎麼樣呢？先生，凡人作工，忽然有點時間可以做些別的事情，想起來，實在歉然。噯！的確令人歉然！假使我猶是二十歲，還是要到林子裏去散心，和別的婦人一樣。同一個可愛

人，也不管他老了沒有！先生，老實告訴你，我的確像瘋了，我就把他抱着。他非常的詫異，好像我要刺殺他一樣，接連向我說：「你瘋了，今晨你瘋了，你究遇着些甚麼？……」我也不管他，我只聽我心的命令，便把他引入林子裏去，……就是這樣，……這便是我的真話。呂長先生，完全都是真的。」

呂長本是個聰明人，起身時笑了一回，並向他

——馬丹，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不要再犯……在樹葉底下。

載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

## 失路之兒

法國哥伯 (Coppée) 著

耶穌聖誕的頭天早晨，兩件有關係的事情同時發生，一是太陽從東方起來，一是戈得弗洛瓦先生從床上起來。

太陽與戈先生雖是同時起來，但是他們起來以後的光景，却迥然不同。

你看那可愛的太陽對着那些可愛的事物啊，就是傍着戈先生住的那條大街，叫做馬林塞耳布的，街旁的椰子樹，被昨夜的霜凍了一夜，彷彿上面鋪着些糖粉一樣，太陽首先就照着他，很像玫瑰色的珊瑚，真有趣；太陽漸漸高了，一般謀生活的人也都出外來了，那些穿着輕暖衣服的辦事人，都急急向着他們辦事的地方走去，工人哩，膀臂下都挾着一段圓麵包，電車夫哩，正掌着機柄搖動他的鈴子，街邊賣炒栗子的，也正在那裏炒第一鍋；太陽那種不熱而可愛的光，

正正晒着這般人，彷彿輕輕的在那裏發笑，他那種大公無私的樣子，直叫人人都喜歡他。

戈得弗洛瓦先生是一個有錢的富翁，祇有一個兒子，叫做阿烏耳，今年才滿四歲；戈先生因為事情很多，平日很難得用心去照料他；耶穌誕日的頭一晚，戈先生爲他買了許許多多的玩具，高高興興坐着馬車回來，但是剛進門，就聽說他的兒子被保姆在阿里耶耳城門丟失了。

戈先生立刻倒退了兩步，好像才被槍彈打中了的傷兵一樣，保姆也伏在他的腳下，呻吟着道：『恕我……恕我……你的兒子失落了。』

此刻戈先生的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來，腦袋上的頭髮，都飛了起來，一種可怕的样子；他張張皇皇又坐了馬車跑了，車子上還堆着許多好看的玩具

哩。

『我的阿烏耳……我的兒子……他在那裏呢？』

戈先生不斷的叫着，兩隻手撕着坐墊上的皮子。這個時候，甚麼頭銜啊，榮譽啊，財產啊，都不中用了，戈先生此時只有一個念頭，好像一根火紅的釘子，在他腦袋裏燒着，便是『我的兒子……他在那裏呢？』

警察署裏頭，靜悄悄的，彷彿許久就沒有人出入了。

戈先生一路叫着進去：『我是戈得弗洛瓦，勒爾的議員，我的兒子在巴黎失落了，我要見署長。』立刻就給了傳事的一個金圓。

那傳事的是個老練的人，嘴上一撇灰色八字鬚，接了金圓，倒不甚注意，反轉注意了這可憐的老頭子，他領着他到了署長的私宅，又幫他按了門鈴；一會兒，戈先生便見着署長了，此刻他滿腔的希望，都完全集中在署長的身上了，署長是一個很能盡職的人，此刻穿着晚服——將要出門了——很誠懇的面容，戴着一隻單眼鏡。

戈先生兩腿疲軟得很，倒在椅子上，只是流着眼

淚，對着署長說他的苦痛，說得很急驟，但常常因爲傷心，又咽着喉嚨，說不出來。

署長——也是一個家庭中的老頭子——心裏非常感觸，但是因爲職務關係，只好自己撐持着。

『戈先生，你是不是說你的兒子在四點鐘的時候失落了！』

『是的，署長先生。』

『在黃昏的時候，却不免糟糕……，在他這個年齡，是不能往前走的，他說話又不清楚，又不知道住址，他又不能說他的姓，是不是如此的？』

『是的！唉！是的。』

『在阿里耶耳城門旁邊失落的，這是一個可疑的區域……但是你却不要着急……那裏我們有個警察巡長很精明……我立刻就打電話去。』

可憐的老頭子，單單一個人在那裏坐了五分鐘，精神也沒有了，心裏止不住的跳。突然署長進來了，嘴角上微微的帶點笑意，眼角上也帶着幾分快樂的神情，『尋着了。』

『啊！』戈先生叫了起來。立刻跑去，緊緊的把

署長兩隻手握著。

『戈先生，我們真好運氣，是不是一個褐色頭髮的小孩子？面色微微有點黃？披的一件藍絨衫？戴的一頂有白毛的小毡帽？』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他，……正是我的孩子阿烏耳。』

『好了，剛才有人到警察所報告了，說他就在附近一個窮人家裏，你看他的住址：「勒瓦洛瓦稍勒區，加育街，畢耶龍。」你快坐着車子去，可以早點看見你的兒子，……但是我們警察所的人說過，你去時，不要向那些華麗的房子去問，因為收留你兒子的，是一個賣小菜的……這也無甚關係，是不是呢？』

『啊，是的，……無甚關係。』戈先生誠懇的謝了署長，急急忙忙奔下樓來，跳上馬車。此刻我們知道，那賣小菜的，雖不是一個上等人，但戈先生一定要去和他親近的，不錯，戈先生是銀行的總理，又是議員，又是得過獎章的職官，但是他還得去和那賣小菜的行最親密的禮的。戈先生此時一無所思，只知道如何去愛他的兒子，一路上，只聽見他這些聲音：『

車夫，快走，快……快……』

天已晚了，又冷，馬車急急的穿過巴黎，走到馬林塞爾布街，好像收束不住的一樣，又越過了城門，經過了些最華麗的房子，轉眼便入了一段卑陋的房屋，及黑暗的小巷，車停了，車上燈光很亮，戈先生早望見一所石灰塗的老房子，是了，這正是畢耶龍住的地方。門開了，出來一個人，看去很精幹，不愧是個法國人，紅黃色的鬍子，缺了一隻手，他絨汗衣的左袖，捲做了兩疊，繫在膀子下，那人見了華麗的馬車，同穿皮衣的老紳士，便歡喜的說：

『先生，你就是他的爸爸嗎？不要怕，孩子很平安……』那人便側着身子讓他進去，把一根指頭放在嘴上示意說：『悄悄的，他正在睡。』

房子裏點了一只煤油燈，並不很明亮，但是裏面的東西，戈先生早看清了：一個櫃桌，缺了一只抽屜，旁邊幾把跛腳的椅子，一個圓桌，上面擺着一隻酒瓶，只有半瓶酒了，又有三個杯子，還有一個盤子，裝了一點冷牛肉……。

那人拿着燈，用脚尖走路，輕輕的走在屋角上照

了一下。啊，那裏還有一張乾淨的床，兩個小孩子正在上面睡着了，一個年小的，睡在那一個的懷裏，那個的手，緊緊抱着這個的肩頭，戈先生認得清楚，這一個便是他的兒子。

畢耶龍低聲說：『這兩個像睡死了，始初我不知道別人什麼時候來尋這個小先生，我才把他們安置到我的牀上，等到他們睡去了，我才到警察局去報告。平時慈多耳睡的是懸床，我今天想，他們兩個這樣睡法，要較好些；我原打算看守他們一夜，明天清早，才往哈耳去的。』

戈先生此刻心裏反轉不安起來，他注意這兩個睡着的孩子；兩個睡在一張不大的鐵床上，上面一床灰呢被，又像軍營中的，又像病院中的，處處都現出感人的樣子。阿烏耳穿着很美麗的絨衫，睡在他小朋友的懷裏，好像有種膽怯的信託心，便愈覺添了些脆弱的神氣；戈先生想念一回他的兒子，又聯想到那個紫紅面皮身體強壯的孩子。

『這是你的兒子嗎？』戈先生問。

『不是，先生，我還沒有結婚，這是一件意外的

事……唉！真蠢啊！這是我撫養的……以前有個女鄰居，是一個苦人，小孩還不能獨立，他就死了。那鄰居的職業，是個穿花園的，他這職業，很難於生活，他養他的兒子，直到五歲？這時鄰近來買花園的，他的兒子差不多可以幫忙了，到他死了，這孩子就跟着我了。啊！我倒沒有甚麼功勞，反漸漸得了他許多好處，他到了七歲，就很可能給我幫忙，禮拜日或禮拜四或其他的日子，他出了學校，就同我在一處，幫我推車子，這個事情對於我，倒不是很便宜的……從前我是一個配置機械的工人，每天工錢十佛郎，罷了，慈多耳倒是一個善於辦事的，尋得你的兒子，就是他。』

『怎麼？就是他？』戈先生猝然發問。

『我剛才給你說的那孩子，他出了學校，就在路旁遇着一個小孩子，一路走，一路哭，他就去問他，又安慰他，末了又盡力引導他。但不知道你的兒子說了些什麼？到底他說的是英國話？是德國話？總沒法子叫他說出姓名和地址來……慈多耳把他引到我的面前，那時我正在賣菜，好在也不遠，但是圍着我的

那般太太姑娘們，一時就像蛙叫一般，都說：「應該把他引到警察局去。」慈多耳極力反對，說是：「莫要把小孩子嚇壞了。」不多會，你的兒子也不願離開慈多耳了，壞事了！我只好不賣菜了，一同回來，他們兩個合着吃了一塊麵包，簡直是好朋友，隨後就去了，兩個都很好！」

那人的一席話，於是就在戈先生腦筋裏縈繞起來。……戈先生是一個富翁，聽完那人的話，不過只把窮人生活的黑幕揭開了一小角，但是已經這樣苦了。

戈先生便叫着畢耶龍說：「我的朋友，把你同你的孩子都勞累了，……不久……不久你就曉得我不是忘恩的人。……但從今天起，……我見你境遇也不甚好，我甚願幫助你做個紀念。」

戈先生當時就伸手去摸他裝銀票的袋子，畢耶龍忽把手按着他的肩膀。

「不……不……先生，我從前是個軍人，——我還有東京的獎牌，在那抽屜裏，——我只願吃我自己掙來的麵包。」

「這樣，……真不愧是個軍人，……我看你真有

能力……你是很可尊敬的人，等着罷。」

畢耶龍帶着半愁半笑的神氣，露出失望的樣子，冷冷的說：「然則，你只注意我嗎？……」

「還有慈多耳哩，你願意我照料慈多耳不？」戈先生這樣說着。

畢耶龍很喜歡的說：「唉！正是啊，我常常想着這可憐的孩子，他跟着我的時候，我就沉吟想過：「真可惜了！」因為他很聰明，就是小學校裏的教師，也很愛他。……」

接着畢耶龍又說：「我想，我們可以把小孩子搬到車上，回你的家裏，比較在這裏好些。……啊！你要把他抱在懷裏，好在他還沒有醒。……在這樣年齡上，倒睡的很好。……但是，應該把鞋子先給他穿上。」

戈先生隨着畢耶龍的眼睛看去，火爐裏還有一點微火，將近要滅了，爐前放着兩雙小孩的鞋子；一雙是阿烏耳的，很精緻，慈多耳的那一雙，已穿破了；每一雙鞋子裏，放了值得一兩個蘇一支的紙人，和一袋雜貨店賣的糖果。

畢耶龍很慚愧的自言自語說：「先生，這是慈多耳在睡前放在這裏的，……我從警察局回來的時候，恐怕你的兒子不願在這裏睡，所以買了些不值錢的東西，……你知道的，……為小孩，……在他們醒來……」

戈先生兩隻眼睛裏，都噙着一泡眼淚！……忽地跑出去，一分鐘又進來了，兩手抱着一個很好看有機械的馬，一盒鉛做的兵，還有一些好看的东西；這些都是戈先生為他兒子買來放在車裏的，有些是鍍金的

，有些是滷漆的，樣樣都是非常好看的；他都放在兩雙鞋子的旁邊，倒把畢耶龍看呆了，戈先生更挽着畢耶龍的手，發出一種顫動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這些東西，我甚願他們醒來，就在這裏大家來玩，慈多耳從此就是阿烏耳的朋友，……好朋友，我更感謝你，你給我的教訓真不少啊。……」

載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六期

## 家賊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著

差不多有十年了，或者不止，或者不足，我曾參觀一個婦女的監獄。這是一所舊時的爵邸，很像是亨利第四時代建築的，他那個高聳的青瓦屋頂直把江邊一個黑暗的米地小城控制着。一個監獄長已達退休的年齡了；他頭上戴上一副黑色的假髮，嘴上一撇白色鬍子。這是一位異常特別的管理人。他治事並不假手於人而又有入道的感情。他對於那三百膳宿婦女的道德行為從沒有懷疑過，他不以為她們的道德在偶然集合於一個地方的三百婦女的道德之下。

——這裏有各種的人與別處一樣，他髻髯帶着一個溫和的和疲倦的眼光向我說道。

當我們穿過院子的時候，那裏有一長隊女犯正完畢了她們靜默的游玩又重新走向工場裏去。裏面有許多老年的婦人，形容是粗笨的和陰沉的。我的朋友加

巴倫醫生陪着我，他叫我注意道，差不多這些婦女都有本來的缺點，裏面斜眼最多，這都是遺傳的變態，很少沒有表出罪犯的標記，至少也帶一個罪惡的樣子。

監獄長輕輕的搖了搖頭。我看他不大以醫生的理論為然，他相信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犯罪者與無罪者並不是常常都是很不相同的。

他又引我們到工場裏去。我們看見麪包婦，熨洗婦，裁縫婦都在作工。工作的精神和地方的潔淨差不多在那裏添了一點快樂。監獄長係用善心去待遇這些婦女的。那些最呆的和最凶的婦女並不使他失掉忍耐心和慈善心。他以為人家應該對共同生活的人給些原諒，縱是對於有罪惡的和犯罪的，也不應該過於苛求；並且，他不要求偷竊的和勾引男女的婦人必為完善

的人，因為她們是已被懲罰了。他不大相信責備的道德的效力，他也不願意在監獄裏設一個道德的學校。他不贊成人家使人受苦便可使人成為完善的，於是牠遂盡力的去減少這些可憐婦女的痛苦。我不知道牠是否具有宗教的情感，但是他絲毫沒有把道德的意義連綴到懺悔的意思上去。

——我在實行規則之前須加以解釋，他向我說道。我親自向犯罪的婦女解釋規則。譬如規則的命令須絕對靜默。那麼，如果她們絕對的保持靜默，她們必將變做呆滯的或瘋狂的。我想，我應該想，這不是規則的意思。我給她們說：規則命令你們保持靜默，這個的意思是怎樣的？這是說監察的人不應該聽着你們談話。如其人家聽見你們談話，你們便要受罰；如其人家沒聽見你們談話，人家便不能責備你們。我不應該干涉你們的思想。如其你們的談話並不喧噪，就像你們的思想一樣，我便不應該干涉你們的談話。我這樣的向她們告訴了，她們便去研究談話的方法即是不把聲調放散出來。她們既沒變做瘋狂的而規則也實行了。

我問他究竟他的上級長官們是否贊成規則的這種解釋。

他答復我說，來視察的長官常常責備他；但是他把他們領到門外去向他們說道：『你看這些欄杆，這是木頭做的。如其在這裏關着一些男子，八天後一定一個都不在了。這些婦女並沒有逃走的意思。但是勿激成她們的憤怒，這感覺較為明智些罷。監獄的制度已經對於她們的身體和精神沒有衛生的利益。如其我們要強迫她們保持靜默，我便不擔任去管理她們。』

隨後我們又去參觀病房和寢室，這是一些刷白石灰的大廳房，這些大廳房並不保存一點舊時的宏大樣子，裏面只有一些灰色石和黑色大理石的像古蹟的火爐，火爐上面雕有突出的而且豐滿的代表德行的神像。一尊代表公道的女神像是一千六百年某意大利籍的佛郎德人雕刻的，這位女神的頸膊是全袒的，她的足腿露在長袍外面，她用她那隻豐潤的膀子舉起兩隻顛倒的平盤，這兩隻平盤合在一起好像鑊斂一般。女神的手裏還提着一支劍，劍尖恰指着一個躺在鐵牀上的病的弱小婦人，她的褲薦很薄，像一幅疊摺的葛巾一

樣。人家說這無異是一個小孩子。

——怎樣！好些麼？醫生加巴倫問道。

——哦！是的，先生，好多了。她微笑着。

——我們走了，你安靜些，你快要痊愈的。

她瞧着醫生，一雙大眼睛滿含着快樂和希望。

——她從前是很病的，這個婦人，醫生加巴倫說道。

——我們走着。

——爲甚麼過失她被罰呢？

——這不是爲一個過失，這是爲一個重罪。

——呀！

——犯了殺小孩子的罪。

在一個長廊的盡頭處，我們走進一間差覺開朗的小屋子，壁間滿懸着徽章，窗戶沒有欄杆，却正對着鄉野。那裏，一個十分美麗的年輕婦人，伏在書棹前寫字。另外一個整齊的婦人在她旁邊立着，一面在懸在她腰帶上的一束物件中尋鑰匙。我以爲這是監獄長的女兒們。他告訴我這是兩個女犯。

——你沒有看見她們穿着監獄中的衣服麼？

我倒沒有注意，一定是因爲她們的衣服與其他的女犯不一樣。

她們的袍子做的很好，她們的帽子又很小，可以令人看見她們的頭髮。

——這是：老監獄長向我說道，當一個婦人的頭髮是美好的，很難去阻擋她不露出來。但是這兩個婦人是服從公共制度的，並且也是被迫去作工的。

——她們做些甚麼？

——一個是管文卷的，那個是管圖書的。

不必去問他，這一定是兩個『情慾犯』。監獄長又向我們說他愛重罪犯較甚於輕罪犯。

——我知道，他說，她們對於她們的犯罪髣髴自己是局外人一般。在她们一生裏面，她們的犯罪好像是一道光明一樣。她們是能正直的、勇敢的和大度的。我這裏並不是和着那些偷竊女犯相提並論。那些偷竊的犯罪是平庸的和流俗的，這種犯罪好像是她們生存中的要素一般。她們是不可革新的。這種卑劣性引她們去犯過了些受罰的行爲，於是便時常在她們的品行裏面潛伏着。科她們的懲罰總是相對的輕減，並且

，既是她們的肉體和精神的感覺是很少的，她們往往容易的去承受懲罰。

——這並不是說，他繼續說道，這些不幸的人都是不應該受人矜恤和不值得人家去關心她們，我愈活得久，我愈看見並沒有犯罪的人，只有一些可憐的人而已。

他叫我們進他的辦事室，他又命令一個看守者把五百零三號的犯婦給他引來。

——我就要，他給我們說，給你們一臺戲看，這是我簡直沒有預備的，這一定要引起你們一個對於犯罪和懲罰的新感想，我請你們相信我的話罷。你們將要看見的和聽見的，在我這一生裏面已經看過和聽過一百次了。

一個犯婦隨着一個女看守者進了辦事室。這是一個年輕而相當美好的鄉間婦人，神氣是簡單的，恬淡的，和溫和的。

——我要給你一個好消息，監獄長向她說道。總統先生聽說你的品行很好，他已寬宥了你的餘罪。星期六你便要出去了。

她聽着，嘴唇半開着，兩手在腹際交叉着。但是那些意思不能疾速的透入她的腦袋。

——星期六你便要出獄了。你便是自由人了。

這一次她懂了，她的兩手作一種愁苦的姿勢舉起來，她的嘴唇抖着說道：

——真是我應該走麼？究竟我將要變做甚麼呢？

這裏我有吃的、穿的和一切東西。我寧願住在我所在的這個地方，你能否把這些話說給這位好先生麼？

監獄長又溫和的詳細給她解釋說她不能拒絕這個恩典；既而他說，在她臨行的時候，她還要領一筆款子，十個或十一個佛郎。

她一面哭着出了門去。

我問她犯了甚麼罪，這個婦人。

他翻開名冊說道：

五百零三號。她是農家的女僕……她偷了她主人一條裙子……家賊……你知道的，法律對於家賊懲罰最嚴。

載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少年中國第四卷第八期

## 多馬先生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著

我認識一個嚴正的司法官。他叫做摩郎的多馬，他是一個省外的小貴族。他在麥馬韓將軍七年任期內充任法官，他的希望是有一天要用國王的名義去參與裁判。他有一些原理為他能毅相信是不可搖動的，他也從沒有去搖動過。迨人家去搖動一個原理，人家便在下面尋出一些不妥帖的東西，並且人家覺得這不是一個原理。摩郎的多馬並不使用他的好奇心，他只是謹慎的抱着他的宗教的和社會的原理。

他是克司小城初級審判廳的裁判官，我那時正在那裏。他的外表露出尊貴和一些同情的樣子。他的身體頹長而且瘦瘠，簡直是皮包着骨頭，一副黃色的面孔。他那十足的淡泊樣子很給他添了些氣度。他只叫人喚他做多馬先生，並不是他輕視他的貴族資格。因為他以為自己太窮，實在不能維持貴族資格。我常

常和他周旋，所以知道他的外表不是欺人的，他的聰明有限，體質很弱，但是他具了一種高遠的精神。我又在他身上發現一個偉大而道德的品格。但是有一次我得了機會去觀察他怎樣去盡審訊官和裁判官的職務，我便看出他的廉正和他從責任中所造出的意思常把他弄得不入道的，並且有時還將他的聰明完全剝奪了。因為他有一個很高的信仰心，於是罪惡和懺悔的意思便泯滅了他的知覺，且在他的思想裏把犯罪和懲罰的意思控制着，並且他常用洗刷罪人的快意心理去懲罰罪人。他以為人的裁判是一個神的裁判轉弱的印象，但是仍然是美的。人家在他幼時給他說受苦是一件善事，受苦是功勞和德行，受苦是可懺悔的。他深信這些話，並且他以為應該把苦痛加於任何墮落者的身上。他最愛責備人。這便是他的慈惠的效力。上帝為

懲罰他犯的亞當罪惡和促進他悠久的幸福便給他送了些牙痛和肝臟毛病，他認定這是上帝的恩惠，他遂以為給閒蕩者和浪游者的監禁和罰金不啻是一個善舉和拯救。他常從他的教義裏面抽出法律的哲學，又因為他思想的正直和淡泊，他遂變做殘忍的人，人家不能說他是苛刻的。但是，不是物慾的，也不是感情的。他自己並不從人的痛苦中去設想一個具體的和物理的意思。他自己却設想一個純粹道德而含有教義的意思。他對於監獄制度有一個稍微玄妙的願心，這並不是他的心和他的眼沒有一些快意，有一天他引我去參觀一所美的監獄，這是人家剛才在他管轄區內建築的：這所監獄是白色的，潔淨的，冷靜的，可怕的；周圍一些小房間，守衛的人即住在中間燈塔裏面。這所監獄，在你們看起來簡直是瘋子造來為製造瘋子的實驗室。這確是一些凶惡的瘋子，這些監獄製造者欲使一個壞人成為道德的，遂不惜把壞人置諸一個能使壞人變做痴呆的或凶暴的制度之下。多馬先生却另有一種見地。他只靜默而滿意的瞧着這些凶惡的小房間。他有他的腦後的意思：他想犯人決不是孤獨的，因為上

帝隨時都伴着他。他那安靜而滿意的視線鬚髯說道：『那裏我安置了五六個單獨的犯人，他們的對面便是他們的製造者和裁判的主宰。在這個世界上真沒有更可艷羨的命運可比他們的了。』

這位司法官擔任了好幾件審訊的事，裏面便有一件關於小學教師的訴訟。當時正是不信教者的教授法和教會的教授法宣戰的時候。共和黨人反對教士無知識而又粗暴，地方的教會報紙便攻擊一個不信教的小學教師曾經把一個小孩子置在燒紅的火爐上面。這個攻擊對於鄉間的貴族裏面頗得信用。人家把事實和一切詳細情形收集起來，而衆人的傳說遂引起司法官的注意。多馬先生是一個純正的人，如果他知道這是一些物慾，他決不去服從他物慾的命令。但是要盡自己的責任，他却不能不有物慾，因為這些物慾是宗教的。他正想他的責任是應該去接收反對無上帝的學校的訴訟，不覺之間，他便由一種最高度的急性公然把訴訟接收了。我應該說，他審訊那件事確實費了一個詳細的心思和無限的努力。其實他推究那件事完全係按着裁判的尋常方法，而他竟得了一個極好的結果。學

校裏的三十個小孩子都被他奇怪的審訊了一回，開首都不善於答復，既而覺得稍好一點，到了最後便十分的好了。費了一個月的審訊，他們答復得真好，他們的答復是衆口一詞的。三十件陳述都很相符，都是一致的，一字一句都是相同的，這些小孩子第一天都說一點沒有看見，現在都確切的用一樣的字句並用明白的聲口宣言他們的小朋友光着臀部被人置在一個燒紅的火爐上面。裁判官多馬先生正自慶得了一個如此美滿的結果，而小學教師却在不可駁拒的證據上面說明學校裏面從來就沒有火爐。多馬先生於是疑惑小孩子說謊。但是他自己毫不覺得這便是他無意之間唸給他們的默寫和心理授與他們的證據。

這件事遂由一個無法辦理的命令作了結束。小學教師受了裁判官一回嚴厲的申斥便被驅逐回家，臨行，裁判官又嚴重的勸他以後要將粗暴的本能抑制一下。那些教會裏的小孩子也常跑到他那個冷落的學校前面來玩喧噪的遊戲。當他每次從他屋裏走出來，人家便向他叫道：『哦！咳！燒屁股！』並且人家又常常向着他拋擊一些石塊。小學視學知道了這些事實的情

形，便做了一個報告證實這個小學教師沒有權力管理他的學生，結果便應該立刻更換。他被調在一個鄉村裏，那裏的人家專說一種土語，爲他一點所不能了解的土語。但是那裏的人家也叫他做燒屁股。只有這一句法國話算是他最懂得的。

因爲常和多馬先生周旋，我方知道，凡審訊裁判官所收集的證據都不外一個同樣的格式。有一次他在他辦事室裏接待我，他的錄事也在那裏，他正審問一個證人。我想退出他的辦事室，他却把我挽留住，但是我在那裏也並不妨礙這位好裁判官的辦事。

我坐在屋角旁邊，他們一問一答我都聽見了：

——狄瓦耳，你在午後六點鐘看見被告麼？

——這即是，裁判先生，我的婦人靠着窗戶。她向我說：『你看梭瓦耳度走那裏過！』

——他走你的窗戶下面經過，他的樣子一定是令人注意的，所以她才留心的特別報告你。被告的形迹是否露出一種可疑的樣子？

——我再給你說，裁判先生。我的婦人向我說：『你看梭瓦耳度走那裏過！』我便掉頭去望了一回，

我向她說道：『不錯的！這是梭瓦耳度！』

——是了！錄事，寫起來：『狄瓦耳夫婦在午後六點鐘看見被告帶着可疑的形迹在房屋之周圍徘徊。』

多馬先生又向證人提出幾個問題，證人是以做零工爲職業的；他將證人的答復向錄事口譯做司法的體裁。既而證人聽錄事唸過他的陳述，簽了字，行了禮便退了去。

——爲甚麼，我於是問道，你不將證人陳述的原文收集起來，你却把他譯做一種不是證人的語言的語言？

多馬先生驚異的把我瞧着，旋即沉靜的答復我道：

——我不知道你想說甚麼。我只能盡我的忠實去收集那些陳述。凡司法官都是盡其所能和我一樣的。在司法任期內的文件，如其一個陳述爲某裁判官出入其詞或改變其原文，人家是不引證爲例的。但是，按照我同僚的習慣，如其一個證人像這個狄瓦耳爲你剛才所聽見的，他不善於措詞，我亦須改變其語句，又

沒有必需取用原文的時候而去收集一些不整齊的、流俗的、或粗鄙的語詞，這便是違反司法的尊嚴。親愛的先生，我想你一定沒有明白注意一個司法審訊成立的條件。司法官在搜集和彙齊證據的時候，不應該失掉了所定的目的。他不特應該把自己的頭腦弄明澈，並且應該把裁判所也弄得清清楚楚。僅把自己的思想弄光明，這是不敷的；應該把光明散在各裁判官的思想裏去。最緊要的是應把訴訟弄得非常明瞭，因爲證人的雙關的或冗雜的敘述和被告的兩可的答復常把訴訟的真象蒙蔽着。如其記錄是無秩序的和無方法的，那些公正證據必變做無力量的，並且大多數的犯人亦將倖逃法網。

——用這種方法是因爲確定證人的浮動意思。但這種方法，我問道：不是危險的麼？

——如其司法官不具良心，這便是危險的。但是我還沒有見過一個沒有最高責任心的司法官。我的左右雖有基督教徒、一神教徒、和猶太教徒，但是他們是司法官。

——多馬先生，當其你唸證人的陳述，他還不大



懂得，因為你把他的語詞翻譯過，這是他莫名其妙的，你覺得這是不妥帖的地方麼？你那個『形迹可疑』的詞語，究竟在這個做零工的人看來是甚麼意思？

他嚴重的向我答道：

——『我曾想到這裏，我爲防備這個危險亦曾費了幾許詳細的心思，我給你談一段過去的事。剛不久的時候，一個不大聰明的證人，我不知道他的道德心如何，我看見他大概沒有留心錄事給他唸的他本人的陳述。我便請他加倍注意，我又叫錄事給他唸第二遍。我相信他仍舊沒有注意。要使他重視他的天職和他的責任，我便設計做了一個圈套。我叫書記在他陳述的尾上加添一句與上文完全相反的詞語。我招呼他簽

字。他剛把筆尖落在紙上，我便止住他的手腕：不幸啊！我叫道，這是與你的陳述相衝突的，這是一個犯罪的行爲，你要簽字麼？』

——然則！他又向你說甚麼？

——他帶着可憐的樣子向我答道：『裁判先生，你真正比我高明，應該如何寫法，你自然比我知道的要多些。』你看，多馬先生接着說道，凡是憂心殷殷盡他職務的裁判官總是要把一切錯誤的原因避掉的。你相信罷，親愛的先生，司法上的錯誤是絕不會有的。

載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少年中國第四卷第八期

## 衣袖海海底鐵道

(譯自巴黎經濟學報)

一九一六年七月五日，巴黎經濟學會開歡迎各國來賓大會，研究衣袖海海底鐵道問題。首由學會會員沙巴笛 (M. T. Sabatier) 氏宣言，其言曰：

本會討論建此鐵道久矣，昔史瓦勒氏 (Chevalier) 首倡此議，繼其後者，有勒翁塞氏 (Leon Say)、博里耶氏 (Beauhieu)、及赫里勒氏 (Guiollet)。最榮譽者，則爲吾法蘭西工程師杜麥喀羅氏 (Thomède Gamond)，曾自一八五七年從事最完善最確鑿之研究。迨我政府同英政府正事磋商之際，乃一八七〇年條開兵釁，此議頓廢。後數年，兩政府續行提議，旋於兩岸試開隧道，量其工程，實足以達到目的。而英國經濟學者屋爾色萊氏 (Marshall Gannet Wolsley) 突倡反議，屋氏曰：英島國也，敵人侵入誠非易易，若海底鐵道成功，則法軍可於夜間冒游

歷者突然據其入口而佔其領土，無須明白宣戰也。

按屋氏之言，純是空想。夫既云英爲島國，則沿海皆可登岸，然未聞有襲之者，蓋英國固有法以防之也。彼海岸線如此其長，尚有防之之法，則海底鐵道，侵入豈易事哉？屋氏生於島國，未習與大陸接壤，徒知以海洋爲鞏固也，雖明知海底工程成功，將來可收無量之效益，因理想錯誤之故，遂使英人咸生恐怖之心，殊可慨也！英國鐵路公司總理瓦且氏 (Watkins)，予之摯友也，平時對於此地工程，極端熱心，因聞屋氏之言，亦認此地工程爲不當；以既贊同之人，尚且翻悔，其他可想見矣。海底工程停擱之消息傳佈，於是有建議改轍者，謂宜造最大鐵舟，橫貫於兩岸之間，以運行火車。此種計畫，姑不與海底工程相提並較，茲單揭其不利之點：(一) 海上之

運行不敏活也；(二)海腰如此其狹，船隻之撞損可慮也；(三)天時之變遷不常，若遇濃霧，或暴風暴雨之際，運行之困難可憂也；至於戰時，如敵人於此地安置魚雷，尤足為運輸之梗。至海底鐵道，則無此缺點。在吾法一般人士，對於此地工程，均無異議。至鐵路公司尤願竟其全功，雖歷經挫折，此志至今未易。計工程之廢止，已三十四年，歲月變遷，人事更易，昔英國一般輿論所反對者，今皆贊同，而每日投入海底鐵道會願為會員者，亦紛紛接踵而至，國會議員亦多數贊成此舉，匪特表示同意，且為此舉之中堅分子焉。英首相愛斯葵斯氏 (Asquith) 因眾人請求，亦宣言極願贊助此舉，但須俟國防會議之議決，始能生效云云。一九一四年，即國防會議討論此舉之期，孰料吾歐兵禍大作，此舉遂又東之高閣焉。然吾歐既經此次慘劇，則此舉更有不容已之勢。憶前十二日，英國最名譽而有卓識之議院議員斐爾氏 (Fell) 建議曰：此地工程，確為吾國及聯軍所應催促以進行者也。而工程之進行，又必得政府之允諾而後可。政府乎，允諾之期，此其時也。蓋今日如得政府之允諾，

則戰爭一旦結局，工程即可從事興築。斐氏之言如是，再就此地工程一研究之。考英法兩岸原屬接壤，因海水侵漬，乃漸次變為海峽。案前次試行開掘之結果，蓋自水平線至海底，其厚度僅五十米達，且海水不能侵透，故築鐵道於其下，誠安全而無危險。試觀以下全圖。(圖略)此種鐵道，即由法地桑喀 (Sangatte) 附近，於地底修築隧道，漸漸高達英地杜哇 (Davyres) 及佛爾喀斯洞 (Folkestone)。綜此鐵道之全線，都為五十一基羅米達，除去兩岸出入口之路，經過海底之線僅三十三基羅米達耳。

吾法北方鐵道工程長沙爾笛喀氏 (Sartiaux) 曾從事詳確之研究，隨抒其工程計畫，略謂宜掘兩隧，相距十五米達，而距離之間貫以枝隧，以備橫行之交通路。但未施行別種工事之前，須先築一獨立隧道，如運除泥滓，瀉去漏水，皆以此隧為要道。若一千二百名工人之動作，或數班工人同時並進，均能運動自如，而無妨礙。由是言之，則海底之易於工作，是天然的，非勉強的。初工程試行着手時，予前往參觀，漫行至海底，始悉海底並不漬水，且非常乾燥。據

測此海之深度，僅五十米達，而修築鐵道，則在水平線一百米達以下，其安全何如，無俟煩言。而預計此地工程，每日可築二十米達，平均每年六基羅米達，五年即可落成。藉曰偶有阻障，而利用機械之精良與科學之效力，亦必克歲厥事，決不至稽延時日。至於軍事上之處置，尤稱完善，勿論須若干方術，如何效驗，即下列數方法，已足屏敵人於三舍之外，試條舉之。將來鐵道成功，僅須少數穩健者司掌其事，或預定安置魚雷之計畫，或臨時釀成最大之水災，均足以控其出口，而制敵人之命。如鐵道轉軌機之撥動，亦可使火車超出軌線；堆積壞車於軌道，亦可以阻礙交通。至若斷其傳達線，以減電燈之光；壞其通風管，以閉隧道之氣，皆足使隧道陷於無用。抑未雨綢繆之方法，尤有可得而陳者，即關於轉運之局廠，設置於英國海岸，如有禁止交通之令，一切運輸均可立時停止；而各海角又可配置戰艦，一臨戰時，僅須大礮數發，已足將附近一帶陷落，彼敵人縱有投鞭之勢，又安能遂其飛渡之心哉。綜觀以上諸方法，其無害於英國，瞭如指掌，則英國陸海軍兩部，誠不必斷斷以為

慮也。自財政方面言之，此地鐵道每基羅米達約費佛郎七百萬元，總此線之長，統計約費四萬萬元。驟觀以上數目，似覺浩大，而吾歐戰事已歷數年，籌措軍費之聲，習聞之矣，區區之數，只一國兩日之軍費耳；矧此款之籌備，為吾英法兩國公司所分擔，每國僅措其半，吾法海底鐵道會已準備資金二萬萬元，係由四百股合組成之，英國公司其亦仿此辦法以準備乎？此鐵道一旦成功，每年如得三千八百萬佛郎之收入，除去消費一十萬，其餘二千八百萬即可作為資本之紅金。此就每日五十輛火車往來之出息計之也。如能積資推廣，轉瞬即可增至一百五十輛，出息亦自然隨之倍蓰。尤有注意者，此種公司無須補助，亦無須保證，所得收入，除耗費之外，悉充息金，以資本之數與收入之數相比較，可得息金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八。再從利便一方面言之，經此海底路線，只須費時三十分鐘，旅行者既免登舟跋岸之勞，而大批之郵件行李，又可省裝載搬卸之苦。即自巴黎以達英倫，亦僅費時五點三十分鐘，權其遠近，如赴布魯塞爾 Bruxelles (比利時京都) 耳。如早八鐘自倫敦上車，午後一點

三十分鐘即抵巴黎；如午後六時自法京起身，夜半十二鐘前又可復返英倫，既省一日之勞，復節旅中之費；且風雨不能阻其途，沍寒不能滯其行，至若海上之險惡，更可置之而弗問。但鐵道未成之前，此峽之險惡良有可憂者。蓋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除去晴明溫暖天氣，幾二百日在危險中，行旅因以裹足，苟非有緊急要務，鮮有航行者。若鐵道成功，則往來旅行者，將如梭如織，踵接肩摩；至於郵局，尤為便利，如早間自巴黎通訊，午間即可郵到英倫；如夜間作復，次晨即抵法京，是二十四鐘之間，回還往復，時間上真得莫大便利。在海上容易遇害之貨物，得此鐵道，固稱便利，抑知操航業者之利益，不幾為海底鐵道所壟斷乎？航業不幾廢止乎？是殆不然。海底鐵道，僅利於行旅耳，附帶之貨物耳，如龐大笨重之貨物，海底鐵道，亦無如何，仍須賴輪舟以轉運。所謂海底鐵道者，開其利便以增加行旅耳，至海上固有之轉運生涯，依然無損。且今時何時，非經濟戰爭之時乎？非經濟戰爭日新月異風馳電掣之時乎？一旦吾歐戰事結束，其經濟上之激烈競爭，更當奚似？靜言思之，吾人

寧不趁今日急起直追，預為準備乎？近日來聯盟各國，集議國際運輸，以便速事改良。竊謂英人正好與大陸諸人相聯絡，失今不為，尚何待哉？

案前此屋爾色萊氏之倡議反對建築海底鐵道，其意蓋防法也。庸詎知英國今日之勁敵，實在德而不在法。觀夫德皇之準備多數飛艇也，最精潛艇也，已知其決心欲與英皇喬治第五一爭雌雄也。彼英人如能早於事前預料英德間終不免於戰爭，則前此可不讓黑里戈郎島 (Heigoland) 併於普魯士，及今戰爭已開，而德國之需用品仍能照常支持，蓋德國與鄰近中立國甚屬親善，輸運未常絕耳。然則德國一旦實行其封鎖英國政策，恐亦反掌間事。且大不列顛缺乏糧食，盡人皆知，而每日消費大麥之量，又為一萬五千噸，至國中所儲蓄者，僅供六星期之用，則英國勢不能不於大陸各地常常輸運，以供其消費之量，而英國之海軍，又必以一大部分為護衛商船之用，如是則海軍力分，海軍力分，則海上戰鬥力弱，倘專事戰鬥而不顧及輸運，則英國飢饉之象，可立而待，若然，則英國將受飢饉之逼迫而謀構和矣。向使海底鐵道早

經成功，則大西洋、地中海、坎拿大、印度、澳洲等處，所有輸給於英國之需用品，均可利用此鐵道，匪特海軍力不分而得專事於戰鬥，即往來輸運，亦不受種種危險，利便果何如哉。在我聯軍方面，因彼此壤界相接，或通商惠工，或以有易無，相互間早已趨於親善；矧此次戰爭，彼此聯盟出師，同仇敵愾，將更因此而愈密切。僕甚願鄰近諸國，藉此敦睦友誼，同心叶力，以竟此二十世紀之大工程也。

沙巴笛氏詞畢，穆德氏 (Moutier) 宣言 (穆氏係北方鐵道工程長)，其言曰：

自海底與築鐵道議初起，僕對於此地工程實施計劃，頗有研究，亦極有進步，試觀陳之。案鑿陸地山洞以築鐵道，係由洞線之兩端着手挖鑿，由低而高，漸次達於中部，然後用重學之法，以漏其水而除其泥滓。海底鐵道則否，依栢勒桐 (Breton) 君工程式的計劃，係由高而低，如築洞於山底然，築一三米達口徑之隧道，以為基礎隧道，然後再築枝隧，以便分段修築，於是由中部開鑿，以達於兩端出入口。憶波笛 (Potier) 與那巴郎 (Lapparent) 兩君前次

開始試築此隧，據云此地地皮，係由若干層堆疊，承接於海底，而所鑿之一層，甚屬脆弱，頗利於工作，然亦無傾塌之患。據查此地地皮之厚，計五十米達，而在此地地皮之下，確可修築基礎隧、鐵路隧、以及橫通之枝隧。惟此地地皮不甚平坦，須稍事修理之。此地工程，大致盡於此矣。所可慮者，恐不便於火車耳。然在今日，儘可使用電車，是昔之不便，今亦無煩瑣瑣言矣。抑尚應注意者，則此隧道之長，約五十三基羅米達，隧內不能不設置通風管。然以吾人理想推之，凡車子運轉之時，其車身當發生一種自然之風，在此隧中，似又不必設置最有力之通風管。如用電車，其發生之風，尤較火車為良，然亦不能因此而廢置通風管。要之通風管之設置，似無大關係也。案修築城洞，係單獨的，係上圓而下平。至於此種隧道，則須修築兩洞，每洞各置鐵軌，而此地之地質，尤宜修築圓體隧道，似較堅固，縱無襯磚，亦不至傾塌，然仍不能不用襯磚。總之，隧道一旦成功，十分鐘後便可開車。開車之日，即商業繁盛之日，可斷言也。

載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月一日戊午週刊十三及十六期

# 詩

## 長相思

擬李白原韻  
光緒時作

長相思，寢不安，鷄聲唱徹漏聲闌，清風吹遍秋簾寒；  
隻身對影形若失，盤桓長嘯復空嘆，意中人似在目端；  
搔首情移尺五天，低頭思滾千層瀾，天涯地角神馳騫，  
游魂夢渺還家難，長相思，鬱肺肝。  
碧草如毯柳如烟，淒涼人對海棠眠，厭聽鄰家吹玉笛，  
無心坐撫古琴絃，癡心一點向誰傳，新愁舊愁思惘然，  
覓君無處喚蒼天，空情含芳草，沾襟淚滴泉，倚枕魂  
飄亂，醉來羞到菱花前。

## 四時讀書樂

擬翁秀卿

隔牆好鳥弄笙簫。四時光陰春爲最，趁此讀書心先醉，  
讀書之樂樂若何，草色青青映簾波。  
南風入戶蕉添涼，樓臺倒影映池塘，空階綠竹搖窗爽，  
小院紅花點硯香。晝長無事人易困，惟有讀書能遣悶，  
讀書之樂樂最幽，青天一色薄雲浮。  
洞庭昨夜西風吹，菊披金甲盡出籬，梧桐一葉飄井上，  
蟋蟀繁聲透錦帷。鎧花再剔膏油費，此時讀書正有味，  
讀書之樂樂無邊，松間明月石上泉。  
紅楓遍野萬山枯，嶺上梅花相對娛，夜靜焚香重簾護，  
寒催積雪壓蓬廬。紅爐隨意烹茶酒，此時讀書情翹首，  
讀書之樂樂最深，一敲棋子一曲琴。

## 嚴子陵披羊裘釣大澤中

山如人笑水如描，雲淡風清氣候調，豁眼嬌花敷錦繡，

詩

澤景融融澤水幽，富春山下富春秋，羊裘既著功名淡，獨與青山綠水儔。

春陰

不晴不雨散輕烟，鳥立如癡柳欲眠，院落沉沉風浙浙，此天正是養花天。

詠李夫人

靜處深閨裏，丰姿久著名，似花還似玉，傾國且傾城。一召君王喜，三宮嬪御驚，重修金屋貯，並上玉樓行。侍宴朝朝樂，專房夜夜情，紅顏尋舊夢，黃土悵新塋。遺愛長思念，冥形絕送迎，帷前孤立影，是否態何輕。

避暑宜何處

避暑宜何處，薛濤井畔幽，枇杷香隱約，松竹影浮游。麗閣迴環繞，長江宛轉流，涼催詩酒興，遠念故人儔。

蟹是我前身，今生我畫蟹。蟹是橫行蟲，我是橫行派。男兒本自重橫行，欲肆橫行須學蟹。

甲辰夏雨霽 光緒三十年

大雨傾盆來自東，或西或北任狂風，三千盃酒消塵慮，醉罷長歌氣象雄。

戊申七月 光緒三十四年

秋蟲聲裏寄秋聲，秋景依稀秋月明，秋水文波秋氣爽，秋天一片秋雲橫。

乙酉夏日 宣統元年

不衫不履漫徘徊，一句油腔酒一盃，莫道江樓風景好，此間惟恐客遲來。

避暑宜何處，清幽杜老祠，蟬琴搖遠樹，蛙鼓響深池。煮酒嘗新笋，拈毫寫舊詩，科頭窗北臥，散髮任風吹。

哭友 光緒時作

以我爲知己，交情子最真，傷心悲宿草，淚眼撫遺琴。風雨曾聯袂，河山孰賞音，一尊空望祭，何處共君斟？

夜壺

器小難登大雅堂，只能遺臭不流芳，軼聞久著三遺矢，異味難諧七寶香；敢許雷鳴誇瓦缶，每隨月影上繩床，深宵偶借提携力，倚翠偎紅臥榻旁。

題畫蟹

稱我無腸公，余應之曰諾。呼我介胃公，余亦唯唯否。蘆花春水荻花秋，浪跡江湖任去留，兩眼初開天地窄，不知人我自悠悠。

辛亥有感

喚起神州子弟兵，旌旗翻耀金風生，橫鎗四顧乾坤小，洗盡腥羶氣始平。橫劍指揮百萬兵，禦強惟有志成城，沙場快灑一腔血，縱死不污奴隸名。

乙卯有感寄劉沛膏

投筆狂呼思進取，少年志氣原如此。他日登高吐氣時，橫肝世界我與你。生平重子不重取，眼光在彼不在此。手執世界牛耳人，不是區區必是你。

劉沛膏和句：奔走頻年思進取，消磨志氣已如此。忽得君家投筆歌，振我精神賴有你。

丙辰滇黔倡義與慶之信口唱和 慶之西陽人

故園歸去已無家，悵望鄉雲淚似麻（予續之）。滿地烽烟何日盡？回頭懶看夕陽斜（予再續）。

丙辰中秋節前二日夜半口  
占二韻次夜再賦二韻成之

獨臥胡牀上，簷前細雨聲，風掀窗扣響，水撞碾輪鳴。  
合目塵心淨，增懷秋味清，牀頭雖寂寞，伴我有青萍。

丙辰夜偕家人納涼後園  
卽景有感

銀花隱約送清香，煮酒烹茶爐火忙。情味不殊田舍樂，此心已與國魂長。

丙辰秋和陳仲卿步原韻

春復春來秋復秋，凌雲有志道無由。呼兒將出黃花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予少時曾一度改名為露施  
嘲之者謂為不祥以露施易  
誤為露尸也作詩以答之

飛花白骨壯人詞，有志沙場一露屍，死後何須馬革裹，乾坤葬我正榮時。

丁巳九月二十七夕深宵  
難寐口占一章

展轉孤衾寢不安，夢中猶覺兩肩寒。今宵始識羈臣苦，枕畔無人欲訴難。

丁巳廿七初度 民國六年

空作昂藏廿七秋，先鞭壯志總難酬。雙親已老承歡未，大局如斯險象浮。無路請纓備北上，有懷負笈快西遊。今朝漫道經綸語，且學老蘇再伏頭。

最堪憐是意中她。

丁巳三月和邢麗江表兄書  
懷七律二章步原韻

繡花天氣雨如絲，興趣幽然但賦詩。綠上闌干新霽候，紅飛砌徑晚寒時。曠觀萬物皆如意，笑倚雙親未忍離，最是人生真樂處，此中情趣祇予知。

政局勞如比亂絲，百無聊賴且吟詩。頭銜自顧居人後，手版閒拋作畫時。世路年來嗟反覆，前途日異歎迷離，羨君高臥懷高節，北土英名天下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夜巴黎大雪口占三絕

白骨戰場似雪花，雪花滿地白如沙，雪花白骨慵分別，但憶加崙漢力巴。  
裝成萬樹鍍銀花，眼底銀湖未有涯，歧路徘徊惆悵甚，春光畢竟在誰家。

朔風吹處放梨花，錦被不溫爐火斜，徹夜難成萬里夢，

詩

冬夜昧旦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巴黎

昧且醒，但見依稀曙色，漫透窗帷，心若有感，遂口占一絕。  
大地蒼茫欲曙時，晨光渾沌影遲遲，前途應是光明境，且學雄鷄一唱之。

讀真人詠海棠詩有感步

原韻成一絕 一九二三年冬  
巴黎

大好河山門戶開，歐風美雨後先摧，祇須我輩齊拚力，會見胡兒俯首來。

題法國慕綺梭教授夫人  
紀念手冊

我住的那裏，那裏便是我的家鄉；

凡是和我表同情的，都是我的朋友。

無題

民國二十年六月  
成都桂花巷寓所

悶到沉時磕睡多，愁難解處夢婆娑；簾前低語兩三句，  
是也非耶夢裏她？  
心底絃聲放不開，低頭繞室漫徘徊；解鈴終是繫鈴者，  
惟盼伊人及早來。  
濁酒半瓶淺淺斟，消愁轉被愁相侵；牀頭尚有孤衾在，  
且向魂中夢裏尋。  
掃除猶覺有輕塵，蓮步聲疑舉首頻；默禱天公休作雨，  
濁泥恐怕染香輪。  
怕拆來書竟拆開，寥寥數字我低徊；勸君珍重私心慰，  
後會有期亦快哉。  
寥寥我作聊聊，問我靈魂何處招；情彈中人人不死，  
凝神之處總魂消。  
數字寥寥反覆看，凝神那管漏聲殘；心絃訴處誰傾耳，  
回首孤衾六月寒。

悼亡兒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短棺橫厝畫堂前，怕看亡兒五內煎；父子虛情留不住，  
曇花一現渺無緣。  
兒啼從此渺無聞，夜靜更深意緒紛；舐犢癡情何所託，  
啼聲急處憶荒墳。  
燈光冷落睡籃空，滿案空餘牛奶筒；想到娘娘供俸熱，  
我將搔首問蒼穹！  
阿婆十載望孫兒，正是心寬樂極時；冷水澆頭人不禁，  
亡兒心裏豈無知？

應約至兆豐公園

不遇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廿八日  
上海

夕陽溜過樹梢頭，野鳥還巢夜影浮；游客紛紛歸去也，  
伊人畢竟向來不？  
枯坐無言有所思，約期何以竟遲遲？欲行且止心猶豫，  
明月一輪笑我癡。  
驅車重到酒樓來，只謂伊人病矣哉；誰料天公惡作劇，  
時空原是幻，面目本來真；回首舊游地，故人萬里程。

樓空人渺我低徊。

巴山小戲留痕淺，歇浦狂談妙趣多；流水無情終有跡，  
可憐歲月太蹉跎！

莫干山之夜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

犬吠山尤寂，昔人有鳥鳴，宵深燭更明；梅村詩有夜深  
山更寂句，宵深燭更明；銀燭最分明句  
映山花欲笑，滿山草本紅花，形似杜鵑，塵慮豁然清。  
置書案瓶中，一室生春。

拈嶺竹枝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

一輪冷月映窗帷，萬里離家我未歸；撥動心絃無處訴，  
舉盃欲飲復遲疑。  
獨坐無聊思舊游，春光一去總難留；寒輝倘是有情物，  
寄語伊人莫太愁。

(一) 乘輿登山

木杆轎子四人抬，一步一拋上嶺來，「裏靠」剛完呼  
「外靠」，與夫談笑過懸崖。

和姜蘊剛在返蓉途中自漢

口來函附詩步原韻

民國廿三年三  
月廿一日上海

春風何太急，二十日夜，狂風怒號，南京路拋球，一夜小  
場附近牆壁被吹倒塌，傷人及車。  
樓聽；余寓青年會八樓，本是小樓，一  
夜事煎心腦，連  
夜聽春雨，而我却為聽春風。  
接重慶家人航函，囑滄桑慕竹林；  
鐵峯為予看相，謂我  
速返渝同回成都。五十以後必歸隱。

(二) 向左邊走

左右為難岔路行，可憐鄉老不分明，轉來轉去難摸索，  
走過仍然弄不清。

(三) 禁吸紙煙

此間生活果然新，禁吸香烟有令文，倘把烟頭啣口上，  
管教足下難爲情。

(四) 武裝女子

銀盔短髮白戎裝，臂聳胸高意氣揚，漫道木蘭能禦敵，  
遙看我亦一昂藏。

送德音女士返漢泉

民國二十三年  
九月上海

驪歌三唱歎陽關，悵問伊人何日還？相見時難別太易，  
聊開樽酒慰離顏。

無題

在峩眉萬坎口占  
民國廿九年

短橋，  
垂柳，  
亂石，

緩流；

靜中妙諦少人悟，

超絕時空何所求？

希特勒，

墨索里尼，

不做人事做鬼事，

要用牛油換汽油。

只可憐，

蒼蒼蒸民，

無知無識，

受人驅策，

流血斷頭。

有結果嗎？

——無有。

所贖下的：

敵愾——復仇。

星周夢 民國三十一年

丁亥海上春日

迎風嫩柳舞婆娑，想見老萊戲綵羅；半載晨昏虛定省，  
思歸遊子意蹉跎。

海上三月改曼殊句 民國三十六年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危樓頂上客，  
傷心回首望夔門。

題湖南大庸縣中校長鄭湯

銘揚新東窗望子圖 民國三十六年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別倚東窗，意恐遲遲歸；  
誰知成永訣，萊戲安可希！

戊子海上三月

答修平流亡夢（原韻）

民國三十三年

我亦游牧者，南北更西東。足徧高山頂，神遊大氣中。  
人生徒自苦，天道本難公。憂喜皆偏見，莫忘何魯翁！  
人生任去留，那許問來由？心底絃聲妙，眼前景色幽。  
百花潭影寂，萬里月光流。天下本無事，修公何必愁。

題贈華西大學文學院一九

四四級畢業同學 民國三十三年

五月

茫茫世事夢依稀，歎鳳傷麟只自知。三十功名塵與土，  
勸君惜取少年時。  
淡飯粗茶一布衣，此中樂比薛烏斯。齊家治國平天下，  
責在諸君慎護持。



春雨霏霏氣候涼，烹魚把酒菜根香；水停深巷花聲歇，雨濺關門玉臂忙。少婦高樓凝目眺，低簷小鳥縮身藏，醉餘不怕東風急，靜看飛花滿屋梁。

戊子春奉和愚公步原韻 民國三十七年

海上難尋錦里春，孤鴻常憶故鄉親；胸襟坦蕩應無悔，肝膽輪囷自有鄰；濁酒半瓶即是樂，新書萬卷不知貧，箇中真意解人解，一曲吹飛檝上塵。

附愚公原韻：戊子元旦病中試筆

似水流年又報春，藥爐依舊尙相親；精亡燭武嗟何及，心遠淵明定有鄰；病倚山妻勤護侍，劫餘禪榻樂閒貧；死生早悟南華旨，一念難忘九塞塵。

週歲追憶燕生 民國三十七年

嗚呼燕生，智明神清；三晉表率，一代文名；史觀正確，思想恢宏，文章磅礴，雕蟲亦精。

嗚呼燕生，高潔純誠，立身克己，生活堅貞，陋巷瓢飲，自有閒情；畢生如一，與人無爭。

嗚呼燕生，爲學犧牲，微疴不起，棟折樑傾；嗟彼造物，竟忘老成；仁者不壽，豈得謂平。

戊子春和魏子華步

原韻 民國三十七年 上海

厭聽乞歸老骨骸，江南春好月明齋；柳花飛落催詩興，櫻筍清腴暢酒懷；天地盈虛池水活，春秋消息物情乖，書生自有千秋意，莫問山巔與水涯。

題贈文士筆廠 民國三十七年 上海

揮毫落紙如雲烟，倚馬須臾勝謫仙；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箋。

三十八年秋日和雙柑園主  
石頭城詩四絕步原韻還乞

陰政

其一

金陵不見使人愁，鳳去臺空江自流；怕聽南朝興廢事，依稀弦管在高樓。

其二

江南花草耐勾留，夢裏繁迴吳苑秋；禁樹婆娑傷冷落，綠楊處處盡低頭。

其三

王氣黯然文武秋，降旗豎處女兒羞；傷心一片秦淮月，仍照胭脂井上頭。

其四

人到金陵解盡愁，秦淮歌舞幾時休；霎時敵騎屯朱雀，祇怪將軍不斷頭。

庚寅七月廿七日和舜生

原韻 民國三十九年 香港

嘗盡人間味，反三不舉隅；衰年嗟亂世，運命繫前途。故國親朋苦，客居風景殊；外間聲擾攘，歎我此屠軀。

附左舜生原詩：昨日以書報无生賚星南平

論時事意有未盡詩以足之

羣盜縱橫日，倉皇避海隅；時衰憐稚子，力薄念長途。亦有澄清願，其如世變殊；驚駘安可策，未是惜微軀。

步景陶兄贈詩原韻 民國四十五年 香港

六載餘生兩鬢華，故園歸夢已無家；殘詩一卷聊消遣，濁酒半瓶尙可除。東海乘桴期定否？新洲說法志堪嘉，明朝戰禍驚原子，空曠斜陽亞米巴。

附余景陶原詩：贈魯之兄

巴黎順道訪法華，幾度同遊如到家；英國歸程一水隔，德京去路黃梁賒；別開文運策誰贊，不著高名計亦嘉，平易寡言言必中，春風曉月在三巴。

庚子春日謝諸同志

民國四十九年  
香港

兩鬢如霜歲月更，天涯轉眼又清明；維多湖水深千尺，不及故人壽我情。

答孝權臺北

民國五十年

天外飛來一紙書，故人千里意何如？虜疆不許乘風去，東望白雲任卷舒。

新年贈蜀雲女史

民國四十九年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和懷園七十自述詩

原韻 民國五十一年

香港

茫茫大地將何之，桑梓濃情夜夢時；紅燭迷漫天欲墜，南平慷慨志難移。蒼天憤憤人皆苦，赤手空空我自知；七十人生今起始，一樽遙祝意如絲。

有感

香港

寧能致遠談何易，窮且益堅志不灰；吾黨人人皆鮑子，會將返國毋疑猜。綠草天涯思惘然，盈虛消長此中玄；奈何低唱囚龍悔，吾輩還鄉且過年。

壽大雄兄八秩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

澱血哲廳昨日事，今朝八秩壽筵開；隔洋且盡一樽酒，百歲還須又一杯。

夜半無眠

香港

天若有情天亦老，地如不動地無生；人生到此知何似，一枕黃粱夢不成。

補鞋匠與資本家

法國拉風登 La Fontaine 著

一個補鞋匠從早晨唱歌一直到夜裏，  
他唱的歌是極好聽的，  
他唱的歌並且有音節，  
他比甚麼七賢還快活。  
他的隣居才不然，這是一個有錢老，  
唱的時候不算多，睡的時候尤其少，  
他是一個資本家。  
偶爾他趁着拂曉睡一會，  
那知鞋匠唱起來竟把他的好夢打得粉碎，  
資本家大歎，  
上帝呀！  
你爲什麼不在市上賣睡覺，  
就像作食品和飲料。  
他把鞋匠喚起來，  
他說道：『唱歌的先生克勤歪，

一年你掙幾多錢？』

『一年啦，先生，說到那裏去了。』

鞋匠帶着笑容地答道：

『我掙錢不是這樣算，

只是今天算明天，

過到年底，

我就算數了一年，

每天掙的麵包在肚裏。』

『這樣說，究竟一天多少錢？』

『有時又多，有時又少，

(不然我掙的錢很彀了)

最壞的事就是一年裏邊有許多日子是休息，

幾乎把我弄窮了；

休息一天要貼本，還有禮拜堂的教士，

造些新神會來騙錢。』

資本家笑他很誠實，

說道：『我願你發財就在今天。

你把這一百個銀子拿起來，

要用的時候你就自取。』

鞋匠想到這些銀子在地裏，一定是百年才有這麼多，現在才拿來爲人費用啊。鞋匠回家把銀子藏在地窖裏，他快活也同那銀子一個樣。不唱了，從此寂然無聲響，他得了一些累人的東西。他的睡眠也離了他的臥室，這些東西弄得他的心一天動的不止，虛驚，懷疑。白晝眼睛不得空，至於夜裏，如果一個貓弄點聲氣，貓要取銀子。最後這個可憐的人，跑到那個喚不醒的人家去，他說道：『還我的睡覺和歌聲，你還是把你的銀子拿回去。』

載民國十一年五月巴黎工學月刊第二期

譯福祿特爾詩句

寄天予 民國廿三年四月

上帝最可憐我們的人性，他偏在快樂的旁邊配些勞作與苦困；既用恐懼去警惕他，又用希望來領導他去進行；所有這一串的東西今日已擺在世間環繞吾人。

康德退休哥尼斯堡大學

學生歌詩以送之

萬八千日的教師，很有榮譽的過去；精神感召了青年的勇氣，兩眼還望着最高的真理；他的孱弱身軀雖然衰邁，迷離世界已成光明大地。

聯

乙卯弔王氏女 民國四年

(一)彼此竟分離，卽誤於昔年，可圖之今日，惜天不假也！

陰陽橫阻隔，雖近在咫尺，而渺若山河，搔首

徒悵然！

(二)嗚呼，竟拋儂去！

噫嘻，怎致卿來？

丙辰繼祖母逝世代先君擬

靈前輓聯 民國五年

雖是繼母，亦等親娘，今朝徒抱恨；談起傷心，想及落淚，往事最難言！

聯

丙辰祖母棄養不一月同學

吳硯耕之祖母亦以逝世聞

作聯輓之

(一)與祖妣姊妹相稱，噩耗傳來，能毋墮淚；

厭世間兵戎環起，仙魂此去，定不回頭。

(二)大伯母真賢哉，老來操心虧幾許；

先祖妣候久矣，此去携手樂何如。

輓葉郁周君 民國五年

葉書文，字郁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生，年十八，資質聰秀。丙辰夏，川督陳宦與

三五五

周俊構兵，陳宦倒行逆施，嗾將校圍捕殺周俊駐省文報處職員，葉生適逢其會，亦被株連，恰成十人之數。時人戲擬一聯，上聯苦思不得，只憶及下聯爲「兩棹麻將五抽心」。及陳宦去，周俊亦去，羅佩金督川，葉生家人請於羅，准假少城公園舉行追悼，輓之以聯。

君本優秀少年，不期學業剛成，遽遭冤獄，可憐枉死城邊，夜夜青燐，明滅依稀費大恨；何物蠻橫政府，竟敢淫威肆虐，□戮斯文，且看斷頭臺上，淋淋碧血，後先因果定無差。

（葉生死日，卽畢業之年，時因干戈擾攘，不及放榜。迨川局稍定，學校放榜，葉生之名赫然列於第三，聞者悲之。）

### 丁巳四月輓季之大嫂民國六年

相吾之兄，舉措常超乎巾幗；  
寄我以子，眼光不亞於丈夫。

### 丁巳聯語數則

- (一)雲河結練凌秋水；  
霞彩流光鬪夕陽。
- (二)雲裳艷比金花麗；  
霞珮光搖玉樹瑩。
- (三)玉珮聲疑來禁苑；  
香幃人似隔天河。
- (四)玉樓人隱約；  
香澤夜依稀。
- (五)玉骨冰肌清似月；  
香腮雪貌艷於花。
- (六)玉樓人似玉；  
香國夢常香。

庚申山東人劉春芳病死巴  
黎代人撰聯輓之 民國九年

### (一)代華僑協社同人擬

死者未可復生，回憶促膝談心，依然昨日事；  
今也不幸短命，那堪夕陽衰草，長繫故人心！

### (二)代華法教育會轉信虛擬

數萬里負笈而來，詎期壯志未酬，遽焉永訣；  
七尺棺一生蓋定，徒歎哲人其萎，夫復何言！

### (三)代東方飯店擬

人生本大夢，死或重或輕，誰能免此；  
志士罹沉疴，歎斯人斯疾，予欲無言！

### (四)代學生李季昌擬

在儉學道上已經三年，何圖惡疾攻心，良醫束手；  
歎勤工陣前又弱一個，我欲拔劍砍地，搔首問天。

### (五)代學生生寶堂擬

君係同鄉人，孰料未捷先亡，終難瞑目；  
都是天涯客，對此淒風冷雨，倍覺傷心！

### 民國十七年戲對

大斧（魏自新黨號）一支，誅盡羣醜；

甘露（陳介卿黨號）幾滴，慰彼衆生。

### 輓曾濟實教授

觸電死最痛快，詎圖昔日戲言，竟成讖語；  
發酒狂亦詼諧，回憶當年丰采，寧不傷情！

註一：氏爲川大化學教授，平時談天，說到痛快之死，曾不假思索即謂：觸電死最痛快，後果觸電而死。

註二：曾酒醉後，往劉文輝廿四軍營門大罵，士兵出而追之，曾因身體不支，逃至馬棚街陽溝內倒下得免。

### 悼川大史學系學生

蕭明清 民國廿一年四月廿二日

不懼不憂，死何足道；  
斯人斯疾，今也則亡！

民國廿三年贈悟音女士

悟得前身是明月，  
音隨仙樂到人間。

附陳登恪擬聯

座上拈來欣有悟；  
樑塵飛盡繞餘音。

民國廿三年聯語數則

- (一)秋高氣爽；  
心底弦聲。
- (二)秋風吹不盡；  
心絃訴處難。
- (三)落葉秋風早；  
孤月此心明。
- (四)一覽衆山小；

經過九一八，方知天下之事；  
活到四十五，始悟以前之非。

輓戰死空軍 民國廿八年

- (一)浩氣長存，嘗從九天予敵人以鐵訓；  
熱血騰沸，誓入三島殲倭寇而雪仇。
- (二)爲國捐軀，空中英名垂宇宙；  
同聲一哭，今日盃酒弔忠魂。

五十自壽 民國廿九年

有子而擔憂，何如孑然一身，做個閒雲野鶴；  
多妻只自苦，想到妙哉諸佛，便覺定性明心。

抗戰基地頌

劍閣夔門，山川形勢甲天下；  
成都重慶，抗戰精神震全球。

聯

無心出岫雲。

- (五)美人胡爲隔秋水；  
華清猶似怯春寒。
- (六)麗質天生，回頭百媚；  
華燈初上，儀態萬方。
- (七)風隨雁訊催人老；  
春到龍華乘興游。

輓張仲和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廿八日病故，八月四日成  
服，時天雨繼續二十餘日。  
時局正多艱，可惜閉戶千秋，未竟壯志鴻猷，天  
胡不壽？  
長才遭物忌，又弱故人一個，值此凄風苦雨，我  
倍傷情！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九日

華西壩閒眺

赫斐院，新醫院，萬德門與鐘樓一齊收來眼底；  
宇宙觀，人生觀，養生法及心術全都放在胸中。

民國三十三年除夕

馬馬虎虎活了五十五；  
瘋瘋癲癲滾他三十三。

丙戌有感 民國三十五年

一生到處遭扒手；  
兩眼天教看濁清。

無題 民國三十六年

(一)南方人，北方人，何分南北；

三五九

東一下，西一下，不是東西。

(二)優秀如鳳凰麒麟，甚難繁殖；

劣種有臭蟲蠅子，最易滋生。

(三)莫管是非，只管自己；

不問禍福，但問此心。

(四)人如輕我，騙我，謗我，笑我，攔我，妬我，辱我，害我；

我只有敬他，容他，讓他，耐他，避他，不理他，再過幾時看他。

(五)如果把這個世界看成是絕對的眞，這是眞愚蠢；

如果把這個世界看成是絕對的假，這是假精伶。

### 輓常燕生 民國三十六年

(一)謂造物不忌多才，何以樛木傾頽，老成凋謝；

嘆哲人竟歸大夢，我欲拔劍砍地，搔首問天。

(二)命運不可靠，健康弗足恃，只節食服藥，差能

百年上壽；

歷史最擅長，哲理尤精通，僅治學撰文，允稱

一代宗師。

(三)年齡不過五旬，死得來令人恐怖；

家庭尚有十口，活過去未免艱難。

(四)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落月照梁棟，顏色尚依稀。

### 壽陳宸先生八秩晉一

民國三十六年

眞體內充，浩蕩乎正氣；

福德兼備，矍鑠哉是翁！

### 成都人類文化研究所聯

民國三十八年

發上等願，享下等福；

從窄處立，向寬處行。

### 六十自壽 民國三十九年

入世六十年，空談理想社會；

教書廿餘載，誤盡天下蒼生！

### 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

民國五十四年

立德立功立言，中山大名垂宇宙；

愛國愛人愛物，先生之心卽聖賢。

### 旅港雜感

(一)滄海亦常變；

詩書豈厭貧。

(二)至凶無非一死；

落難卽是再生。

### 實踐

輓李大雄 民國五十六年

遍地烽烟，終歸空寂；

滿天風雨，我哭大雄！

注重眼（躬親視察）與手（親手操作）；  
勿恃耳（只聽人言）與口（信口空談）。

### 自立

累贅社會——可恥。

謬種流傳——可憎。

永離諸趣——大樂。

## 附錄

### 何魯之先生事略

何魯之先生，四川華陽縣人，生於民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即農曆辛卯年正月二十日。時值國勢岌危，外患頻仍，瓜分之禍，急於燃眉。先生少有大志，嘗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目覩祖國之日趨老大，愀然心憂。曾先後入英法文官學堂、方言學校、及外國語專門學校習法文，準備赴歐深造。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結交海內英俊，思有以重振邦國，再建中華。民國六年，與楊少襄女士結婚，伉儷情篤，深得唱隨之樂。

民國八年，先生遠涉重洋，負笈法京，入巴黎大學專攻史學，直探西洋立國之淵源。民國十二年，國內發生臨城劫案，列強盛唱共管中國鐵路之議，旅法華僑羣情憤激，召開各團體聯合會，商討救國對策。時先生任「華法教育會」秘書，被推爲大會主席，爲制止共黨分子搗亂會場，拒絕法國警局之干涉，初次表顯其政治外交之天才。積多次之經驗，深知共黨禍國賣國之陰謀，非另組革命政黨，不足以資應付。是年冬，先生與旅歐反共志士曾琦、李璜、李不躋等創建中國青年黨，以國家主義、全民政治相號召，凡所主張，悉與共黨針鋒相對，立場至爲鮮明。

民國十五年初，先生學成歸國，歷任國立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國立四川大學史學教授及系主任，凡

十餘年，桃李盈門，視諸生猶子弟焉。以餘暇從事著述，焚膏繼晷，孜孜不倦，先成希臘史、歐洲中古史、歐洲近古史三種，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他史稿數種亦着手編著中，國人自撰巨帙西洋史籍，自先生始。

二十三年，共軍竄擾川境，先生避難滬濱，於時日寇節節進逼，華北局勢岌岌可危，青年黨在東北、長城一帶所部署之義勇軍，亦為日寇消滅殆盡，先生乃向該黨總部建議，聯蔣抗日，一致對外。從此該黨放棄革命立場，實行政黨休戰，進而採取團結禦侮、與國民黨共患難之決策，以迄於今。

抗戰軍興，先生續執教四川大學、朝陽學院、國立東北大學及華西協合大學，課餘仍埋頭於未完成之著作，其為「新中國日報」及「國論半月刊」所撰國際問題專論，及介紹西洋民主憲政運動之文，傳誦一時，備受輿論界之推重。

民國三十四年，先生被遴選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議論時政，語驚四座。抗戰勝利後，先生於三十五年夏赴滬任「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是年冬，被推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在大會中曾代表青年黨發表重要演說。三十六年春，政府擴大基礎，先生出任國民政府委員，雖身在廟堂，而心寄丘壑，仍念念不忘學術文化工作之推進，曾訂有刊行「人文叢書」之計劃，已出數種，均屬反共名著，先生主編之「國家主義概論」，不久亦問世。三十六年九月，太夫人逝世，先生哀痛逾恆，安葬既畢，閉門守制。是年冬，先生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三十七年秋，先生自滬返蓉，籌劃成立「人類文化研究所」，並謝絕應酬，埋頭整理舊稿。三十八年多，大局逆轉，渝蓉危在旦夕，先生乃將其畢生心血之結晶，業已全部完成之七種史稿（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史、法國史、希臘文化史、羅馬帝國史、西洋歷史地理圖解），託人帶往臺灣，不幸中途失落，此誠學術界無可補償之損失也！時先生經濟拮据，尚無撤離成都之意，而有以身殉國之心，後經親友同志力勸，始於成都陷落之前夕，挈眷飛港。

是時港九左派氣燄囂張，不可一世，反共人士噤若寒蟬，先生乃與左舜生先生等創辦文化出版事業，發行反共書刊，首在海外高舉反共反毛之大旗，為國家存正氣，為民族伸大義，其氣益壯，其志益堅，巍然魯殿靈光，中流砥柱。民國三十九年，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晚年權哮喘，病發時極感痛苦，各院校有請其執教者，概予婉辭，以是生活清苦，健康日損。民國四十九年，國民大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海外對於修改憲法及總統連任問題，意見不一。先生以海外在野黨領導人之身分，發表談話，主持正道，對於當時爭論不已之局面，實有澄清之作用。五十五年國大召開第四次會議，先生扶病返國出席會議，投神聖之一票，尤足見其熱愛祖國與維護國家反共中心之至意。

先生恬退為懷，用舍行藏，純任自然，等榮華於敝屣，居鬧市若林泉。自奉甚儉，而待人至厚。治學一歸於篤實，處事悉秉乎至公。近年更潛心老莊，深得體實用虛之精義。生平樂成人之美，汲引人才，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性豪爽，千金一諾無吝色，同人之需要援手者，不待將伯之呼，即荷玉成之雅，其德量之恢闊如此。先生事太夫人至孝，以抗戰時期教授生活之艱苦，猶奉甘旨承歡不輟。德配楊夫人勤儉持家，樂善好施，深得親友之尊敬。

本年初，天氣陰寒，迥異往年，先生舊病復發，延至四月廿五日晨，溘然在睡眠中逝世，享壽七十八歲。遺妻一人，有子一，早夭。同月廿八日假九龍殯儀館舉行公祭，總統特頒「軫懷者彥」橫額，以示悼念。先生之靈柩安葬九龍新界荃灣華人永遠墳場。一代學人，從此長眠，其英魂當長繞故國，永佑我中興大業也。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後學黃欣周於臺北）



# 何魯之先生文存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編輯者：宋 益 周 清

發行者：青 城 出 版 社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公園大樓五〇五室  
電話：三一四一〇五七  
臺北郵政劃撥：一一〇七八二

發行人：李 公 館

印刷者：協 林 印 書 館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三巷四號  
電話：三三一九一七二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版局臺業字第 一四七六號